

內觀系列 IZ10005

佛陀大放光明的 關鍵

摩訶甘達美長老 著
釋祖通 譯

24

緣

洞悉生命
運作的規則

彩圖修訂版

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
釋悟因法師推薦



緬甸社會中的發趣論24緣

就教義上

- 佛法存亡的關鍵，最殊勝、最深澳的義理。

就信仰上

- 每個區域每年舉行祈安大法會（朗誦《發趣論》七晝夜，經聲不間斷）。
- 最有功德、最靈驗的經咒。
- 每天早晚課誦的內容。
- 家中佛龕、公車、遊覽車、私人車……隨處可見。

12因緣 V.S. 24緣

十二因緣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
「觸」→「受」→「愛」→「取」→「有」→「生」→
「老死」。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主要原因與主要結果的說明。

二十四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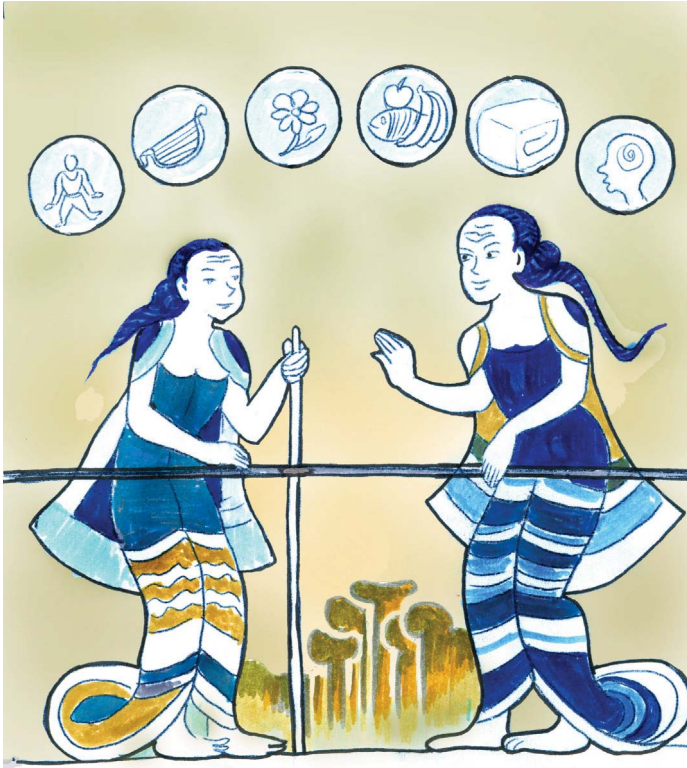
分析一切法在相互條件關係時的力用。如：色法與色法，心、心所與色法，心與心所等等的相互關係中，可歸納出二十四種力用。



01. 因緣

the Relation by Way of Ro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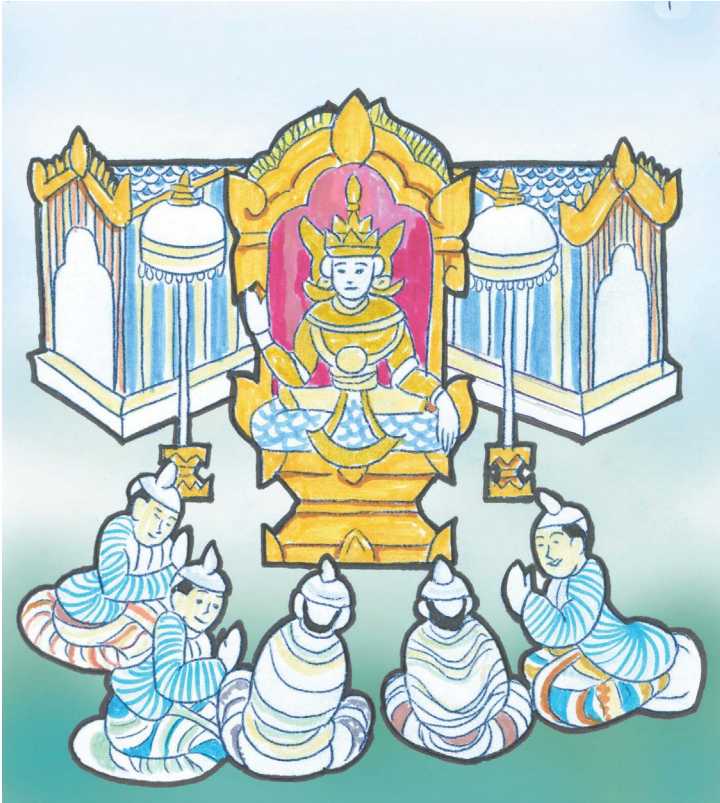
猶如直根，助樹成長，枝葉綠蔭，花果茂盛。
如根六因，亦復如是，以因緣力，支助結生，
新名色法，安於母胎，無患成長。



02. 所緣緣

the Relation of Object

似杖扶線，方便疾弱，省免疲勞，自由起坐，心心所等，四名蘊法，以所緣緣力，依附六境。似杖六境，非我非他，純屬法性，明徹昭然。



03. 增上緣

the Relation of Dominance

如轉輪王，無人能匹，統領世間，
為最上王。意欲、精進、心與觀等，
俱生增上，以其威力，極善統禦，
與己相應，諸名色法；緣六種境，
所緣增上，以增上緣力，支助諸法。



04.無間緣

the Relation of Contiguity

若轉輪王，疾病身逝，至高皇位，
必傳嫡子，前前所生，四名蘊等，
具有威力，令後所生，心心所法，
與其相同。



05. 等無間緣

the Relation of Immediate Contiguity

若轉輪王，棄大富裕，深居森林，
東宮太子，必繼其位。
等無間緣，亦復如是，有力支助，心心所法，
如同一心，無有間斷。



06. 俱生緣

the Relation of coexistence

如燃油燈，燈與光亮，同時顯現。
受等名蘊，地等四大，心與心所，異熟色等，
以俱生緣力，令相應法，同時俱生。



07.相互緣

the Relation of Recipro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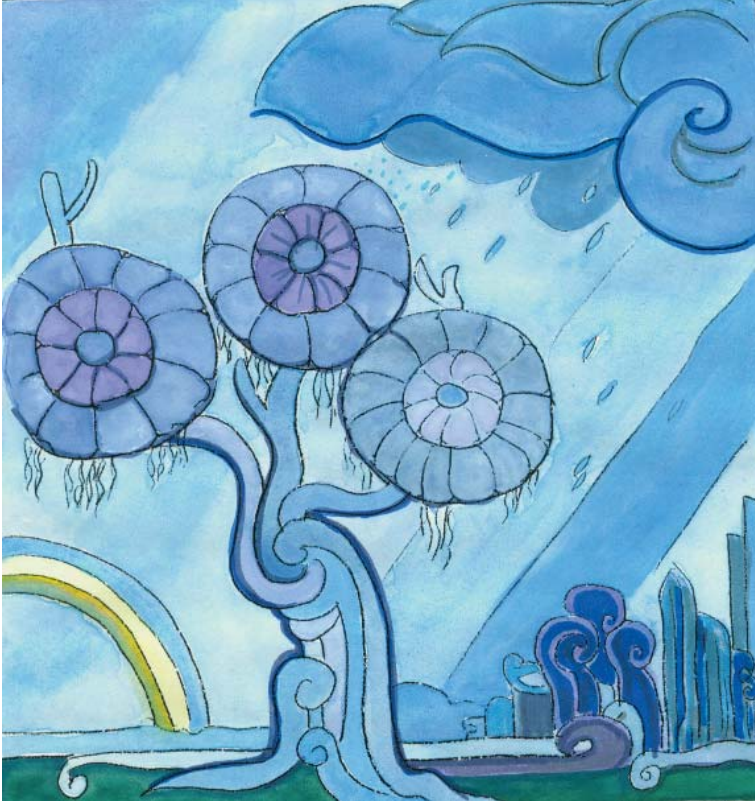
如三枝木，共相依賴，互為支柱，方得成架。
名蘊諸法，大種色等，以相互緣力，
令諸名色，相互支助。



08. 依止緣

the Relation of Dependence

如地土壤，供樹依止，
亦如畫布，令諸色彩，圖像依存。
俱生依止，前生依止，二法亦然，
以依止緣力，供後生法，依靠安止。



09.親依止緣

the Relation of Sufficing Condition

大雨滂沱，中、細棉等，三種雨勢，
皆是滋潤，大地萬物，之所依存。
所緣親依止，無間親依止，自性親依止等，
亦為心和心所，之所依止。



10. 前生緣

the Relation of Pre-Existence

所依前生，所緣前生，二種緣法，
以前生緣力，支助後起，心、心所法；
猶如日月，先衆生有，為衆所依。



11. 後生緣

the Relation of Post-Existence

四大名蘊，以後生緣力，支持贊助，
前已生有，色蘊身軀；
有如禿鷹，初生之時，依思存活。



12. 數數習行緣

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Recurrence

前速行心（世間速行心），以數數習行，緣力之故，令後速行心，功用體相，得以相續。譬如香薰，前所薰習，支助加倍，香味鬱濃。



13. 業緣

the Relationship of Kamma

如種種樹，各類種子，竭盡所能，
（力求增長）；相應業緣，異剎那業緣，
二種緣法，名之為思，彼亦如是，
憂慮操勞，（成就諸事）。



14. 果報緣

the Relation of Effect

如處幽境，微風納涼，果報緣法，
能令名蘊，遠離憂惱，平靜安穩。



15. 食緣

the Relation of Food

如柱支撐，穩固屋舍，三種「名食」，
以及「色食」（食素），支持穩固，
五蘊身軀。



16. 根緣

the Relation of Control

如一國內，各有所司，相互協助，
諸臣將等，俱生根緣、前生根緣、
及色命根，以根緣力，令五意識界，
業生色等，皆得滿足，根之願求。



17. 禪那緣

the Relation Of Jhana

如爬樹人，登高峰者，描述景象，
令人知曉，尋等禪支，以禪緣力，
使令相應，名色諸法，專注透視，
其所緣境。五支禪緣，非我非他，
純屬法性。



18. 道緣

the Relation of Pa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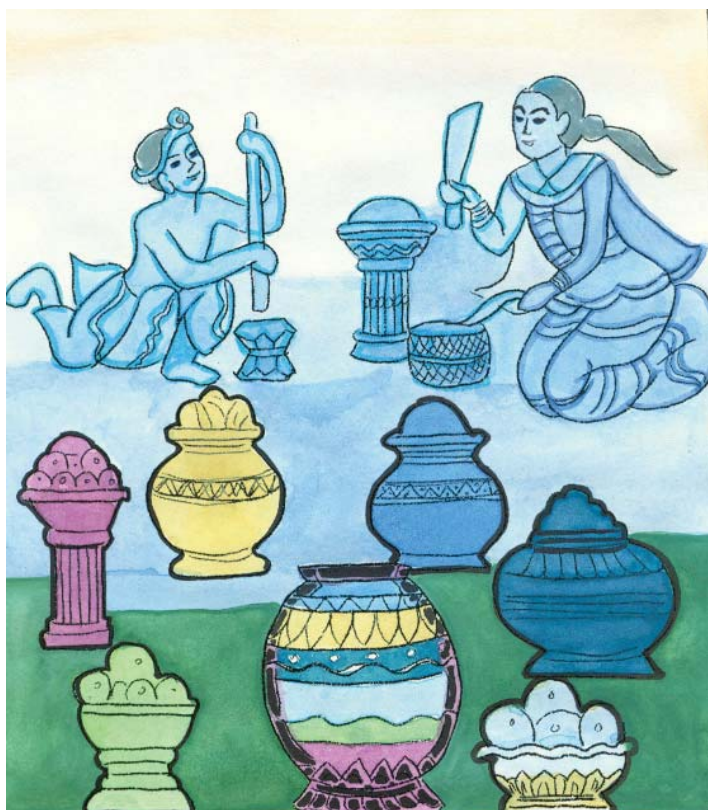
十二種道，以道緣力，令各情境，
所需功用，皆令通達，恰如世間，
各類街道，令諸行者，無有障礙，
至各處所。



19. 相應緣

the Relation of Association

四名蘊法，以相應緣力，相互依隨，支助為伴，同生同滅。有如蜂蜜、糖漿酥油，混製而成，沙杜瑪杜，味之合和，不即不離。



20. 不相應緣

the Relation of Dissociation

猶如六味，合而不混，俱生不相應、
前生不相應、後生不相應等，三種緣法，
以不相應力，令名與色，緣生之法，
雖於一時，或前或後，相互支助，
而不改變，各自本性。



21. 有緣

the Relation of Presence

如須彌山，滋潤助長，花草樹木，
大地山脈，亦因草木，綠蔭盎然。
俱生有緣、前生有緣、後生有緣、
色命根有緣、及食有緣等，亦復如是，
緣、緣生法，以有支助，相互成就。



22. 無有緣

the Relation of Abeyance

如燈熄滅，即顯黑暗，前心、心所，
消失無有，成就後心，得以生起，
是謂無有緣力，之所支助。



23. 離去緣

the Relation of Absence

陽光離去，方顯月光，離去緣法，
以離去力，支助後生，心、心所法。



24. 不離去緣

the Relation of Continuance

如大海水，魚龜水屬，不離水時，
支助彼等。不離去緣，亦復如是，
不離去前，成就現法。

謹以此書獻給

香光尼衆佛學院院長 悟因法師



目次

推薦序	i
譯者序	iii
序言	iv
第一講	一切種智的代表 1
第二講	立善因，以法為所緣 27
	01. 因緣 28
	02. 所緣緣 31
第三講	統領一切法的王 49
	03. 增上緣 49
	04. 無間緣 65
	05. 等無間緣 69
第四講	打死一隻蚊子，需要一兆的嗔心 72
	06. 俱生緣 72
	07. 相互緣 75
	08. 依止緣 77
第五講	善會支持惡，惡也會支助善 92
	09. 親依止緣 92

	10. 前生緣	93
	11. 後生緣	95
第 六 講	好命或歹命的產生過程	117
	12. 數數習行緣	117
第 七 講	最強的心之力量	138
	13. 業緣、14. 「果報緣」之一	138
第 八 講	掌握業緣，才能隨心所欲	166
	13. 業緣、14. 「果報緣」之二	166
第 九 講	智慧與精進才是改命的關鍵	185
	13. 業緣、14. 「果報緣」之三	185
第 十 講	支柱身心健康的要素	213
	15. 食緣	213
第十一講	生命各領域的掌控者	229
	16. 根緣之一	229
第十二講	轉業	246
	16. 根緣之二	246
第十三講	決定成為男或女的關鍵	266
	16. 根緣之三	266
第十四講	善和不善的禪那	293
	17. 禪那緣	293



第十五講	世界和生命的生滅過程	313
	18. 道緣之一	313
第十六講	一定要建立的正見	333
	18. 道緣之二	333
第十七講	步行中觀生滅	351
	19. 相應緣	352
	20. 不相應緣	354
	21. 有緣	357
	22. 無有緣	357
	23. 離去緣	358
	24. 不離去緣	359
參考資料	367	

推薦序——核心就是緣起

佛陀座下智慧第一的大弟子——舍利弗，他和目犍連依止遊行沙門散若耶出家學道，但仍無法達至解脫，於是他們倆便離開沙門散若耶，在廣大的印度中尋覓。後來，就在街上，舍利弗遇上托鉢中的馬勝比丘，馬勝比丘威儀端嚴，讓舍利弗感到驚奇，便趨前詢問。馬勝比丘只短短回答一偈：「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說。」舍利弗就在聽完偈頌的當下，證得了法眼淨。「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說。」稱為法身偈，明確表達了佛教的核心教義在「緣起」。深刻體會緣起的舍利弗，又怎麼再跟大眾說明緣起呢？

經藏上提到緣起的法則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我們一般在十二緣起中能看到這樣原則的應用。但，十二緣起只說明主要原因與主要結果的緣相，而在南傳《發趣論》^❶的作者舍利弗，更將緣起擴大到所有一切法的條件關係。《發趣論》是南傳論藏《阿毘達摩論》七部之一，以二十四緣分析一切法作為「緣」時的力用，分析緣法與緣所生法的條件關係，即是分析緣力。簡而言之，「緣法」、「緣所生法」與「緣力」是《發趣論》總綱領，掌握這三者彼此關係，便能透視繁複交錯龐雜的身心現象，發向大趣，解脫煩惱。若沒有學習《發趣論》中的二十四緣，對《阿毘達摩論》的理解，將是片斷、破碎、一知半解的；而愈深入《發趣論》，將愈能了解整部《阿毘達摩論》的全貌。

❶《發趣論》內容大要參見《南傳大藏經解題》頁190-191；《中華佛教百科全書》頁1-7。

不只瞭解整部《阿毘達摩論》的全貌，深觀緣起，也愈能瞭解世間實相，世間萬象有主因、有助緣、有各種條件，彼此產生了不同的關係、變化，以及之間相互影響、推動、消磨的相應變化。緣起可以從我們的身上去檢核、去瞭解，若您可能感到不愉快或不舒服，就從您的身心去檢核，如此你將能得到佛法真切的利益。

《基礎發趣論》的作者摩訶甘達勇長老（1900-1977）緬甸德望深高的比丘，他以淺顯明白的緬語開示，解說複雜的二十四緣，已在緬甸流通一時；本書的出版，對極少相關二十四緣資料的華文佛教界而言，是相當珍貴的參考指引。

譯者祖道法師先是自緬甸來台就讀香光尼眾佛學院（1999-2003）她是緬籍華裔，通華緬語文，聰慧好學；佛學院畢業後，續讀成功大學外文系加歷史研究所，她於繁忙課業之餘譯書，讓緬甸佛教高僧對論著的講解，能夠普及。如今又能以華語文流通，而請院長為華文譯本作序，她自己說是學習轉譯，不揣粗陋，但我仍是勉以應更用功，緣起本就很繁複交錯，更何況巴利加緬華語文間的生活應用語，還有改善的空間，這一切不也是諸多因緣的相應嗎？是以為序。

香光尼眾佛學院 院長 

序於香光山寺 2011.10

譯者序

二十四個緣法，在緬甸人的生活裡隨處可見。緬甸佛教界一致的觀點是：「延續佛法慧命，非得靠《發趣論》的發揚不可」，該論的重要性由此可知。

本書依據摩訶甘達勇長老的錄音資料整理，原則上儘可能直譯，以保留長老演講的風味，僅將部分冗長且重覆的內容，依文意順暢的需要稍做挪動或增刪。長老所引用的資料出處，再依緬文版第六刷所提供的註解補上，以便讀者知道典籍的大致出處。因為所引用的全是緬甸文典籍，加上這些典籍大部分沒有華文翻譯，因此，省略了冊號頁碼等詳細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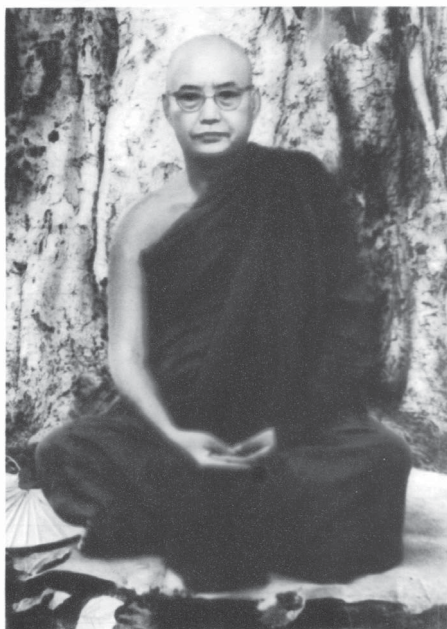
本書巴利文內容，多數透過緬文解釋直譯，另外，也省略了和二十四緣沒有直接關連的部分巴利文引文，並增添與二十四緣釋義相關的文句、地名、人名等；除常見者以外，均依緬文發音為主。

本書得以完成，要特別感謝陳琇鳳女士發心謄稿和修潤，沒有她的發心，無法如此順利完成。第七至第九三章，是惟玄法師就讀香光尼眾佛學院時的畢業報告，感謝她的應允，此書就全文的統一性重新編修。由於首次學習翻譯，表達能力也還有許多學習的地方，疏漏之處，敬請讀者慈悲指正。

感謝所有師長親友們一直以來的栽培與護持。

釋祖道

序 言



အရှင်ဇနကာဘိဝံသ

《發趣論》是南傳七部論典中的第七部，在緬甸，人們從古至今都對《發趣論》深具信心，許多人認為唸誦《發趣論》可以得到消災解厄，獲得多種利益。《發趣論》的威德力可以從三個明顯的方面來看：第一，它所闡述的法義非常殊勝奧妙；第二，是有威德力的天人及梵天們禮敬的法義；第三，它是佛法住世的第一支先鋒部隊。

《發趣論》共有四個意涵：種種緣之義、分別之義、建立之義、趣至之義。根據原書編者之緒論，共有三種《發趣論》：〈1〉《廣說發趣論》，是佛陀在忉利天為天眾所說；〈2〉《略說發趣論》，是佛陀為舍利弗說《發趣論》之大綱；〈3〉《非廣非略說發趣論》，是舍利弗對於《略說發趣論》之補充說明。現在南傳佛教流傳下來的，就是第三種《非廣非略說發趣論》【以下簡稱為《發趣論》】，此《發

趣論》是由二十四部小論組合而成的大論。

這二十四部小論，依長者說法的方式，分爲四種：〈1〉順法發趣；〈2〉逆法發趣；〈3〉順逆法發趣；〈4〉逆順法發趣。在上述四種發趣論中，各自都包含了以下六種發趣：〈A〉三法發趣；〈B〉二法發趣；〈C〉二法三法發趣；〈D〉三法二法發趣；〈E〉三法三法發趣；〈F〉二法二法發趣。以順法發趣爲例，六部小論是：順法三法發趣、順法二法發趣、順法二法三法發趣、順法三法二法發趣、順法三法三法發趣、順法二法二法發趣。其他諸如逆法發趣、順逆法發趣、逆順法發趣的部分，同樣以此類推。共計二十四部小論。許多人誤以爲二十四部小論，就等於二十四緣，事實上，「因緣」及「所緣緣」等二十四緣，只是二十四部小論中所提到的緣分而已，並不等於二十四部小論。

一九六九年，摩訶甘達勇長老座下的弟子與居士們，請長老開示基礎《發趣論》，但是當時的時機尚未成熟。經過長老的弟子和居士們不斷地請求開示，長老終於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九日才開始講述。那個時候，是緬甸最炎熱的夏天，長老利用早齋後比較涼爽的時段，爲大家講述《發趣論》之二十四緣。辛苦的講了十七個早上，所以本書分爲十七講。長老非常善巧地將《發趣論》結合生活經驗所作的通俗演講，藉著許多《本生經》內的故事來說明阿毗達摩的法義，故事淺白易讀，蘊含深刻的佛法哲理於其中，十分吸引人。在南傳佛教界中，本書被公認是一本將《發趣論》二十四緣講述得最深入淺出，值得參考的好書。

一切種智的代表

佛曆 2516 年，緬曆 1334 年，潤正月七日

西元 1973 年 4 月 9 日（星期一）

Namo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禮敬世尊 阿羅漢 正等正覺者

Sayaṃ buddho sambādhesi, dhammepi dhammasattiyo

Aho no tassa sutattaṃ, aho no dhammacintanaṃ.

佛陀在菩提樹下親自體證了一切法相互關聯而彼此不混雜的情形，前後發生的順序和延續的生滅過程，以及這些法所展現出的力量等等諸多現象。慈悲的佛陀將這些內容，以一切眾生能夠接受，能夠理解的方式告訴一切眾生。在通往成佛之路的菩提樹下，豎立起勝利旗幟的佛陀，我們因為接受了您的教導，思惟著一切法發生的前後順序及其生住滅的各種現象，而能瞭解一切現象的因、緣、果報。藉由一次又一次不斷地深入、思惟、分析，我們的智慧愈來愈明亮，思路也愈來愈清晰，真是令人無限感恩，歡喜，滿足，喝采！

【佛陀的名號】

佛陀（Buddha）的名號得之不易，需要用四大阿僧祇劫及十萬劫的時間來累積波羅蜜，然後，在最後一生中，以非常莊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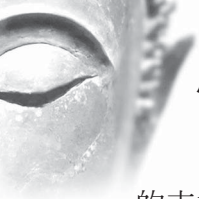
法相，生長在很崇高的種族裡，擁有著非常龐大的財富，但是卻要入山修行證得法義，不是很淺顯地知道事物的表象就夠了。一個能夠被稱為佛陀的人，具足這些條件而成為佛陀的人，相貌莊嚴無比，這是由於從無數劫以來，就已經累積了無數波羅蜜。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殊妙莊嚴，身金色中，諸波羅蜜，遍滿芬芳，無師自證。以無上智，利器之輪，斬斷一切，瀑流煩惱。以大悲心，正等覺智，所顯身相，名號佛陀，世之所尊。

大家好好想一想，能夠成為佛陀必須用無數劫的時間累積波羅蜜，而不是一點點時間喔！我算一下自己所累積的佈施功德，遠不及佛陀所努力的一分一毫。先舉個例來說吧，當佛陀轉生為一個小國的王子，名叫毗殊安多羅（Vessantarā）這一世，年僅十六歲就在國境內建蓋了許許多多佈施的殿堂，在這些殿堂內每天都提供大量的水給窮困的人喝，不限量的提供食物給窮困的人吃，如果沒有毗殊安多羅王子的佈施，這些窮人將因飲用水及食物的匱乏而終日憂悲苦惱，惶懼不安的度日。

毗殊安多羅王子這份慈愛的心，每天都提供貧窮人有東西可吃和有水可喝，讓許許多多的貧民、乞丐、流浪漢和出門在外的人們、修行人等等，在飢渴交迫時，能隨時進入佈施殿堂止飢、解渴。我自己設想一下，如果我的財力能如此豐裕，在這一點的佈施上，我應該可以趕得上毗殊安多羅王子。

但是，其他國家來向毗殊安多羅王子索求「白象」，毗殊安多羅王子也能夠毫不吝惜地佈施出去，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及了。因為，在那個時代，象軍是主要的戰鬥力，能夠擁有強健象群的國度，就算是兵力強盛的國家。而象軍戰鬥中，能擁有白象的象軍就能夠無堅不摧，百戰百勝。因此，白象是維繫國家命脈重要



的支柱，擁有白象是國家和平與安全的保障。當其他國家來向毗殊安多羅王子求取維繫國家安全的白象時，毗殊安多羅王子卻也毫不吝惜地佈施出去。

我設身處地來揣摩一下這項佈施，發現我真的做不到這一點，我會因為保衛國家安全的理由而拒絕佈施「白象」。如果這些國家只是因為被侵略而請求軍事協助的話，我可以幫忙，但要我將整個軍力全都佈施出去，因為攸關人民的福祉以及國家安全，我真的無法做到。以這一份佈施的心量來說，我是遠遠跟不上毗殊安多羅王子。再來，當毗殊安多羅王子被放逐到深山後，別人向他募緣他的子女，毗殊安多羅王子居然也同樣佈施出去，這份心量我也跟不上。

在戒行波羅蜜方面，佛陀所累積的波羅蜜，也不只是在齋戒上的清淨而已，佛陀還在行菩薩道時所持的戒，是遠離一切的。有一世投生為龍王時，菩薩深知如果以龍王身分在龍宮中受持齋戒，一定不怎麼圓滿。因此，他在人間找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受持齋戒。

龍王受持齋戒前發願：「即使有人想吃我的肉，想要我的皮，我都不會破犯齋戒做出傷害他人的舉止。」菩薩是以這樣的發心來持戒的。這樣的發心，我們稱之為「究竟的波羅蜜」，或者，「究竟的持戒波羅蜜」。在持戒過程中，許多困難和考驗不斷接踵而來。這時，有人想要得到這條活龍，因此，絞盡心思地設下毒計來捕捉牠，用各種殘酷的手段虐殺牠，龍王菩薩以超強的能力忍耐著，這一點我是遠遠趕不上的。

當佛陀轉生為諦威王（Sivi）的時候，也曾經將眼睛挖出來佈施，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我用這些故事的內容看菩薩的

發心，發現自己還相差甚遠。菩薩如此累積究竟的波羅蜜，不只一世兩世，一劫兩劫的時間，而是經過無數劫的努力。因此，這些波羅蜜的功德成熟於一生一世，讓整個身心都充滿著這些波羅蜜的果報。跟業果有關的部分，我會在講述「業緣」的時候再補充說明。業並不會憑空消失，有它的影響力存在，這一點我以後再講。

在佛陀的最後一生，這些業的能量充分展現開來，因為，此生是唯一能讓業的果報成熟的最後機會了。以一般人的用語，就是業會爭先恐後的搶著讓果報成熟。由於過去生佈施眼睛所累積的波羅蜜，就會讓佛陀擁有一對最莊嚴最明亮的眼睛。同樣的，過去所累積波羅蜜這些業的力量，讓佛陀長出最修長最莊嚴的身高、雙手和雙腳，讓全身的皮膚就像黃金一樣地光潔亮麗。

不論佛陀的大小相貌都長得非常完美，充滿著善男子、大丈夫應具備的特相，一共包含了三十二種特相，而小小的相貌，一共有八十個，也是非常莊嚴。佛陀在世時相貌的莊嚴，無人可比，業的力量會盡其所能地給予最美好的果報體。甚至當代最美的美女沙納巴達迦耶尼（Janapadakalyānī）、耶輸陀羅，以及其他最美的美女們，在臨入涅槃前都曾讚歎佛陀的容顏，是她們遠遠比不上的。

在智慧波羅蜜方面的薰習呢，早在燃燈佛時代頂禮燃燈佛的時候，本身就已經有世間禪定和神通，智慧已經是非常優越的了。在頂禮燃燈佛的時候，雖然還無法完全瞭解燃燈佛的智慧，但嘗試著思維和想像，可以體會燃燈佛的大慈大悲，智慧得以不斷增強。然後，每當佈施都將功德迴向佛智，希望成為佛智的助緣。

就心行和業行方面，都將功德導向無上的佛智。每逢遇到佛



佛陀大放光明的關鍵

世的時候，就嚮往佛智的高尚與廣闊。遇到教法時代，就在僧團中研習經教並實際用功，用功的程度已經很接近證初果的心（行捨智 *saṅkhārupekkhā-nāṇa*），假如想證初果就可以證初果。

得到授記決定成佛的菩薩，假如想證得第四個果位（阿羅漢）的道智與果智，也輕而易舉。但是，由於發心要證一切種智（*sabbañūtañāṇa*），所以並沒有上進到初果。在接近初果時，無常、苦、無我都了然於心，因此，無論是自己用功修行，還是遇到佛陀都可以預想一切種智。

也在當前這尊佛陀的座下用功修學，因而，在最後這一生，藉由之前的善根薰習，才可以無師自通，自修證得一切種智。所以才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殊妙莊嚴，身金色中，諸波羅蜜，遍滿芬芳，無師自證。

所謂的無師自證可能嗎？當然！因為前面無數生都爲了證得這個智慧而累積了種種波羅蜜，也親自實修，當然可以證得。

以無上智，利器之輪，斬斷一切，暴流煩惱。

佛陀以無上的阿羅漢道智，斷除一切煩惱。這裡打斷一下，希望現在在錄音的居士們，一邊錄音，一邊聽法，最好持守齋戒一天，穿著潔白的衣服，告訴自己：「我正在累積波羅蜜」，能夠這樣是很殊勝的。守持齋戒的時候，可以審視一下自己的內心，喔！我現在的心好像叫它貪它都不貪，叫它瞋恚、傲慢、慳妒，它好像也不肯，這一片刻是如此的清淨無染，完全沒有煩惱。

菩薩由於經年累月的修習，煩惱不只是逐漸減少，最後，證得阿羅漢道智的時候，已經完全斷除了。大家可以思惟一下，以三十五歲的黃金年華坐在菩提樹下，完全斷除煩惱的佛陀的心智，是多麼的清澈。

以大悲心，正等覺智，所顯身相，名號佛陀，世之所尊。

大悲心不是一點點的悲心。一位母親初生兒子的時候，對兒子充滿著慈愛與悲憫，沒有生小孩前根本沒有這份慈悲心，有了親生兒子以後，慈悲心油然而生，非常奧妙，這種法的特性，誰都無法主宰。後來又有了女兒，對兩個孩子一樣的疼愛，不會減少反而增加。

後來子女越生越多，甚至有了孫子孫女，慈悲心更加增廣。就像這樣，佛陀對待一切眾生就好像是看待自己的子女們一樣，以純淨的慈悲心，擔憂著他們受苦，由於用天眼智清楚地看到地獄、餓鬼等的苦境，擔憂著眾生們墮落這些境地，佛陀的悲心之大，真是名符其實。

對於一些現世過得還不錯的眾生，雖然他們現在很富裕舒適，但想到終究必須拋棄一切，各自依自己的所作所為，輪轉於不同處境而心生悲憫。這些從燃燈佛時代就蘊藏的大悲心，直到最後成佛這一生都不曾消失。不只是大悲心，在佛陀證得阿羅漢道智的時候，同時也證得了一切種智。像這樣，外相具足各種殊妙的特質，清淨而無煩惱的心智，對眾生懷著無盡的悲心，一切種智也廣闊而無邊際，這樣的人，才有資格號稱「佛陀」。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殊妙莊嚴，身金色中，諸波羅蜜，遍滿芬芳，無師自證。以無上智，利器之輪，斬斷一切，瀑流煩惱。以大悲心，正等覺智，所顯身相，名號佛陀，世之所尊。

善哉！善哉！善哉！

佛陀成道後，沒有馬上起座，繼續在原地結跏趺坐了七整日。七整日之後，佛陀下座並注視著結跏趺坐的位置，想著：「在這裡斷除了一切煩惱，在這裡證得一切種智」，完全不眨眼地整整



注視了七天。在第四個七天的時候，佛陀思維法義進入到阿毗達摩。在思維前面六部論的時候，因為智慧太強，論典的義理範圍不夠廣，以致光明無法顯現。等到思維了第七部論《發趣論》的時候，佛陀才大放光明。

Atthi bhikkhave añeva dhammā gambhīrā duddasā duranubodhā santā paṇīṭā atakkāvacarā nipunā paṇḍitavedanīyā. (引自《長部經典戒蘊篇》(sīlakkhan pālidaw))

「bhikkhave：比丘們！añeva：有別於戒德、定德，santā：非常寂靜的，」寂靜到什麼程度呢？就像剛才講過的，一個母親懷有一個小孩以後，在自己的心識中就出現了慈，我們稱為慈心所。佛陀心中證得阿羅漢道智的時候，同時也證得了一切種智，就好像我們懷了一個小孩而產生慈心一樣，一切種智也確確實實地出現。

「paṇīṭā：非常殊勝的」就好像我們吃到非常可口的食物時，我們簡直無法抗拒，吃過了還想再吃，即使是吃飽而不得不停止的時候，仍嫌不夠，永遠無法感到滿足。證得一切種智也像這樣，永遠不會膩。以這個大智慧為所緣而居，就像在吃一種殊勝的食物一樣，永遠不會感到厭煩。

「santā paṇīṭā atakkāvacarā nipunā」就像非常柔嫩的物品一樣，佛陀的一切種智也非常細滑柔嫩，我們根本無法想出任何文字來形容它。我現在跟大家講述的時候，因為不是親身體會，只能全部依照著經教的描述跟大家講。照著經典講述或思惟「大概是這個樣子吧」，這樣的思惟其實沒法真正了解，一定要自己徹底體會了才能知道什麼是一切種智。任何人都沒辦法僅憑臆測就知道一切種智是什麼境地。

「gambhīrā：深奧的」佛弟子裡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也無法到達了知一切種智的程度，它是如此崇高而深奧難懂。我們試著想要去理解一切種智深奧的程度，就像要一隻蚊子以它細小嘴巴去支撐大海一樣的自不量力。

「Atthi bhikkhave añeva dhammā gambhīrā duddasā duranubodhā」既是如此深奧，我們又如何能輕易地就能理解呢？連舍利弗尊者都沒辦法了知它，何況我輩。更別說想要透視其中的奧秘了。一切種智只有佛陀能夠知道，對於一切種智所能展現出的能力，沒有其他人可以知道，我們只好完全依著經教的內容來講述。

【大智慧與《發趣論》】

專家們看到大象的足跡之時，大概可以猜測大象有多高多大，但是這些猜測不見得十分精確，因為有些大象很可能只有腳掌比較大而已，身體並不高大，所以還是會有猜測錯誤的可能。不過，在正常情況之下，用大象的腳印猜測大象體積還算是相當可靠的依據。就像我們可以憑著路上遺留的大象足跡，猜測這隻大象體積大小一樣，我們無法僅憑藉臆測來了知佛陀的智慧，但藉由《發趣論》這部典籍的內容，至少可以確認佛陀的智慧是非常深廣奧妙的。

佛陀以一切法為所緣，心識的清澈在身上產生光芒。佛陀思惟《發趣論》的時候，全身大放光明，就像在大海中身長五百由旬的這種大魚，必須在八萬四千由旬寬廣的深海裡，才能夠盡情歡喜地暢遊，一旦浮至淺海中，由於水的深度不夠，他們就無法暢遊一樣，在思惟前六部阿毗達摩論典時，佛陀的智慧還無法全



然暢遊其中，就像水的深度不夠一樣，一直到思惟《發趣論》的時候，由於可以用各種角度來看一切法的各種可能性，盡情暢遊其中。

我們能成為佛陀的弟子真是十分幸運，能夠用佛陀所說的法為所緣境，是一件很有味道、很幸福的事情，如果沒有其他旁騖瑣事的干擾，或許可以因此而證法。能成為圈內弘揚佛法的出家人，或者是在圈外支持贊助佛法的男女居士，必定都有殊勝的因緣。可以弘法護教是很高尚的人生，如果能夠勇往向前，一路向涅槃邁進，目標就更接近了。

佛陀在《發趣論》裡頭清楚地告訴我們，生起這個法以後，接著就會生起那個法，生起那些法以後接著又會生起什麼法，什麼心生起以後接著生起什麼樣的心。這些心的前後相互關聯的各種情形，都有詳盡的說明，我們將這些過程稱作「心路過程」，佛陀就這樣地一路教導下來。

除了佛陀以外，再也沒有其他人能夠釐清這些道理了。藉由《發趣論》的法義，我們可以知道沒有一個補特伽羅（我），沒有一個不變實體的存在，沒有眾生，只有身和心的前後連貫互動過程，純屬法性的生滅現象，以及這些現象發生的主因與助緣。

雖然說身心都是生滅現象，但是這些生滅並非毫無章法可言。由於有這個原因才得到這樣的果報，因為有這樣的心才產生這樣的色法等等，用因緣觀條理清晰地告訴我們。我們若能跟隨著佛陀的智慧，思惟並理解這些道理，也能像古聖先賢一樣證得阿羅漢果。

有一次，有一位摩訶諦薩尊者（Mahātissa），為禮敬菩提樹而從斯里蘭卡島嶼搭船出發朝聖，他在船上時思惟：「啊！海

洋真是寬廣哪！令人無法看見盡頭，我在此只能看到船行駛時起伏的波浪，看不見前頭的岸，也看不見後頭的岸。真是一望無際啊！」

如此思惟著無邊無際的大海以後，接著思惟佛陀教導的法，特別想到《發趣論》裡的法義，心裡想：「在大海上雖然看不見邊際，但是終究還有盡頭可達，前面有陸地可達，四周也有陸地可及。大海的水不論有多麼的深，但仍然有底可觸。而大海上方是天空，也一樣有邊可及。

但是，思惟阿毗達摩法義的時候，發現愈是運用智慧追隨法義，法義益發深廣，知道只有名法和色法，沒有補特伽羅、沒有他、沒有我、沒有眾生。雖然沒有，但卻又全都依著因緣而生生滅滅。由於不清楚真相，以致於讓我們一直認為有個補特伽羅、不變實體的眾生、實體的他、實體的我。

而事實上，沒有補特伽羅、沒有眾生、沒有他、沒有我。只有法性的生滅。法性的生起與滅去是無常，受到生滅變化不斷的逼迫是苦，沒有一個不變的實體可執取（無我）。」尊者就這樣不斷地前後思惟著，頓時，內心充滿著喜悅，沉浸在喜悅中。尊者立即觀照這份喜悅之心的無常、苦、無我，就在船上證得了阿羅漢果。

現在我們將念誦《發趣論》總說緣法（paccayuddesa）與緣法釋義（paccayaniddesa），並將之錄音。在吟誦的時候，雖然我們什麼也不懂，但是要秉著：「喔！這是多麼深奧的法義呀！」這樣的態度來聽聞，以後我會將這些法，例如「因緣」是什麼意思，「等無間緣」、「所緣緣」是什麼意思等等，一一為大家簡單扼要的解釋它們的涵義，今天我們就到這裡為止吧！



【緣總說】

- | | |
|--------------------------|-------------------------|
| 1. Hetupaccayo, | 2. Ārammaṇapaccayo, |
| 3. Adhipatipaccayo, | 4. Anantarapaccayo, |
| 5. Samanantarapaccayo, | 6. Sahajātapaccayo, |
| 7. Aññamaññapaccayo, | 8. Nissayapaccayo, |
| 9. Upanissaya - paccayo, | 10. Purejātapaccayo, |
| 11. Pacchājātapaccayo, | 12. Āsevana paccayo, |
| 13. Kammappaccayo. | 14. Vipākapaccayo, |
| 15. Āhāra paccayo, | 16. Indriyapaccayo, |
| 17. Jhānapaccayo, | 18. Magga paccayo, |
| 19. Sampayuttapaccayo, | 20. Vippayuttapaccayo, |
| 21. Atthi paccayo, | 22. Natthipaccayo, |
| 23. Vigatappaccayo, | 24. Avigatappaccayo'ti. |

【緣釋義】

1. hetupaccayo'ti:

hetu hetu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buṭṭhānānaṃ
rūpānaṃ hetupaccayena paccayo.

2. ārammaṇapaccayo'ti:

rūpāyatanaṃ cakkhu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ārammaṇapaccayena paccayo

saddāyatanaṃ sot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ārammaṇapaccayena paccayo.

gandhāyatanaṃ ghān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ārammaṇapaccayena paccayo.

rasāyatanaṃ jivhā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ārammaṇapaccayena paccayo.

phoṭṭhabbāyatanaṃ kāy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ārammaṇapaccayena paccayo.

rūpāyatanaṃ saddāyatanaṃ gandhāyatanaṃ rasāyatanaṃ
phoṭṭhabbāyatanaṃ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ārammaṇapaccayena paccayo.

sabbe dhammā mano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ārammaṇapaccayena paccayo.

yaṃ yaṃ dhammaṃ ārabha ye ye dhammā uppajjanti
cittacetāsikā dhammā te te dhammā tesāṃ tesāṃ dhammānaṃ
ārammaṇapaccayena paccayo.

3. adhipatipaccayo'ti:



chandādhipati chand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ñca rūpānaṃ adhipatipaccayena paccayo.
viriyādhipati viriy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ñca rūpānaṃ adhipatipaccayena paccayo.
cittādhipati citt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ñca rūpānaṃ adhipatipaccayena paccayo.
vīmaṃsādhipati vīmaṃs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ñca rūpānaṃ adhipati paccayena paccayo.
yaṃ yaṃ dhammaṃ garuṃ katvā ye ye dhammā uppajjanti
cittacetasikādhammā
te te dhammā tesam tesam dhammānaṃ adhipatipaccayena paccayo.

4. anantarapaccayo'ti:

cakkhaviññādhātu taṃsā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ā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manodhātu taṃsā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viññādhātuyā taṃsā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sotaviññādhātu taṃsā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ā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manodhātu taṃsā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viññādhātuyā taṃsā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ghānaviññādhātu taṃsā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mano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jivhāviññāṇa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mano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kāyaviññāṇa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mano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yesaṃ yesaṃ dhammānaṃ anantarā ye ye dhammā uppajjanti
cittacetāsikā dhammā,

te te dhammā tesāṃ tesāṃ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5. samanantarapaccayo'ti:

cakkhaviññā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mano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sotaviññā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mano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ghānaviññā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mano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jivhāviññāṇa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mano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kāyaviññāṇa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mano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yesaṃ yesaṃ dhammānaṃ samanantarā
ye ye dhammā uppajjanti cittacetāsikā dhammā,
te te dhammā tesāṃ tesāṃ dhammānaṃ
sam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6. sahajātapaccayo'ti:

cattāro khandhā arūpino aññamaññaṃ sahajātapaccayena paccayo.
cattāro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ṃ sahajātapaccayena paccayo.
okkantikkhaṇe nāmarūpaṃ aññamaññaṃ sahajātapaccayena paccayo.
cittacetāsikā dhammā cittaśamuṭṭhānānaṃ rūpānaṃ
sahajātapaccayena paccayo.
mahābhūtā upādārūpānaṃ sahajātapaccayena paccayo.
rūpino dhammā arūpinaṃ dhammānaṃ kiñci kāle sahajātapaccayena
paccayo.
kiñci kāle na sahajātapaccayena paccayo.

7. aññamaññaṃpaccayo'ti:

cattāro khandhā arūpino aññamaññaṃpaccayena paccayo.
cattāro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ṃpaccayena paccayo.
okkantikkhaṇe nāmarūpaṃ aññamaññaṃpaccayena paccayo.

8. nissayapaccayo'ti:

cattāro khandhā arūpino aññamaññaṃ 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cattāro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ṃ nissāyapaccayena paccayo.
 okkantikkhaṇe nāmarūpaṃ aññamaññaṃ 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cittacetasikā dhammā cittasamuṭṭhānānaṃ rūpānaṃ
 nissāyapaccayena paccayo.
 mahābhūtā upādārūpānaṃ nissāyapaccayena paccayo.
 cakkhāyatanaṃ cakkh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sotāyatanaṃ sot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nissāyapaccayena paccayo.
 ghānāyatanaṃ ghān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jivhāyatanaṃ jivhā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nissaya paccayena paccayo.
 kāyāyatanaṃ kāy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yaṃ rūpaṃ nissāya manodhātu ca manoviññādhātu ca vattanti,
 taṃ rūpaṃ manodhātuyā ca manoviññādhātuyā ca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9. upanissayapaccayo'ti:

purimā purimā 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kesañci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upanissaya 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kesañci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utubhojanaṃ'pi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puggalo'pi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senāsanam'pi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10.purejātapaccayo'ti:

cakkhāyatanaṃ cakkhu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sotāyatanaṃ sot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ghānāyatanaṃ ghān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jivhāyatanaṃ jivhā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kāyāyatanaṃ kāy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rūpāyatanam cakkh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saddāyatanam sot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gandhāyatanam ghān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rasāyatanam jivhā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phoṭṭhabbāyatanam kāy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rūpāyatanam saddāyatanam gandhāyatanam rasāyatanam
 phoṭṭhabbāyatanam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yaṃ rūpaṃ nissayā manodhātu ca mano viññādhātu ca vattanti
 taṃ rūpaṃ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mano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ṃ ca dhammānaṃ kiñci
 kāle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kiñci kāle na purejātapaccayena paccayo.

11. pacchājātapaccayo'ti:

pacchājātā cittacetasikā dhammā
 purejātassa imassa kāyassa
 pacchājātapaccayena paccayo.



12.āsevanapaccayo'ti:

purimā purimā 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āsevan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a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āsevanapaccayena paccayo.

purimā purimā kiriyā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iriyā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āsevanapaccayena paccayo.

13.kammapaccayo'ti:

kusalākusalaṃ kammaṃ vipākanaṃ khandhānaṃ kaṭattā ca rūpānaṃ
kammapaccayena paccayo.

cetanā 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ṃ rūpānaṃ
kammapaccayena paccayo.

14.vipākappaccayo'ti:

vipākā cattāro khandhā arūpino aññamaṃññaṃ vipākappaccayena
paccayo.

15.āhārapaccayo'ti:

kabalīkāro - āhāro imassa kāyassa āhārapaccayena paccayo.

arūpino āhārā 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ṃ rūpānaṃ

āhārapaccayena paccayo.

16.indriyapaccayo'ti:

cakkhundriyaṃ cakkhaviññādhātuyā taṃ 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indriyapaccayena paccayo.

sotindriyaṃ sotaviññā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indriyapaccayena paccayo.

ghānindriyaṃ ghān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indriyapaccayena paccayo.

jivhindriyaṃ jivhā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indriyapaccayena paccayo.

jivahivdriyaṃ jivhā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indriyapaccayena paccayo.

kāyindriyaṃ kāy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
indriyapaccayena paccayo.

rūpajīvitindriyaṃ kaṭattārūpānaṃ indriyapaccayena paccayo.

arūpino indriyā 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ñca
rūpānaṃ indriyapaccayena paccayo.

17.jhānapaccayo'ti:

jhānaṅgāti jhān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ñca rūpānaṃ
jhānapaccayena paccayo.

18.maggapaccayo'ti:

maggāṅgāti magg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ñca rūpānaṃ
maggapaccayena paccayo.

19.sampayuttapaccayo'ti:

cattāro khandhā arūpino aññamaññaṃ sampayuttapaccayena
paccayo.



20.vipayuttapaccayo'ti:

rūpino dhammā arūpīnaṃ dhammānaṃ vipayuttapaccayena paccayo.

arūpino dhammā rūpīnaṃ dhammānaṃ vipayuttapaccayena paccayo.

21.atthipaccayota'ti:

cattāro khandhā arūpino aññamaññ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cattāro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okkantikkhaṇe nāmarūpaṃ aññamaññ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cittacetasikā dhammā cittasamuṭṭhānānaṃ rūp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mahābhūtā upādārūp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cakkhāyatanaṃ cakkh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sotāyatanaṃ sot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ghānāyatanaṃ ghān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jivhāyatanaṃ jivhā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kāyāyatanaṃ kāy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rūpāyatanaṃ cakkh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saddāyatanaṃ sot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 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gandhāyatanaṃ ghān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rasāyatanaṃ jivhā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phoṭṭhabbāyatanaṃ kāy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rūpāyatanaṃ saddāyatanaṃ gandhāyatanaṃ rasāyatanaṃ
phoṭṭhabbāyatanaṃ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yaṃ rūpaṃ nissāya manodhātu ca manoviññāṇadhātu ca vattanti,
taṃ rūpaṃ manodhātuyā ca manoviññāṇadhātuyā ca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tthipaccayena paccayo.

22.natthipaccayota'ti:

samanantaraniṛuddhā cittacetāsikā dhammā paṭuppannānaṃ
cittacetāsikānaṃ dhammānaṃ natthipaccayena paccayo.

23.vigatapaccayo'ti:

samanantaravigatā cittacetāsikā dhammā paṭupannānaṃ
cittacetāsikānaṃ dhammānaṃ vigatapaccayena paccayo.

24.avigatapaccayo'ti:

cattāro khandhā arūpino aññamaññ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cattāro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okkantikkhaṇe nāmarūpaṃ aññamaññ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cittacetāsikā dhammā cittasamuṭṭhānānaṃ rūp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mahābhūtā upādārūp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cakkhāyatanam cakkh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sotāyatanam sot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 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ghānāyatanam ghān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jivhāyatanam jivh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kāyāyatanam kāy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yena paccayo.
rūpāyatanam cakkh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saddāyatanam sot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 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gandhāyatanam ghān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rasāyatanam jivh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phoṭṭhabbāyatanam kāyaviññāṇa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rūpāyatanam saddāyatanam gandhāyatanam rasāyatanam
phoṭṭhabbāyatanam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yaṃ rūpaṃ nissāya manodhātu ca manoviññāṇadhātu ca vattanti,

taṃ rūpaṃ manodhātuyā ca manoviññāṇadhātuyā ca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vigatapaccayena paccayo.
(paccayaniddeso niṭṭhito)

立善因，以法爲所緣

1973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



昨天我們只提到《發趣論》的輪廓與精神，今天我們正式開講。爲了讓大家能夠更清楚，有必要先解釋一下《發趣論》的意義，是擷取自巴利文的 *paṭṭhāna* 這個字，*pa* 是指各種情況，*ṭṭhāna* 則指各種物體、各種情況、各種原因的意思，因而講述這些法的典籍，也就是佛陀開示各種各樣諸多緣法的典籍，我們稱之爲 *paṭṭhāna*。

【提要】

這部典籍不斷地強調所有一切事物都是有「因」的生起才有「果」的產生，全都由因果法則所造成。有這樣的理解後，「沒有原因而會產生果報」這種見解自然就消失。所以，這真是一部對於眾生很有幫助、非常殊勝的典籍。因此，不論是自己在聽講的時候，或者，法師們在聽聞或開示的時候，都應該要打從心裡禮敬佛陀，來聽聞或講述這部典籍。

昨天已經講過，這部典籍是在佛陀成佛以後的第四個星期，當佛陀思惟著許許多多因緣互動的法則，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接著一個，不斷地這樣思惟著，心靈達到非常清澈的境界。由於心非常的清澈，所以血液變得十分清澈，脈搏自然變得十分通暢，由於血液的清澈，在五臟六腑內的氣血也變得十分的順暢淨澈，

筋肉也都變得非常鬆柔滑潤。

就在這時刻，佛陀全身發出了光芒，因此，當我們能深切地思惟這部經典時，自然就能夠見到偉大至尊的佛陀（別忘了我們所形容為偉大至尊的佛陀，當時只是一位在二十九歲出家、三十五歲證道的壯年美男子，在人生的黃金時期就證悟了）。

昨天也已經強調過，「佛陀」這個稱號不是平凡人可以得到。除了佛陀以外，只有舍利弗尊者的智慧最廣大，就算是舍利弗尊者的智慧都無法暢遊於這部 paṭṭhāna 典籍中的所有法義，不能順暢地完全理解 paṭṭhāna 的所有內容，因此，能夠聽聞到這部典籍的法義，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在整個輪迴過程中，我們到現在才遇到這一次，各位居士們也是在這輩子的今天才有機緣聽聞。希望大家要認真專注地聽講，雖然我可能沒有能力將全部內容都跟大家講得非常清楚，但我會儘量將我所研究、所能理解的內涵，用一般人能夠清楚瞭解的字眼，儘量地調整到大家能接受的方式來講述它。希望大家能用高尚的心來聽聞這麼崇高的法義。

1. 因緣

佛陀以「因緣」為起點開始講《發趣論》，「因緣」這個名詞，就字面上意思來看似乎很狹窄，其實，它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廣泛到和一切眾生所發生的一切現象都有關連。

【猶如直根的六個因】

早期的大師們（例如論師們）用樹根來比喻「因緣」，一棵



樹是否能成長及茁壯，最主要的因素取決於根部長成的優劣情況。直根能延伸越深，在地底下吸取大量的水分和營養，地上的樹幹就長得又粗大又健康，枝葉茂密蒼鬱。

「因緣」這個法到底包含了什麼呢？在不善法方面它包含了貪、瞋、癡三種不好的根，在善法方面（包含唯作）則包含了無貪、無瞋、無癡三種根。這些善或不善的根，對於與它們相關、與它們同時生起的一切法，有支配權。

先舉貪爲例吧，由於「貪」支助著和它相應的法，隨著貪的生起，依隨貪而生的心和心所，自然會順從於貪的指揮而有「想要這個」、「想要那個」的衝動。貪有多大，依貪而起的色法，就會有多麼渴望的表情。paṭṭhana 法的殊勝還在於當思惟自己心理情況時，可以清楚的知道：當貪根紮的很深的時候，隨它生起的心與心所，全部都得臣服於貪的指使。

再來，生氣的時候也與這個法則一樣，生氣時，心非常粗糙，還會隨著瞋而產生十分不好看的色法，比方說，在臉部眉毛皺的很緊，眼睛睜的很大，手腳也都僵直了，這時候，就知道心裡的瞋到底有多強了。在這一點上，我們身爲法師的以及一般人們，都必須要好好注意。我們應該要仔細觀察我們正在做什麼，生起什麼樣的心，是什麼樣的心在主導著我等等。

再來看看，有關善法生起時的狀況吧。無貪的心會讓色法呈顯出「不想要」的表現，站在旁邊想要得要命的人是渴求的不得了，而有著「無貪」善心所的人，卻是一點也不爲所動。我隨性地講一個出現在我心裡的故事給大家聽聽。

佛陀還在修菩薩行的時候，有一世曾爲烏迪亞巴達（Udayabhadda）王子，由於國王及王后希望讓他早日繼承王位，

所以一直催促他找一位公主成婚，但是烏迪亞巴達王子，卻一點也不想要這些，心中完全沒有「貪」生起（這就是我們所要全心地禮敬的特質）。他之所以不想要王位，是由於「無貪因」這個根紮得很穩固，讓他不想要王位，也不想要王妃。他只一心等待未來父王及母后去世之後入山修行，其餘什麼都不想要了，保持著無貪、無瞋、無癡的心。

依無貪、無瞋、無癡為根而生活著的烏迪亞巴達王子，生活起居，言行舉止也處處展現出無所求的態度。（引自《本生經註釋書》（*jātaka aṭṭhakathā*））最後烏迪亞巴達王子跟其他走向修行的菩薩一樣，入山林獨居，並將一切修行成果，無瞋地用慈心迴向一切眾生們，願他們都能獲得寧靜、安詳與快樂。並非短暫的片刻如此，烏迪亞巴達王子時時刻刻都對一切眾生散發慈心，也因為慈心不斷增加，進而獲得禪定，命終後投生梵天界。

反觀現今的世間，人們的貪根紮的到底有多深，我們可以由他們的行為舉止知道。由於紮下貪的根，所以依著貪吃喝，隨著貪的指使而處處炫耀，讓整個心以及色法都隨著這個「貪因緣」的生起而充分表現出來。

因緣——猶如直根，助樹成長，枝葉綠蔭，花果茂盛。如根六因，亦復如是，以因緣力，支助結生（結生是指一個新生命產生的第一時間），新名色法，安於母胎，無患成長。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2. 所緣緣

【境與心】

我們要來談談「所緣緣」，因為在說法的時候，只用「因緣」來解說是不夠圓滿的，對於「因緣」運作的實際情況，應該要接著以「所緣緣」來補充一下會更好。

簡而言之，「所緣緣」是外境來支持當時的「心」的情況。剛才說過的貪心和心所，以及無貪的心和心所，慈和心，無瞋和心等等這些「因」產生的時候，如果沒有再加上外境的配合，是不可能成就的，一定要有外境這個媒介才能發生作用。因此要了解「因緣」一定要將「所緣緣」也納入。「所緣緣」也以它自己的方式支助一切法，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成就因緣缺它不可），沒有外境的刺激，心無法單獨生起。

【拐杖，扶手線一般的六個境】

古代的大德論師以及智者們，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例子來解釋「所緣緣」如何支持著一切法。如果一個人很不健壯，可能是由於年事已高、身體老化而導致的，或者由於身染疾病導致。這個人必須拄著拐杖，或者扶著扶手線，才能夠慢慢站起來，站穩而後走動。

古代論師們進一步說得相當明確，說道：拐杖是單獨一根棒子，而線則是由許多線縷編結而成，因此，拐杖就像名法的所緣境，因為心和心所是一個一個各自生起的；而色法就像編結線縷而成的扶手線一樣，是由很多色法聚集而成。所以，「心」和「心所」的所緣境就好像拐杖一樣，色塵則是如同扶手線一樣。

不健壯、行動不便的老人或病人，需要依靠拐杖或扶手線來協助他，如果沒有拐杖或扶手線的幫忙，就無法站立和行走。心和心所這些法在沒有外境的刺激下，永遠無法生起，永遠不會形成。所以，古代大德們說：

似杖扶線，方便疾弱，省免疲勞，自由起坐，心心所等，四名蘊法，以所緣緣力，依附六境。似杖六境，非我非他，純屬法性，明徹昭然。

境，一共只有六種。沒有人能控制心念的生起與消失，就連任何一位具備一切種智的佛陀也無法創造，遑論其他人了。有「境」的時候，「心」才會生起。以眼識為例，由於業的造作而有眼淨色，也有色境在眼前發生，而且眼淨色對於這個境也有些微的注意，四周還有光線的條件下，眼識一定會生起，沒有任何人有辦法阻止。

在這裡頭，沒有補特伽羅（個體），沒有靈魂，沒有一個不變的我，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實體，只有法的特性。反之，如果在沒有眼淨色，沒有色境，也沒有作意，四周也沒有光線的條件下，誰也無法令眼識產生，連佛陀自己也無法創造出眼識來，法是這麼準確無誤的（我在這裡絕對沒有指涉批判其他宗教的意思）。讓我們好好想一想，補特伽羅在哪裡？靈魂在哪裡？不變的實體在哪裡？我在哪裡？他在哪裡？這個論述真的是無懈可擊，非常好啊！

【三種心】

當因和境這兩者條件都具備之後，我們就可以再多說一些了，剛剛說到善，在我們的心識裡面，只有三種心的生起，那就是善



心、不善心、和無記心（唯作、果報心）。不論是多麼偉大的人物，也不論年紀多麼小的小孩，或是動物、畜生以及一切有情，他們的心識狀況，只有善心、不善心、以及無記心這三種而已，這是非常準確無誤的。

我們已經知道，在任何一個法的生滅過程中，一定會有境的出現。因此，在什麼時候會出現不善心呢？所謂的不善心（akusala-citta），是指當它產生的時候有污垢、有罪過，當果報成熟的時候，會有苦，這就是不善心了。

產生不善心時，心裡頭可能帶著貪、瞋、驕慢、無慚無愧等等，而心識產生時也會帶著這些污垢，所以說有罪過。任何人產生不善心時，都脫離不了罪過，以後也會接受到不好的果報，不論在這一生或下一生，或未來生，所得到的果報都是不好的。

所以，想要了解什麼是不善，它到底呈現什麼樣的樣貌？就得好好觀察自己的心，當心識生起時檢視一下：有沒有貪，有沒有瞋，有沒有傲慢，如果有，就是罪過。或者，希望對方不要有好的發展，昏沉的心，以及懷疑佛陀是不是真的佛陀等等。在心識生起的時候，如果被上述任何一種法所染汙，就是不善，未來所能得到的也是不好的果報。

如果心識生起時清淨無染，遠離罪過，可以獲得善果報，就叫做善心（kusala-citta）。而且充滿了純粹的慈，一心希望對方平安幸福。例如，行佈施的時候，心裡想著：「由於我的佈施，對方有東西可以吃」在這樣施捨的同時，心已經有慈的存在，而且很清淨。或者，思惟著：「願以自己的佈施供養，佛法得以常興，久住世間」此時的心，也是善心。

甚至，當母親為幼兒哺乳的時刻，希望孩子健康強壯，在哺

乳的當下，對孩子貪著的愛或許是不善的，但是希望他平安強壯的心念有著慈的善意，是善。因此，善與不善經常是緊密相連的，雖然非常地愛著自己的兒女是不善的，但是希望他身心健康強壯而為他哺乳的心則是善的。總之，在心識生起時完全沒有汙染的情況就是善，所獲得的果報都會是好的。

【無記心】

唯作心 (*kiriya citta*) 或果報心 (*vipāka citta*) 是無記心 (*abyākata-citta*)。一切色法都可以叫做無記。當無記心生起的時候，它既不是染汙，也不是乾淨的，不能說它是善心，也不能說它是不善心。佛陀或是阿羅漢所擁有的心叫做「唯作心」。當他們散發慈心給眾生的時候，我們不能將它稱為善心，而是稱它為唯作心。佛陀或大阿羅漢為眾生的利益而說法的時候，也不叫做善心，通通稱為無記心，或是唯作心，因為這些心不會在未來產生任何的果報。

善心會給予結生的果報，由於佛陀已經沒有未來世，沒有輪迴，所以做好事時不會有果報，當然不好的事是絕對不會再做了。這種心識對我們凡人來說是在什麼時候出現呢？例如在睡著時的心就是無記心。無記心裡面有沒有之前說的「因」呢？有！這點大家慢慢就能理解。

【六種境】

剛剛已經講過，境共有六種分類，色境是指所有有質礙的物體；聲境是所有的聲音；鼻境是所有的氣味；味境指所有的味道；觸境是人與人的接觸、睡覺時跟床鋪的接觸等所有的接觸；除了



上述眼、耳、鼻、舌、身的外境以外，其他所有的都包含在法境裡。所以一共有六境。除了這六境之外，我們再也沒有任何可以執取的東西了。

【菩薩結生的境】

我們首先舉菩薩為例，當時，所有的天人及梵天們全部圍繞我們的菩薩身旁，他們也爲了眾生的利益，祈請菩薩到人間，結生成佛度化眾生。佛陀知道成佛的時間快到了，準備投生到人間來，那時候，佛陀在兜率天（tusitā），散發慈心。這些天人祈請的本身也都是基於慈心。

這些慈心是善心還是不善心呢？是善心。前面所說的六種「因」當中，無瞋的因，就等同於慈。所以，在菩薩還沒有到人間結生之前，全身就已經充滿著慈心，再加上無數生以來，在輪迴的過程中所累積的波羅蜜，在最後一世即將要結生的時候，也在天界散發慈心，充滿著慈心。他以無貪、無瞋、無癡的因爲基礎，取一切眾生爲所緣境散發慈心（此刻，在這裡所有的眾生，都是可以稱之爲法境），也帶著這樣的善心死亡。

菩薩從天界死亡以後，立刻投生到摩訶摩耶夫人的胎中，菩薩的結生心就是這樣開始的。在剛開始結生的時候，不是單單只有「結生心」而已，還有「心所」以及「業生色」。這是必須瞭解的。菩薩在還沒到人間投胎之前，在天界的時候就有慈的心識之流，然後再進入母親摩耶夫人腹中，產生結生識，這時候就已經種下了無貪、無瞋、無癡的因，再加上過去的業所造就的業生色，結合了這三種因來入胎的。

菩薩結生時的因，有哪些呢？有無貪因（在心識裡什麼都不

想執取），有無瞋因（在心識裡沒有熱惱，非常的清涼），還有一種非常殊勝無癡的智慧的因，那個智慧是埋藏在結生心裡的。菩薩結生心中無癡智慧到底有多殊勝銳利而廣泛呢？是所有世界一切眾生的結生心中最殊勝的那一個心識。智慧也與那個最高尚最頂尖的心識同時存在。所以，最初的種子（也就是菩薩的根器），是具足能夠證得一切種智的大根器，然後進入母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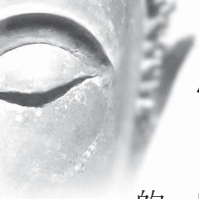
再來談談，這時候的色法。因為業而生起的業生色（kammajārūpa），也非常殊勝美好，具備得以成為大丈夫相的男根色。除了男根色之外，還有所依色（依處色 vatthu-rūpa），在淨色方面，還擁有身十法聚（kāyadasaka-rūpa），總共由三十個色法組合而生起的（心色十法聚、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

（譯註：每一個正常生命結生時，色法方面只有業生色。業生色中包含：心所依處色、身淨色、性根色。這三種色聚，各自又有十種色法組合而成，以心所依處色為例，十種色法為：地、水、火、風、顏色、氣味、味道、食素、命根、心所依處色等十個，簡稱心色十法聚。身十法聚與性根十法聚的前面九個色，與心色十法聚相同。）

【三等結生心】

菩薩所擁有的心，是在欲界一切眾生的心識裡頭最崇高最殊勝的。如果這個最殊勝的心能夠被分為三個等級的話，菩薩的心是屬於最頂尖的，以這樣的結生心識投胎。並且菩薩在住胎的時候，心情也非常喜悅輕鬆自在，臉部表情不會緊繃。由上述各項結生條件來看，可想而知佛陀具有的大智慧。

再來，因為佛陀的智慧非常深邃且廣博，是所有世界中最好



的，所以也不難想像具備了未來的發展性。由於過去的業，造就了最好最殊勝的色法，所以佛陀的相貌是最莊嚴的。

當我們談「因緣」的時候，不是隨便說的，佛陀入胎結生時，是以因緣開始，這時候還沒有一個可以成爲佛陀（Buddha）的人或眾生，只有這些心、心所以及色法和因緣而已。佛陀住胎的時刻，以什麼做爲所緣境呢？在還沒住胎，還在天界的時候，就以一切眾生爲所緣散發慈心了，所以住胎時，也以一切眾生爲所緣境。

接著，在結生識當中也生起希望一切眾生幸福、快樂的心。所以，應該也是以利益眾生爲所緣境。或者，以母親的子宮爲所緣境住胎（不論是哪一個所緣境，佛陀都存著無貪、無瞋、無癡的心）。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劣等的住胎情形。同樣都是在母親的子宮內住胎，但是這些心有時候可以低劣到什麼程度呢？低劣到不具備任何一項剛才所提到的無貪、無瞋、無癡的善因，而以其他的心識入胎。業也非常低劣，有的人由於低劣業的招感，在這輩子可能眼淨色看不見，或耳淨色聽不見。也由於業的低劣，不見得能夠讓他成爲一個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因爲這些業都很低劣，所以所生起的色法也都很低劣，這是最劣等的情況。

比低劣稍微好一點的結生識，是擁有無貪與無瞋這兩個善因，不過卻缺乏了智慧，也就是無癡這個因。有些人智力非常低弱，這是由於結生的時刻，就已經完全沒有智慧了。長大以後，由於後天環境的培育與教導，稍稍增長了些許的智慧，但由於結生當下就沒有智慧，所以無法成爲很有智慧的人。

這樣一層層往上推估，雖然沒辦法像我們的佛陀一樣達到那

麼高的智慧，有些人在結生時就有無癡的因。這些人因為在住胎時就擁有智慧的基礎，所以出生後特別聰明，從小就很有智慧，成長期間在知識的學習上也特別順利，思考力十分敏銳。

種種不同的「因」，在結生的時候就已經跟隨著來了，所以我們在看「因緣」的時候，應該要常常檢視：「我現在是不是生起善心呢？我現在以什麼為所緣境呢？我是在何種所緣境裡生起善心的呢？這裡頭有善的因嗎？我是不是生起不善心了呢？這當中有不善的因存在嗎？」如果能夠時時深刻地思惟，我們就能清楚地明瞭，哦！原來沒有他，沒有我，只有心識，以及色法。而這些心、心所以及色法，都是依賴著各種的因緣條件而生起的啊！

【強烈的貪】

我們再擴充一下「所緣緣」的範圍吧！由於我們生活的這個世間，可取境（想要的境）實在太多了，因此，我們也將這個世界稱為欲界。所謂的欲界就是以「想要執取」為主導的世間，在這個世間裡所有的人都有貪愛。欲界是以這種執取、炫耀為引導，因而一直有著想要抓取東西的心，是很正常的，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個世間本身就叫做欲界，一個不斷想要執取的世界，是這些想要執取、想要抓取一切東西的眾生所居住的世界。

我們住在這麼一個充斥著貪欲的地方，眾生們從一出生慢慢地睜開眼睛起，不論是母親或親戚朋友們，都會盡力鼓勵、長養孩子們內在貪著的心以及想要執取的心。事實上，小孩們想要執取的心早在結生時就已經生根了，我們愈慫恿孩子們，他們想要抓取東西的欲望就愈強。

等到孩子們漸漸長大，父母親及親戚們又再極盡所能地以美



食餵養他們，小孩們也就愈來愈會索求更多豐富的食物。我們在孩子旁邊唱歌給他聽，孩子們也會愈來愈喜歡聽歌。將孩子們打扮的漂漂亮亮，為他們塗抹脂粉，戴上花，小孩子們就會愈來愈喜歡芳香美麗的東西。

我們生長的世界是欲界，所有的作為也都是由貪著的「因」引領著，然後，繼續不斷地滋長渴望的心，能增長到什麼地步呢？像牛的頭部長出牛角一樣，牛角只有不斷地生長，絕對沒有減短的可能，隨著牛成長，這對牛角也跟著長的愈來愈長。（引自《本生經註釋書》(jātaka aṭṭakathā)）就像這樣，一切眾生就以人為例吧，原本就儲存了小小牛角般的欲望的「因」存在，隨著年歲的增長，這些欲求也就愈來愈大。

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更是一個極其容易增長貪欲的時代。有時候我想，在我們的祖父輩時代，他們不會想要擁有太多東西，是因為沒有太多可以執取的外境。沒有摩托車，所以不會產生想要摩托車的欲望。沒有高樓大廈，所以也無從產生想要擁有這些高樓大廈的欲望。

再來，不論男女都不會太強調打扮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到了二十或二十五歲都可以自在安心過日子。現在的時代就大不相同了，想要汽車，想要高樓大廈等等，這些貪念不斷不斷地增長，孩子們從小被母親打扮慣了，所以想要漂亮的欲望非常強烈，連在學讀書時也都打扮的漂漂亮亮。這些貪欲具有摧毀的力量，可以導致毀滅。

上面所說的，是隨著時間，隨著區域，隨著地點，而讓（所緣）境有所差別，而（所緣）境的差別也會直接影響到貪欲增長的強弱。我們在這個國家的人所擁有的貪欲就只能到這個程度，而在

其他較富有國家的情況，人們的貪欲就會比我們強烈許多，這是因為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可以長養貪著的外境太多了。

生長在富裕國度的人們，執取物質享樂的貪欲是非常強烈的。設計東西一定要儘可能地達到非常完美無缺的境地，對於美麗外表的渴求也是一樣，不只是能擁有美麗的外貌就好了，而是無可救藥一味地追求美麗的外表，用盡各種方法來裝扮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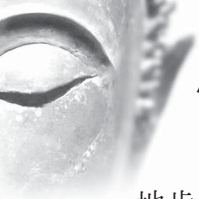
在香境方面，也不斷地做到愈來愈芳香細緻，在味道上也是一樣，以前所未見的貪境，現在比比皆是。那麼，在這個世間，是否只有「貪欲」在增長而已呢？不！隨著貪欲的增長，瞋念也跟著增強，在我們小的時候，一年之中殺人案件大概不超過七起，那時候我們都嫌太多了。

然而，現在呢？一天大概就差不多有七起，甚至還超過七起，已經到這種地步了！這些都是由於可以增長貪著的外境愈來愈多，貪的欲望就愈來愈增長，愈來愈強烈。每當貪生起的時候瞋也跟著隨之而來。

【瞋心增強】

造成瞋的「因」不斷增多，不善心所造成的不善力量也隨著增強。不只是在這個國家，甚至整個地球到處都在戰爭，彼此互相殘殺，死亡人數簡直無可數計，瞋心真的非常非常的強烈！不只是瞋心很強烈，貪心也十分熾盛。我很清楚的知道，而且還會這樣繼續下去。只有少數人能以正念來掌握自己。

人們的瞋心大又強，而心中的貪也跟著變得愈來愈強，當貪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瞋又再加進來，瞋一進來，所有的不善也接著更增強，這時的「心生色法」已經隨著瞋起舞到無法控制的



地步，而色法也沒有辦法被好好掌控了，因此，大家彼此互相傷害殺戮，世間已經到了這般田地。這是因為我們無法掌握好自己，追隨貪瞋而犯了許多過錯。

我們知道，沒有眾生，沒有我，只有「境」跟「心」。隨著境有多粗糙，心也跟著粗糙，只有少部分有正念有智慧的人能掌握，能把持住自己，不管外在世界發生什麼事，或變成什麼樣子，都不會隨之起舞。我們千萬不要變成被世界改變的那個樣子。我們要注意飲食，持守儉約，注意我們的生活方式，為長養我們的良善而守持五戒。努力作意培養波羅蜜。

我們一定要努力，因為我們都很清楚當今的世界，貪瞋十分熾烈，由於貪瞋的熾熱，「我慢」也變得十分強大，大家互不信任，彼此忌妒的情況非常嚴重。由於「貪因」的造作，彼此忌妒懷疑，而讓許多的瞋跟隨其後，不善的果也都緊緊地依隨在後面發生。在早期，兄弟姊妹之間不會因為做生意的關係而破壞感情，現在就不一樣了，為了爭奪父母親的遺產導致兄弟鬩牆。

再來看看外在世界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早期我們生長的鄉村，沒有什麼太特殊的外境來刺激我們，就算是非常富有的人也只能拿點錢出來建寺廟、蓋佛塔而已。富人們沒有太多的遺產可留給子孫，子孫們的貪只有一點點而已，我慢也很輕微。因此，滋養善心的環境是非常足夠的，人們的心情也因而十分平靜安詳而快樂。

【追隨貪欲就會導致毀滅】

反觀，現今的世界，貪欲像燃燒中的烈火一樣旺盛，由於貪欲得不到滿足，強烈的瞋心也就跟著來了。在家庭裡，在親戚朋

友間開始互相忌妒比較。不僅一般人如此，甚至連出家人也追隨貪欲而渴望擁有頭銜以及威望，看看他們變成什麼樣子！如同追逐財富的一般人，心靈就難免會被染汙一樣，不管他用什麼方式致富，一旦致富後大家對他的事情就很想插上一腳。同樣的，出家的法師不管他以什麼方法得到名望榮銜，一旦有了這些威望以後，大家也都想要干涉一下。

說到這裡，我們來看看，這些出家人是如何得到威望呢？他們必須常常出入居士家，一家進一家出，進行著這類的應酬：「最近好不好？有沒有什麼事情需要幫忙？」這些出家人如此應酬以後，自然會得到居士們豐厚的供養，他所管轄的寺院的物質生活條件也就跟著更加舒適豐裕。

其他的出家人看到這樣的情況，也想要住很好的寺院，所以也循著這個模式來拜訪居士們，佛法就因為這個樣子而被踐踏破壞了。別人的事我無法管，不管別人如何做，我要求我的道場不能這麼做，我不允許這個道場變成那個樣子。

昨天有一封信，是有關某某法師，好像是通過了某項佛學考試，大家要為他辦一場表揚大會。因為他曾經住過這個道場，所以跟他相關的道場要為他辦這場表揚會的時候，就順便邀請我們道場裡曾經當過他的教授師父們一起參加。我把這封信交給寺裡的教授師們，我對他們說：「隨便你們，我不會阻止，也不鼓勵。」

這些教授師父們明白寺裡的一些規矩，因為他們也很清楚知道，這些表揚會或獎勵性的會議，對佛法的實踐與弘揚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幫助，他們必須自行決定要不要去。如果，這一次大家有想去的意願，或已經準備要去了，我不會阻擋他們，但是，下一次我就會說話了。



佛法就是這樣衰微下去的，依照現在的生活方式繼續下去，佛法一定會被破壞。假如僅止於此，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其實不然，佛法已經繼續不斷地衰微，人們的不善持續增強，如果大多數的人都跟我說：「師父啊！您已經跟不上時代了，請允許我們到其他地方學習。」我將退隱，自己一個人獨處、閱讀、修行，多麼自在！多麼愉快安樂呀！如果全部的人都不願跟我同住，我一個人依然可以安住於此。

【瑪感諦亞經】

存活在深受貪瞋這股不善力量影響的世間，我不能跟隨這些貪瞋而起舞！《瑪感諦亞經》（Māgaṇḍiya sutta，引自《中部經典中分五十經篇》（Majjhimaṇṣa））提到有一次，佛陀和一位叫做瑪感諦亞的婆羅門行者相遇，婆羅門行者認為修行就必須好好浸淫在境界裡看色境、聽聲境，他們將這個叫作發展，他們還認為必須不斷將這些發展擴大。

但是喬達摩，也就是佛陀，卻主張不可以追隨這些色境及聲境。因此，這些婆羅門質疑佛陀是在阻止世間的發展。他們認為喬達摩是破壞世間的人。這些婆羅門是這樣深信不疑的，因此當瑪感諦亞見到佛陀的時候，就跟佛陀說：「是的，我們婆羅門是這樣認定。」

佛陀回答道：「瑪感諦亞，眼淨色是非常喜歡色境的，有色境出現眼淨色才會感到舒適，眼淨色對於色境的喜愛到什麼程度呢？即便是能威脅到他的敵人，它都想瞄上幾眼才會感到滿意，對於欺負他、折騰他的人，都還想要看一看才會滿意。眼淨色是如此無法自拔地沉迷於色境之中。」

耳淨色也非常樂於聲境之中，不論任何情境發生都會仔細的聆聽，即便是「嘿！他在罵你耶！」這樣的話，耳淨色也會專注地聽，雖然明知聽到罵他的話會讓心很不快樂，還是想要聽聽這樣的聲境。而後確定，是！他在罵我。就算被罵，耳根也要聽了才滿意，而且樂在其中。

同理，鼻子裡面的鼻淨色對於嗅覺也非常喜歡，當有人說：「哎呀！好臭的東西呀！」時，鼻淨色也會聞一聞然後同意地說：「哇！真的好臭啊！」你知道嗎？別人都已經告訴他很臭了，仍然想去嗅看看。連臭的東西都想聞一聞，更不用提多想聞到香的東西了。

再來，對於味道呢，當有人說：「天哪！這道菜怎麼做的這麼難吃呢，一點兒味道都沒有。」舌淨色還是會說：「真的嗎？拿來我吃吃看。」都已經告訴他不好吃了，仍然想嘗嘗看。身淨色對於觸境也是一樣，什麼都非常想碰觸一下。

因此佛陀說：「瑪感諦亞，原本在眾生的心識裡面，對於所有的境都非常執著、喜愛而樂在其中了，因此，如果還不斷地再發展這些境的話，將導致大苦啊！」現在，大家的生活態度以及生活方式，不斷地將外境打點的愈來愈好，愈來愈舒適，這樣一直下去的話，是會導致很多痛苦的。

現在我要講如何對治這些境、遠離這些境，讓我們能夠平平安安地過日子的生活方式。有一個人得到癩瘋病，身上潰爛的傷口流著膿血，想一想，這時候，這個癩瘋病人會做什麼呢？因為皮膚上的傷口實在太癢了，只好不停地搔癢，甚至到火邊去烤一烤癢得受不了的傷口及其周圍。讓熾熱的火烤過一陣子的傷口，因膿瘡裡流出的水份就會減少一點點，這時，膿瘡內的細菌也會往皮膚更深層裡鑽進去，潰爛部分癢的感覺可暫時得到止息。



但由於這個瘡並沒有痊癒，過沒久，由於細菌又開始鑽出來活動，瘡部很癢的感覺又開始了，因此，瘡口又再度流出一些膿血等液體出來，癩瘋病患因為癢得難耐，再一次到火邊烤一下膿瘡，又稍稍舒緩了片刻。最後，這位病患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才決定好好去找一位專業醫師，一次就將它治好。

痊癒之後，再看到熾熱火紅的炭火，他的朋友們不知情地呼喊他：「看！那邊有正在燃燒的炭火，趕快去烤火吧！」這位痊癒者會說：「哎呀！請不要這樣做。」他的朋友拉著他的手懇懇道：「來呀！你怎麼了？以前只要看到火，你一定會坐立不安，必得去烤一下才會舒暢，現在火這麼旺盛，快去烤一下吧！」

痊癒者說：「哎呀！請不要這樣做，以前我是因為得了癩瘋病所以才必須烤火，現在治療好了，不必再烤火了。這個時候，如果再去烤火，將不會為我帶來片刻的安樂，而是熾熱的痛苦。」由於我們對於外境的執著，讓我們樂於外境當中，跟癩瘋病患喜歡烤火一樣，我們都是樂於外境色塵，所以我們就跟隨著它。

再打個比方，一個喜歡看戲的人，如果有人向他推薦說：「這場戲很好看。」這個人只要聽到戲團敲鑼打鼓的聲音，他就會像膿瘡患部發癢的癩瘋病人一樣地坐立難安，然後決定去看那一齣戲。看那一齣戲時就如癩瘋病患者在烤火一樣，看完以後又嘆道：「算了算了，以後就不再看戲了。」接下來四、五十天努力克制著不去看戲，一旦聽到戲團的音樂，又忍受不住，看戲的癮頭又發作，又去看戲了。後來才慢慢覺得：「這樣下去真的不行，我得好好面對這個癮頭。」

然後就受持戒律，練習禪坐，在這當中，仔細地思惟這些色境，這些戲團及各種園遊會所引起的過患。到了這個時刻，才不

會被戲團表演的聲音所動搖。這時如果有人再邀：「來吧！跟我一起去看戲吧！」他會說：「哎呀！別這樣呀！我覺得很丟臉哪！」

如果這人再慫恿道：「嘿！以前你很愛看戲，一聽到戲團的聲音就坐立難安，現在這場戲比以前好看太多了。來吧！跟我一起去看戲吧！」「哎呀！應該沒什麼差別啦！去看一場戲又累又費錢，以前我沒有體會這點，現在我了解了，我不去了。」

就像這樣，享受著世間欲望的人們，全部都是如此病入膏肓，大家都會不斷地痼疾發作。這場生死大病還沒痊癒的時候，眾生們就必得經歷這些吧！就這樣過日子吧！怎麼會這樣呢，因為大家得的是麻瘋病呀！所以流著膿瘡的傷口癢處就不時地發作，每次發作時，都得搔癢，都要烤火止癢，如此輪迴不已。

所以大家都去看很美好的色境，聽很優美的聲音，去品嚐味道很棒的食物，去過安逸舒適的日子。我們所患的病症會因為這些享樂而減緩嗎？不會的，病情會漸漸地加重。一直要到年老體衰，才會稍稍放下各種享樂，這時後，也只是由於色身的力不從心而放棄享樂，並非在心裡頭真正將它放下。

如此，周而復始，以這樣的方式生活著，病情將永遠都無法減緩，終其一生也不會減輕，甚至到了下輩子也不會趨緩。除非能用功修行，這個病才得以痊癒，學習正法以後才不會得到這些病症。佛陀是這麼說，我們也是這樣來理解經典的。

佛陀對瑪感諦亞說：「你看，我就是看到這些過患，因此我不去追求外境，一個人寂靜而安詳的生活著，就像疾病痊癒了的人，這不是很好嗎？我覺得真的很好。」原本跟佛陀對立的婆羅門瑪感諦亞，聽了佛陀的話，很滿意也很高興。

接著就跟佛陀乞求說：「佛陀！請允許弟子出家，加入僧團。」



他瞭解了治療這些病症的方法，也知道痊癒了以後就可獲得最終的安樂，所以就認真的修行，最後證得阿羅漢果。

這點我看得非常透徹，我告訴人們不可以將寺院建造的富麗堂皇，如果人們想要蓋很好的寺院給我們就隨緣。通常人們都希望將寺院蓋得很華麗，爲什麼呢？因爲要跟周圍的團體以及周圍環境相互比較，因此，所護持的寺院要有一定的水準，才會適合他們的地位，適合他們的條件。

有一次，我曾經說：「後面齋堂的屋頂就用竹籬笆搭建就好了。」我這樣說了以後，要佈施的女施主雖然會依照我的意願去做，聽說她哀嘆連磚塊和鐵皮屋都不能蓋。我知道了以後，想了一下，她大概得花十萬元這麼多的費用來建造這間齋堂，卻不能讓她快樂，這樣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再去跟他們修正說：「屋頂不一定需要用竹籬笆，隨施主們的決定安排就好。」如果依我自己的需求標準，大家只要看看我居住的地方就知道了，只要一點點小裝修，能夠遮風避雨就行，因爲我知道法的意義。

話雖如此，爲了不辜負居士及居士女們的好意，如果稍微順著他們的意思，能讓他們從中得到心靈的快樂，也很好。因爲他們並不會因爲協助興建寺院而增長不善心，他們這麼做，只是很想要虔敬的供養佛教以及三寶而已。

他們禮敬佛陀，以及佛陀的助理僧眾們，建立一個有條不紊而且很舒適的空間來供養僧眾，他們想追隨毗舍佉（Visākha）這樣的前輩行者的佈施風範，因此他們的作法是有殊勝功德的。但我也會提醒他們將這些功德迴向涅槃，要期待涅槃。如果只停留在他們所期待那樣子的功德，等下輩子功德圓滿成熟以後，可能

會導致不善的增長。我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引導他們，將他們引導至另外一條路。

因此，我用我的方式盡心講解，希望大家都能聽得懂我所要表達的意思，知道有「貪因」、「瞋因」以及「愚癡因」這三個不善的「因緣」，大家要隨時注意。然後，大家也必須知道以「所緣緣」來思惟，如果在一切時一切處都以外在的需求為最主要的考量，我們將增長非常多不善心，不善心越多，不善的因就越多。

所以，對「因緣」和「所緣緣」這兩個緣法，大家要了解並且利用它們不斷地往前進。用這樣的理解，以佛陀的法為所緣境，知道沒有我，沒有他，一切都是法性，一切都是法的本然。如此了解並不斷地以佛陀為所緣，到達能夠調伏自己的心，祝福大家！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統領一切法的王

1973 年 4 月 11 日



3. 增上緣

今天講「增上緣」。早期大德給增上緣的譬喻是轉輪王。轉輪王是王中之王，是人界以及天界的國王，整個世間完全都歸他統治，增上緣也就像轉輪王一樣，統禦所有的心和心所以及色法。當心以及心所同時生起（可能有三十六個左右的心和心所同時生起），一旦有增上緣出現的時候，這三十六種心和心所就如同轉法輪王底下的追隨者一樣，必須服從於增上緣的意思行事。

增上緣有兩種，一種是同時生起的「俱生增上緣」，另一種是所謂所緣境的「所緣增上緣」。

【經典原文】

adhipatipaccayo'ti: 增上緣

chandāhipati chandasampay 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anānañca rūpānaṃ adhipatipaccayena paccayo.

意欲增上緣，以增上緣的力量，支持與意欲相應生起的心、心所，也支持因意欲增上的心、心所等，產生的心生色法。

viriyādhīpati viriy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ttānānañca rūpānaṃ adhipatipaccayena paccayo.

精進增上緣，以增上緣的力量，支持與精進相應生起的心、心所，也支持因精進增上的心、心所等，產生的心生色法。

cittādhīpati citt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ttānānañca rūpānaṃ adhipatipaccayena paccayo.

心增上緣，以增上緣的力量，支持與心相應生起的心、心所，也支持因心增上的心、心所等，產生的心生色法。

vīmaṃsādhīpati vīmaṃs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ttānānañca rūpānaṃ adhipati paccayena paccayo.

觀增上緣，以增上緣的力量，支持與觀相應生起的心、心所，也支持因觀增上的心、心所等，產生的心生色法。

當意欲（chanda）成為增上緣的時候，意欲以增上緣的力量，支持著跟它同時生起的心和心所，以及由於這些心和心所而產生的心生色法。就像意欲一樣，當精進（vīriya）增上的時候，精進增上緣可以統領一切。

同理，當心（citta）增上的時候，心可以統領一切。觀（vīmaṃsa）增上緣也可統領一切。所謂的增上是指最高最頂端的法，也因為是最高，所以在同一時間內只能有一個法為最高統領者。佛陀在這麼多法當中，只有將四個法稱為增上法，也就是上面說過的，意欲、精進、心以及觀。這四個法並不會常常產生，只有當它到達非常強烈的時候才會成為增上緣。



【意欲增上 (chandāhipati)】

如果有意欲的話，什麼事情辦不到呢？只要有意欲一切事都可以完成。像這樣的大意欲，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最明顯的是，許多菩薩們以及我們的菩薩（釋迦佛陀前生）遇到燃燈佛的時候，心想：「如果真的能成為這樣的佛陀來度化眾生多好！我自己也要努力成佛度化眾生。只有我一個人進入涅槃是不行的，我應該要成佛，然後度化眾生，要像燃燈佛一樣的度化一切眾生。」先產生這樣的意欲，然後也認真用功行菩薩道。我們說禮敬是要禮敬這樣的特質。

這樣的意欲到底有多強呢？假設有人說：「現在整個宇宙都在燃燒著，我要測試你成佛意欲的決心強烈還是不強烈，要你從這麼熾熱的火坑火堆裡，從南走到北，沿途必須踏過這些熾熱的火堆前進，如果你能做得到，你就可以成佛了。」菩薩就會說：「好！我會去，我會踏過火坑走到宇宙的彼端。」必須有這麼強的意欲才能成佛，所以它並不是很普通的意欲，也只有這種意欲才能成為意欲增上。

當意欲成為增上的時候，心識會配合著說：「如果必須踏過這些熾熱的火堆走到宇宙的另外一端，才可以成佛，我也一定要去。」不只是心，其他相應生起的心所法，也都會跟著說：「是！必須要，我會去。」不但如此，心生色法也都會配合著採取行動，管它有多熱，腳底燙熟了也不管，還是要走。

身心內外全部都產生這麼強烈的意欲，用「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鼓勵而產生堅定的意欲，後來接著生起的心和心所，也都聽從意欲，意欲就是一切法當中的最高統領者。

有人會說：「都怪我們的心太脆弱，如果心力夠強的話，有

什麼事情不能完成呢？」對於有這樣想法的人來說，他們所產生的是「心增上緣」。另外，有些人覺得只要夠精進，天下無難事，產生「精進增上緣」。有些人認為，如果能擁有高的智慧以及豐富的知識，有什麼事情不能完成呢？這就稱為「觀增上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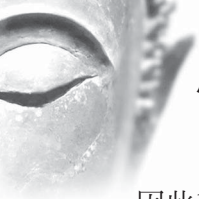
能藉由前面生起的心給予激勵而形成的增上緣，總共就只有這四種，其他的法無法提升到成為增上緣的力量。我們說禮敬一切種智就是在禮敬這種透徹力，這四種增上是很難去區分的。現在我們將它們的特性分析了以後，就知道這四種法，而且可以將它們儘量在心中往上提升，讓它們發揮到最高點，以達到具有最權威的主宰意志。

對於能夠像這樣了知的一切種智，我們非常恭敬喜悅地憶念著它，嚮往著它，並且依教奉行。藉由修習而能得到的法，就只有這四種而已，當我們透過修習而理解更多更透徹的時候，這四個法也會自然地在心中不斷的提升。

【精進增上】

在這裡跟大家講一個摩訶迦納嘎（Mahājanaka 佛陀的前生）的故事。（引自《本生經註釋書》）佛陀有一世是迦納嘎王子，大家可能都聽說過的，他一直有個強烈的心願，就是要奪回他父王失去的國度。當迦納嘎王子十五歲時，他問母后說：「我的父親是誰？現在怎麼了？」王后剛開始只是在模糊其事並不回答問題，但禁不起他一直不停地追問，就像小嬰兒吸食母乳緊咬著母親的乳房不放，不得到答案絕不終止。

禁不起不斷追問的母親，最後不得不告訴他：「孩子啊！你的父親原是一國的國王，與叔父爭奪王位的時候，在戰亂中死了。」



因此我必須趕快逃亡，才到這裡來。」王子繼續追問著：「母后，你這樣倉皇逃出來的時候，身邊是否帶著一些貴重的物品呢？」母親答：「有的，我有帶著。」

王子接著說：「那麼，將那些珍貴的財物分一半給我，好嗎？我正想要越過海洋，到金地（Suvaṇṇabhūmi）做生意，先做個商人努力聚集一些財富，然後再召集兵力，攻打叔父所佔據的領地，奪回父親的國土。」

講到這裡，先不去討論王子所用的手段正不正確，我真的很讚嘆他的勇氣以及精進力。母親說：「不用去啦！我們所帶來的珍奇寶物，足夠組織一隻強大的軍隊，你不用去做生意。」王子拒絕道：「不！不！我不想平白無故拿這些財富，我想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它。」

在那個時代，做生意都得搭船，一艘大約可以搭載七百人左右的帆船算是很大了。迦納嘎王子搭著船遠渡重洋做生意去了。到了第七天，大船行駛在大海中央，不幸遇到風浪，風浪實在太大，船上所載的物品紛紛吹落海面，接著，支柱船帆的桅桿也被吹毀斷裂，最後，連船身也斷裂了，眼見船隻就要沉入大海。

這時，船上的人們各個慌亂不安，有的對著天空向神明求救，有的趕快擺出物品要獻給家族中所供養的神明，只有我們的菩薩非常冷靜，既不向任何神明求救，也不向任何人乞求救助，迅速地從自己帶來的包裹中，取出蜂蜜、爆米花以及酥油，將它們混合均勻以後飽餐一頓。

補充體力後，將包裹纏在身上，沿著尚未破損的桅桿一直往上爬，爬到船桅的最頂端，王子順著記憶中的父王國度方向探望，確定以後，向著父王國度的方位，使盡所有的力量跳至最遠的距

離，然後努力不停地游向海岸。

其餘留在船上的七百多位船客，全部被大海吞沒，無一倖免地成爲大魚腹中的餐點，頃刻間，船客們的鮮血染紅了整片汪洋。只有菩薩能夠逃離這些食人的大魚。我實在很讚嘆這個才十五歲的小孩，這麼勇猛精進，毫不退縮畏怯！

後來，有一位名叫瑪尼美伽拉（Maṇimekhalā）的天女出現在海上救了他。菩薩在大海中游了七天，還受持了齋戒，只喝海水，不傷害海裡生物！那個時候的迦納嘎王子，一心一意思著：只要精進努力沒有什麼事不能達成。他這樣子就是精進增上的實例。

這種成爲增上緣的心以及意欲等，也只能在有智慧的大丈夫們身上才看得到，一個沒有勇氣的人，無法產生這樣的增上心，就算勉強有，也是非常薄弱。

我們的菩薩由於過去很多世以來，就具備四種增上裡的某一項，因此不論做什麼事，都能夠全力以赴，而且設想周延，有萬全的準備，即便是要入山修行時也一樣。在摩訶迦納嘎這一世的故事中，菩薩經歷很多年以後，打定主意入山修行。入山修行前，王宮內的嬪妃公主們都強力地阻止，但是菩薩仍然排除萬難，完成入山修行的意欲。

所以，我們的教主在無數劫以來，以想要成佛的意欲增上一直輪轉著，在某些輪轉過程中，需要更多的勇氣及精進來主導，產生精進增上以及心增上，一路走來都是這樣。在智慧方面，也是由於在很多期的生命裡成爲學者及授業教師，即便是身爲學習的弟子，學習能力也極強，學什麼都很快，讓他有機會達到觀增上的最頂端。

所以我說禮敬佛陀的時候，不只禮敬佛陀而已。同時也禮



敬包括佛陀行菩薩道的時候，以及所有幫助佛陀累積波羅蜜，所有共成聖道的聖者。如阿難尊者，還有阿耨樓陀尊者、目犍連尊者、舍利弗尊者等等，以及耶輸陀羅長老尼、凱瑪長老尼（Kemātherī）、蓮花色長老尼（Uppalavaṇṇatherī）等這些協助佛陀累積波羅蜜的同參道友，我全部一併禮敬及讚歎。

我禮敬整個佛法裡的所有聖者，不只是在他們最後一生成為聖者的時候才禮敬他們，打從他們初發心的時候開始，我就讚歎了！

所以「增上」緣的力量，對於跟它同時生起的心和心所有完全統領掌握的能力，因此當意欲成為增上的時候，所有的心、心所、色法都必得跟從於意欲。就像摩訶迦納嘎王子一樣，才十五歲的小小年紀就有那麼大的勇氣，一心想著只要精進及努力，有什麼事情需要退縮呢？根本不需要！

因此整個身心，都配合著意欲及精進，勇往直前毫不退縮，能在一望無邊的茫茫大海中，奮力地往目標遊去。所有的心以及色法，以意欲增上，精進增上、心增上、觀增上，一個接著一個的勇往直前，才能成為佛陀。

我觀察了一下本寺裡的法師們，精進力實在太微弱了。不僅在弘法方面不太用心而已，對於周圍該負寺務責任的人也不夠盡心，我不是因為覺得只有我自己在努力而氣餒。我知道，如果有過去波羅蜜的幫助，就一定能夠達成我想要的目標。而這目標並非僅僅為自己的利益，也不只是為那些親近我的人的利益，而是為了整個佛教界，整個國家，社會大眾的利益為目標而努力弘法。

過程當中，我的意欲有多強，我的精進到底有多大呢？我的智慧到底有多深呢？還有我的心識到底有多堅定呢？我不斷地檢

視著這些部分，知道這些增上心的強度以後，我都將這些努力供養給佛陀。因為佛陀也是過來人。

有人或許會問：「佛陀倒是已經成功了，那師父您所想的能不能成功呢？」看看吧！我覺得目前就已經到達一定的成果了，只是這個成果還沒辦法普遍地利益廣大的社會大眾，對這點還無法令我十分滿意，不過，不可否認，漸漸已經有它的功效出現了，相信未來也會展現出應該有的成果。

對於有勇氣、有精進力的人來說，沒有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對於有智慧、有遠見、有謀略的人來說，也是一切事都可成就，「制心一處，無事不成」嘛！這就叫做「增上緣」。

大家要知道，增上緣是遍佈在身體裡的每一個部位，只要增上緣一聲令下，全部的心和心所以及全部的色法，都會跟隨著所生起的增上緣，而讓人精力充沛，全力以赴。由於所生起的心及色法是這麼的明顯，所以從外在的行為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的心識、意欲強到什麼程度。有時候，知識過於淵博也很考驗自己，畢竟知道太多，又不能常常好為人師，如實指點他人。

總之，「增上」的這個緣法，不是人、我、他，只是法性的本然。前面講過，有兩種增上，一個是「所緣增上」，另一個是「俱生增上」，講增上緣時，除了意欲、精進、心、觀這四個「俱生增上緣」以外，也不能忽略六境增上的情況，下面我們講「所緣增上緣」。

【敏估薩的故事】

當心受到外境（外塵）強力鞭策的時候，整個人會坐立不安，先不要說其他人，連佛陀在行菩薩道的時候，十分厭離五欲外塵



而入山修行，這樣的行者都沒辦法完全掙脫「所緣增上」的擺佈。

佛陀的某一生是敏估薩（Minkusa）王子（引自《本生經註釋書》），在出家以前，不斷告訴父王及母后想出家的意欲，但是父王及母后都不斷拒絕，告訴他：「你要繼承王位，趕快選一個王妃。」菩薩都拒絕：「我不要！等父王及母后過世之後，我要入山修行。」

他是很真誠的，但是母后並不放棄這個念頭，不斷地提醒菩薩：「孩子，你要找一個王妃，選一個你喜歡的女孩來成婚吧！」禁不住母后一再的勸說，因此菩薩就只好跟母后說：「那就請母后雕塑一尊由黃金打造的美女放置於太子居住的宮殿內好了。」辦完此事後，母后還是不斷勸說，要太子去找王妃。

菩薩迫不得已，只好想出一個拖延的說詞：「如果能夠找到像放在宮殿中那尊黃金雕像一模一樣的美女，我才娶她當王妃。」母后聽了以後，便迫不急待地動員全國上下各地，尋訪這樣的美女，也廣邀婆羅門和命相師等對人品的挑選有專長者加入，共襄此舉。

眾人就到處尋訪，最後終於在馬達雅加（Maddarāja）這個地方，找到了這個王國的公主，叫做芭芭瓦迪（Pabhavati）。由於芭芭瓦迪是個活生生，真真實實的美女，活著的人有心生色的美，因而顯得更加美麗動人，黃金打造的美女還無法跟她媲美呢！

當大臣們看到這麼美麗的芭芭瓦迪以後，都深深覺得太符合王子的要求了，趕緊回國將所看到的情形稟告王后。由於芭芭瓦迪公主的國家，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因此當王子所屬的國家向芭芭瓦迪公主的父王提親的時候，這個小國的國王及王后覺得無比光榮：「哎呀！這樣的大國來向我們小國提親，真是榮幸呀！」

當然是非常高興，毫不遲疑地一口答應了。

但是，那時候我們的菩薩，敏估薩王子，長得真是醜到極點。因此，當芭芭瓦迪公主嫁到王子這個國度時，王后並不讓他們見面，告訴公主說：「一定要等到跟王子生了太子以後，才要安排王子和她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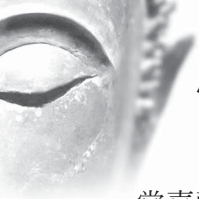
王后就一直這樣找藉口不讓他們兩人見面。但是，不久後的某一天，芭芭瓦迪無意中見到了王子。當看到王子這麼醜陋的長相，非常驚愕，深深覺得像她這麼美麗的人實在無法忍受跟一個長得這麼醜的人共度此生，所以就打算離開王宮。

這時候，王子菩薩心裡想：「如果我阻止她不讓她回國，她一定不敢回去。如果她逃離這裡回到她的國家，我仍有辦法輕而易舉地再將她娶回來，因為父王和母后一定也會想盡辦法連哄帶騙的將她找回來。」王子菩薩想到這些情況以後，決定不阻止她回去，因為怕她心裡難過，允許她離開王宮（由於時間的關係我無法將故事講得太詳細）。

這時候，由於菩薩王子已經非常喜歡芭芭瓦迪的美麗外貌（色境），非常黏著，已經迷戀到了寢食難安的地步，這個程度已經是「所緣增上」的情況。敏估薩王子完全無法自主，偷偷地跟隨在芭芭瓦迪的後面，受盡七個多月的苦難。

你看看！一個美女的外貌，就讓在行菩薩道的敏估薩王子，生起「所緣增上」而坐立難安，無法自拔，必須承受著如此巨大的痛苦。在不善法方面的不善力量竟是如此地強大，這點大家必須警覺。

不只是色境對人有吸引力而已，有些人特別為聲境所吸引，聽到很美妙的聲音也會神不守舍，坐立難安。有一個妓女，她非



常喜歡聽各種音樂，有一天，她聽到鉤第拉（guttīla）這種弦聲，她不由自主匆匆地從閣樓上跑下來。

由於太過衝動，竟然將窗戶誤以為是樓梯口，加上走得太快來不及止步就從窗口摔到樓下，受傷嚴重，承受著極大的痛苦，這就顯示出聲音有多麼強的吸引力。（引自《增支部經典註釋書》（*Aṅguttaranikāya aṭṭhakathā*））同樣的，有的人對於味覺，簡直是喜歡到了極點，如果沒有吃到好的食物，就感覺生命索然無趣。

【醜女屏薩拔比的故事】

給大家講一個醜女人的故事（引自《本生經註釋書》），她的名字叫做屏薩拔比（*Pañcapāpī*）。從外在的相貌來看，這個女人簡直是其醜無比，無人問津，因此她的父母也都知道，他們的女兒這輩子大概嫁不出去了。小女孩長到大約十四五歲了，常常在外頭和鄰居孩子們一起玩耍。那時候，國王也為了了解民情，常常獨自微服出巡，訪查國境內一般百姓的生活。

有一天走在路上，碰巧遇到一群小孩東奔西跑，拉拉扯扯的玩耍著，一不小心，國王的手碰觸到正在奔跑的屏薩拔比，這時候，不知道國王心裡感受到了什麼，竟然隨口問屏薩拔比說：「你有丈夫了嗎？」屏薩拔比著實吃驚，因為她從沒想過她有機會嫁人。

愣了一下的屏薩拔比說：「沒有，沒有。」國王接著道：「這樣的話，我可以跟你成親嗎？」屏薩拔比回答說：「我先去問問我父親。」接著就跑回家稟告父親了。父親原先完全不指望這個醜女兒有機會嫁出去，現在居然有人要娶女兒，簡直是喜從天降，二話不說，禮聘全免，爽快歡喜地答應了。

國王每天晚上都來找屏薩拔比，但是他並沒有讓屏薩拔比知道他的身分，只是每天晚上來找她，來找那樣的觸覺，這就叫做「觸境增上」。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國王覺得每天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得想法子將她娶到王宮裡來。

於是，有一天國王就將他隨身攜帶的佩劍帶到屏薩拔比家，將寶劍藏在屏薩拔比的房間裡。第二天上朝的時候，國王驚慌的說：「我的寶劍失蹤了，大家趕緊尋找。」大臣們幾乎搜尋了整個國家，還是找不到，國王說：「搜查全國各個角落，包括百姓的房間。」再一次地毯式的搜尋時，在屏薩拔比的房間內找到了。

大臣終於鬆了一口氣地說：「哈！終於發現了，就在這裡。小丫頭，從實招來，你從哪裡得到這支寶劍的？」

屏薩拔比回答說：「我也說不出這把寶劍從哪來，是我丈夫帶來的。」

「妳丈夫就是偷寶劍的人？」

「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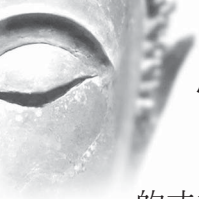
「那妳丈夫是哪裡的人？」

「我也不知道他是哪裡的人，只是每個晚上會過來，其餘我什麼也不知道。」

「你丈夫有什麼特徵呢？」

「如果能讓我摸他的手檢查一下，我就可以認出他來。」

因此眾臣們就將屏薩拔比帶回王宮。大臣們想到偷國王寶劍的人一定是王宮裡頭的人，才能偷到寶劍。爲了找到小偷，將她安置在一個隱密的房間裡，並在牆邊鑿開一個小洞，然後找來王宮裡的每一個大臣，讓屏薩拔比的手觸摸一下，要找到這個醜女



的丈夫來。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王宮裡大大小小的文武百官，甚至小將們陸續都已經試過了，沒有一個是她的丈夫。

這些被測試過的臣子還是留在宮中，每個人心裡都想著同一件事：「如果最後沒有人被承認是她的丈夫，我就要挺身承認是我偷寶劍的。」因此都站立在一旁，等著結果出現。

終於試完了，全部的大臣都不是屏薩拔比的丈夫，大家心裡懷疑難道會是國王自己嗎？這時國王說話了：「沒有一個人是她的丈夫，難到會是我嗎？」說完就讓屏薩拔比摸摸他的手檢查一下，屏薩拔比一觸摸到國王的手，毫不遲疑立刻就說：「找到了，這就是我的丈夫！」

國王臉上充滿笑意的走向站在外頭被觸摸過的大臣們說：「你們老實告訴我，在她觸摸手的時候，你們有什麼樣的感受呢？請如實的告訴我。」這些人回答道：「我們只想著如果沒有找到小偷的話，我們要承認頂罪。」國王接著說：「不知為什麼？我也是這樣，一讓她的手觸摸了以後，簡直是魂不守舍，無法自己。」大臣們齊聲說：「我們也覺得如此，這位女子跟國王十分適配。」

國王就用這個方式將屏薩拔比帶進王宮裡來了，還將她封為王妃。如果從外貌來看，屏薩拔比的容貌連兩文錢都不值，甚至還得倒貼，但由於觸境增上的緣故，所以連國王以及其他的人都無法抗拒。這個故事說明了「增上緣」在不善法方面的影響，而導致人們無法自主地陷入欲望的深淵。

再打個岔，在這裡想說一下天界的天子天女們，他們的觸也非常有影響力，有一些天子和天女們在盡歡的時候，快樂到忘了進食的時間，等歡樂過後想到要吃喝時，肚子裡的火已經非常熾盛，不論吃喝多少都已經無濟於事，終致死亡。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在天界裡的觸覺，一定是令人樂到忘卻一切。這時候的「所緣增上」，簡直是巨大的增上，天子們因為這樣而導致死亡。不只在不善的境有味道，在善的方面，某些東西也是很有味道的。

在經典裡面講得十分的詳細，在善法方面也有「所緣增上」的情況，有一些長者，例如阿難尊者的老師（Belathasīsa 尊者），這位早就證得阿羅漢果的聖人，證果以後常常以涅槃為所緣而進入定境，他一直都這樣生活著。但是由於身體無法長期不吃不喝，所以就先將一些白飯曬乾存放，等到不得不吃的時候，就將這些曬乾的飯泡水，吃了這些軟化的乾飯，然後再次進入禪定中。

所謂的進入禪定是指心安住在涅槃的所緣境，從外表看起來，這個人完全不動，非常的安靜，會讓人以為他在睡覺，或是死掉了。但是，他的心到哪兒去了呢？他的心安住在以涅槃為所緣境的所緣增上中，這是所有所緣境裡頭最高的境界，簡直是無可比倫的美妙。

我們因為不知道涅槃境有多美妙，所以我們不想品嚐，不會很期待證得涅槃，只是在念誦的時候，口口聲聲希望自己速速證得涅槃，這些人都在胡扯。他們根本不會想要快快得到涅槃，也不會或快或慢得到涅槃，因為他們壓根兒就不知道涅槃的滋味如何，所以他們祈求證得涅槃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以涅槃為所緣境的增上，所獲得的境界是非常殊勝的，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這些聖人們，常常以涅槃為所緣境進入禪定，至於佛陀就更不用說了。

在佛陀跟信眾們說法的時候，中間如果有聽眾唱三稱善哉的短暫時間，佛陀都會以涅槃為所緣境進入定境，不會浪費那一分



鐘。先不要談到涅槃那麼美好的體驗，就拿我們一般凡夫的某些體驗來看，有時候也是很有功德的。

不論是在禮佛的時候，或是在整理佛前的花，或是在供花的時候，都很有功德。我們無法不去獲取這些功德，爲什麼呢？因爲這些功德是那麼的清涼愉悅，即便是有其他的事情纏身，也會想先去完成這些功德。

當然，這些都還不如涅槃美好，只是世間上的事物及世間心而已，我們都沒有辦法釋懷了。如果在該用功的時候，就一定會坐下來以法爲所緣境用功，那麼，這個行者已經嘗到法味了。是什麼樣的法味呢？以這些所緣境爲所緣的時刻，整個心感到非常清涼，未來果報成熟的時候，也一定會得到好的果報。

有著這樣的理解，我們在持守戒律的時候，非得持守戒律不可；當我們在打坐用功的時候，一定會認真用功；在禮佛的時候，也一定要去禮佛，因爲做這些事情都太有味道了。這個所緣增上，在善心裡也有，有時候雖然還沒到增上的程度，但也可感受到非常的喜悅。

Suñāgāraṃ pavīḥassa, santacittassa yogino,

Amānusī rasī hoti, sammā dhammaṃ vipassato. ❷

塵囂歇落，寂靜時分，孑然隻身，入靜禪房，棄世塵勞，煩憂諸事。

正直其心，善實習者，慧觀分明，如實照見，生住壞滅，一切行法。

若能如斯，必能超越，人天所嗜，多欲諸樂。

❷引自《法句經》(Dhammapada)。

不棄不捨，如實修習，即能獲證，寂靜至樂。

善哉！善哉！善哉！

剛剛講過，天人們享受欲樂到忘記吃東西以致死亡的情況，是屬於世間法的欲樂。出家人在法的實踐上也可以得到寂靜的快樂。在吵雜的城鎮，在人們寂靜的時候，自己一個人在一個很安靜的茅蓬裡面，摒棄所有世間俗事，沒有任何的憂惱，用一顆很寂靜的心，一個很善良很純淨的心，全力以赴的用功。專注地修習業處，確確實實地觀察思惟，進入禪定，觀察無常、苦、無我。

這個時刻，整個心非常純淨，無常的體認將會很清楚的呈現在心裡，同時也認知到必須永久承受著苦迫的事實，還有認清名法和色法的變化，知道沒有實體的真相，沒有創造者，這些都會變得非常清楚。此刻，智慧非常清明，心裡也會非常喜悅，這些都是增上緣。

天人所享受的只是世間快樂，無法和聖人們所得到的法樂相比擬。也因為這樣，現在如果要我們回過頭來，從高層次的快樂降至低層次的快樂，是我們所不願意去做的。佛法的修習者，用他自己的方式來得到快樂。

再重複一次，在「增上緣」裡，以境為所緣的是「所緣增上」，以及分別和意欲、精進、心、觀相應的四種「俱生增上」。對於「所緣增上」及「俱生增上」這兩種殊勝法義，只有佛陀的智慧才能夠清楚的說明，因此，我們要很歡喜恭敬地禮敬佛陀。

增上緣——如轉輪王，無人能匹，統領世間，為最上王。意欲、精進、心與觀等，俱生增上，以其威力，極善統禦，與己相應，諸名色法；緣六種境，所緣增上，以增上緣力，支助諸法。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



佛陀大放光明的關鍵

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顏，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4. 無間緣

下面我們接著講「無間緣」。

【部分經典原文】

cakkhaviññāṇadhātu taṃsampayuttakā ca dhammā manodhātuyā
taṃ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眼識界及和它相應生起的心所法，以無間緣的力量，支助意識界，以及與意識界相應生起的心所法。

同理：耳識界及和它相應生起的心所法、鼻識界及和它相應生起的心所法、舌識界及和它相應生起的心所法、身識界同眼識界及和它相應生起的心所法，都以無間緣的力量，支助著意識界，以及與意識界相應生起的心所法。

purimā purimā 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anantarapaccayena paccayo.

前面前面所生起的善法，以無間緣的力量，支持贊助後面後面生起的善法。

【最好的阿毗達摩法】

不善法，以及所謂無記或唯作的法也是這樣支持贊助的。如

果沒有一切種智的話，為這些法命名都不可能做到，不過，由於佛陀得到了一切種智，因此，能夠清楚地告訴我們，什麼法之後生起什麼法，什麼心之後生起什麼樣的心，藉由這樣的開示，我們依循這個理路抽絲剝繭，一層一層的好好思惟，就可以知道佛陀所證悟的一切種智，到底多麼深廣。

對於一般人來說，要看到一個心識都十分不容易，佛陀卻能夠告訴我們心識生滅的順序，這麼細微的順序就是我們常聽說的心路過程。也由於古代的大師大德們一代一代努力試著用各種方式來詳細解說，目前，能夠將阿毗達摩法，解釋最清楚的就是緬甸了。在實修方面，也由於雷迪長老將實修方法一併說明，因此與阿毗達摩相關的修行方法，緬甸也算是最強，非常好。

【眼識界生起的四個因素】

每一個心識的生起，都由無數的力量所支助而產生。當眼睛與色境相遇的時候，色境（物體）以「所緣緣」的力量支持與贊助眼睛，而後產生了眼識（*cakkhuvīñāṇa*），即所謂的「看見」。眼識心的生起，不只是以二十四緣的方式運作而已，其他的論師們及註釋師們還補充說明，除了色境以外，還必須有想去看色境的作意（*manasikāra*）心所，而且還必須要有足夠的光線，明亮到能夠看到色境。最主要的，在眼睛裡面需要有眼淨色（*cakkhupasāda*）。

因此，必須要具備四個條件，分別是眼淨色、色境、光線、作意，才能讓眼睛產生眼識心，形成「看見」的事實。如果這四個條件不具足的話，任何人都沒辦法創造眼識心。同理，當這四



種條件都具足的時候，沒有任何神明可以阻擋眼識心的產生，佛陀也沒辦法阻擋。

佛法都已經講的這麼完善了，我們根本不用再學習其他教法了。一般人也許會這麼說：「眼睛看到色境。」其實，眼睛看到色境，是由於色境以「所緣緣」的力量來支持眼識。而這個所緣緣之所以能給予眼識這些支持，是由於四周有光線，加上眼睛裡有眼淨色，而且即使是色境就在眼睛前面，如果自己沒有留意，沒有作意心所的話，也不能夠看見這個色境。

看見的要素：

看見＝眼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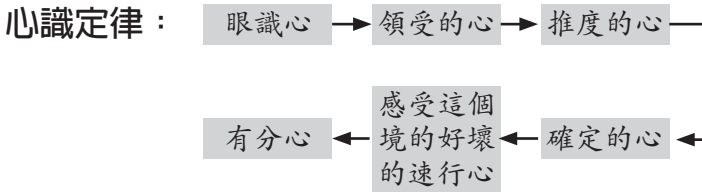
色境＋想去看色境的作意＋足夠的光線＋眼淨色

【五種定律】

我們從經教裡可以理解到這個程度，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去改信其他宗教，只能五體投地地讚歎及推崇這樣的教導與法義。再來，眼識心生起之後，接著就有一個接受色境的心生起，它看見、接受，就好像有一個客人來到家門口敲門的時候，主人應聲後打開門，看到是某某人後才叫他進門。「看見」這件事也是一樣，先接受外境以後，接著後面又有一個心生起，這個心推度著這個境是好的呢？還是不好的呢？接受境以後推度境的心緊跟著生起。

就拿剛才訪客來敲門的例子來說吧，主人開門後很快的就會接著想：「咦！他是為什麼事情來訪呢？」，然後開始確認，可能由訪客主動說明，或者是由主人對這位訪客了解的程度來確定。所以，一開始眼識生起，然後產生領受的心，接著生起推度的心，

再來是確定的心。確定以後，接著大家才能一起聊天說事，在確定心以後，才能生起享受色境的速行心。這是心識生起的情況，不論哪一種心生起，它的運作方式都是這樣子的。



「聽見」聲音這件事也是同樣的，有一系列的心路過程：先生起耳識心，接著是領受的心，再來是推度的心，然後是確定的心，確定以後，感受這個境的好壞的速行心生起，然後回到有分心。就以這樣的流程，順序分明，非常清楚，我們稱這些過程為心識定律（cittaniyāma），因為它永遠都是這樣運作之故。

在世間上，還有一種定律稱為時節定律（utuniyāma），同一類型的植物在這個季節會開這種花，而且在任何地方都開這種花。在這個季節，出產這樣子的水果，在甲城產出這種水果，乙城也有這種水果，這個叫做時節定律。

再來是種子定律（bījaniyāma），所謂的種子定律是指甲種子一定會產生甲果實，乙種子一定會開出乙種花，這是永遠不變的。一株苦樹決不會結出甜蜜的果實，同樣的，一粒苦的種子也不會結出甜蜜的果實，一粒甜的種子也不會結出苦的果實。種子有它恆常不變的特性，各自都有各自的定律，這就叫作種子定律。

還有業力定律（kammaniyāma），在後面講業緣的時候會有更詳細的說明，這是說，業力以它的方式，支援果報的成熟。



再來是法的定律（dhammaniyāma），在菩薩們結生的時候，大地一定會震動，這是由於菩薩們的功德威力夠強烈，夠有力量，這就是法定律的一種。

剛剛說過心識定律，以眼識心為例，眼識生起時，先有領受的心，接著是推度的心，再來是確定心，確定以後有七次的速行心。因此才說前前的速行心，以無間緣的力量支持後後生起的速行心，中間沒有任何的間斷與隔閡，是一連串連續生起的狀況。「等無間緣」也是一樣，它們之間的差距是在哪兒呢？

無間緣——若轉輪王，疾病身逝，至高皇位，必傳嫡子，前前所生，四名蘊等，具有威力，令後所生，心心所法，與其相同。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5. 等無間緣

由於心沒有任何的形狀，不是圓的，也不是扁的，沒有任何的形狀，不能夠讓我們一目了然地看到它，但是我們知道，「心」在一切時一切處永遠有心識的生起。自己也會感受得到自心的狀態，當生起不善心的時候，自己知道有不善心生起，可以覺察到。另一個問題是，是不是會有同時生起兩個心念呢？不會，絕對是一個接著一個，這是心識定律。心沒有形狀，也不會兩個心同時生起，一定是一個接著一個生起而後滅去。

到底是什麼力量造成這樣呢？是由於「無間緣」的力量支持

的緣故。就像什麼呢？古代的傳統，當轉輪王駕崩的時候，一定由長子繼承王位，其他人都必須服從這項規定。或者是，當轉法輪王放棄王位出家修行後，無庸置疑的，王位也一定由長子所繼承。就像這樣，任何心識生起之後，一定會接續另一個心識，這是很確定的，也因為有了這個定律，心識才能夠清楚的知道，這個心生起後會再生起什麼心。

由於心識沒有形體，所以，心與心相續生起滅去的過程之間沒有任何間隙，而是一連串連續不斷的生滅過程，它的連續性是如此的緊密到幾乎無法分離，讓我們無法認清它們其實是不同的兩個心識！心的連續性之所以能夠如此綿密，是由於有了「等無間緣」的力量，讓心與心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間隔。

等無間緣——若轉輪王，棄大富裕，深居森林，東宮太子，必繼其位。等無間緣，亦復如是，有力支助，心心所法，如同一心，無有間斷。

除了佛陀以外，其他人都沒有辦法看清楚這一點的。由於佛陀證悟然後開示，我們才有機會知道這個真相。前面一兩天前，在講到摩訶葛第葛秘帝薩尊者（Mahāgatiḡamitissa）的故事時，就已經提過了，尊者在思惟這些法義時生起喜悅，並思惟了「喜悅」的無常、苦、無我，而後證得阿羅漢果，非常的殊勝。

今天我們一口氣講了三個緣法，進度真快。後後的緣法會以前前緣法為基礎。一個先前生起的心，以等無間緣的力量支持著後面生起的心的時後，有「因緣」存在，六個「因」中的任何一個因，如樹紮根一樣，紮取某個所緣境；所緣境的存在就有了「所緣緣」；一旦當這些境強烈到成為增上的時候，就完全沒有辦法脫離這個境，這是「增上緣」。



佛陀大放光明的關鍵

因此，當我們在說某一種緣的時候，不是只在談這個緣法而已，前面所講過的「因緣」、「所緣緣」、「增上緣」、「無間緣」、「等無間緣」等等，全部都以各自的力量相互支持、相互依存著，希望大家在聽聞後面的緣法講述的時候，能用這樣的思惟來理解。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打死一隻蚊子， 需要一兆的嗔心

1973年4月12日（星期四）



6. 俱生緣

今天我們要講「俱生緣」，「俱生緣」和「相互緣」這兩者非常接近，而且也與「依止緣」有重疊的地方。當佛陀說某一個法的時候，這個法可能同時擁有多方面的特性與力量，因此，必須觸及多面向的一個接一個地仔細講解。從這點可知，佛陀的智慧是多麼的深廣了。

由於他能夠深入淺出，旁徵博引地告訴我們，在同一個法裡面有多種不同特性的緣法交錯著，這對於經常研究法義的人來說很有用，只要稍微用心地研讀，就可以豁然開朗。但對於一般不常研讀經教，不識佛理的人，可能比較不容易看懂它，我會盡量用大家所能理解的程度適當地調整內容。大家要盡量增長功德，我們先念誦一段巴利原文，然後我會再解釋。

【經典原文】

sahajātapaccayo'ti：俱生緣



佛陀大放光明的關鍵

cattāro khandhā arūpino aññamaññaṃ sahaḥajātapaccayena paccayo.

四種名法（受、想、行、識），他們彼此之間以俱生緣的力量相互支持。

cattāro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ṃ sahaḥajātapaccayena paccayo.

四大（地、水、火、風），也是以俱生緣的力量相互支持。

okkantikkhaṇe nāmarūpaṃ aññamaññaṃ sahaḥajātapaccayena paccayo.

當眾生在結生的時候，名法和色法也會彼此以俱生緣的力量相互影響著。

cittacetāsikā dhammā cittasamuṭṭhānānaṃ rūpānaṃ sahaḥajātapaccayena paccayo.

mahābhūtā upādārūpānaṃ sahaḥajātapaccayena paccayo.

心、心所法和與心同時生起的色法，以俱生緣的力量相互支持。大種色與所造色，以俱生緣的力量相互支持。

rūpino dhammā arūpinaṃ dhammānaṃ kiñci kāle sahaḥajātapaccayena paccayo.

kiñci kāle na sahaḥajātapaccayena paccayo.

諸色法和諸非色法，有時以俱生緣的力量相互支持，有時不支持。

【油燈的譬喻】

後來的註釋師們給「俱生緣」的譬喻是油燈。

俱生緣——如燃油燈，燈與光亮，同時顯現。受等名蘊，地等四大，心與心所，異熟色等，以俱生緣力，令相應法，同時俱

生。此中無有，人我眾生，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顏，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當我們點燃油燈、打開手電筒或打開電燈開關的同時，外在就出現了光亮，電燈及燈光到底哪個領先呢？其實燈和燈光是彼此互相幫助的，因為有油燈才能點燃出火焰的亮光，有亮光的照明，我們才能看到油燈以及火焰的樣子。這是一個非常適切的彼此相互支持的比喻。

名蘊（也就是受、想、行、識這四蘊），也如同油燈相互支持、彼此贊助。比方說，受蘊支援想、行、識這三個蘊，或是其中兩個蘊支持另外兩個蘊等等，時刻都是同時彼此相互支持著的。每當任一蘊生起的時候，同時也是其餘的蘊生起的時候，然後，同時相互照應以及支持對方。

就好像年齡相近的四個兄弟，彼此相親相愛，互相合作一樣，不論是出門遠行，或是面對敵難等，也都和諧一致地站在同一個立場上，來面對一切。

而且，這四個名蘊不僅僅彼此之間相互支持而已，同時也必須去支持依隨它們而生起的心生色法。不過，這些被支持的心生色法，卻無法支助這些名法。名法就好像是用心呵護孩子的父母，因名法而產生的心生色法，是父母親所產下不健康的孩子，父母親之間可以彼此相互幫助，也可以幫助這個不健康的孩子，但是這個孩子卻無法回饋他的雙親。相信用這樣的比喻說明後，這點就不難理解了。



7. 相互緣

再來，我今天還要講跟「俱生緣」比較相似的緣，就是「相互緣」。

【經典原文】

aññamaññapaccayo'ti：相互緣

cattāro khandhā arūpino aññamaññamaññapaccayena paccayo.

四種非色蘊（受、想、行、識），他們彼此以相互緣的力量相互支持。

cattāro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ccayena paccayo.

四大（地、水、火、風），也是以相互緣的力量相互支持。

okkantikkhaṇe nāmarūpaṃ aññamaññapaccayena paccayo.

在結生的時候，名法和色法以相互緣的力量彼此支持。

由以上原文可知，相互緣其實跟俱生緣差不多，也是說明四個名蘊、四大、以及結生時名色法彼此之間相互回饋，相互支持的情形。不太一樣的是，相互緣裡不提及四個名蘊支助色法。另外，除四大相互支助以外，也沒有提到力量較弱的所依色法（upādārūpa）。至於色法可以支援名法的情況，以下要引用原文所說的：在結生的時候，名法和色法以相互緣的力量彼此支持。

昨天講過，在結生的時候，除了具備結生心以外，還需要有心所，以及由於業而產生的業生色，想要投生在人界還必須具備三種色聚。由此可知，入母胎的時候，除了結生心，心所（四個名蘊）外，還有業生色。

這時候，結生心以及心所給予色法很多支持，在這段期間的業生色也有支持結生心和心所的力量。這個說法，應該不至於高深到令人難懂。俱生緣是強調同時生起的特性，而相互緣則是強調相互回饋的情形，古代註釋師們用三角架來比喻相互緣。

【三腳架的譬喻】

三角架底下的三隻腳缺一不可，只要其中的一隻腳不平了或斷了，其他兩隻腳也會站立不住。名法之間，也就是在受、想、行、識這四個名法，也如同這三隻彼此相互支助，彼此依賴缺一不可的三隻腳一樣，彼此互相依賴，相互支持著。在結生時，名法與色法間的互動關係也是這樣的，名法支持色法，色法也必須支持名法，二者無法單獨存在。就像必須得到彼此相互的支援，才能站穩的三腳架一樣，名法、業生色、四大等都必須相互支持。

相互緣——如三枝木，共相依賴，互為支柱，方得成架。名蘊諸法，大種色等，以相互緣力，令諸名色，相互支助。此中無有，人我眾生，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顏，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緣法的簡要說明就是這樣了，我稍後會用更淺顯容易聽懂的方式再補充一些。在相互緣的後面還有「依止緣」，依止緣有些部分跟俱生緣與相互緣重疊，但也有些不相同的部分，我在這裡一起講說相同的部分。



8. 依止緣

【部分經典原文】

nissayapaccayo'ti: 依止緣

cattāro khandhā arūpino aññamaññaṃ 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cattāro mahābhūtā aññamaññaṃ nissāyapaccayena paccayo.

okkantikkhaṇe nāmarūpaṃ aññamaññaṃ 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上面引的原文是與俱生緣、相互緣相同部分，不同的部分以後再和別的緣法一起講解。

【大地喻與圖畫喻】

早期的論師們，用種樹的土壤作為「依止緣」的譬喻。土壤一定要在種樹之前先準備好，土壤準備妥當之後，才可以開始種樹，我們將樹種在地上以後，這棵樹就依地而住。就像這棵樹必須依止大地一樣。

剛才說過的那些同時生起的名法與色法，除了必須相互支持以外，還必須相互依止。如大地使樹木依止它而生長一般，「依止緣」也提供這項福利給後面生起的法（paccayuppana 緣生法），讓果法可以因依止它而得到支持與贊助。

另一個譬喻是畫圖，在作畫之前，必須先準備好畫板以及畫布，繪畫所需要的各色顏料，都必須藉著這塊布而呈現圖案，如果沒有這塊布就完全沒有辦法作畫了。就像這塊布一樣，能提供「依止」功能的緣法，就叫做依止緣。

依止緣——如地土壤，供樹依止，亦如畫布，令諸色彩，圖像依存。俱生依止，前生依止，二法亦然，以依止緣力，供後生法，依靠安止。此中無有，人我眾生，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顏，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十不善業與緣法】

已經一口氣講了三個緣法，接下來我藉著外在更清楚的例子來進一步說明，首先，大家要記住一點，緣法不是單獨存在的，「因緣」、「所緣緣」、「增上緣」這三個緣一定也會存在，還有「無間緣」、「等無間緣」也一定會存在，緣法絕不會個別單獨存在。我今天試圖利用十惡業來講解這些緣法。到底能不能聽懂，大家聽了以後才知道，我只能盡力。

【殺業與緣法】

巴利語 *pāṇātipāta*，是殺害對方的生命的意思，是一個不善的惡業。殺的範圍有多廣呢？包括殺害蟲蟻、蝨子等等低微的生命都是殺業。以打死蚊子為例，可能是在談笑風生中，或是吃喝玩樂的當下，隨意一巴掌就將正在叮咬我們的蚊子打死。雖然，打蚊子的時間非常的短促，但當「啪」一巴掌打下去時，是有瞋心的。儘管時間很短暫，而且還有別的事情正在進行著，可能是正在吃喝玩樂，也有可能是在禮佛，以及其他各種情況都有可能。

這時候，蚊子就是「所緣」緣，而因瞋心而生起的色法，表現在我們用手一巴掌打下去這個動作上。一巴掌打下去時的心是



瞋心，是「因」緣，跟著瞋同時相應而生起的心和心所，是由於這個因緣而產生的結果。這個時候，不只瞋心生起而已，難看的色法（表情）也跟隨而來。

再來，如果以「無間緣」來看，在一彈指頃，約計產生一兆的心路過程。要注意！雖然在打蚊子的那一秒間，蚊子可能就在幾秒鐘的時間內就死亡了，千萬不要誤以為這時候只有一個瞋心而已，其實，在這個短短的剎那，這一彈指的時間裡，我們的心裡已經產生了約計一兆左右的瞋心和瞋的心所，由它們帶領，而後才有打死蚊子這個動作（因瞋心而產生的色法）。

由此可知，打蚊子的過程當中有「因緣」，有「所緣緣」。有時候也可能也有「增上緣」。但是心念一個接著一個，心念與心念之間也有相互支持的「無間緣」及「等無間緣」的存在。打蚊子這麼短的時間內所生起的瞋心，就是「俱生緣」的一個名蘊。

而跟它同時生起的其他的心識，例如想、受等，這些名法也都彼此相互支持著，除了「俱生緣」，「相互緣」也存在。由於這些「俱生緣」和「相互緣」彼此相互依止，促成打死這隻蚊子這件事。打死蚊子的事件有這麼多緣法存在。

當我們殺比蚊子更大的動物時，我們心識裡所產生的瞋和癡，這些心所的強度必然是更加劇烈，所以罪過及不善也會更多。殺一個人的時候，在殺人之前一定很掙扎，必須一步步用盡心思來設下每一個陷阱，或懷著極強大的恨意等等，遠超過殺害動物時多的多。

這些心，這些瞋，以及這些心所，不用提就知道多得無以計數，殺人絕對不會只像殺死蚊子一樣的輕而易舉。在殺人時刻的心，非常劇烈粗猛，而且還得將要殺人的意願不斷地加深，等到

要殺下去的行為出現時刻，這個時刻的心，是需要很強大的支持力量來慫恿的。也由於心需要非常多的慫恿與支持，因此它的果報與罪過，也深刻重大。

假如被殺死的人是一個德行崇高的尊貴聖人，殺人者所得到的罪過就更大了。因為他想要殺人這些心路過程本身就已經是很強烈了。就舉我們的提婆達多尊者為例吧，當他從耑闍崛山頂將大石塊滾落山下要壓死佛陀的時候，也一樣是殺人的瞋心而已，但由於對像是「佛陀」這麼殊勝的所緣境，因此，提婆達多尊者就得到立即墮入無間地獄的果報。所以，我努力的用法引導，提醒信眾們不要犯過。

【偷盜與緣法】

我們一般所認知的偷盜很簡單，就是偷取別人的東西，或是當別人不知道的時候，偷偷地取得別人的財物或所有物，或是用強硬的手段強迫取得，例如強盜搶劫。在經典裡面所說的情況則是更加細微，連不真誠的欺騙都屬於偷盜範圍，例如，生意買賣的時候，當自己要賣給別人東西時用比較輕的秤子，而自己要向別人買東西的時候則用很重的秤子，這種多取少給的行為也是偷盜。

自己賣東西給別人用輕秤小斗，雖然看起來給客戶特別多，而事實上是少給對方的。還有使用各種度量等器皿時做手腳的一切交易，都是偷盜的行為。經商買賣中，有很多方式的偷盜行為，例如用不純的金子銀子來騙人進行買賣。

有時，爲了順利達到欺騙的目的，還得編造許多謊言，臉部的表情也都必須有很多的偽裝。總之，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多



數是爾虞我詐，你騙我、我騙你、騙來騙去的行爲，大家全都犯了根本戒（五戒）。

在買賣經商中偷斤減兩的時刻，或是在偷、搶的時刻，貪心也隨之而來，這就是貪因（因緣）。與貪因同時生起的心和心所，也都完全支持這些行爲，「俱生緣」也支持這些行爲。「所緣緣」呢？當在欺騙別人這是真黃金的時候，金子和被欺騙的人都是所緣境，還有在進行穀子、米、豆子等各類穀糧買賣的時候，這些穀子、米、豆子以及輕秤小斗的器皿，全部都是所緣緣，沒有這些外境，是不會發生這些行爲的。

剛剛所說的貪心，就是以所緣緣的支助而產生的果法（緣生法）。接受所緣緣的支助，生起的貪心和心所在四個名蘊中都有，全部都以「相互緣」的方式相互支援著彼此。提供依止的「依止緣」也支助著它們。

因此，在進行欺騙行爲的時候，以及想要進行不公平的買賣的時候，大家都以爲貪心只有一點點而不在意，我們可知當下生起了多少的不善心念？以及當下有多少個緣法在支持贊助著這些欺騙的行爲？從因緣開始，一路而來，其他緣法都團結一致地支持著貪。當果報成熟的時候，也就是，當人們用盡各種不公平、不公義以及不正當的手段，取得別人的財富這些果報成熟的時候，就會從富人墮入到完全沒有任何福報的生命體。

比方說，從當國王這一期生命死亡時，由於他在生時，惡取多取所有的稅金，加上他生前獨裁統治，草菅人命的罪過，這些偷盜和戕害的惡業，何等重大！再來，假裝爲出家人托鉢化緣，欺騙他人，也是偷盜行爲，因爲居士們認定他是出家人，所以佈施供養他，但他並沒真正好好當一個出家人。真正的出家人如果

自己沒有證法，卻偽裝已經證法來欺騙他人，佛陀說：「這樣的人是大盜！」

看到這些可怕的情況，我寧可挨餓也不願用不正當的方式來取得任何食物。願意聽我教導的人，我也希望他們完全依循著我的教導，不去違犯這方面任何一點的罪過。我也希望我的居士護法們，寧可讓生意的業績下滑，或被別人譏笑，但是在自己的錢包裡，千萬不要有任何一張鈔票是以不正當的方式取得的。每一塊錢都必須以正當合法的方式取得，我希望大家都能達到這個目標。如果能這樣做的話，那就真的太好了。

【邪淫與緣法】

在經典裡面很明確的說殺業、偷盜業以及邪淫業等等，都是很可怕的事。佛陀在經典中說，兩個人都以有慾望的眼光，含情脈脈相看兩不厭的情況，其實也是一種淫欲，一種由非梵行主導的性行爲。性行爲不只是指兩個人抱在一起，睡在一起才算數。一對一單獨相處時，光是彼此互看就覺得很享受，也算是一種性行爲，這當中產生非常多不善的貪，以因緣的力量讓心、心所、所有的色法都跟隨在貪的後面。

或者，一個人跟另一個人說話的時候，耳朵專注地享受著對方的聲音或看著對方給的東西而沉浸於其中等等，都是一種性行爲。佛陀非常希望我們在邪淫方面，在非梵行方面的約制，要做得非常徹底，所以在看、聽、使用物品等等，希望大家都能努力達到最清淨的境地。

有個麻嘎德瓦臨嘎（Maghadavalinkā）的國王，當他要入山修行的時候，他的王妃想要隨他到山裡伺候他。王妃用各種方式乞



求國王允許她跟著入山，國王說：「當你和我，兩人四目交接，用眼神互相傳達意思的時候；聽見彼此的聲音的時候；在拿東西給對方的時候；一個人碰觸另一個人的時候；還有一個人抱著另一個人的時候，這些舉動全部都會迷亂心神，讓人陷入混亂之中，我不希望我自己陷入這五種情況的任何一種。」接著說了這個偈頌：

遠離五種，接觸交際，隱居山中，遠離塵囂。以大捨離，思惟聖法，我瑪頂嘎，依梵行住，滿我所願。不允他人，追隨侍候，孑然無伴，清淨無染。

善哉！善哉！善哉！

【妄語與緣法】

我們通常認為，如果沒加入一點妄語，說話就不怎麼順暢，因此，在說話的時候，不經意地，不知不覺的就騙了別人，似是而非的情況很常見，對於不正確的事情，將它包裝成正確的事。不只在買賣經商，包括人我互動方面，有時將發生過的狀況當做沒發生過，將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假裝成確有其事。這種種的欺誑妄語，處處可見。

用服裝來欺誑，用飲食來欺誑，用住所來欺誑，這些全部都是在作弄他人，屬於打妄語的範圍。希望大家在說話的時候，能夠坦直確切的說，輕輕恬恬的說。今天，在世界各國打妄語的情況也非常可怕，國內領導人之間打妄語的情況也很恐怖，不只是可怕，現在幾乎已經到了誰都不相信誰的地步了。

爲了家計而做生意買賣的時候滿口妄語，國際間重量級人物互動之間也都充斥著妄語，充斥著矯情與做作。國家與國家之間

進行邦交關係的時候，對這個國家說這種承諾，跟那個國家又許下另一種承諾，因此，其他的國家都不相信這個國家的誠意。

這個國家說的話那個國家不相信，那個國家說的話這國家也不相信。大家都在打妄語，妄語太多了，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國際情況是如此，在家庭裡，家人與家人之間也已經不太信任，各說各話而且也不太清淨了。所以，打妄語是個嚴重問題，需要認真看待。

當我們打妄語的時候，如果這個妄語是基於貪欲而說，那麼跟隨在貪的後面生起的心和心所，因為得到「俱生緣」的幫助，加上有了欺騙的對象，也就是得到「所緣緣」的幫助，外加「相互緣」以及「依止緣」等等，所有緣法全都出動各自以它們的力量支持妄語的行為。由此可知，雖然說妄語是件非常小的事情，但不要以為這會比較沒事，在未來無數生的輪迴裡，它都有可能導致很可怕的果報。

【兩舌與緣法】

兩舌是指挑撥離間及中傷彼此的意思。心裡想著：「我要是說這樣的話，兩人彼此之間的情感就被破壞了」，或用小聰明，編了非常多挑撥離間的話，讓兩個人產生彼此的疑慮與不信任，這就是兩舌。

比方說，先去跟原本友好的一對朋友之中的一個說：「雖然你這樣看待他，可是他不是這樣對你的！」接著，再去跟另一個說：「雖然你以為他如何如何好，可他不是這樣的！」使得原本情感很好的夫妻或男女朋友，破壞了雙方的友好關係。兩舌的過程中，一樣得到所有緣法的支持，完成兩舌的罪過。



在國際間也是一樣，你看，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彼此信任也逐漸在瓦解之中，這些消息在報紙上也時有所聞。是的，世界上已經有非常多不公平的事件，我們藉由媒體的傳播，知道國際間發生的這些情形。國際間相互不信任，這份不信任感也是因為彼此的作為，沒有讓其他國家可以相信可以安心。所以，國與國之間這麼互不信任、充滿敵意的氣氛，如何處理呢？用貪，用高慢，相互攻訐，製造戰爭。

某國和某某國結盟打擊其他國家，這些瞋慢，這些炙熱的瞋心，得到「因緣」的支持，傲慢得到「俱生緣」的支持，還有後面會陸續講到的「自性親依止緣」等等，也都出動支持。

懂了這些道理，再看世間上發生的諸多事情，這些心、心所、色法（一切外相），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佛陀並不是閒著無聊，平白思惟來跟大家說法，事實上，佛陀是看到了一切眾生的心，將它們用二十四個緣法來區別，然後條理分明地告訴大家。我也是學習佛陀這樣來向大家講解二十四緣。

【粗暴語、惡口及緣法】

粗暴語就很容易懂了，反正就是很粗糙的謾罵，這是瞋心所致，由瞋因而生起的。這時，所有相應的心和心所都跟隨著瞋，還有色法，從外在發出的聲音中也表現出來了，謾罵也出口了。此刻，被罵的人就是所緣境。當然，與瞋相應而生的其他心和心所，以及其他的緣法也全都跟著發揮各自的功能了。

【輕慢語和緣法】

輕慢語就是那些愛開玩笑的人所說的話，純粹只是為了搞笑，

管它是正確或錯誤，管它是真實還是虛假，一概不管，只以能讓大家爆笑為最主要的目的，沒有任何實質意義，這些都是輕慢語。

【貪愛和緣法】

Abhijjhā 的意思是貪愛、貪求。在心裡頭或意念裡，想要得到別人的財富。比方說，看到別人穿戴的飾物，心裡很想得到它，想要它但卻不想用自己的錢去買，也不想用正當方式去取得它，而是動著鬼主意，想用不正當的方式來取得想要的飾物。

當這份覬覦的念頭生起的時候，是貪主導，先讓貪因在這個飾物上紮根。接著，因貪而緣生起的心和心所法全部跟隨著這項飾物，色法也跟隨著這項飾物，所以眼睛才會緊盯著它，心生色法也跟隨了。不止如此，還有「依止緣」、「相互緣」、「俱生緣」等等，也全部都相互支助，一起來完成這件事情。

【瞋恚心和緣法】

byāpāda 是生氣的意思。當生氣時，瞋心產生，希望對方死掉，這個瞋就是「因緣」，你所生氣的對象是「所緣緣」，其餘的緣法也像上面說過的情況一樣，完全地相互支助來完成「因緣」所想要達到的事情。

【邪見和緣法】

邪見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什麼程度呢？它是一切不善法之首，所有的不善法都由它來引導的。在邪見的主導下，我們完全無法掌控自己的心，掌握自己的行為，只要有邪見，就推動眾生去造不善的業，是指使眾生造作不善業的主力。



第一種邪見是斷見（ucchedadiṭṭhi），認為佈施能得到什麼功德呢？供養神明能有什麼功德，有什麼利益可圖呢？甚至，連人與人之間，相互贈送禮物，相互款待的世俗事務上的送往迎來，具有邪見的人也會認為，做這些事沒有什麼利益可圖，因而懶得做。他們認為，來到這個世間走完一遭，一旦必須離開這個世間的時候，一切也都得跟著結束了，無論做好做壞，根本不會有任何的果報產生。

這個結論主要的理由，是因為世間只有這一個，一旦在這個世間消失以後，就沒有其他的世間可去了，沒有天界、沒有梵天界、沒有地獄、沒有餓鬼道，一切恩恩怨怨都會在這輩子結束。

這樣的主張會讓人覺得活得很自在，由於沒有下輩子，就會跟著認為佈施沒有任何功德利益可圖。做善事造善業也沒有任何的利益功德可言，做盡壞事也沒關係。因此，具邪見者對在世間的作為，抱著無所謂的態度，這種邪見又稱為斷見。

還有另一種邪見是常見（sassatadiṭṭhi），具此邪見的人認為人死了以後並非全部都結束了，還會有下輩子。不但如此，還認為如果這輩子造善業，下輩子可以得到善的果報。如果做不好的事情，下輩子會得到不好的果報。

這樣的見解也是錯誤的，到底在哪兒出錯了？因為他覺得在我們身體裡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小生命體，這個小生命體會在這輩子結束以後，跟著到下輩子去。常見者錯在認為有一個永恆不變的靈魂存在，一個永恆不變的「我」的存在。

先來看看具斷見的人，在他們的主張中，雖然也認為在活著的時候有個這樣的小生命體的存在，但是一旦人死亡了以後，就

不會任何的果報產生了，所以，這種人在這輩子當中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他們還會諷刺地說：如果還在樹下乘過涼，那麼就不應該砍掉這棵樹的枝幹及樹葉，應該保留這棵樹。但是，如果基於某種需要，而必須去除這棵樹的話，將樹連根拔除吧！平時強調不可以砍樹或折其枝葉（這是諷刺大部分人的作為），可是如果有重大事故必須砍掉這棵樹的話，連根拔除也無妨。我們的父母，從我們小時候就辛苦地撫養我們長大成人，因此，我們不應該虧待他們，但是，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必須殺害父母才能保有利益時，那就毫不遲疑的殺了父母吧。這樣的說法，你看看，罪過深重到什麼程度！

這種主張會對世間上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誰還敢說造不善業是還可以接受的呢？誰還能反駁不善業是一個好的行為？在阿毗達摩裡面說到，當這些錯誤的見解生起的時候，貪就跟隨著來了，這個貪非常喜歡斷見者那種錯誤的見解。

它們會堅持著說：「對！這就是我們的觀念！只有那些笨蛋才會去佈施，作供養。死後一切都沒了，哪裡還有功德利益可言。我們在世上所看到的不就是真實的了嗎？看看人死了以後吧！一整具屍體都留在這世上了，還有什麼可追隨的呢？所以，大家就盡情享樂吧！」不只是見解不對，還加上「貪欲」驅使，樂在其中。

因此那些有錯誤見解的人，並不懂得如何低下頭來，只會挺著胸膛自大高傲，自以為是，寧死也不願意放棄這些錯誤的看法，並鄙視其他不同見解的人。就像我們信佛敬佛的人，寧死也不會變一樣，他們也不會放棄他們的見解。其實，有一些事情，要在



短暫的眼前看清楚是有困難的，要放長一點時間，放到輪迴中思惟，才能夠清楚呈現全貌。

就像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曾聽過的，度、薩、納、娑（Du-Sa-Na-So）這四個富翁的故事一樣，雖然他們沒有強烈的錯誤見解，不過由於他們太沉浸於邪淫的快樂，他們在這方面需索無度。一旦他們知道哪裡有什麼樣子的女人，他們就運用他們的財富，努力去得到她，有時甚至還用各種惡劣的手段去侵犯對方甚至傷害性命。

許多婦女深受其害，其中還包括有家庭的婦女們也都被他們欺負了。他們以各種方式需索無度的去享受歡樂，終其一生都如此。死亡以後墮入銅釜（lohakumbhī）地獄，三萬年才墮到銅釜地獄底部，再以三萬年時間，慢慢浮出地獄的上方。浮到上方後，四個人再次見面，這四位好友都想要張口說話，但是才各自開口說了第一個字，分別是：「度、薩、納、娑」，全部都又掉入地獄了。

對於這四個富翁的處境，佛陀做了更進一步的說明（下面四段巴利文引自《本生經》（Jātaka））：

Dujjīvitamajīvimha, ye santé na dadamase. Vijjamānesu bhogesu, dīpaṃ nākamha attano.

我們因為造作了非常多的惡業，看見乞丐的時候，我們雖然有財富但從不施捨，我們從未造下任何一個自己可以依靠的善業。

Saṭṭhi vossasahassāni, paripuṇṇāni sabbaso. Niraye paccamānānaṃ kadā anto bhavissati.

我們墮入地獄已經過了六萬年，經過六萬年之後，又再次掉下去，這樣苦的境遇到何年何月才會結束呢？

Natti anto kuto anto, na anto paḍidissati. Tadā hi pakataṃ pāpaṃ mama tuyhañca mārisā.

大概永無終期了吧！由於我們之前造做太多的惡業了，我們這些好友們再也沒機會碰面了。

Sohaṃ nūna ito gantvā, yoniṃ laddhāna mānusiṃ. Vadañū silasampanno, kāhāmi kusalaṃ bahuṃ.

不論如何，如果再一次得到人身的時候，我們再也不做任何一種惡業，我們要完全做善業。

真正悔改了的人，懺悔的力量很大，他們對於能夠得到人身這麼殊勝的機會，能擁有人身是何等珍貴等等的體會，比我們深刻的多。只有我們這些已經得到人身的，一般人也好，出家人也好，任何人也罷，全都不太重視它，不認為人生有多大價值。

事實上，我們能夠得到人身，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善法。如果在無可避免的情況底下，必須進行買賣的時候，大家要如法進行，其餘時間，希望大家多培養善心，持守五戒，遠離十惡業。

所有的緣法都會相互贊助、支持著我們，這是確定的。所以，不要很輕忽地張口講話，欺瞞別人，對於該做的善法都要盡力去做，這一生過的才有意義。我希望大家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輕輕忽忽地過日子，無論就經藏或論藏的道理，提升人生的價值是僧俗二眾都需要努力的方向。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善會支持惡， 惡也會支助善

1973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



9. 親依止緣

「親依止緣」的範圍非常廣，它幾乎涵蓋了整個世間。因此，這部分必須要講詳細些。親依止緣可以分爲三種：「所緣親依止」、「無間親依止」以及「自性親依止」。

所謂的「所緣親依止」，和「所緣增上」幾乎完全相同的，由於「所緣增上」是一個很得力的依處，因此佛陀再用「親依止緣」說明，像這樣，對於每一個法性的種種力量，非常清楚的了知，就是佛陀一切種智的力量。

「無間親依止」就是前面講過的「無間緣」。因爲前面的心，是後面心生起的一個強而有力的依處，所以，在這裡又用「親依止緣力」進一步說明。雖然這些法不是在一個法生起的當下就已經存在，卻有關聯性，它跟「因緣」、「所緣緣」都有關聯性。

親依止緣最廣泛的地方，也就是自己的法性，不是別的，不是所緣境，是以它自己的法性爲最大的依處，所以叫它「自性親依止緣」。也就是說，在我們身心當中，已經存有的現象，或是



經由外在見聞而產生的現象，都可以稱之為自性親依止緣。

古代的論師們都用「雨水」譬喻三種親依止緣。就像樹林裡的所有樹木都無法不靠雨水而存活，而山川坵脈也無法跟雨水脫離關係，跟雨水沒有辦法脫離關係的一切事物，下大雨以後，這些事物都因雨水的滋潤而得到很大的發展與茁壯的機會，所以親依止緣的範圍很廣泛。

親依止緣——大雨滂沱，中、細綿等，三種雨勢，皆是滋潤，大地萬物，之所依存。所緣親依止，無間親依止，自性親依止等，亦為心和心所，之所依止，此中無有，人我眾生，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顏，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我們現在要完全清楚一種法義都非常困難，更別提還想要知道各別法性，各別心的情況，以及它們有何種力量了。而佛陀卻能用一切種智，將這些法分門別類，抽絲剝繭，有條不紊詳細地一一來告訴我們法的特性，因此我無法不恭敬、不信仰佛陀。所以我們讚歎佛陀時，是在讚歎佛的大智慧，讓我們雙手合十禮敬佛陀！

今天我們會很詳盡地說明親依止緣。不過，要和後面兩個接著的「前生緣」、「後生緣」一起比較好講，也比較容易聽得懂，因此，在這裡也要先簡單扼要的提前說明一下。

10. 前生緣

「前生緣」是指，前面生起的法幫助後面產生的法茁壯發展

的力量。有哪些呢？以我們之前講「所緣緣」時的色境為例，這些色境必須在眼識生起之前一點點時間就先存在，才能夠支持贊助眼識的生起，因此可知，所有的外境都是前生緣。

普通人只知道，我們看到了色境，就只能理解到這裡了，而無法知道色境比眼識還要提早一點點時間生起。提早的時間不長，只是一個心識的生、住、滅這麼短暫的時間而已，有時甚至還只是在一個心識的生住這兩個階段的瞬間罷了。由於前生緣比所要支助的法早一點點時間生起，因此，它可以利用「所緣緣」的力量來支持後面生起的眼識。這種情況又證明了「所緣緣」和「前生緣」有時是相同的。

再來，眼識也不是自己想要產生就可以產生，必須要有眼根這個色法，讓眼識依止，就像父母親的角色一樣，父母親一定要在兒女之前出生，才能讓兒女出生，就是這個道理。

以往的大德們所給的譬喻是，好比在遠古太初時期的太陽及月亮，在我們這些依靠太陽月亮的亮光而存活的一切眾生還沒出生之前，太陽月亮就必須要先一步存在在世間。眾生出生之後，太陽月亮就以它們的光明來支持贊助我們。

前生緣——所依前生，所緣前生，二種緣法，以前生緣力，支助後起，心、心所法，猶如日月，先眾生有，為眾所依。此中無有，人我眾生，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顏，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11. 後生緣

前生緣是在一個法優先另一個法一點點時間生起。而「後生緣」則是，在一個法先生起後，它再生起去支持贊助先前生起的法。後生緣如何運作的呢？我們整個身體功能的運作，是由後面生起的心在贊助著。有了色身以後，心和心所一定持續生起，否則就等同於死亡了。身體全都是由業、心、時節、食物而生起的色法。這些法生起後不久，就會有心跟隨著生起，時時刻刻都如此。

雖然心在任何時刻都會生起，但是，並不是所有生起的心都有支持贊助的力量，只有後面生起的心能夠支持贊助而已，因為後面的心生起，前面的色法才會有力量。因此，心識心力強的人，相對的，他的色法就比較有活力，全身都很活躍。心力弱的時候，全身的色法都非常微弱，枯萎沒有精神。像現在這麼炎熱的夏季裡，如果心有力量，色法（身體）還是可以保持很鮮活，這就是心給予色法的力量，這個道理稍微想一下就可以理解了。

佛陀已經用智慧來告訴我們這些道理，所以，我會一直將心力提起來，因為一旦放下心力，讓心弱化了，全部的色法都會跟著沒了力量。因此，大家必須注意，一直到死亡為止，心力都不可以放逸片刻，因為心越有力量，色法就越有力量。

這裡有古代大德們的一個譬喻，有一點難懂，這個譬喻是這麼說的：父母親一旦將小禿鷹生出來之後，就放下孩子，立刻外出替自己尋找食物，也就是說，它們出去找的食物，僅供父母親填飽自己的肚子而已，它們不會帶任何食物回來餵養小禿鷹。因此，小禿鷹什麼都吃不到。

據說，禿鷹父母也不會為小禿鷹哺乳。但是這些小禿鷹心裡想著：「要是爸媽回來，我們就有東西吃了。」它們有著期待著父母親的食物的心念，有著這樣的思心所。但是，父母親回來時並未帶回任何食物。小禿鷹們心裡想：「雖然沒有食物可吃，但是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也是很快樂。」

第二天，又是一樣，當父母親外出覓食時，小禿鷹心裡想著：「要是爸媽回來了，我們就有東西吃了。」當父母親回來以後又失望了一下子，可是接著又覺得至少還能跟父母親在一起，還是很快樂。

小禿鷹們一次又一次地在期待中過日子，而這些期待（的心力）在父母親還沒回來之前強烈地支持著小禿鷹的色法，雖然父母親始終沒有帶食物回來給他們吃，但由於能夠看到父母親，心又活躍起來。

這個活躍的心繼續贊助它們，就像「光用看的就飽了」的諺語一樣，這些希望期待一路支持著小禿鷹的身體慢慢地長大，前面的色法也支持著後面的色法以及心法。（引自《五論注釋書》（*pañcapakaraṇa āthakathā*），五論為：《界說論》、《人施設論》、《論事》、《雙論》、《發趣論》。）這是古代大師們所給的譬喻。

另一個譬喻是剛出生的小嬰孩給予父母親的支援。父母親有了小孩以後，一直認為他們的寶貝未來長大以後，將會是很了不起的人物，這些孩子為父母親帶來很大的希望與活力。當小嬰孩漸漸長大，成長到可以學習東西的階段了，如果學習的進展還不錯，父母親的心力就更加的強壯了。雖然他們的子女什麼事都還沒有做，不過，孩子們帶給他們的希望與期待就已經是很大的支持，父母親的心因此非常活躍。



當孩子們漸漸長大到有能力工作謀生，父母親甚至還沒得到任何的回饋，但是光是看到自己的子女長大成人就已經很高興了，這個結果也讓父母親的心又一次得到很大的支援力量。等父母親年老了，子女們真的照顧雙親了，父母親的心又很高興。像這樣，後面生起的法不斷支持著前面生起的法，讓它有力量，這就是「後生緣」的力量。

後生緣——四大名蘊，以後生緣力，支持贊助，前已生有，色蘊身軀，有如禿鷹，初生之時，依思存活。此中無有，人我眾生，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顏，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自性親依止緣】

下面主要要講的是「自性親依止緣」，這個內容在經典裡面講的範圍非常廣泛，而且在講其它緣的時候並沒有提到這麼廣泛。

【以善法支持善法】

以信心為基礎，所有的佈施、持戒、修定、修觀（修毗婆舍那）、道智、神通、進入禪定等等，這些狀態都可以達成。同樣的，以戒為基礎、以見聞知識、佈施行為、智慧等為基礎，也都可以增長佈施、持戒、修定、修觀（修毗婆舍那）、道智、神通、進入禪定等等善法。

這個情況，就是前面的信心、佈施、持戒、多聞智慧等等，

以自性親依止緣的方式支援著後面生起的信心、佈施、智慧、多聞等德行。這是「自性親依止緣」廣泛內容的第一點。

【信心如財富】

佛陀在善法方面的行持，都以信心為主導的，希望所有的佛教徒都能夠深刻地去體會這一點。怎麼說呢？因為信心就好像是有足夠做生意的本錢一樣，就算生意人知道進場買賣的時機多麼恰當，機會多麼難得，可是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根本做不成生意，更不用談進一步擴展事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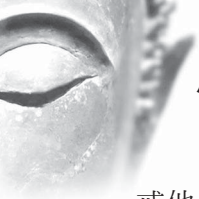
同理，要成就善事，如果沒有足夠的信心，就算是遇到善知識，可以聽聞很多的善法，還是無法達成善事，或成爲一個善知識。沒有信心，不會行佈施，不會持守戒律，也不會去實際修行。因此，信心就像商人最基本的財富一樣，是修行的基本條件。

【信心如種子】

再來，信心也像是一粒種子，如果沒有可以播種的種子，即便是氣候多麼地適宜，雨水多麼豐沛，還是無法種出一株樹木，無法讓田裡長出一串新的稻穀來。也無法讓果樹成長，結出累累的果實，以及其餘所有一切農作物。總之，在種植所有農作物時，如果沒有種子的話，就算天候及雨水多麼良好都無濟於事。

信心就像一粒種子，如果沒「信心」這粒最根本以及最重要的種子，就沒有辦法增長任何善法來。深具信心的凡夫俗子以及僧人們都有機會得到善法及功德，這些人不論佈施也好，持戒也好，實修也好，全部都可以成就善法。

一個沒有信心的人，讓他實修，他也無法好好用功，叫他持



戒他也無法掌握自己的心好好持守戒律。只有在老師的面前，他勉強馬馬虎虎做到老師的要求，他們就好像沒有種子的農夫一樣，根本沒有辦法給予任何人什麼法益。

有信心的人，就算叫他不要持戒，他也無法違犯戒律，叫他不要幫助貧苦無依的人，他也不會聽從，該守齋戒時一定守齋戒。有信心和沒有信心的差距是這麼巨大，所以，佛陀才把「信心」排在第一位，譬喻為種植時的種子，在雨水豐沛以及天候適宜的時刻，將種子播撒到田裡，未來將會得到豐裕收成。

【信心如手】

再來，信心也好像手一樣（引自《增支部經典》（*Anguttaranikāya*）），當我們進入佈滿許多珍珠瑪瑙的山林裡面時，如果沒有手的幫忙，或者沒有可拿取這些珠寶的工具，就什麼都拿不到。那些有手有工具的人，他們就可以盡情地拿取他們想要的奇珍異寶，得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

可是，不具備信心這隻手的人，即便他處於很好的時代，或者已經進入寶山了，也只能空手而回。所以，佛陀說一切善法之中，「信心」是最根本的。在信心的支持下，其他所有的戒學、定學、慧學才得以增上。所以，信心就是自性親依止緣。

【邪見和信心】

昨天我們已經講過什麼是邪見以及邪見所產生的問題，我們現在就來將邪見跟信心做一個比較。具邪見的人雖然佈施，但是他認為不會有任何果報。而有信心的人，知道行佈施會產生佈施的果報。有信心的人只要看到現在能夠擁有輝煌亮麗，一切圓滿

的人生，就知道這些都是過去佈施的果報成熟之故。

信心讓我們相信有善有惡，以及它們的果報，相信有前世今生，讓我們避免造作不善因，導致落入畜生餓鬼等惡道的果報。有人即使幸運地生而為人，但十分貧窮卑微，貧窮到連乞食都討不到足夠的食物，這都是在過去幾乎沒有種下任何佈施善業的結果。這些是有信心的人所相信的，而具邪見者卻完全不相信這些論調。

看看一對雙胞胎的例子，身體裡有著相同的父母基因，成長過程中父母親全心全意地給予相同的照顧，但是，一個非常快樂，另一個卻是非常痛苦；年紀更大以後，一個十分聰慧，知識很淵博，另一個卻幾乎沒有什麼智慧和學問；一個則非常健康，另一個卻是體弱多病；一個可能十分長壽，另一個卻早早就死亡了。雖然，這兩個人接受著相同的父精母血，在孩提時代也接受相同的照顧，然而由於過去所造作業的不同，導致他們在未來的成就跟身體狀況，差距很大。

同一父母所生的雙胞胎，兩個人的性格差距可能很大，一個隨時都言詞柔軟，笑容滿面，而另一個老是對人瞋目怒斥。有信心的人，相信前面所說的一切，具邪見者卻連想一下都不願意，就否定所有的一切。所以，信心跟邪見簡直是完全對立，兩個不同的主張。

昨天我講過具邪見的人只相信有這輩子，不相信有下輩子，導致好事不肯做，壞事也不怕做。而深具信心的人，深信有下輩子，因此，才能理解為何會有上述所說的雙胞胎，卻有著不同命運的可能。

再來看看現在，哪些人都在做不好的事情？又有哪些人盡力



地在做好的事情？相信在未來的生生世世中，還會出現許多各種不同情況的命運體（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有信心的人，如果他的見解都正確就是正見。有信心的人，不會輕忽地過日子，知道自己終有一天會死亡，死亡以後還會接續下一輩子。這些思惟就好像是死隨念一樣，因此不會輕忽地過日子，隨時提醒自己即將老去、即將生病、即將死亡。

這些了知，這些信念，這些信心，成爲他增長善法的基石，將支持著他繼續增長很多的善法。所以，佛陀說：以善法爲基礎，前前生起的善法，以自性親依止緣的力量支持幫助後面跟著生起的許多善法，讓善法不斷不斷地增長。觀察無常、苦、無我，直到證得道智、果智。這些都是善法，獲致內心的安詳、寧靜、清涼。

就像前天才跟大家講過的，修習業處時所能擁有的快樂，跟一般人與天人們的世俗欲樂完全不同，是一種非常殊勝的感覺。一般人以縱情世俗感官欲樂的方式，來取得他們想要的快樂，雖然不能否認它是快樂的，但這些快樂將會種下未來的不善因，而導致不善果。

然而，修止或修觀，是一種能讓人獲致寂靜、清涼，在內心深處以思惟法義而居，甚至可以更進一步證得道智與果智，滅除一切痛苦與煩惱。這些就是善法支持著善法的情形，也就是自性親依止緣。

【善法支助不善法】

善法如何支持不善法的生起呢？這點很值得思考。一個很貼切的例子是：以信心的善法爲基礎，說出一些充滿傲慢的言語。有的人覺得自己對三寶很有信心，佈施很多，然後常常用這個來

指責他人說：「你看看那個人完全沒有信心。」，在說這些話的當兒，這個人的心是傲慢的。他會這麼批評別人：「這個人或那個人連一點點佈施供養都沒有，真是糟糕透頂。我呢，就算只剩下這一小口飯，我都要跟大家分享才會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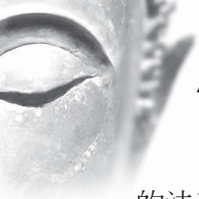
他的整個心完全充滿著傲慢。這個時候，就是善法（信心）在支助不善法（傲慢）的生起。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善法不會去支持不善法，行善時要特別注意這一點，注意別讓善行變成支助不善行的力量。

再來，以這個善法為基礎來取笑別人沒有佈施等等的時候，除了生起傲慢的心以外，還包含了一個對於「有一個永恆的我」的執著。見的種類非常多，現在所呈現的這個見，是在執取「我」，什麼都覺得我的我的，認為都是因為「我」自己信心很好的緣故，如果無法佈施的時候，「我」的心裡頭就非常不舒服，一直執取著這個所謂的「我」。

不去觀察一切生起的現象都只是名法與色法的變化而已，反而一直認為有一個「我」的存在，這就是以信心為基礎而導致邪見（我見）。這個邪見和之前所講過的邪見（斷見）不同，是犯了執取「我」和「我所」的錯誤。

有些人滿懷驕慢自以為是：「我持戒多麼的莊嚴啊！那些某某人，連五戒都沒有圓滿，其他的就不用說了。」雖持守戒律，卻以持戒為幌子來增長我慢，這也是以善業為基礎來增長不善的例子。雖然過失不大，不過佛陀希望大家不要變成以自己的佈施、持戒而去貶抑他人，增長我慢，執著有「我」這個永恆不變的小生命體。

相同的，當自己的知識學問比較多的時候，或因為聽聞師長



的法義很多而知識變得豐富的時候，就會覺得其他人什麼都不懂，真是差勁，非常自大的想著：「在這個社區裡，我的知識最為淵博，在我的親友當中我最行！」或想著：「在整個寺院裡面，我的知識有多棒！」當然，知識學問豐富是件好事，不過，如果以這個為因，增長慢心，就又變成以善法支助不善法增長，同時也成爲一個具邪見者。如此，很多時候，善法都變成支助不善法的緣。

【不善法支助不善法】

不善法也可以支助不善法，它支援贊助的方式很可怕。由於欲望的驅使而造了殺、盜、淫、妄等惡事，都是不善法支助不善法的方式。在不善法方面，欲望是主導。爲什麼呢？因爲由於欲望而讓很多不善法不斷地增長，有些欲望早就埋藏在我們眾生的心識裡面了。

當小嬰孩肚子餓吸吮母奶的時候，他享受到舒適的慰藉感，心裡頭也有欲望的生起。再慢慢長大點以後，由於母親很希望孩子能夠快樂，買洋娃娃給他玩，也買一般小朋友會喜歡的東西給他玩，因此，小孩子的欲望變得愈來愈大。

小孩子還不會欣賞小玩具的時候，母親還會利用小布偶表演著各式各樣的動作來吸引孩子的注意，孩子就變得愈來愈會欣賞外在事物。在食物給予方面、感官享受上也一樣，不時地將孩子放在娃娃車上，或者放在搖籃裡，讓孩子享受一下微風吹著的清涼感。

總之，父母親總是不斷用各種方式增長孩子的貪欲。孩子們慢慢長大以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尤其住在城市裡的小孩，可取可要的東西實在多得琳琅滿目，這也想要，那也想要，因此，以

這個想要的欲望為前導，小孩子增長非常多的罪過，這些都是父母親教出來的。

不過，爲了順應社會的需求，似乎不這麼教也不行，必須要這麼教。我想，如果教導小孩子禮佛的話，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容易成功。但教孩子們如何跟隨在貪欲後面，以及如何跟隨與貪相應的事物，似乎很容易，一學就會，結果，整個世間都被貪欲主導了。

孩子們逐漸長大到可以打扮自己的時候，母親還教他們如何打扮，母女兩人站在鏡子面前，母親細心地幫忙兒女打扮，兩個人在鏡子面前樂在其中。想要得到母親溫暖細膩無微不至的照顧，想要吃的愈來愈好，也想讓穿的愈來愈好，打扮的欲望也愈來愈強，全部的心思都跟隨在貪欲的後面。

當兩個恩恩愛愛的人正在享受濃情蜜意甜蜜的時光，如果有個不識相的人膽敢在這時候干擾，這對情侶在盛怒之下，會想要置此人於死地，甚至直接殺死對方，而造下殺生的不善業。這是不善法支助不善法的情況之一。

再來，爲了讓自己恩愛家庭過得更幸福，更舒適，能力不夠時，就必須去偷或強取，或以任何不正當的方式，來騙取或搶奪別人的東西；有時爲了得到更好的利潤，得說很多妄語，這是生活飲食之貪欲爲因，而犯下殺、盜、妄語等等諸多不善法，這些都是很可怕的。

在生意商場上，在買賣進行中，爲了能夠好買好賣，就必須想盡辦法破壞別人的友誼，破壞他人的友好關係，我方才有利益可圖，因此必須無所不用其及，兩舌、惡口、粗暴語等全部都來了。



所有的不善法就一個接著一個地陸續在心中生起，是以瞋爲主導，而衍生很多的不善法。不論是以貪爲因，以瞋爲因，或是以傲慢爲因，令後面的不善法產生、增長的情況，全是「自性親依止緣」。佛陀能夠清楚地告訴我們這些，真是令人景仰呀！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知道「自性親依止緣」主導世間的重要地位了。

【不善業支助善業】

由不善業卻能導致善業，是值得高興的事。基於貪欲而導致善業的情況，一般人不太容易想像。不過，在經典裡，佛陀在講豎美達（Sumedhā，善慧仙人）這個修行人的故事時就提到這樣的情況。豎美達在清理燃燈佛陀要行經的一段道路，燃燈佛馬上就要到了，但是還沒清完必須要清理的路段。突然間，他想到了一招，於是，就趴在泥濘的泥地上，用自己的身體當做腳踏板，不讓佛陀踩到泥土。

這時候，在好幾十萬的圍觀群眾裡，有一位叫做豎迷達（Sumitta，善友）的女孩，當她看到趴在泥濘地上的豎美達時，不知道是哪一輩子所造的因緣成熟所致，她當時的心情產生什麼變化，我們實在無從得知。她居然對豎美達這個全身髒兮兮的修行人一見鍾情。

她將手中持有的八朵蓮花，拿到豎美達的旁邊說：「來，這些花給你供養燃燈佛。」這位女子的聰明才智也真是令人讚嘆。她自己留下三朵蓮花，其餘五朵就給了豎美達了。

當豎迷達送花給豎美達行者的時後，並不知道豎美達的修行程度到哪兒，當時，燃燈佛還沒到，還沒爲豎美達行者授記。所以，她只是單純地將五朵花送給行者，而自己留下三朵，讓他能將花

供養佛陀，並沒有其他目的。燃燈佛一到現場，為豎美達行者授記，也同時為豎迷達授記。這就是不善法支助善法的例子。

【毗殊安多羅王子的故事】

前面那位豎迷達女孩，以愛慕豎美達行者的心為主要原因，來增長她的善法。自從供養這幾朵蓮花開始，一直到未來很多世，她都以愛慕為主導不斷增長善法。因為她非常喜歡菩薩（未來的佛陀），所以，她一直努力維護所有她個人的修養，盡力讓自己沒有任何瑕疵，而且在任何可以幫助菩薩的時刻，她都會盡全力地幫助菩薩。

在成為耶輸陀羅的前一生，她曾為名叫瑪蒂（Maddi）的王妃（引自《本生經註釋書》）。如同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內容，當毗殊安多羅王子把白象送給來募捐者以後，全國上下對這個不顧百姓安危的輕忽態度非常反感，老父王不得不將毗殊安多羅驅逐出王宮，放逐到烏因葛吧（Vankabhā）大山裡。毗殊安多羅臨出王宮前還不斷交代瑪蒂說：

「瑪蒂，妳就留在宮內，好好持守戒律以及佈施。除了佈施以外，我們無法依靠其他任何東西了。」

「不要緊，你去到哪兒，我就跟隨到哪兒。」

瑪蒂王妃雖然以愛慕執著為因，卻因貪愛不斷地增長諸多善法。瑪蒂王妃去向老國王頂禮告別，老國王心裡很希望瑪蒂能留在宮內，因為瑪蒂一方面是王妃，一方面也是自己鍾愛的外甥女，所以，國王希望瑪蒂能夠留在宮內繼續照顧孫兒們。這時候，瑪蒂回答說：

「有些女人在丈夫富有的時候，可以跟丈夫共用榮華富貴，



在丈夫落難貧苦的時候，卻無法和他共同度過患難時光，我不希望成爲這樣的女人。我所知道的是夫妻就是要同甘共苦，我要跟隨丈夫被放逐好好照顧他。」

「如果一定要這樣，請將兒女留在王宮內。」老父王說。

「不可以！如果沒將子女們一併帶到山裡，我們會很想念王宮內的生活，心裡也會很痛苦。在山裡看著兒女的成長，看著他們玩耍，看著他們快樂，就不會太想念王宮生活，所以我們必須帶著兒女一起離去。」

於是，全家大大小小都一起到深山裡去了。當他們離開的時候，瑪蒂王妃根本沒有想過如何過山裡的日子，她抱持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蓋了一間小小的茅屋居住。她告訴毗殊安多羅說：「你留在屋子裡照顧孩子們，我去找採些野果。」

在山裡採野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瑪蒂僅拿了一些簡單的工具，一邊砍著樹叢一邊找著可食用的果實，這樣的日子度過了七個多月。好了，這些都暫時不講，總之，瑪蒂是由於不善法的愛慕爲基礎，卻不斷地增長非常多善心，而產生善的果報。他們山居以後過著清苦的修行人生活，這些都是以不善法的心而增長善法的情況。

過不久，毗殊安多羅又將兒子女兒佈施出去了，佈施出去才擔心瑪蒂王妃受不了失去子女的打擊而心碎死亡，所以不敢明講。瑪蒂王妃採果回來，看不到孩子們，便一直追問孩子們到哪去了，怎麼問都不回應。不知情又非常擔心的瑪蒂整個晚上都在四處尋找兒女，毗殊安多羅也不敢開口告訴她實情。

經過了一整個晚上的折騰，瑪蒂終於筋疲力竭地躺到床上。毗殊安多羅實在無法找出任何適當的話來安慰王妃，內心也十

分愧疚矛盾，因而用這樣似乎帶著責備的語氣來質問她：「妳一早就出去，到了晚上才回來，妳這算是照顧丈夫及孩子的好女人嗎？」

受到這句重話的刺激，瑪蒂王妃非常傷心，傷心到暈了過去。毗殊安多羅一見瑪蒂不省人事，緊張的以為她死掉了，自忖：「我的王妃竟死在山裡了。」滿懷關愛及愧疚，一心想救醒他的王妃。

於是，將王妃的頭放在他的大腿上，用很清涼的水慢慢滴在王妃的頭上，過沒多久，王妃甦醒過來了。毗殊安多羅十分高興，並細心地照顧身心受創的王妃，瑪蒂變得特別有力氣。這時候，毗殊安多羅終於鼓起勇氣誠實地告訴瑪蒂說：

「請你不要太想念和悲傷了，因為有人來化緣，向我要這些孩子，我就將他們佈施出去了。不過，我先將兒子女兒都一一標價以後，才將他們佈施出去，所以，以後還是有機會將他們贖回來，標價只有王室才有能力贖回，以後，我們若能回到王宮，再用珍寶將孩子換回來就好了。」

毗殊安多羅說這些話，都是為了讓王妃好過一點。假如瑪蒂不夠勇敢，聽到這些話更應該悲傷，沒想到，王妃居然接著說：

「好的！我隨喜讚歎，這是最好的供養，最殊勝的供養。你供養吧，我隨喜讚歎。」

看哪！套一句一般世俗的話來說，這個女人愛她的丈夫，已經到了無所不從什麼都好的地步。在她眼裡，他完全不會有過錯，她全然地接受丈夫的一切。在緬甸，只要兩個人恩恩愛愛，就好像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一樣，我可不會用這樣的眼光來批判人們相互恩愛。



在輪迴的世間裡，大家一定要如此相互珍愛著對方才好，如果人們在相互恩愛的同時，還能增長善法，那將會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啊。瑪蒂王妃累積了非常多善法，而且非常聰慧善解，實在了不起。

故事繼續發展下去，王宮裡的國王聽到消息以後，早已經用重金將毗殊安多羅的兒女贖回王宮裡去了。老父王及母后不斷地問孫子們：「夫妻倆在深山裡是如何生活的？」

「母親每天都外出去找野果給我們吃。母親的皮膚已經不像以前那麼白晰漂亮了。頭髮也跟以前不一樣了，因為山林裡的樹叢的糾纏，頭髮脫落了很多。」

這對孫兒孫女實在很聰明，不斷講母親辛苦照顧父親的情形。同在王宮裡一起聽這兩個小孩講述的大臣們，各個都大受感動，同情不已，決定原諒毗殊安多羅的過失。大家一同去面見國王，乞求國王能夠赦免毗殊安多羅，並讓他們儘速回到王宮來重新過好日子。

毗殊安多羅的兒子嘉利（Jali）小王子，帶著國王的軍隊，吹著號角，浩浩蕩蕩地去迎接毗殊安多羅夫婦。這時，站在山頂上的毗殊安多羅，看到一支軍隊過來，心裡十分驚恐，一直往山頂跑去，並慌張地看著山下的情形。瑪蒂王妃看到丈夫這麼慌張地跑著，於是，也一路跟著跑上山頂，一邊跑一邊問：「到底怎麼了？」

「我想，父王被殺了，接著，要來殺我了，妳看看下方的軍隊。」

毗殊安多羅恐懼的心境真是可憐，每當我想到這點，還真同情他。瑪蒂看了山下的情形，不同意地說：「這些是我們的軍隊，

應該是要來接我們回去的才對呀！這是一支來接我們的軍隊。梵天在為我們祝福的時候，曾經說過，未來父王會滿意我們的表現而接我們回去的。」

梵天曾說過的話，毗殊安多羅過度驚慌到什麼都忘記了。王妃接著說：「來來，我們下去看看，這應該是我們的軍隊，不是敵人。」

經王妃這麼一鼓舞，毗殊安多羅才稍微放下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小茅蓬裡安安靜靜地坐下來等待結果。這個王妃簡直是一位無可比倫的好妻子，這個例子，是在世間法中，能以欲望為依止，而卻不斷支助善法增長的好例子。

【度穀刺（Dukūla）與巴利怱（Pālika）】

還有很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例如大迦葉尊者以及巴達（Bhaddā）等大行者，在過去的某一世，一個是這個岸邊的漁夫的女兒，另一個是對岸的漁夫的兒子。當他們長大成人到了論及婚嫁的時候，一個不想娶妻，另一個則不想嫁人。他們兩人都想要入山修行，為什麼呢？因為，兩個人都是梵天界來的善男子善女人，由於父母親想要他們婚嫁的心意很堅定，不管他們怎麼拒絕，還是強迫他倆成婚。

成婚以後他們兩人的心思就更加接近，彼此更加熟悉。從來不會用欲望的心來對待彼此，兩人只是像兄妹一樣的相親相愛（如果你認為這是一種愛欲的型態的話，就算是吧。不過，雖然他們非常恩愛，但是並不以世間欲望的表現方式居住在一起）。雖然他們兩人的父母都是從事捕魚工作的漁夫，但是他倆都不喜歡這樣的工作，而且還十分厭惡。



因此，兩方的親戚及家長們都很不高興，終於忍不住跟他們說：「如果你們這麼可憐這些魚，乾脆就搬到山裡去隱居嘛。」他兩高興的異口同聲說：「好啊！我們入山去。」於是，就一起到山裡去居住了。在山裡面有了一個名叫金童（Suvaṇṇasāma）的兒子（引自《本生經註釋書》Suvaṇṇasāma jātaka.），是帝釋天強迫賜給他們的，並非他倆結合後生出的孩子。兩個人都在山裡面持守齋戒，非常恩愛，這些都是以貪欲爲因而增長善法的例子。

在世間上，這種好例子也很多，緬甸人總以爲「恩愛」都算罪過。不論是夫妻的恩愛也好，其他情侶們的恩愛也好，大家相互恩愛都很好。不過，別忘了，同時也要增長善法，照顧好自己，也必須彼此互相照顧，不要在世間造做罪過，增長不善法，圓滿五戒，持守齋戒。

雖以相互恩愛爲因緣，仍然可以增長很多善法，可以純淨地一起行佈施及其他善業，一起親近好師長及善知識，聽聞他們的教導，一起從事有尊嚴的事情。

以這個角度來看，相互恩愛本身其實是可以增長很多善業，是很純淨的，可以一起打坐，一起實修，這樣的恩愛就非常有價值了。所以佛陀說，不善法也以自性親依止的力量支持善法的生起與增長。而以善法支助善法，這點就很容易了解了，也就是說，善法支助其他善法的產生與不斷增長。

【人物導致的善與不善】

我講過，《發趣論》中「緣法」的範圍本身很廣，一個人不論在善法，或不善法上都可以有很多支助的力量。就拿剛剛夫妻之間例子來說，如果一個想要做善法，另一個卻阻止他：「不要，

我們自己本身都不夠吃了，如果再繼續這樣佈施，我們都得餓死，孩子們也會餓死的。」像這種情況，是彼此影響導致不善業。

有些夫妻彼此非常恩愛，一方爲了不讓對方痛苦，爲了讓彼此有更美好的生活，因而用了不正當的方式來謀生。而另一半也很高興的接受不當方式謀取利益來供給家裡花費，即使以非法的買賣，冒著違犯偷盜、欺瞞甚至殺害的罪行，而得到的利益，也欣然接受，樂在其中。這些都是以不善業支助不善業的情況。

反之，如果另一半是善知識，一定會勸阻想犯過的配偶不要去做非法不善的事情，寧可要他做點單純的買賣，簡簡單單過日子。如果必須因爲貧窮而餓死也欣然接受，而不要造下會讓下一生痛苦的因。夫妻之間，彼此應該相互提醒，不以非法不正當的手段謀求生計，要用正當方式，簡樸過日子。這些是經由一個人的主導，而影響到其他人增長善法或不善法的情況。

因此，佛陀在《吉祥經》裡一開始就說了：「不與惡人、壞人、以及差勁的人交往，不和這些人做朋友，不親近他們，不依止他們。應該要親近良善的人、有智慧的人，要親近善知識。」

有一次，阿難尊者一個人靜靜的獨居，心想著：「啊！善知識非常重要，能跟善知識在一起真好，我們所造的所有善法裡，一半要靠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就是因爲接受善知識的薰陶而自然達成。自己不需要費力就可以得到這一半的功德，非常有價值啊！」他這麼想著，覺得真好。便去稟報佛陀說：

「佛陀！親近善知識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利益，因爲一半的善法，自然而然就已經增長了。」

「阿難，千萬不要這樣說，所有一切善法，都是因爲親近善知識才能夠達成的！有了善知識，我們才能夠得到善法，不只一



半，而是全部。阿難啊！如果有人能夠親近佛陀，可以跟我在一起，他就能完全免除整個輪迴裡的苦迫，他們只需要在這輩子承受生、老、病、死，未來所有的生、老、病、死都已經斷除了。

所以，千萬不要說善知識只可以協助達成一部分、一半的善法，而是全部的利益都可以達成。這些阿羅漢，已斷除生、老、病、死的人們，如果不是依止我，如果沒有親近我，不要說得到一半的功德，甚至一點點也得不到。」（《相應部善友經》(Saṃutta Nikāya, kalyāṇamitta sutta)）

「是啊！真的是這樣啊！這些都是親近善知識可以增長善法的好處呀！」

反之，如果親近惡友，有時甚至會遭致投生地獄的惡果，怎麼說呢？因為這個惡知識會引導我們去造作不應該做的行為，去從事不正當的事情，長期和品質低劣的人相處，追隨一個不好的老師，也會導致很多的痛苦。有不好的父母，子女也很痛苦。

阿闍世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原本生長在一個很高尚的種姓王族，也是一個心地十分善良的小王子。但是，由於親近了提婆達多這個惡知識，因而造下了必定要墮入無間地獄的惡果。因此，這一點必須要非常注意！親近惡知識，不只會造下小小的惡行，有時會造下滔天大罪。

自性親依止緣，可以因為「人物（補特伽羅）」來增長善法和不善法，以自性親依止緣的力量，讓痛苦或快樂增長。如果這個個人，從事好事就得到快樂的果報，如果從事不好的事、惡劣的事，就會得到痛苦、不好的果報。所以說，「人物（補特伽羅）」在痛苦與快樂當中，也扮演著很有主導力的角色。

【食物對於善法和不善法的支持】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在談論飲食要如何選擇，吃這個才好，或是吃那個才好。吃了這些好食物以後，接著要做什麼呢？應該要快快樂樂的過日子。有些人吃了這些所謂好的食物之後，從這些好食物中攝取到的營養，都讓他們用來從事不善業了。當然，也有一些人，採用均衡營養的飲食，保持健康，然後努力用功修行。所以，相同的食物，可以支援著善法和不善法的增長。

同樣的道理，床鋪等等也可以滋長善法和不善法，將床鋪佈置得舒適且華麗，而沉溺在其中，這份對床鋪的執取與貪著，當下就產生不善法。再來，躺在這張床鋪上，享受舒服的感受，接著，就會想很多不善的事情。一般人在床鋪享受各種欲樂的時刻，床鋪就是支助不善法生起和增長的力量。

建造很好的房子，不只可以居住就夠，還得將它建造的十分完美，在建造當下，不善法又再增長了。因為一旦把家弄得非常漂亮以後，整個心也會跟著執取這間美麗的屋子，一旦有了執取的心，不善法就增長了。總之，心如果不善，就不會有善法的產生。如果心存有善法，就不會有不善法的存在。

相同的，寺院也佈置得非常富麗堂皇，由於如此，寺裡的師父們就逐漸增加對寺院的執取，因此，富麗堂皇的寺院也變成滋長不善法的園地。造型美麗的屋子，以及富麗堂皇的寺院，都會讓住在裡面的在家人及僧眾們沉溺於其中，並將它當作炫耀的工具。所以我的寺院，我不允許人們將它建造得太過富麗堂皇，要求他們不可以過度裝潢，整修也不要太奢侈。這是因為我已經看到這些將會造成的過患。

另外，寺院的居士們，他們高興怎麼弄就怎麼弄，我們不能



爲了要舒適一點而指使他們依我們的意思來做，我們只需要好好維護它，並保持整潔就夠了。自性親依止緣的範圍可包括人，物品（床鋪、食物、住所、袈裟、衣服）等等，都扮演著支助善法與不善法的一個角色。

如果能好好利用寺院來用功，就可以得到善法的增長。如果只穿質料好的衣服，吃好的食物，以及精心打扮，這些大部分會導致不善法。有時候，不僅讓自己增長不善法而已，同時也召喚其他人一起來增長不善法，我覺得這樣就有點過份了。人們已經做的太超過了，看看現在年輕男女打扮的情形吧，不只自己精心打扮，樂在其中，還要呼朋引伴，大力邀請別人一起來增長不善法，來學我打扮，跟我一起流行，這些人實在應該覺得羞恥才對！

在經典裡提到，包括睡的，穿的，全部都會遭致不善的罪過，在山林裡的樹下用功的那一些善知識們，很寂靜的在山裡用功，此刻，深山樹林以及大自然，全部都是支援他們努力的好助緣，讓這些善法持續增長，直到他們證得道智及果智的境界。

但是別忘了，經典裡強調：就算山林，也是支助善法以及不善法的地方。一般人也喜歡登山，喜歡到山林裡，做什麼呢？去唱歌尋找快樂，或是因結交了一些山裡的住戶而經常去拜訪，或以朝聖，或其他名譽，爲了尋歡作樂而去爬山。總之，大家要記得，自性親依止緣含括範圍非常廣泛，我無法一一詳盡地講完。

一直強調這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這是一部非常殊勝的典籍，是包羅萬象，無法用言語窮盡的法，大家只要知道這點就可以了。接著，在生活起居飲食等方面隨時思惟，保持正念，幫助跟自己親近的親友們，子女們，僧眾們，徒眾們，居士居士女們，父母們，遠離造下不善法的過患，努力親近善知識。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好命或歹命的產生過程

1973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



12. 數數習行緣

昨天約略提及「自性親依止緣」，由於它非常深奧，我只能就我所知來做很淺顯的講解。有一些常聽我開示的居士們反應，在我講述以善法導致不善法的部分，沒有用很多例子來說明。因為在緬甸，以善法贊助不善法的情況實在太多，有些還沒有包含在昨天講述的內容裡，今天講解「數數習行緣」時會繼續補充。

「數數習行緣」和人類以及一切眾生在輪迴時的情形，有很大的關連，也幾乎跟「業緣」無法分開，今天我們就來講述「數數習行緣」和「業緣」。但是因為「業緣」涵蓋太廣泛了，今天主要還是以「數數習行緣」為主。

【經典原文】

āsevanapaccayo'ti: 數數習行緣

purimā purimā 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āsevanapaccayena paccayo.

前前前面生起的善法，以數數習行緣的力量，支持後面後面生起的善法。

purimā purimā akusal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a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 āsevanapaccayena paccayo.

前前生起的不善法，以數數習行緣的力量，支持著後後生起的不善法。

purimā purimā kiriyāabyākatā dhammā pacchimānaṃ pacchimānaṃ kiriyāabyākatānaṃ dhammānaṃ āsevanapaccayena paccayo.

前前生起的唯作無記法，以數數習行緣的力量，支持後後生起的唯作無記法。

講述「數數習行緣」的時候，佛陀從善、不善以及唯作這三個方面來討論它。前面已經講過什麼是不善心、善心以及唯作心。心識產生時，如果與染汙相應，與貪、瞋、癡、邪見、忌妒等等相應，在未來果報成熟時，將會獲致不好的果報，這是不善心。如果心識產生時是純淨的，沒有受到貪等染汙，果報成熟時自然會獲致好的結果，這是善心。唯作心，是指佛陀和阿羅漢們生起的心識，它不會再產生新果報，我們不必多做說明。

【數數習行的道理】

早期的大德們將「數數習行緣」譬喻為「薰習」。不論是好的味道或不好的味道，如果跟它接觸太久就會被它的味道所薰染。開始接觸時，被它薰染的味道不強，隨著接觸時間的增加，被薰染的味道就會強一些，薰習更久，味道就更強烈。速行心一共只



有七個。也就是說，給予我們善的果報，或不善的果報的速行心，也只有七次。

因此，如果一直到第七個速行心，都還受到不好的味道所薰染的話，第七個速行心將會保有不好味道中最強的味道。受到香味的薰習也一樣，在第七個速行心時，將得到最強烈的香味。第一個速行心所聞到的香味只有一點點，因為它才開始被薰染而已，到了第七個速行心，就變得非常的強烈，因為它得到前面六個速行心給予很多支持的緣故。希望大家了解這一點。

如果接受善法的薰習，那麼，從第一個到第七個，全部都只生起善的速行心。相同，如果受到不善法的薰習，則七個速行心也全部都生起不善的速行心。

數數習行緣——前速行心（世間速行心），以數數習行，緣力之故，令後速行心，功用體相，得以相續。譬如香薰，前所薰習，支助加倍，香味鬱濃。此中無有，人我眾生，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顏，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每當我說法，都會憶念到佛陀一切種智的深奧，在心中深切地感到萬分歡喜與感恩。對不善法的了解很重要。我們和眾生都因為沒有智慧，才會犯下非常多各種各樣的錯誤。在佛教徒當中，很多人也因缺乏智慧，導致許多價值觀變得似是而非，到底是善抑或非善的情況，大家都分不太清楚，因而造做了許多不善行爲。

由於在一彈指頃就產生一兆多次的心路過程，這一兆多次的心路過程中，將前面和後面生起的，較沒有意義的心去除，是可以的。每一個心路過程中的七次速行心也並非一個接著一個一連

續生起，前面有許多果報心及唯作心，後面也有許多果報心及唯作心，而在其中才各自生起七次、七次的速行心。

【第一個速行心的果報】

看到這些論述後，我們的觀念就不會輕易接受其他說法，因為我們的認知已經跟隨在佛陀的法義後面，而且十分有味。七次的速行心裡，第一個速行心力量最弱，它的任務就是在這輩子給予果報，這輩子結束以後，第一個速行心就無從給予任何果報了。為什麼呢？因為它的力量太薄弱了！因為剛開始薰習，所以不會有太嚴重的影響力。

無論善或不善法都一樣，剛開始的第一個速行心，善和不善的力量都非常微弱，接著生起第二、第三等速行心，力量逐漸地增強，一直到第七個速行心時，才是善與不善最強的状况。因此，第一個速行心如果會影響我們，就會在這輩子直接給予果報，否則，在未來生當中沒機會再給予我們果報了。

第一個速行心，我們將它稱為「業」，而它所給予的果報我們稱為「現法果報」。大家目前只要了解這一點就好。有關業和果報，我們後面還會詳講。

【馬哈竇的故事】

我說第一個速行心給予果報的情況，大家可能都聽過這位馬哈竇的故事（《法句經註釋書》(Dhammapada aṭakathā)）。在迦葉佛時代，有一個叫做馬哈竇（Mahāduggata 很貧窮的意思）的男子，他非常窮困，一天辛勤努力工作的微薄薪資，僅能供自己三餐的伙食費。有一次，一位處理寺務的居士遇到了馬哈竇，用開

玩笑的語氣調侃他說：「喂！馬哈竇，明天我們供僧喔！你也來參加吧！看看你能供養多少，就盡量隨喜做功德。」

聽了這位居士的話，馬哈竇受寵若驚，興奮地回答說：「好的！好的！我一定要供養！麻煩您留一位僧人讓我供養。」馬哈竇如此承諾後，當天就拼命努力的工作，劈比以往更多的柴，雇主看到他這麼努力，就多給他一點工資，因此他就得到比以往稍微多一點點錢可供養。

當馬哈竇承諾要供養一位僧人以後，他這個心念一直跟隨著他，心裡一直想著：「明天我要供養一位僧人。」除了拼命工作之外，還特地到河邊去釣魚，釣到一條魚的時候，心裡仍想著：「明天我要供養僧人，我要用這條魚好好煮一道菜去供養他。」他的心思時時刻刻不停地圍繞在這個念頭上。

那位邀請馬哈竇一起參加供僧活動的居士，卻早已在前一天將所有信眾的發心和應供僧人數目安排就緒，分配好甲戶供養五位僧人，乙戶供養十位僧人等等，就只剩馬哈竇，反正只是隨口說說，根本沒分配任何一位僧人給他。到了隔天，馬哈竇居然真的來了，安排供僧事宜的居士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要怎麼做才好。恰巧的是，他還沒有安排人選來供養最尊貴的佛陀，供僧的時候到了，馬哈竇也站在佛陀住的精舍前，等待供僧。

而迦葉佛也早已入定觀察今天應度化的對象，這是佛陀們一貫的作法，佛陀的智慧顯現出今天必須度化馬哈竇。於是，佛陀進入甚深禪定，一顆進入禪定的心，雖然同樣是佛陀的心，但所不同的是，佛陀在此刻的心以涅槃為所緣，入定許久。佛陀的心識本就已經清淨無雜染，再加上，以涅槃為所緣入定這麼久，整個心十分寂靜、殊勝。

佛陀出定的時候，外頭早已等候著非常多的人，包含王宮貴族，都在等待著機會，要去搶佛陀的鉢來供養佛陀，卑微的小小馬哈竇也站在人群之中。在眾人迫切地等待中，佛陀終於打開了精舍的門，緩緩地走向馬哈竇，並將鉢遞到馬哈竇的手上。這個時候，其餘迫切等待著搶拿佛陀的鉢的人們，個個十分驚愕，但是，沒人敢開口說什麼。

馬哈竇簡直是高興到了極點，剛剛才想盡辦法賺取微薄工資，煮了一道魚餐的馬哈竇，就用這麼些微薄的供品來供養佛陀。供養過佛陀以後，馬哈竇的經濟情況明顯改變，家中的財富迅速增加，而且愈來愈多，簡直像從天而降。這是因為馬哈竇以至誠的心，來供僧的善速行心如此強烈，因而果報在第一個速行心的時候就成就了。

【第一個速行心成熟的三個條件】

由馬哈竇的故事可以知道，能夠在此生就現前的果報是誰給予的呢？是第一個速行心，然而要讓這個速行心可以給予善果報，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第一、接受供養的對象，必須是三果聖者，或是四果阿羅漢；第二、自己要有非常誠摯的心思；第三、所供養的物品，必須合法取得。

像是馬哈竇供養的一樣非常純淨。也就是說，供養的物品取之有道，買賣時以合法方式賺取來的，或是以正當工作掙得的工資。接受供養的人在這個時候必須進入禪定，如上例所示，佛陀在馬哈竇供養前的禪定，是以涅槃為所緣。

即使受供養的對像是阿羅漢，要讓供養者第一個速行心給予



果報，他必須要先進入滅盡定，將心力量更加強化，讓它更加純淨，即便是阿羅漢聖人也必須這樣做。如同上述各種條件都具備之後，第一個速行心的思（cetanā）才能夠讓馬哈寶這樣貧窮的人獲致今生就能成為富人的果報。

相同的，不善業方面的思，如果欺負或毀謗阿羅漢果聖人，受欺負的聖者並不需要進入禪定狀態，這個人當下就會感得果報，立即死亡且墮入地獄。得到現身的惡果或善果，都是第一個速行心所給予的。

再強調一次，第一個速行心能感得果報的三個條件：

一、供養者的心及意願要非常的誠摯且強烈。而且，供養的物品必須是合理、合法得到的。在買賣或工作的當下要正語，若利潤不便誠實說出，但至少要把物品的優劣如實的告知買方，這樣合法、合理的方式來得到的物品或金錢。

二、接受供養者的德行要殊勝高尚。

三、受供養者在接受供養前，先進入禪定，把心清理到最清淨、最寂靜的狀態。

如果上面三個條件都具備了，供養者就會感得當生的果報。若非如此，那就要等後面幾個速行心來盡義務，也就是說，後面幾個速行心的力量，在未來生果報才會成熟。

【正確佈施，阻止不善】

在這裡，我們有很多可以下定義的地方，昨天已經跟大家講過「自性親依止緣」。現今世界裡，很多人佈施、持戒、實修，這些本來都是很好的事情，我也時常鼓勵信眾們要多行佈施，也告訴他們佈施時要注意些什麼。但是，講歸講，就像俗話說的，

瞎子不怕鬼一樣，因為這些人看不到鬼所以他們不會怕，對於很多不好的事情，人們卻將它當成會有利益的事情來做。

就以佈施爲例吧，〔註：緬甸男性一生必須出家一次，且認爲出家儀式活動是最大的佈施。此處雖沒有明說，據下文應該是以出家活動爲例。〕我們常常看到人們在很多地方搭起帳篷或舞臺，進行廣大的佈施，這份要行佈施的信心和思維，是非常好的，是善法。

但是在搭帳篷或舞臺的時候，心裡老是想著：「我的帳篷要搭到什麼程度，要搭的多好。」共同參與的親友們也都懷著同樣的心思來搭自己的帳篷。大家都抱持著這樣的心態：「就算無法跟其他人一樣好，至少也不能差太多。」

像這種時候，爲了不讓他人看輕自己，勉強而做的事情，會是善的速行心嗎？大家一定要好好想一下。這個害怕被別人輕視的心，是善的速行心嗎？爲了在未來得到他人的讚美，是善的心所，善的速行心嗎？此刻的心，其實是伴隨著很多貪的不善心。

在想要行佈施的善法裡，卻因爲想要得到其他人的讚美，或避免別人的批評和譏笑，而導致了不善法的生起。這種狀況，就是以「自性親依止緣」的力量來支持著不善法的增長。

帳篷舞臺都搭好了以後，自己愈看愈覺得漂亮，而沒辦法搭建的親友們，也來爭相讚歎：「哇！搭的真是漂亮啊！」，心裡跟著飄飄然傲慢自大起來，還故意在帳棚附近東看西看露露臉，告訴其他人說：「知道嗎！這個帳篷的主人是我的某某親戚，或是某某友人……，此時，所生起的速行心全都是不善的。

再來，思考該準備什麼食品來款待賓客時，除了考慮自己的經濟情況是否能夠負荷以外，還得考慮邀請對象的身分背景。這



些顧慮對於富有的人來說多多益善沒關係，但對於經濟情況較為拮据的人，爲了要應付這個排場，就得東挪西挪，千方百計擠出更多錢來供這場活動的費用，大家想想看值不值得如此呢？

不論在村子裡或者是在城市中，到了晚上活動仍進行著，一方面放縱鑼鼓喧天吵雜不已，另一方面，又要竭誠款待賓客。全村裡的人都來了，場面十分熱絡，到處都是笑鬧聲，以及吃吃喝喝時的吆喝聲。活動結束的時候，又必須彼此寒暄應酬一番。

有的人甚至得了便宜又賣乖：「其實我沒空來，不過，爲了給主人面子，不好意思缺席。」聽完這一番話，心裡頭明明很不是滋味，但主人還得陪笑臉的說：「是是，非常感謝你撥冗前來。」看看這些世間上虛情假意的交際，這時善法在哪兒？功德又在哪裡？！全部都是不善的貪心所、不善法。在整個過程中，善法可能只有一點點，但是，這小小的善法卻增長了非常多的不善。

活動的日子可能不止一天而已，接下來明天呢？可能還要進行洗禮儀式，而主持洗禮的人們呢，還必須要將過去久遠早就忘懷了的事，再提出來講一番。如果母親已經過世了，就以紀念母親爲緣由而講，或以父親不在了，以紀念父親爲理由而講，講到讓大家感動落淚。

才開始要去思惟做此善行所具有的小小善法，最後竟然演變成，利用思念父母親、思念不在場的子女、親戚爲理由，而爭相舉辦的喧鬧活動爲結局。這樣的不善法，這全部都是由「親依止緣」，或是「自性親依止緣」的力量來支持著這些不善法的增長。

活動結束了，佈施的帳篷及講台全部都已拆下來，要灑淨迴向的時候，就邀請法師們到現場來了，法師在滴灑淨水迴向的時刻，有沒有增長善法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以常見的情況來說，法

師的心態呢？由於我自己也是法師所以我很清楚，請允許我不要在這裡講穿了。

最後，這項勞民傷財的佈施活動總算結束了，到底，這個活動讓大家得到多少功德呢？大家可要好好算一下。這些情況，都是目前很多人打著佈施旗號而產生的，而且情況是愈來愈糟糕。

現在替我們錄音這位居士，在他接受短期出家典禮前，他父親的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先為自己的兒子舉行了出家典禮。父親的朋友邀請了英國的官員來參加，為了讓受邀來參加的英國官員可以穿著鞋子進出會場，因此，整個會場就佈置的很講究，地面上也鋪上了紅地毯，排場非常盛大而且莊嚴隆重。佈置這麼大排場的目的，就是為了向大家炫耀：「你看！我某某人所舉辦的佈施會，連英國的官員都必須來參加。」想想看，這時候的善法在哪裡？功德又在哪裡？

在他（負責錄音的居士）九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也曾為他舉辦了一場短期出家的典禮。規畫出家典禮相關事宜時，由於父親的好友先前為自己兒子舉辦的出家儀式，是那麼盛大隆重，還邀請英國官員列席參加。這位居士的父親自然也不甘示弱，也邀請了更高階的英國官員來參加。不僅如此，為了凸顯自己的能力，還說服英國官員脫鞋進入會場，受邀的官員們都如期參加了這個居士的出家典禮。

這些官員是為選票而來參加這個典禮的，脫了鞋子進入會場內，然後上臺致詞，接著跟大家一起吃吃喝喝。這位居士的父親洋洋得意，「你們看，我是多麼了不起！我一個堂堂正正的佛教徒，堂堂正正的居士，在佈施會場不允許任何一個人穿鞋子進會場。」他以這個方式來炫耀一番，這些全是自耀自誇的不善法。



當然，這些排場都還遠不及曼德勒大會的居士們鋪張的程度，不過，現在連在仰光等地方也學著這樣，爭先恐後的炫耀自己。我真的很同情他們，在賺錢積蓄財富的時候，無論是合法或不合法，不管合理與否，一概拼命去賺，然後再將這麼辛苦所賺來的錢，一夕間就像潑水一樣潑掉了，真值得同情。

【寺院委員們該注意的事項】

不只佈施時如此，許多佛寺裡的慶典活動，雖然說是以佛陀為中心的活動，但慶典的委員們心裡所顧忌的，不是參與者有沒有功德，而是夠不夠熱鬧和參加人數多不多等世俗事務。

由於他們把人數多寡以及熱鬧與否列入最重要的考量，因此，必須安排戲團以及各式各樣的表演團隊，儘量在活動行程裡面安排節目。剛開始時，可能還真的有一點點憶佛念佛的心思，但之後所呈現出的活動內容，全部都與不善法相應。

來參加慶典的信眾們，以及來盡情歡娛的人們，車水馬龍絡繹不絕，人數多到將整個佛寺擠得水洩不通。在參與這項活動的群眾中，到底有幾個人是為了禮敬佛德而來的呢？每個人都穿金戴銀，濃妝豔抹恣情地打扮，然後爭先恐後地來此炫耀，這些全部都和「貪」不善法相應。負責這些活動的委員們，起初辦活動的善意已經蕩然無存，變成了比賽人數多寡和鋪張排場的活動，徒然增長許多的不善法而已。

某些典籍中提到，在佛寺裡面舉辦盛大的園遊會或慶典的時候，出家人不應該參加這類型活動，我認為信眾們也不應該參加，因為沒有功德利益徒增罪過。在緬甸佛寺中舉行的盛大慶典，美其名為供養佛陀的法會，但只剩下名義上提到佛的名字，實質上

卻已淪為一個增長不善法速行心的地方。要知道，速行心只有兩種，善的速行心和不善的速行心，沒有介於中間模稜兩可的狀態。

參加這類慶典活動的人不僅只有佛教徒，有些非佛教徒也會來參觀。負責慶典的委員們不去理會這些活動，會不會讓人們對佛教產生負面的印象及傷害，任性地做想做的事情。這也是由一個小小善法，支持增長大罪過的例子。

一個寺院在建設的時候，大家都已經花費了幾千幾百萬的巨額發心了，等寺院落成迴向功德的時候，大家還要恣情打扮爭豔鬥富，大費周章盡情歡娛，這些全和世間法相應。所有與會的人們都以貪的速行心在抓取，在短暫的活動期間，所有來參與的僧眾，在家眾，徒增貪欲，增長不善法而已，浪費了這麼多人力與金錢，根本不值得，真是令人心疼。

【人們太愚癡】

一個小小的善法在許多地方卻能夠增長無數的罪過。除了剛剛講過的，寺院落成典禮、大慶典、佈施會、園遊會等情況外，還有很多不勝枚舉的實例。以喪禮情況為例，只是要安葬死者這樣的行動，也都以世俗應酬為主要考量。家屬總以活人自己的身分地位為考量，必須多請幾位師父？供養品的多寡？諸如以亡者的年齡來決定該請幾位僧眾參加，死者如果已經超過八十歲，就得請八十多位師父等等。可想而知，必須供養的金錢數目也非常可觀。

所有的標準都以自己的身分財力，以及外在習俗來衡量。再看看接受供養的僧人們，多數也充滿了貪的速行心來接受供養。因此，施受兩方都不清淨，供養的人是由於不希望被輕視嘲笑，



才不得不以這樣的貪心來供養，而接受佈施的人內心也充滿著貪欲，充滿了罪過。

更嚴重的是「和尚圓寂會」。當一個村莊的某某大和尚，某某長老往生以後，假如是在年初過世，人們往往並不在短期內爲他哀悼送終。負責喪葬的人或法師們會將這位長老的屍體留到稻穀收割的期間才舉辦「和尚圓寂會」。爲什麼呢？因爲收割後人們才有空閒，經濟上也比較寬裕，這段期間向每一個人募捐五塊十塊來爲亡故的長老辦盛大喪禮比較容易。大部分的人都會來參與對這法師做最後一次的供養。

治喪委員想著：「既然是最後的供養，一個戲團不夠熱鬧，兩個戲團才夠看，兩個也不太夠，不然三個戲團好了，三個戲團還不夠，四個戲團吧。」愈有名氣的長老，弟子愈多，弟子們不只自己花錢，還強迫村子裡的每一戶人家要負擔一部分的經費，一個戲團一個戲臺的將金錢浪費掉。由於亡者存放時間實在太久了，過世長老的屍體早已乾枯成骨了。

信眾們以供養爲名，爭先恐後的來參加喪禮，擠得汗流浹背，錢是花了，沒得到任何利益，而且還增長許多的不善法。不論在鄉村也好，都市也好，大家都以佛教佛寺爲名，在法師往生的喪禮、佛誕法會、寺院落成典禮等等活動中，不斷地增長罪過，想到這裡，真的令人悲傷難過！

如果如此持續下去，佛法會更加衰微，遭別人輕視。一旦有人質疑說：「咦！這是佛教嗎？出家人不是說佛教是很殊勝很高尚的嗎？高不高尚是不知道啦，但這些自稱佛教徒的緬甸人居然是這樣做的。」叫我如何回答呢？大家要怎麼回答呢？「不是說佛法很殊勝很高尚嗎？而他們僧眾居然是這樣生活的啊！這些人

只會到處參加熱鬧的園遊會及慶典啊！」請問各位法師要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佛法在國際上，由於我們國家不斷往下沉淪，而受到各國的歧視也就算了，但在國內也一樣，國內那些其他宗教的人，也很看不起我們佛教徒的所做所為。

還不只是來自非佛教徒的輕視而已，就連佛教居士們的子女，如果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了當代知識的薰陶，也會用批判的眼光來評論這些事情，他們會說：「爸爸，你們花這麼多錢，建造寺院來恭敬你們的信仰，而被你們恭敬信仰的僧眾，事實上是如此差勁！媽媽，您們護持受戒的比丘，是如何又如何……。」

像這樣，連年輕人都已在批判我們了。被批判不要緊，但是，必須反省一下，佛法真的在我們的心裡增長一分一毫嗎？如果有，可以不管這些批判，但事實上，佛法在我們國內真的很衰微了。

【像抓蛇一樣的教與學】

現今國內的佛學考試種類繁多，當子女們考上某某等級，父母、剃度師長、教授師長都非常高興，大家經常議論紛紛，我們寺裡有多少位僧眾考上什麼等級，而政府也為了表示贊助佛法的弘傳，用一些獎金來供養、獎勵上榜僧人與寺院，寺方也會舉辦一些表揚會。

人們也覺得能考上的人很了不起。因此，學僧和教授法師都為名與利而努力研習佛典。經典裡面再再強調，與其以這樣的心態學習佛法，不如不要讀書，去睡大頭覺要好一些。為什麼呢？用這樣的心態讀書，或教書，都是增長罪過，而睡覺時還不致產生罪過。

這種研習與傳授被譬喻為用不善巧的方式來抓蛇，就算僥倖



沒被咬死，也會嚴重受傷，用這個例子來比喻這類讀書和教書的態度將會導致惡果。總之，除了想要證法以外，不管你想得到什麼，都是不善法。

如果大家爲了得到佛法的功德利益來讀書，或是爲了佛法的弘揚與增上來讀書，其目的只是單純地想讓自己，以及人們得到身心的安樂，很值得高興和喜悅。這時，我一定會在旁協助大家解決研讀上的困難。

佛法不斷衰微的因素實在很多，昨天聽說，某寺一位長老圓寂後，大家都不敢靠近他的居所，因爲有恐怖事件發生。法師都如此，更別提居士或女居士們往生後不得超生的情形了。這件事我原本不想講的，不過因爲有人提到說：「法師，爲什麼不用一些社會上實際發生的狀況來補充呢？」所以，我今天才拿它當例子來提醒各位，認真用功，避免只注重虛名和外表，徒勞無功。

我們再來談談「數數習行緣」，先回憶一下，第一個速行心招感現生利益的例子，連佛陀本身都必須進入禪定，將心清理到最寂靜、最清淨的狀態，然後才將鉢遞給了馬哈寶，讓貧窮的馬哈寶當生感得晉升富人地位的善果。但也因馬哈寶的誠心和供養物的清淨所致。馬哈寶在未來釋迦牟尼佛時代，生爲一個很有錢的富家子弟，後來出家，法名叫班迪達，最後還是小沙彌就證得聖法。

即使是佛陀在接受供養前，都必須進入禪定淨心，我們一般凡夫僧接受供養該如何是好呢？我們平日又有多清淨呢？我們有多麼用功呢？當我一路這樣想思惟下去的時候，我發現最大的困難是，人們太不了解佛法了。法師們是否了解佛法呢？我真的無法確定。

【佛像遮蔽了真正的佛陀】

要回復佛法原來的面貌，恐怕要非常的努力，因各種佛像已遮蔽了真正的佛陀。當我們去到供奉摩訶牟尼大佛（Mahāmuni，緬甸佛教聖地之一）的地方，可以看到大家只一味忙著幫大佛貼金箔，根本沒有人用心憶念住世時的佛陀所做的功德，人們完全被佛像遮蔽了。

在仰光大金塔（Shwedagon，緬甸佛教聖地之一，相傳為釋迦牟尼佛陀的髮舍利塔）也一樣，人們被大金塔的佛像與佛塔所遮蔽，而忘卻了真正的佛陀。人們來的時候，完全是為了看這個大佛塔而來，因此，已經看不到真正的佛了，看不到真正佛陀的心和心識狀況，完全沒有以住世時的佛陀為所緣境。

【演說的法遮蔽了真正的法】

現在我們講很多經典：《轉法輪經》、《發趣論》等各種經典論籍。是什麼東西遮蔽了真正的經典呢？就是法師們，在說法時五花八門的聲調和舌燦蓮花的言詞，遮蔽了真正的佛法，人們喜歡聽到法師們用這樣的聲調與語氣來講說佛法，而有些內容也似是而非，讓人沒有辦法準確地理解佛法。

在這樣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的情況下，真正的法已經被遮蔽了。遮蔽的意思不是消失，而是被其他東西覆蓋住了，被演說的法所遮蔽，被非常多十分虛偽的東西所遮蔽，我們已經不太能夠尋得真實的法，也無法完全地依真實法用功。

【僧眾遮蔽了真正的僧】

現在一般的出家法師們，遮蔽了真正實際用功的聖賢僧。我



們現在行佈施供養的時候，我們的心只能學習眼前所看得到的僧人，而沒有辦法到達聖賢僧的境界。本來當我們念皈依僧寶時，應該要皈依聖賢僧，但以目前的情況看來，我們只能皈依我們現在看得到的僧人。

但是，許多僧眾的行徑已經愈來愈沒有章法可言，雖然我們皈依了他們，他們卻到處遊蕩去這個祭典去那個慶典，他們領導所有佈施活動，不管什麼事情都要走到前頭，插上一腳。這就是我們所要皈依的僧嗎？真正的僧寶已經被這些庸碌不堪的僧人們所遮蔽了。

【派系遮蔽了三寶】

現在我們有另外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派別出現了。在仰光和曼德勒這兩個城市，目前已經出現一種衛迦派（Vijja）的風氣，信徒們寧讓佛前供奉的花枯萎，這些衛迦派神明前所供養的花卻絕對不讓它枯萎。你看看，這是什麼情況？

有一位衛迦派法師的言談，很值得同情也很值得讚嘆，雖然這位法師他本身是衛迦某一派別的追隨者，他自己有他的神通，但他卻十分謙卑地告訴他的信徒們說：「千萬不要讓衛迦派遮蔽了佛法，相較於三寶的殊勝功德，衛迦的信仰者所能做的只有一點點而已，或許只有百分之一或二左右罷了。佛陀是很有威德的聖人，佛法也非常深奧崇高，聖賢僧的行止也非常令人景仰，因此，千萬不要用衛迦來遮蔽真正的三寶。」

你看看，一位在衛迦派別裡的法師，居然可以親自道出應該如何尊敬三寶，並提醒大家必須真誠地尊敬讚嘆三寶，這樣的言論風範是多麼值得讚歎啊！

早已被佛像佛塔、辭令演說的法義、現實僧眾們所遮蔽的三寶，現在又多一項衛伽派再將佛法覆蓋過去，這樣的情況已經持續很久了，尤其在仰光更明顯。他們覺得供在佛前的花枯了不要緊，但是衛伽派神明前的花不可以讓它枯萎。爲什麼會這樣呢？

因爲，佛陀不會站出來責備他們，但是衛伽派的神祇們，當他們不高興的時候，可能馬上降禍到你身上，因此人們心懷恐懼，不敢輕忽。一向被認爲很禮敬佛法的曼德勒，現在也慢慢被衛伽派超越了。

佛陀的大施主給孤獨長者即將死亡的時候，也得面對死亡，佛陀什麼忙也幫不上。佈施第一女弟子毘舍佉的寶貝孫子將死時，佛陀也沒辦法幫上忙。頻婆娑羅王被他的兒子毀掉了他的腳掌，他也必須承受這個痛苦，佛陀也無能爲力。每個人各自依隨因緣承受著果報，佛陀無法幫上任何的忙。

難道一般的天人們就有辦法嗎？衛伽派的神祇有辦法嗎？是的！有人說：「至少能夠有一點點改善」。在最主要的關鍵點上，可能可以修正改善，這個我也知道，所以我也會對他們保持敬意。

有一次，一群衛伽派的相關人士正在談論到某某人如何如何的時候，他們說：「你說，這甘達勇長老，他真沒有加入衛伽派嗎？」不久這些話就傳到我耳裡了，我就說：「我不需要加入任何派別裡，我是認認真真，確確實實在服務三寶的人。如果派別裡面的神明對於我的所作所爲，給予肯定支持而願意幫助我的話，我會很高興。如果祂們不想幫助我也不要緊，我不需要加入派別裡面。」

假使我加入派別裡面，人們就會說：「咦！烏迦那尬（摩訶甘達勇長老法名）怎麼可能沒有發展呢？他可是派中的師父耶！



他在供養某某派的神明。」「烏迦那尬持戒很圓滿，因為他供奉某某派神明。」

這樣一來，我整個生命就完了，因此，我從來不打算加入衛珈派別。也常常提醒常住住眾說，注意所做的一點點善事後面，跟隨著造下太多的不善業，這些不善業雖然還不至於把大家推向惡道，但仍須避免不必要的惡果。

一般信眾們花費很高的代價，卻無法得到任何的利益。因為大家把目標放錯地方，放在爭相建造寺院、護持法師、供養某某師父多多少少等俗務上，而讓這些努力全部白費泡湯了。這樣的佈施供養方式，就好像將辛苦從遠處提來的水，隨意潑灑到地面一樣，一下子就消失殆盡了。

想想看，即便是最偉大的佛陀本身，佛陀的心識本來就已經很清淨了，但是，在要接受供養的時候，爲了讓供養者今生的善果成熟，還必須先讓心進入最清淨的狀態。而一般的凡俗的出家人的心境，其實什麼德行都不具備的。所以你們供養了這些師父以後，要得到什麼功德，距離這個目標可還差得十萬八千里遠呢！

經典裡面也說到：「佈施給眾生東西，還可以給予一百倍的果報。」打個比方，有一隻小狗在路邊陷於飢餓之中，你看到了，趕快拿食物或水給小狗吃喝。飢餓的小狗也搖著尾巴，很高興的先聞一聞，然後盡情享用，而在一旁看著小狗吃東西的你也非常欣慰。

就像這樣你給予小狗一盤飯的佈施，在未來就能得到一百倍的果報。怎麼說呢？因為在妳可憐同情小狗時生起的那一份悲心，以及讓小狗吃東西時生起的慈心，這些都是純粹不含雜染的善心。由於具有這種善心之故，才能夠得到百倍的果報。

反觀，現在舉辦的大會慶典，會場的前頭還以各種各樣的音樂，各種表演，敲鑼打鼓，活蹦亂跳，後頭也跟隨著一群吃吃喝喝的人，這邊也是滿口謝謝的應酬話，那邊也充滿了虛應故事。這時候，善法在哪裡？功德又在哪裡？大家一定要將這一點聽進去。

【很多的佈施方式必須修正】

佛寺慶典、寺院落成典禮等等，這些佈施的方式都到了應該要好好修正的時候了，出家儀式也是應該修正的習俗，這些都是白白花錢而得不到利益的事，至於大和尚們往生的喪禮慶典，應該全部取消。

在這裡，還需要說明一下佛陀時代的印度，並沒有像我們現在這般擁有很大的寺院道場，更沒有這麼多道場。接著，從印度傳到斯裡蘭卡，到目前還可以見到那個時代的建築物，而從遺址中，我們可以窺見當時斯裡蘭卡所護持的佛法，並沒有被破壞掉。

不過，現在的斯裡蘭卡佛教也在逐漸衰微之中，這都是因為護持佛法的僧寶們，護持不得力所致。其他地方，或許也沒有像我們這裡一樣，有很多富麗堂皇的道場，而別的國家的人民佈施的程度，也不像我們做到這麼多，這麼大。

我們的國家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道場？為什麼佛法能這麼興盛呢？是因為當初阿羅漢尊者（Shin Arahan 直通僧人）們到了緬甸的時候，為我們解說佛法，而學佛的人最容易做到的修行就是佈施，加上，當時的人們沒有很多債務，經濟情況比較寬裕，周轉也比較容易，因此從蒲甘（Pagan）時代起，大家建造很多佛塔。

大家都將心導向佈施行，做為國王的人想做什麼呢？想著在



未來生還能繼續當國王，因為想成為國王，所以就將佛寺建造的像王宮一樣的富麗堂皇，王后也將佛寺建造的像王宮一樣。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呢？

他們根本不想得到涅槃，而是想當國王、王后。相同的，大臣們，文官武將們他們也想再成為文官武將，所以，也竭力佈施塔寺，將塔寺建造的像王宮一樣。這是在緬甸，將一切心力導向佈施的實際情形。

再來，國王為王子剃度，進行短期出家的時候呢？將王子打扮的很莊嚴，就只希望這個王子在未來世，還可以是王子。而文官武將們也在孩子短期出家時，將他的孩子打扮的像王子一樣，大家都希望孩子在未來世也能成為太子，享受王宮的一切。人們一路走來，各種誇張的賣力表現，全部都導向這個目標。

這些行爲，就是以小小的善法，以「自性親依止緣」的力量，來支助大大的不善法。這樣的供養，在輪迴中不會得到任何利益。因為在速行心裡面，就只有善的速行，及不善的速行這兩種。所以，我們要時時檢視自己的心，是善還是不善，然後決定努力增長善法。緣法是非常準確的，希望大家依隨著緣法，做自己該做的事。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最強的心之力量

1973 年 4 月 15 日（星期日）



13. 業緣、14. 「果報緣」之一

「業緣」，善業與惡業就是指造做善業與惡業時的思心所。因為這個思心所能夠促使果報成熟，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得到報應」。思心所不僅能讓果報名蘊成熟，也支持著因為種種業行而產生的業生色法，如某人的果報身很好，長得漂亮、莊嚴等等。一講到「業緣」，就必須也談一下「果報緣」（異熟緣），因為業是原因，異熟是結果，所以這兩個緣必須要一併講解才行，先來說說它們的定義。

【經典原文】

Kusalā kusalaṃ kammaṃ vipākānaṃ khandhānaṃ

kaṭattācarupānaṃ kammaṃ paccayena paccayo。

善業或不善業，都以業緣的力量支持名蘊及業生色（名蘊和業生色都是果報）。

Cetanā 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ca, taṃsamuṭṭhānānaṃ

rupānaṃ ca kammaṃ paccayena paccayo hoti。



思心所，以業緣的力量支持與自己同時生起的其他諸法。同時，也以業緣的力量支持著因為它（思心所）而產生的心生色法。

Vipākā cattāyo arūpino khandhā aññamaññaṃ vipākapaccyena paccayo hoti

受、想、行、識等四個名蘊的果報，以果報緣的力量，相互彼此支持。

【異剎那業緣】

接著來談談兩種業，一種是大家比較容易了解的「異剎那業緣」（nānākkhanika kamma），另一種則是比較不易了解的「俱生業緣」。「異剎那業緣」就是現在造下的善業，將在未來接受果報。惡業也是一樣，所造的惡業不會即刻受報，要到未來果報才會成熟，這就是一般大眾所了解的善業與惡業。至於從造業到受報會相隔多久，日後就會慢慢理解。

【業如種子】

古代大德以及論師們經常將「業」譬喻為「種子」，例如：大樹是經由種子萌芽而後形成，但是「這粒種子」並不等於這株樹。說到種子的樣式，大家必須有多樣性的概念：有果實核狀的種子、芽狀的種子、枝幹狀的種子，以及根狀的種子。不要將種子的形狀限定在果核及顆粒狀。是什麼條件讓各式各樣的種子得以生長呢？就是水分、空氣和土地，這些都是「種子」萌芽茁壯的助緣。

為什麼會長成大樹來呢？因為有種子，才會長大成為樹，如果沒有種子，樹是無法生長的。某一類種子是大樹能生長的主要

成因。業也是如此，在作善或造惡時，思心所是非常地強而有力的。看看現在的我！在一遍又一遍地講述的話語當中，雖然聲音是一樣的，然而，有時我的聲音中卻充滿著思心所的力量。

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我懷著一份非常想要讓大家理解的心意，這份心意就是所謂的思心所。思心所遍佈在任何一種善或惡業之中，例如：今天供養僧眾齋食與不供養的人，他們的心是不一樣的。供齋者的內心有一份強而有力的思心所，一心一意要完成供養僧眾齋食這件事，因此她的思心所的力量不斷地增長，所以一大早就準備齋食。這跟其他沒有準備齋食的人的心不一樣。

再舉個例子，在建造寺院的人在進行工作的時候，爲了想要趕快完工，想要把它建得很好，讓道場成爲清淨莊嚴的處所。此時，他的思心所與別人的思心所非常的不同，差別在於他的意志力十分堅定。

思心所就是一種強大意志力的展現，在行善的整個過程中，雖然也有其他的善心與善心所會生起，但是在這些心識與心所當中，思心所的力量最強，比其它的心與心所至少強兩倍以上，因此，我們下了這樣的結論「思心所就是業」。

業緣——如種種樹，各類種子，竭盡所能，（力求增長）；相應業緣，異剎那業緣，二種緣法，名之爲思，彼亦如是，憂慮操勞，（成就諸事）。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觀察果報異熟】

說到業，就得談業的果報。果報很穩定，不善果報是穩定的，善果報也是穩定的，道智的果報——果智也是穩定的。不要以為熟睡時的心就不活動，熟睡時果報心依然連續不斷地生滅著。這時候的果報心和住胎時的結生果報心是相同的。如果能像菩薩們的入胎、住胎時的心識，是和智慧相應的無貪、無瞋、無癡等高尚的結生果報心，那麼睡眠時也會產生同樣的果報心。

例如：一個小孩在住胎時，如果他的心很活躍，他在熟睡時的心也會是這個樣子。你能說這個異熟心不穩定嗎？不，是非常穩定的。結生時，心如果處於很快樂的狀態，那麼熟睡時的心就處於喜悅的狀態，整個臉部表情看起來很和悅。有些人在結生時並不特別高興或不高興，也就是處於捨的狀態，那麼他在熟睡時，就不會顯現出和顏悅色的容貌，也不會出現瞋的表情，只是很平常而已。

我們也可以用這種特殊方式來觀察家裡頭的小孩。一個小孩子如果以歡喜的心，與智慧相應的無癡心來住胎，那麼，這個孩子會非常懂事，相貌也會十分清秀，個性也活潑；另一種類型的孩子，臉部表情沒什麼特殊，非常呆板而且沒有什麼智慧，我們就可以猜測這些小孩子是以什麼樣的心識來住胎的。這些熟睡時的心識，住胎時的心識，以及日常生活中許許多多漫無目標的心識之流，都是屬於過去所造下的業的果報心。

當我們熟睡到連夢都沒有時的狀態，這就是一種果報心，非常穩定。果報心的特性就是穩定。就如同在大樹下乘涼的人，當徐徐涼風從身上吹過時，會感到非常清涼愜意。果報心不活躍，也不具任何活動的能力。一旦果報心出現，處於穩定的狀態下，

其他的心識與心所也跟著穩定下來。這時，果報心會對其他的心識與心所說：「我有多穩定，你們就得像我一樣的穩定。」

心與心所也會回答：「好的，我們會像你一樣的穩定。」這種穩定、清涼的氣氛，彼此相互感染著。但是，這並不是像涅槃時的清涼。不善的異熟也是這麼呈現的。畜生道的眾生在熟睡時的果報心，例如小貓熟睡時，雖然擁有不善的果報心，但也很穩定。這些都是果報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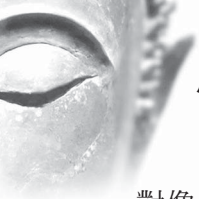
果報緣——如處幽境，微風納涼，果報緣法，能令名蘊，遠離憂惱，平靜安穩。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第一個速行心的力量】

由於人們不了解業與業果之間的相互關係，所以時常在不經意間造了種種善業或惡業，因此，理解這一點很重要。迦葉佛、舍利弗尊者和大迦葉尊者等，要去托鉢之前都會先入定，有一種定非常的穩定，叫做滅盡定。佛陀及阿羅漢們的心原本就很清淨、穩定了，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在托鉢之前先進入滅盡定呢？是為了讓供養者能獲得更大的利益。

因為入定後，心會變得更加清淨、更安止。如此一來，供養者將能夠得到更大的功德果報。他們觀察哪個眾生機緣成熟了，就去向他化緣托鉢。爲了要讓佈施者的現世就能獲得大利益的果報，所以接受供養者必須要先努力才行。相反的，如果受供養的



對像是一個雜念紛飛、心思昏暗、心不清淨的人，供養者是很難從佈施中得到功德利益的。

我很清楚這些道理。我不可能對我所見到的每一個人都行佈施。面對我所佈施的對象，我是無所求的給予，只是爲了給而給。如果我們有所求，就必須供養僧眾，因爲只有佈施清淨的僧眾，才能夠讓佈施者獲得更多的利益。七個速行心裏面的第一個速行心，因爲力量很微弱，所以它的果報只能讓它成爲現世受報。第一個速行心的力量爲什麼會那麼弱呢？

就好像用檀香薰衣服，一共薰七天。薰了第一天，衣服上有一點檀香味，再薰第二天、第三天直到第七天，衣服一天比一天香。第一個速行心的力量有好像被檀香薰了一天的衣服，香味很淡，力量非常小。第七個速行心的力量就像被薰了七天的衣服一樣，最有香味、最有力量。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吧：假如有一個富翁，他擁有很多財富，兒子繼承了他的財富，並且費盡心力賺錢，結果兒子比父親更富有。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七代，每一代都繼承了上一代的產業，一直到第七代的子孫時，他將會是歷代來最富有的。爲什麼呢？因爲他繼承了前六代的財富。這就是說明爲什麼第一個速行心力量最微弱，而第七個速行心力量最強大的原因。

第七個速行心既然有最大的力量，那麼，它的力量會在什麼時候顯現形成果報呢？就是在第二生（也就是下輩子），第七個速行心的力量足夠使我們去結生，形成另一個新的生命期。

【第一個速行心產生業果的情況】

第一速行心因爲力量非常弱，所以果報只在現前這一生現起，

如果果報沒有在這一生現起，那就成爲無效的業。無效的業是指沒有任何果報的業。再來說說，難道第一個速行心完全都不會感得果報嗎？不是的。只要是做善事，第一個速行心就會起作用感得善果。就像我常常在寫關於佛法的著作，這樣的善業一定有果報，這點我深信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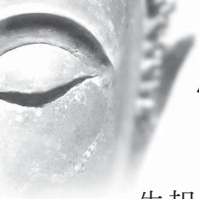
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這樣的思心所，可以保護我們，儘可能地消除種種障礙。這是第一個速行心就顯現果報作用的例子。再舉例說明：貧窮的馬哈寶與咖卡伍利耶在他們供養了阿羅漢後，現世就變成大富翁。這是因爲具清淨心的阿羅漢們入定後，再出定去托鉢，阿羅漢的心是無比的清淨與安止，而且供養者的佈施也是如法得來的清淨食物。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個速行心的作用就立刻生效，讓佈施者在現世就能獲得成爲富翁的果報，但是這種例子非常非常少見。

如果第一個速行心的力量不足以使果報現起，那它將會與過去所造下的業行結合，使果報現起。就如同一條小細流，在下大雨的時候，上游的水加上雨水，就會變成一條水勢磅礴的急湍。如果只有這條小細流中的水，那只能靜靜緩慢地流著，必須再加上大雨後的水量，才足以濺起各式各樣澎湃洶湧的浪花。

過去的業就像小細河流，而現在的業就像大雨雨水，將過去的業加上現在的業，就像在細流中注下大量雨水，將促使第一個速行心產生果報。否則，現世中一大堆雜亂無章的第一個速行心，大多數都是無法產生果報的無效業。

【第七個速行心產生業果的情形】

最有力量的第七個速行心所產生的果報，足以讓另一期生命



生起，可以讓我們成爲天人，或者成爲人。第一個速行心如果有能力讓果報現起，也只是讓今生過得更幸福一點，是無法影響另一期生命，無法在結生時顯現。第七個速行心就不一樣了，它不僅能讓這一生過得幸福些，甚至能影響到另一期生命的現起。這是關於善業方面的速行心。

不善業的速行心也是這樣。毀謗大阿羅漢的第一個速行心，將會馬上得到果報。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剛剛剃過頭髮，有一個叫難達（Nanda）的夜叉馬上在舍利弗光禿禿的頭殼上敲了幾下，難達夜叉立刻就死了，接著馬上墮入無間地獄。讓他馬上死的是第一個速行心，而促使他墮到無間地獄的則是第七個速行心的作用。（引自《小部經典·自說經》（Udanapalidaw yakkhapahara sutta）；《中部經典·後分五十經篇註釋書》（Uparipannasa athakatha））

由此可知，不論做善業或造不善業的第七個速行心，都是最有力量的，影響下一期生命的品質。如果第七個速行心在「下一生」沒有產生果報的話，那麼，第七個速行心的業就會成爲無效的業。

我們有許多無效業，用緬甸話說，就是可惜的業。眾生造下了許許多多的業，並不是所有的業同時都會在「下一生」產生果報。在這些業行中，只有一個業的第七個速行心，會給與結生心（果報）。其他業的第七個速行心，都成了無效業。

【五個（二至六）速行心產生業果的情況】

至於第二到第六這五個在中間的速行心，是很悠哉的。中間這五個速行心的善或不善的業，在還沒到達涅槃之前的未來生中，

都有機會使果報成熟。不一定非得在哪一世成熟不可，但是，一定會在因緣成熟的那一世發生作用。

大家想一下，我們在過去生的善業或惡業，在今生結生時就算是給予果報了。如果在以後還會產生果報，它不會單獨生起，將結合過去的五個速行心的業一起產生果報。這就是說明做善業的人會有很多好的果報；做不善業的人，就變得沒有什麼能力讓善的果報生起。

所謂善有善報。我們帶著過去無數世的業力，在每一生的每一彈指間，就有無數億的五個（二～六）速行心的業，這相當可觀。無論是僧眾或居士，都有數不清的五個速行心的業。但是，到底該如何才能使它的果報產生呢？

這五個速行心的果報，從造業時算起的第三世一直到尚未證得涅槃之前的所有生命期中，都有成熟的機會。一旦時機成熟時，果報就會現前，時機尚未成熟，果報就不會顯現。可能在結生時產生果報，也可能是從結生到這一期生命結束前的任何果報。就連佛陀與眾阿羅漢這些聖者們，在他們得到了清涼的涅槃之後，他們依然留下很多五個速行心的業，只不過這些業都變成無效業了。

現在我們已經了解三種果報的情形：第一種是「現世受業報」，是由第一個速行心所產生的果報；第二種是「下一生受業報」，是由第七個速行心所產生；第三種是「後後受業報」，是由中間五個速行心所產生的果報。凡是有情眾生都有許多的後後受業報，從造業的第三生開始，一直到未證涅槃以前，一旦因緣條件成熟，就會產生果報。



【重業】

「重業」（garukakamma）是指很重大的業。例如得到禪定的業，在今生能得到禪定的人，下一生的果報肯定是善的，可以使他投生到梵天界，這是一種非常重大的善業。在不善業方面的重業，例如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等五逆罪，這種重業一定會在下一生結生時產生果報。

這個果報將牽引他墮入無間地獄，沒有任何的業可以阻止。提婆達多的故事就是個例子，因為他出佛身血（讓佛受傷），所以死後立刻墮到無間地獄，沒有任何的善業可以阻止他墮地獄，他所造的善業只能夠稍稍減輕在地獄所受的痛苦而已。

重業第七個速行心中的思心所，一定會讓該果報在下一生成熟，那麼可怕！我們可得好好省思一下，我們可曾造下善方面的重業？到目前還沒有。那惡業方面恐怖的重業呢？也還沒有。因此，我們就能夠確定我們沒有下一生一定給予果報的善業或惡業。大家要清楚這一點。

【臨死業】

「臨死業」（āsannakamma）就是在臨死前所造的業，例如兩個彼此互相敵視的人，帶著很大的瞋心打架，一方用武器打死了另一方，這時候的行為就是一種臨死業。如果沒有其他的重業出現，被打死的這個人下一生的結生果報肯定受到這個臨死業的影響。

病人在臨終前，如果親友們邀請法師為這個重病的人誦經迴向，或讓病人聽聞佛法等等，這也是臨死業。有一次，有個比丘正在誦經，一隻小青蛙在附近聽見了誦經聲，雖然聽不懂，但是

心裡感覺很舒服，就停在那邊專心聽了一陣子。這隻青蛙這樣的心是一種善業的心。

那時正巧有個牧童，站在青蛙旁邊，把他厚重的木棒放到地上，就將那隻青蛙活活壓死了。這隻青蛙由於臨死前聞法的善業，投生到天界成爲天人。（引自《天宮事經註釋書》（*Vimānavatthu athakathā*））

再舉一個例子：有一個大約十三、四歲的小孩子，生了重病，他父親怕孩子死在家裡，所以將他移到門外。這時，佛陀知道這童子已經病危，就出現在他的面前，並且放光照耀在他身上。這個小孩一看到佛陀的莊嚴相貌以及莊嚴的亮光，立刻感覺很舒暢，繼而生起了恭敬、仰慕的心。

他想著：「今生沒有機會禮拜像佛陀這樣圓滿的人，好可惜！如此莊嚴的人，我卻從來都沒有親近過，也沒有禮拜過。」看著佛陀，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涼、平靜與快樂。放光到此刻，佛陀覺得能夠讓這孩子生起這樣清涼、平靜的心境，已經足夠而離去。憶念著佛陀莊嚴相好的所緣境的業，讓這孩子死後往生到天界。（《天宮事經註釋書》）這就是臨死業的果報現起的好例子。它的業雖然很小，但是因爲十分接近臨死的心，所以在死亡時刻，臨死業會優先產生果報。

【慣行業】

有些業不是臨死業，而是平常的薰習。有些人平時就會做一些不善的行爲，例如：打架、殺人、偷盜、放火等，而且習以爲常。經常造作這種業行的人，在臨死時，若沒有其他更重的業現起，那麼，這些在日常生活所薰習的「慣行業」（*āciṇṇakamma*）就



會優先產生果報。

善業方面也是一樣。常常以佛陀為所緣境，禮佛、供養齋食、供養花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法持戒，從事正當的工作來維持生計，一切行止都盡量保持著善念，這就是慣行業。這樣的人在死亡時，如果當時有臨死業現前，優先權有可能被臨死業所佔據，否則，慣行業就會在結生時產生果報。

所以說，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必須照顧好自己的身、口、意三業，而且要持戒清淨。我講這些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在臨命終時，能夠遠離恐懼，而且一定可以安心地往生善處。希望大家能夠理解我的用心，並且能夠身體力行。

在座的每一個人，一定不會造過重大的不善業，一定沒有造下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等五逆罪。所以我們應該要特別留意的就是接近死亡前的臨死業，它將會產生果報。假如又沒有臨死業，那麼就只剩下平常所熏習的慣行業會產生果報。所以，想要得到好的果報的人，平常就需要培養更多的善業。

【已作業】

「已作業」（Kaṭattākamma）是指在造業的當下，並沒有很強的意圖（思心所），它只是一些很平常的動作行爲，是多生以來不重要的所作所爲。要在沒有重業、臨死業或慣行業的影響之下，已作業才能夠產生果報的作用。

不要以為造下的所有善業，都能夠產生善的果報。一個果報的成熟，要靠很多因緣條件的成就。關於這點，有個故事可以做說明，故事是關於一個國王被邪見所誤導及醒悟的過程。這個國王有個獨生女，她正是阿難尊者的過去某一生。這故事中有一部

份與已作業有關，所以我要把它結合已作業來講，跟其它業有關的部分，改天再講吧。

【摩訶哪喇達傳 Mahānārada】

有一位名叫英加帝（Angati）的好國王，他的獨生女名叫露灑（Rucā）。（《本生經註釋書》）露灑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公主，她是阿難的過去生，國王很疼愛公主，經常送花給露灑公主。露灑的隨從們會將國王帶來的花串成花環，戴在露灑公主身上。國王也常常送一些玲瓏雅緻的綢緞給公主，讓她每天都能夠穿到不同款式的綢緞。露灑公主與國王的父女關係一直都很好。

因為國王很會治理國家，所以人民個個安居樂業，國泰民安。有一年的十月十五日，國王與大臣們在這明月皎潔的夜晚開會，討論如何舉辦一些比較有樂趣的活動。其中有人提出建議，何不去尋找一位有智慧的修行者，向他請教一些疑難困惑的問題。大家都同意了。

因此，國王率領群臣們去拜訪當時最享譽盛名的烏固那（Ugna）裸體外道修行者。裸體外道的修行人主張不穿衣服，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是沒有任何煩惱的修行者，心很清淨，所以不用穿衣服，並且認為：那些穿衣服的人們因為心不清淨，所以需要穿衣服來掩飾。

當國王與大臣們到達烏固那的住處時，那兒已經有很多來求法的信眾在等候了。輪到國王的時候，國王恭恭敬敬地向烏固那頂禮。接著，就請教他問題：

- 一、爲人子女，如何侍奉、對待父母，才算是乖巧孝順的子女？



- 二、爲人子弟，如何對待師長，才算是有禮貌的弟子？
- 三、身爲一家之主，如何對待妻子、兒女，才算是好丈夫與好父親？
- 四、身爲國王、如何對待文官武將，才算是個明君？
- 五、修習哪一種法門，可以使眾生投生到善處？
- 六、哪些生活中不如法如理的行爲，會使人們墮到地獄？

國王問的都是很好的問題，但對烏固那來說，實在太難了，他根本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烏固那一問三不知，但是像他名氣這麼大的人，不能說他不知道，因此他只好以他常說的決定論（niyatavāda）回答：

「大王啊！世上並沒有所謂的善法與惡法可以學習。也沒有所謂前生的業行招致今生的惡果，所有的有情眾生都是毫無理由就自己出生了。沒有所謂的祖父、祖母等長輩，也沒有父母，更沒有可以學習孝順的方法。

沒有可以教導人的老師，一個乖巧、有禮貌的人，不用別人教，他自己生來就會了；一個不乖巧、不禮貌的人再怎麼教導，也是枉費心血，徒勞無功，因爲世上根本就不存在能夠改變一個人的方法。有禮貌的人自然就會有禮貌，不是別人教他的，世上沒有因爲受到他人的教導而變得乖巧禮貌的人。

所有的地、水、火、風等四大都是平等的。信徒們的地、水、火、風與大師們身上的地、水、火、風都是一樣的，沒有誰比較特別，誰比誰好。所以，不用恭敬長輩，因爲這麼做不會有任何利益可得。

四大是固定的法則，它有一定的定律。這個定律很自然的使

眾生成爲人、成爲天人、成爲畜生，誰都無法改變輪迴的命運。眾生的命運就像被繩子綁在大船後面的小船，大船去到哪兒，小船就跟到哪兒，大船前進，小船就跟著前進，大船停下來，小船就跟著停下來。大家都沒有任何自主能力，這種大自然的定律，沒有人可以改變。

沒有任何佈施的功德利益和果報，任何的精進都不會獲得利益。佈施可以得到什麼功德利益的說法，都是那些孤陋寡聞的人所宣揚，狡猾的人爲了得到供養，才如此教化眾生，實際上不會有什麼利益果報。

地、水、火、風、樂、苦、生命等的七大元素，是恆常的自然法則，沒有人可以改變它，破壞它。例如：殺一個人，其實只是拿刀子穿過地、水、火、風、樂、苦、生命等七大元素而已，並不是殺死他。由於人們無知，所以才把這個行爲叫做殺人，其實誰都殺不了誰。因爲死是一定會發生的自然法則，所以他死了，並不是因爲殺而死，而是自然的法則。

如果沒有經過八萬四千大劫，再怎麼精進都沒有用，人們並不會因爲精進用功而優先到達解脫境地，一切的修行都是空的，沒有用的。一個好人再怎麼努力用功，沒有經過八萬四千大劫，還是無法達到解脫；一個壞人再怎麼壞，也不會超過八萬四千大劫。

只要經過八萬四千大劫，不管愚者和智者，時間到了，自然就會解脫。就如海水無法超越海岸一樣，所有的眾生也不會超越八萬四千大劫這個固定的界線。經過八萬四千大劫的決定期程，不管愚者與智者，都會自然獲得解脫。」



國王很專心地思考著烏固那的論述。這時候，陪同國王一起來的一位阿喇達（Alāta）將軍聽到這裏，接著說：「大師所言甚是，大自然的定律，是無法更改的。這是對的，眾生的生命隨著自然的定律而轉，不會受善業或惡業的影響。」

【阿喇達將軍的故事】

阿喇達接著說：「我記得我的前一生（指宿命智，但他只看到一生），名叫丙哥臘（Pingala），是殺牛屠夫。那時我不只殺牛，也殺了很多的動物。我死後投生到將軍種族，現在我也做了將軍，所以我前生殺牛的業沒有造成惡的果報。」

如果按照有些人所說的，有所謂的因果業報，一個殺牛的屠夫怎麼可能有機會得到成為將軍的果報呢？我一定必須墮到地獄去受苦了。你們看！我沒有墮地獄呀，而且我的家族都是做將軍的。」

將軍的這些話，就成為沒有因果業報的證明。在此必須先解釋一下，阿喇達為什麼會成為將軍的原因。那是因為他在許多生以前，也就是在迦葉佛的時代，曾經用花環供養過佛塔。由於當時供養佛塔的善業（已作業），並沒有立即產生果報，就像被厚灰覆蓋住的火苗一樣。當輪迴到他的前一生，也就是當屠夫的那一世，雖然造了殺業，但是在他臨終的時候，供養佛塔的善業因緣成熟了，於是產生了果報。這是由於他曾經供養過佛塔的善因，才讓他生到高貴的將軍種族。

過去生的善業被覆蓋住了，到了做屠夫的這一世因緣才成熟。後來這一世做屠夫的不善業又被覆蓋了，這個不善業的果報，必定會在未來成熟。這位阿喇達就是提婆達多的過去生。由前生的

屠夫在今生成為將軍的阿喇達，由於不了解業果原則，才會更肯定了裸體外道烏固那的論點。

【比瑟嘎奴隸的故事】

這時，國王的隨從中有一位叫做比瑟嘎（Bijaka）的奴隸突然哭得很傷心。國王就問他：「你為什麼要哭？」比瑟嘎奴隸回答道：「我也記得我的前生並不是奴隸，而是一個富翁，做了很多善業，有人來向我化緣我都很樂意佈施。因此，大家都很讚嘆我的為人。我不只為人善良、好施，而且從來沒有做過違背良心的事。」

但是那一生我死後，結生時卻到了奴婢的腹中住胎，讓我成為奴婢的兒子，雖然是奴隸，但是我樂意佈施的心並沒有隨著身分的低下而減少，有些時候飯吃到一半有人來乞討，我都很願意把碗中的食物佈施給他人。所有的齋戒日我都持戒，從不苟且。阿喇達將軍的說法應該是對的，佈施、持戒等修福的事是不會得到善果報的。」

由於阿喇達與比瑟嘎的兩個真實故事，讓在場所有人不信也難。國王深深地思考著烏固那的說法，已經全然地接受了烏固那的決定論。

在此解釋一下，比瑟嘎為什麼會從富翁轉世為奴隸呢？在迦葉佛時期，有一天，比瑟嘎的牛走失了，他焦急地在森林裡尋找著。這時，有位比丘在森林裡迷了路，看見正在找牛的比瑟嘎，比丘問他說：「居士！請問到某某地方的路是哪一條？」

比瑟嘎因為找不到牛，所以沒有心情回答。比丘重複再問一遍，這時比瑟嘎生氣了，他帶著極不耐煩的情緒回答：「您們這



些法師呀真是多話呀！只有奴隸才會這麼多話，您大概也是奴隸出生的吧！」

比瑟嘎找不到牛的瞋心，造了不善的口業。那一生，這個業被覆蓋住了，就像被灰覆蓋住的火苗，暫時燃燒不起來。直到成爲富翁的那一世，在他臨終時，在迦葉佛那一世，因爲生氣找不到牛，而對比丘無禮對話的業，果報成熟，得到優先機會，使他這一生成爲奴隸身分。而身爲富翁那一世的善業，將在未來世中成熟。這個比瑟嘎奴隸並不是別人，正是目捷尊者的本生故事。

國王聽到了烏固那的決定論，也聽了阿喇達將軍由屠夫轉世成爲將軍，以及比瑟嘎奴隸的前世，做了很多佈施、持戒等善業，卻由富翁轉世成爲奴隸，使得國王更加認同烏固那的定命論。就對烏固那說：「既然一切的命運都已經註定了，那我還待在這裡聽你的法，豈不是浪費了我享受生命的時間！我要告辭了，以後有機會碰面再說了。」國王並不禮拜烏固那，轉身便走，因爲在定命論中說到，人人平等，不用尊敬任何人。

第二天一大早上朝的時候，國王召集群臣開會，同時把朝政大事都交給阿喇達將軍處理，其餘的事也分派給大臣們處置。並對大臣們宣佈說：「從今以後，所有大小事務一律都由大臣們處理，不要來煩我。我要好好享受，找一些國色天香的美女、少婦來讓我享用，全部都送來給我。」

全國人民紛紛議論著，說道：「國王因爲聽信烏固那外道的邪見，已經變成一個昏君，只顧自己在宮裏飲酒作樂，不管人民的死活，誰也不敢勸諫他。」

國王的女兒露灑，聽到父王受邪見所惑，心裏想著：「如果現在馬上去找父王，一定會冒犯他，我不能那麼魯莽。我還是照

著既定的行程，到了齋戒日的前一天才去找父王好了。」露灑固定兩個星期去拜見父王一次，每次父王都會給她一千金幣，做為修持佈施供養費用，零用錢則另外再給。每次給錢都會一再地叮嚀，希望露灑多佈施修福。

露灑終於等到了齋戒日的前一天，露灑吩咐著隨從們：「明天是齋戒日，現在請大家都去打扮一下，我們馬上去拜見父王，順便跟父王領取明天要供養的錢。」國王看到一群隨從圍繞著他的寶貝女兒朝著他的方向走來，很高興的問候女兒：「最近過得好不好？在後宮住得快不快樂？有沒有到花園或湖邊走走？」露灑覺得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事還在後頭。

露灑禮貌地回答道：「托父王的福，女兒一切都很好。明天是齋戒日，爲了供養，所以來向父王領取一千金幣，請父王恩賜。」國王這次不但不給，還教訓露灑一番：「女兒啊！不要再做那些無意義的事了，那些行爲只會浪費錢而已。」

還有，所謂的齋戒日，不吃東西、不吃飯，只是大家習慣性的信仰罷了。其實做這些佈施、持戒等等的善事，是不會有什麼利益的。妳要記住，在妳有生之年，不准再做任何佈施、持戒等的事了。知道嗎？」

國王接著又說：「根本沒有所謂的來世報應，既然一切都是無意義的，就別再爲這些事情勞累了。我講的這些話都是有根據的，像阿喇達將軍，他上輩子是一個屠夫，這輩子卻能成爲將軍；比瑟嘎奴隸的上輩子，是一個好善樂施、持戒莊嚴的好人，這一生卻成爲奴隸。由此可知，一切都已經註定好了，不論做什麼，都沒有改變命運的可能。所以妳不要再浪費金錢與體力去做那些善事了。」



其實，露灑向父王要錢的目的，是想要引父王講出他的邪見，好勸諫他。

【露灑的請求】

露灑感嘆地說：「父王！在很久以前，我曾經聽說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事。真想不到，今天我就親眼看到了。阿喇達與比瑟嘎他們本來就是愚癡的人，沒有什麼智慧，愚癡者親近了邪見者，當然會變得更加愚癡，因為他們不會明白任何因果業報。

可是父王，您是一國之君，而且是英明的國君，什麼事都會深思熟慮的國王。怎麼可以聽信那兩個愚者的話以及烏固那的邪見呢？父王！請您三思啊！」

露灑接著又說：「烏固那的定命論裡不是說：『任何人，只要經過八萬四千大劫的輪迴，就會自然獲得解脫，無法透過任何的修行，來淨化生命。』既然生命的輪迴能夠自然清淨解脫，那他自己為什麼還要修習那種無恥的裸體苦行呢？父王！難道您不覺得他的論點是自相矛盾的嗎？」

爲了要讓父王改邪歸正，露灑用心地說起她自己的過去生。「父王！女兒也有宿命智。我曾經有過宿命智，而且，看到的不只是一生，而是過去的七生與未來的七生。就從我記得的過去第一生說起好了，我曾經是一個金匠，我的相貌英俊如潘安一般，親戚朋友們都很巴結我，後來我交了壞朋友。」

講到這裡，大家該有一些的了解：

Puggalopi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hoti。

人物 (puggalika) 也會以自性親依止緣 (upanissayapaccaya-pakatūpa) 的力量支助緣法。

由於國王深深受到烏固那的邪見影響，烏固那的邪見，成爲國王現在造惡的堅強後盾，主要的依恃，這個邪見強而有力地支持著他，這就是因爲接近了惡友，惡友以「親依止緣」的力量支持著他。

阿難的過去生也是這樣，這位相貌堂堂的金匠也交了惡友。一個人如果親近了惡知識，那麼惡知識的邪見，會成爲他主要依恃及堅強後盾。不要以爲沒什麼要緊，這些邪見會深深地支持著他。接近壞人，壞人就會成爲我們的親依止的力量，支持著我們成爲惡人。

現在阿難的本生故事，也就是成爲金匠的時候，因爲相貌非凡，一表人才，所以人見人愛，大家都吹捧他。後來親近惡友，使他養成以我爲尊，爲所欲爲的習慣，結果侵犯了良家婦女，犯了邪淫的罪行。

金匠雖然造了邪淫的業行，但是這個業暫時被覆蓋住了。這一生結束後，下一生的阿難，投生到一個很富裕的佛教家庭，成爲一個大好人，佈施、持戒，一生都過著與法相應的生活。

我們接著看他的未來世，他身爲金匠時的邪淫業成熟了，所以第三世他墮入地獄受苦。臨死時的境遇待會兒再講。

他在地獄裡，受了很多年的苦才脫離出來，從地獄脫離後，投生爲一隻羊，這隻羊長得很健壯。主人說：「這是一隻品種很好的羊，要趁早把牠的男根閹了，將來才會成爲一隻更好的羊。」於是，命令手下把這隻羊的男根給閹了。這隻羊因爲長得特別強壯，所以主人們喜歡爬到牠的背上，然後騎牠，也常用牠來拉車。這是阿難的第四生。

第五世，阿難因爲過去邪淫的業，投生爲一隻公猴。當時的



猴王看到這隻小猴子，從小就很精靈，動作又敏捷。猴王想：「這傢夥，長大後一定會成為我的剋星，我得趁早把牠的男根咬掉，以免後患無窮。」這就是因為侵犯良家婦女，邪淫業的果報。

第六世，阿難在度大沙那（Sudassana）的地方成為一頭牛。主人為了讓這頭牛長得好，所以從小就把牠的男根闖了。因此，阿難就成為一頭既強壯又跑得快，十分乖巧，讓人得以安心坐騎，而且又很會拉車的好牛。

第七世，終於脫離畜生道的苦境，阿難投生在威悉地方（Vajji）成為一個非男非女的陰陽人。

【露灑在天道的五世】

這一次，阿難終於從苦道中脫離出來，成為天庭中最美麗的天女。但是，你們看！他還沒有辦法得到男身呢。最漂亮的天女，必然是帝釋天王的天后。阿難一共做了四世的天后。第五世則是一位天子的妃子。結束天界生命後，這一世，就是英加帝王的女兒——露灑。

你看！侵犯有夫之婦的罪業，讓他投生為牛、羊、猴子等的畜生道。也使他墮入地獄道。後來因為佈施、持戒那一世的善業果報成熟，得以投生到天道。但是侵犯的罪業，還沒有完全解脫，因此，縱使他投生在天界，也只能是女兒身，還無法轉成男人的身分。現在這一世，也只是成為國王的女兒。

露灑把自己多生的經歷稟告了父王之後，對父王說：「父王！這些都是女兒以宿命智憶念到十四生的經歷^④，我可以觀察到那麼

^④露灑的十四期生命為：金匠、富家子、地獄、公羊、公猴、公牛、陰陽人（過去七生）；八至十一世為帝釋天的天后，十二世為灑哪瓦（Janava）天子的妃子，第十三世是露灑，第十四世初利天的天子。是露灑在身為帝釋天的第一世天后時，得到能夠知道過去、未來各七世的宿命智。出自《本生經註釋書》（Jātaka aṭhakathā）。

清楚，這是我親身的經歷。請父王不要再聽信烏固那的邪見，毀謗因果。」

接著又說：「父王！您仔細思考一下，您那些後宮的佳麗們，他們高貴的身分，優渥的生活，華麗的穿著，堂皇的住處，樣樣都高人一等，難道這些都會像烏固那所說的定命論而不會改變嗎？他們這一生註定都會是這樣的幸福嗎？父王！請您三思啊！這些業的果報都是因為他們過去世善業的果報成熟，才能這樣呀。」

國王堅持著烏固那的邪見，露灑費盡心力的說出十四生的因果業報，國王根本聽不下去。國王怎麼看待公主的這一番話呢？他很高興的想著：「我的女兒真是會說話呀，口才真好啊！」他面帶微笑地聽完露灑的故事。認為這些故事，都是露灑為了讓他放棄他的見解，憑空所編造的故事。國王實在不願意放棄烏固那的邪見，因為前生與後世沒有任何因果業報關係的定命論，讓他可以為所欲為。

【露灑公主的祈禱】

露灑知道自己無法說服父王捨棄邪見，但是並不就此放棄。她很誠摯地合掌祈求：「弟子至誠懇切地請求，護持世間的沙門、婆羅門降臨皇宮；弟子至誠懇切地請求，守護世間的一切眾神，降臨皇宮，為我父王去除邪見。假若父王沒有任何德行，但願憑著我的德行、戒行、諦行，祈請各方神聖，降臨皇宮，為我父王去除邪見，為國民謀福利。」露灑發了這些願後，接著又很虔誠地伏地禮拜。那時，我們的佛陀在因地修行，住在梵天界，是梵天王那喇達（Nārada）。



【那唎達梵天王說法】

所有的菩薩，都是時時刻刻保持著正念，時時觀察、思惟世間，他們經常觀察世間上修善作福的人修到什麼程度，也觀察為非作歹的人，作惡多到什麼程度。所以，公主發願時，那唎達梵天菩薩看到了露灑公主那份虔誠的祈請，也看到了英加帝王執持邪見不願放棄的情形。

梵天想：「這位公主並非平常人，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公主，我今天非去一趟不可。這位國王固執於邪見已經影響到了全國，百姓們苦不堪言，所以我必須去世間一趟。世間的人對沙門、仙人還是很信任，我化作仙人去吧。就算要化作仙人，也不能化作老弱無力，或六根不具的仙人，因為那樣會受到歧視，讓人瞧不起。我必須化作一位莊嚴端正的仙人。」

想罷，他穿上了顏色雅緻，又很搭配的仙服，右肩上，整齊地披上一塊小披肩，帶著仙人的道具，從梵天來到人間。

他履步於空中，那份穩定安詳的舉止，非凡的氣宇，以及由梵天身上的威德力所散發出的光芒，人們都誤以為是月亮出來了呢。當他來到禪達尬宮殿（candaka，月宮之意）的時候，就站在王宮上方的高空中，在國王的上方。眾人都很專注地看著仙人安詳的威儀。

最高興的人當然是露灑公主了，她一邊禮拜仙人，一邊想著：「幫助我的聖賢來了！」國王看到梵天四平八穩地站在虛空，雖然化成人身，由於梵天王的威德力，使得坐在寶座上的國王坐立難安。國王很主動地走下寶座，站到地板上問道：「您為何事而來？叫什麼名字？是什麼種姓？」

梵天王回答這位不相信有梵天國的國王說：「我從梵天下來，眾天們公認我是迦葉種姓，稱我為那唎達天王。」國王很想要學梵天的神通，所以接著又問道：「請問那唎達梵天王，您以什麼樣的方法來到這兒？您修習什麼樣的方法而獲得神通？要達到您這樣的境界，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梵天回答道：「我不增不減地行持真實語，不說任何謊言、綺語等；我行持十善、守護六根門；我時時行佈施等福德，使神通自然而然地形成我身上的一部份。我從很久以前就修習這十種善法了，不是短時間奉行而已。就是因為這些行善業的功德，使我擁有神通力的。我的神通跟我的心意一致，我想去哪兒就可以去哪兒。」

國王又問：「那唎達梵天，我有問題要請教您，請您老實回答我，不要對我說謊。請問，真的有『他界』（paraloka）嗎？」國王固執於邪見，是因為邪見中沒有來生。

梵天回答道：「有！真的有，有『他界』，有『父母』，也有『師長』等等。是因為有一些貪著於『五欲』的人們，不肯承認有『他界』、有『業報』。因為如果他相信有『他界』的話，想到來生可怕的『果報』，他就不敢大膽的享受『五欲』。這些人因為被『無明』覆蓋了，所以才說沒有『他界』。」

國王沉溺於裸體外道烏固那所說的法，所以他想要聽的就是沒有「他界」。他很認同烏固那所說的法，因為只要相信沒有他界，所以他可以為所欲為，並且他已經侵犯了別人的妻子；他也不想聽說有「梵天」，所以他表現出一副蠻不在乎的態度。

英加帝身為國王，而且王宮是他的。那唎達梵天雖然是化作仙人，但是因為他擁有梵天王的威德力，所以讓人間的國王不敢



坐在王座上。國王雖然站在下方對梵天發問，但他還是不想捨棄邪見。所以他又對梵天說：「那唎達梵天，您真的相信有『他界』嗎？人從今生死後，還會有來生與來生可以住的世間嗎？您如果真的相信，就請您借我伍佰金幣，等到來生我再還您一千。」

那唎達梵天回答道：「如果你是一位持戒莊嚴的人，並且我也知道你是個好人的話，我會願意借錢給你。因為我知道好人的來生，一定會投生到善趣。可是現在的你，爲非作歹，你肯定會墮到地獄去。一個要墮到地獄的人，我怎麼會願意借錢給他呢？如果我借給他，那我要如何向他要回來呢？

要借錢給別人，也必須要對對方有某種程度的認識，才願意把錢借給他。知道這個人並不懶惰，而且肯努力工作，那麼他一定會有前途。現在借錢給他，將來他一定會連本帶利的償還，像這樣的人，別人才願意把錢借給他；假如一個好吃懶做的人，來向我借錢，我已經知道他很懶惰，且又沒有什麼本錢，如果借錢給他，他肯定會把它花光，確定無法還我錢，是不敢借錢給他的。

你就是會墮到地獄的人，我不敢把錢借給你。這種正在地獄受苦的人，我能去跟他討債嗎？他會還得起嗎？所以我不敢把錢借給這種人。

有一種地獄非常寒冷而且十分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在這裡的眾生又冷又餓，叫做黑暗地獄。黑暗地獄中的眾生，看不到彼此，那裡只有一條很狹窄的通路，一邊是石壁，一邊是深淵。裡面的眾生就在這窄窄的小徑上行走，必須緊貼著石壁一直往前走，沒有任何食物可吃。

他們就是這樣走著走著，因為他們看不到任何東西，當一接觸到另一個物體時，就以爲是可以吃的食物，因為很餓，所以飛

快地撲了過去，結果就跌落到深淵裡，跌得粉身碎骨。如果您待在那種地獄，我該如何向你要回我的錢呢？」

因為那喇達梵天王講到國王會墮到地獄裏的情況，將國王講得毫無價值可言，讓他羞得抬不起頭來。國王一邊聽一邊想著：「萬一我真的墮到他講的那種地獄，豈不是要受很多苦。」

接著，梵天又講倒刺地獄裡的境遇：「地獄裡遍佈長有刺的木棉樹，獄卒會用堅硬的武器捶打罪人、還用蠻力將罪人硬生生推上長滿尖刺的樹枝上。來生正在吃這種苦的你，我如何向你討債呢？所以我不能借錢給你。」

梵天講了國王可能會墮入地獄的情形後，接著又說了持戒、行善的人們如何投生到天界去享樂。人民都知道，因為露灑公主所述說的故事，無法讓國王捨棄邪見，所以梵天才會降臨王宮再說一遍。百姓們都非常希望國王能棄捨邪見。有些人十分專注地聽梵天說法，梵天以神通力，讓全國人民都能聽到他說的天堂與地獄的境遇差別，大家都可以感覺到國王將要捨棄邪見。

在大家正興高采烈的時刻，梵天又為人們解說了能夠投生天界的主因。透過佈施、持戒、以及持守齋戒等功德可以出生於天界，享受天界的快樂。國王聽著，聽著，聽到發呆了，他驀然回想起，露灑也曾為我說過天界的種種殊勝景象。

聽完了梵天述說天界的情況後，國王決定棄捨裸體外道的邪見，終於願意相信「有前生後世」、「有業有報」、「有凡有聖」的因果關係。國王終於棄捨了邪見。露灑當然是最高興的人，梵天幫助露灑完成了心願，就回梵天去了。



【多行善業】

由這個故事中，我們知道，在我們的教法中，現在造的善業，果報不一定會在現世成熟；只有重業才可以很肯定地說，果報一定會在下一生成熟。重大的善業是指修習禪定的善業，具備這種善業，毫無疑問地會在未來生產生果報；不善的重業是指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等五逆罪。

這些惡業，無疑地會招致墮入惡道的果報。其他的業，必須等時機因緣成熟時，才能產生果報。在今生，我們有責任善加把握獲得善果報的時機因緣，要身體力行，親自累積這些無人代勞的種種善行。

在這《發趣論》裡說到，業緣與果報緣，業促使果報得以成熟的種種情況，也必須等待時機因緣成熟，果報才得以顯現，這部分我明天再繼續說明。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掌握業緣， 才能隨心所欲

1973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



13. 業緣、14. 「果報緣」之二

【持戒勝於佈施】

接著，再繼續說明「業緣」與「果報緣」。在三寶門中，如果不能好好掌握業與業果，那麼無論做什麼事都無法達到目標。身為法師，必須好好地了解業與業果，才能安住於善法中；護持三寶的男居士、女居士們，也必須了解業與業果，才能如法地護持三寶。

一般的佛教徒對於業與業果不是很清楚，也不想去了解。總認為，他們的責任只要行佈施就夠了，而不去了解在「業與業果」中，持戒勝於佈施。事實上，我們無論做什麼事，生意買賣，或普通交談等等，都應以持戒做為基礎。

有了戒行的基礎，再去做一些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或去做一些感興趣的佈施，所能獲得的果報將會更好。如果一個人完全沒



有持戒而專行佈施，這樣的人想要在未來生中投生於善趣恐怕會有些困難。

【善心為首】

我一直都這麼認為，身為法師的我們，應隨著時代的需求來教授法義，也是抱持這個心態來開課。剛才，在法師們朗誦的偈頌（伽陀）中指出，若不以持戒作為修行的基礎，那麼修行是不會有進展的，由此可知持戒是修學佛法的基礎。在三寶門中，應把善心列為首要。沒有善心而出家的作為本身就是個錯誤，想要成為比丘也好、沙彌也好，必須把容易生起善法的善心排在第一。善心要做什麼呢？是為第二項的持守戒律，直到第十項才指明要研讀經典。

一般人也該努力培育善心，貪心重的人，必須努力學習減輕貪心；瞋心重的人，努力學習減弱瞋心。驕慢心重的人，應努力去去除驕慢，並且要去去除嫉妒慳吝心，一直到完全盡除為止。這樣才是「善」的心。在善心的基礎上，只要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量行佈施，尤其對於貧苦的人。先修佈施福德，然後，再進一步專修一種或多種實修法門（bhāvanā）。

【業力跟隨我們的狀態】

由於你們還不了解修學的次第，因此，我要多加說明「業」如何形成「果報」，以及「業力」跟隨的狀態，是很深奧的。我們所作的善與不善業，它們生起然後消失。我現在用充滿著善的思心所為大家說法，在說法的過程本身，思心所就一直不斷地生起又滅去，等我回到寮房時，這個思心所就完全消失，再也連接不起來了。

在此，「思心所」這個業，到底如何讓眾生得到另一期的新生命呢？這個現象相當令人疑惑，難解。前面我曾提過「善速行心」（kusalajo）與「不善速行心」（akusalajo）。速行心不像其他的心，它非常強烈。打個比方，熟睡時的心稱為「果報心」（vipākacitta），果報（vipaka），是指前世業所產生的果報。熟睡時，只有前世業的果報心產生，這個果報心非常安穩、祥和。

速行心剛好相反，它非常活躍，不像果報心那樣穩定。好比我現在正發出聲音時的心，裡頭充滿著許多速行心，因為這些速行心激發了心的緣故，才發得出聲音來。由於速行心強烈的刺激使得聲音相當清晰，除了想讓錄音的人能夠錄到清晰的聲音之外，也想讓在座法師及居士們都能了解法義。我不僅單純想要發出聲音而已，心裡還摻雜著許多的期盼，在期盼成分最多的速行心當中，思心所是最強而有力的。

「思心所」就像負責人一樣，舉例來說：在一場活動中，一定會有主席、負責人以及參與的成員們。這些人當中，最忙碌且最憂慮的是負責人。他要策畫整個會場相關事宜、安排行程，非常努力地想要讓參與者得到最完善的效果。主席只是主持會場而已，最擔憂、焦慮的還是負責人。

注釋書裡是怎麼解釋呢？「思心所」好比助教，在上課的時候，老師只管上課，最操勞且最擔憂的卻是助教，他要設法維持課堂上的秩序，也有責任管好其他同學，讓他們能專心學習。他努力地聽老師講課，比其他同學更精進更加用功。雖然「精進」也是心所之一，但最有力量的還是「思心所」。所以，在做某件事時的思心所，會帶動其他心所，因為「思心所」是主要的領袖，故而稱它為業。無論善或不善，「思心所」就是那個造作善或不善業的當事者。



再舉一個例子：例如很多人圍繞著打殺一個人，其中有一人最強而有力的把那個人打死，最後判罪的時候，只有把人活活打死的這個人，才是重要罪犯。這是指不善業方面的思心所，善業方面也是一樣，思心所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思心所和信、精進、念、慧一樣，都是心所，但在每一件事上，思心所都扮演著主要的角色。所以，「業」該以誰為名呢？

Cetanāhaṃ bhikkhave kammaṃ vadāmi.

佛陀把「思心所」當作「業」，因此「思心所」又稱為業。當然，思心所一定會消失，這是名色法（*nāmarūpa*）本來就會消失的自然法則。在一彈指間，都帶有無數億個思心所生起，有生起必然會有消失。這個剎那生滅的思心所，縱使經過無數劫，只要一有機會，就能促使果報成熟。這並不是一般人的智慧所能理解的，我們必然會產生「有這種可能嗎？」的疑惑。那麼，思心所是如何影響下一期生命的果報呢？關鍵在於智慧！

佛法是多麼的殊勝，多麼值得敬仰啊！佛陀正遍知的智慧是多麼值得景仰啊！現在，我們能接觸親近的所有法義，都是佛弟子們為了讓人們了解法義而精益求精地向佛陀請示的法要，經過大迦葉尊者主持結集，經典才得以流傳下來。再經由歷代祖師大德們一再地註解，使得法義延續到我們這一代，已經算是相當清楚了。這個思心所（業），跟隨影響輪迴的情形也相當清楚了。所以，現在我要把所理解的與你們分享。

【業力餘留的力量】

在眾生的身心（蘊流）上，善善惡惡的思心所——業，依著自然法則，依隨著因緣而必須滅卻時，並非完全徹底的消失到一

無所存的狀態，它會爲了作爲自己存在的基礎，將這些銳利紮實的力量精髓（業緣），潛藏於蘊流裡，值得我們深思。

潛藏於蘊流裡的業力，可以用父母留給孩子的影響力來作個比喻。有些父母的影響力左右著孩子一生的人格，從孩子身上可以窺見父母的影子，大家一看到他就知道他的父母是誰，這就是父母的力量餘留在孩子身上。但有些父母卻對孩子完全沒影響力。另舉一例：帝釋天王如果死了，肯定是他的長子繼承王位，不會是別的天人。爲什麼呢？這就是他留給兒子的潛力。潛力並不是指實體的東西，而是一種力量。

在什麼情況之下會有力量餘留下來呢？熟睡時連夢都沒有心的，這種熟睡時的心的生滅，不會在身上留下任何潛能。平時走動，也會看到各種形形色色的狀態，心也不斷地生起滅去，但這個心並不紮實，也沒有專注力，所以不會留下任何力量、潛能。不像我們現在說法與聞法的心，速行心雖然已經滅去，卻留下許多的潛能。它餘留下來的能量，就是爲了在機緣成熟時，產生果報。這個力量沒有能力單獨促使果報產生，必須靠許多因緣條件的協助，果報才能夠生起。

正如前面所述，只有「重業」不需要任何因緣條件的協助，果報就會成熟現起。如殺父、殺母的「重業」，不需要其他的助緣，已經足以讓他墮入無間地獄去。這是因爲父親恩重如山，母親德深似海。父母親對子女的恩德特別重，無微不至地供給兒女，因此，殺害父母的行爲所留下的力量非常強，能令他墮入無間地獄去受苦。

得到禪定是重大善業的一種，此生得到禪定的人，下一生的果報肯定是善的。若不是重大的善業或惡業，則必須等待時節因



緣成熟，果報才會現起。這種業力即是潛藏在蘊流裡的力量。

諸眾生等，蘊流之中，好好壞壞，形類不一，命名為業，此思心所，因緣和合，當減去時，絕非全然，不遺餘力，消滅殆盡。為令當來，因緣時機，成熟時頃，能令果報，得以現起，故而時時，雖生住滅，而留潛力，積累精髓。

善哉！善哉！善哉！

【波羅蜜】

接下來要說明「業」、「佈施業」與「佈施波羅蜜」的「力量」。祈求在世間榮華富貴的業並不是波羅蜜（pāramī）。

Paramānaṃ essā pāramī.

波羅蜜是高尚者的財富，波羅蜜是高尚者習慣性的行為。

想要發心成為菩薩、佛陀的大弟子（mahāsāvaka）、第一弟子（aggasāvaka），或是比丘、比丘尼等，必須累積善業。累積善業並不是為了得到世間的幸福，而是要在現世中修習道智、果智、涅槃，並親自體證道、果、涅槃。以這種方式佈施、持戒等才是波羅蜜。

佈施波羅蜜（dāna pāramī）：一般人也可以累積波羅蜜，但是千萬不要為了祈求得到生命輪迴中的幸福而修波羅蜜。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懷著純淨的心，為了得到道智、果智、涅槃的心，這樣就是在累積波羅蜜。世尊在未成佛前當菩薩時，已經累積了四大阿僧祇劫又十萬劫的波羅蜜，而且不是從那時才開始修習佈施等波羅蜜，比這更早之前，已留下了很多波羅蜜的力量。雖然世尊修習波羅蜜的心、思心所、速行心已隨著因緣法減去，但它的力量早已存在蘊流中。

每一生，每一世，每一次的佈施，那份佈施的心、心所、思心所、速行心已滅去，但是力量卻存留下來。直到他成爲毗輪安多羅王（Vessantarā）的那一生，佈施波羅蜜等已具足圓滿，便投生到兜率天（Tusita）成爲一生補處的菩薩。後來再從兜率天來到人間成爲悉達多太子（Siddhattha），且在這一生證果成佛。所以，在修行道上，如果想要證果成佛，那麼累積波羅蜜與善業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慈波羅蜜（*mettā pāramī*）：世尊當年離開王宮到森林裡做些什麼呢？他在散發慈心：「願一切眾生快樂、安詳。」世尊想成就佛道，他的心本來就緣於大慈大悲，因此努力修行早日覺悟，以救渡無量無邊的眾生。他在森林裡培育慈心，散發「願一切眾生快樂、安詳」的慈心，這些願力的速行心雖已滅去，但這些速行心的能量卻不斷地累積。佛陀多生累世地增長慈波羅蜜，到了成佛的這一生，慈波羅蜜已圓滿具足。

真諦波羅蜜（*saccā pāramī*）：真諦波羅蜜的意思是指，所說的話都是真實語，所做事的也是真實的。佛陀在未成佛以前，不斷累積諦波羅蜜，到了成佛的這一生，諦波羅蜜也已經圓滿。因爲有不間斷的真諦波羅蜜力量聚積在蘊流當中，所以才會有真諦波羅蜜的圓滿。如果沒有力量的遺留下來，只是一味依著速行心生滅生滅，就不會有圓滿諦波羅蜜的可能。由此可知，波羅蜜的圓滿，是因爲速行心力量的餘留成就的。

智慧波羅蜜（*pañña pāramī*）：回想我這一生的所作所爲，都是與智慧相應的善業。在爲大家講解或書寫與智慧相應的善法時，我常常在思考要怎麼說、怎麼寫才能讓法師及居士們更容易了解。這種思維的智慧波羅蜜，它的思心所雖然已經滅去，力量卻餘留



在蘊流裡。所以，在我的生命輪迴過程中，在未得到涅槃以前，也決不會得到庸碌、愚蠢、聾啞、盲瘖等出生低賤的果報。由於我所得到的熏習，都是與智慧相應的善業，今生才會成爲這樣的我，了解這些很重要。

「無間緣」的力量（*anantarasatti*）：那些速行心所餘留下來的力量，如何聚積在我們的蘊流中呢？現在你們正在聽《發趣論》，至少要有些微的了解。心依著無間緣的力量不斷地生、滅、生、滅，當前前的心生起時，力量也隨之生起，這些心本身也帶有力量。前面的心滅去了，後面的心會跟著生起，當後面的心生起時，前心的力量會跟著生起。

我們可以察覺這股力量。如何察覺呢？好比我們有說話的能力、有行動的能力、有做生意的能力等，我們可以感覺到這份能力，但它們並沒有任何形體可觸，也沒有重量可測。能力再大也不會讓你覺得沉重，雖然不具形體，我們卻能夠確實地感受到能力的存在。在眾生的蘊流與菩薩的蘊流裡，心不斷地相續生起，而每個心的力量也會交相起作用、互相影響。大家要了解每個心的力量是不會消失的。

知道這個道理後，我們不必恐懼，應該高興才對。因爲自從無始以來的過去生中，我們不知造下多少的惡業，也不知做了多少的善業。不論善業或惡業的力量與潛能，都會累積並潛藏在我們的蘊流中。想想看在這輩子裡，我們也造了多少的善業和惡業。

我是這麼認爲的：到目前爲止，在我身上並沒有非得現生就成熟的重業。如果有的話，果報早就成熟了。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等五逆罪，在我身上都沒有。居士們的身上也沒有，沒有這輩子就會成熟的重罪。因此不必害怕。

儘管我們沒有造下重業，但我們卻有很多當時機因緣成熟時，就會產生果報的惡業。不過不必太擔心，只管多多行善，因惡業的果報並不是隨便就現起，它必須等待時機、等待因緣，善業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生生世世的心雖不停地生滅，它們所留下的力量卻不斷地累積在我們的蘊流中，永遠地跟隨著我們。

【臨死業（āsannakama）的果報】

我們來想像一下因為得到某種疾病而將死亡，假設只剩下幾秒鐘的時間就要死了，當我們臨命終時，跟隨著我們的唯有善與惡的業力，善業與惡業中，哪一種會優先結果呢？這是很重要的關鍵時刻。我們需要記得「所緣緣」的境，若沒有境，我們的心不會生起，心須要有境才會生起。臨死那一刻，如果沒有重業，臨死業會優先產生果報，因為它最靠近死亡時的心。臨死時，雖然我們已經神智不清，但是我們的心還是會攀附著某個境而生起。假若當時所攀緣的是個不好的境，那麼，與這個境相關的業就有機會成熟。

須那尊者（Sona）的父親是個獵人，許多人勸他別再造殺業，但誰都勸不動他。後來年紀大了，須那尊著想：「如果父親再這樣下去，一定會墮入地獄去受苦。」因此強求父親出家，他父親後來也真的成為比丘。由於他的一生都過著打獵的生活，一輩子的心識都被殺業薰染著。即使晚年出家為僧，過著高潔的生活，但臨命終前，神智不清時，仍然呈現出地獄的境。

此時，在他心中所出現的景象是：許許多多大狗！牠們從山下衝向站在山頂的他，要吃掉他。驚慌的父親急忙呼叫須那尊者：「兒啊！趕快幫我趕走牠們！趕快趕走牠們！」須那尊者問父親：



「發生什麼事了？父親！」父親回答：「好多好多大狗！」尊者聽完後知道是地獄的相現起了。

須那尊者是位很善於說法、聰慧善巧的法師，他馬上請人幫忙採些鮮花，將這些花鋪滿了佛塔周圍的廣場，再將父親的臥榻搬到佛塔前，對著父親說：「老師父，請看看，那些花是爲您供養佛的。」

一聽到「供養」二字，父親從昏迷中醒過來，睜開眼睛看著那些爲他供養的鮮花。一般人在臨終前相當依賴資糧，須那尊者的父親看著花又昏迷過去後，天界的景象很清楚的呈現在他眼前，他看到了許多的天女。老比丘又喊著：「兒啊！讓開一點呀！讓點路！」須那尊者問他：「父親！又怎麼了呢？」老比丘回答說：「你的阿姨們來了！你的阿姨們來了！」

尊者知道這是天界的相，一邊想著：「能把即將要墮到地獄的父親，轉爲投生天堂的趣相，足夠了。」就這樣，他父親隨著須那尊者爲他佈置的所緣境，投生到天上成爲天人。

請大家思考一下，臨命終時的心念，對來生將投生哪一趣的重要性。而業如何產生果報呢？業必須依賴境的生起，果報才會生起，所有的心念生起時都需要依賴所緣境。

有一個如法優婆塞（Dhammika upāsakā），他不僅有好的臨死業，還有平日所薰習的善的慣行業，他一生持守戒律，而且有五百位同樣持戒的朋友。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佛法，持守齋戒，持戒清淨。

後來，這位如法優婆塞臨命終時，只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他想要聽聞佛法，家人就替他邀請法師來，爲他誦經、說法。當法師們正在誦經時，從六欲天來了六輛天車。這位如法優婆塞在

聽聞佛法時，神智有些模糊，他聽到天車裡天人們的吵鬧聲，爭相要用自己的車載他到天界去。

如法優婆塞就對天人說：「請稍等！」結果，正在為他誦經說法的法師們，誤以為叫他們先別誦經，於是就停下來回道場去了。他的兒女們為父親這反常的舉動哭得很傷心，他們想：「父親從未討厭過佛法，一生都過著與法相應的生活，為什麼會在臨死時刻，不想聽經聞法呢？」

如法優婆塞清醒一點了，看不到法師，就問家人：「為我誦經說法的法師們呢？」大家回答：「是你叫法師們稍等，法師們以為你不想聽他們誦經，所以都回去了。」如法優婆塞回答：「我不是要法師們稍等，而是跟天人們說稍等，因為要來接我的天人們都吵著要我坐上他們的天車到天界。」兒女們以為父親又在胡言亂語了。

如法優婆塞看孩子們不相信的樣子，便吩咐孩子們：「你們去把我之前先串好要供佛的花環，拿出來拋向天空，讓兜率天的天車載回去吧！」兒女們照著父親的吩咐，許願後，將花環拋向空中。雖然他們看不見天車，但見花環停留在空中。看到這景象，他們對父親的情況感到釋懷了。

父親也很歡喜的告訴孩子們：「你們如果想要得到我這種結果，就必須像我一樣好好的學佛，如法行持。」說完話後就滿心喜悅的往生了。

他成為天子，坐上天車到了兜率天，色身軀殼留在人間，在他還沒有到達天界前，他的心識流已經與天界相應了。就以齋戒的業力來說吧，這一生的業力都潛入在他的心識流，不斷地聚積、增強。他的善業早已蓄勢待發，只等待機緣，促使果報產生。



在他臨死前，天界的境已經現起了，他自己無法決定哪一個業將產生果報，此刻，齋戒的慣行業，使他得到天界的果報，使他乘著天車直接到達天堂。這是一條確定的道路，現在道業還很薄弱的人們，應該效法如法優婆塞的生活方式。不管獲得多少個法師學位（宗教部認證的）的法師們，都還不見得能像這位如法優婆塞一樣的安詳快樂。

無論僧俗，都應以善良的方式生活，多作善業，如果能保持到臨命終時，來生必定得生善趣。我們的心念一個接一個地生起，業力也跟隨著心識流直到臨死的那一刻。這時，最有力量的業會優先產生果報。

在這城市附近某座山上的佛寺有一位女居士，每到炎熱的季節，除了會在寺院各個角落設置飲水罈外，也會在大馬路旁設置很多飲水罈，讓旅客們方便解渴。她每天將住家附近的水罈加滿，離她較遠的地方則請別人幫忙，因此，大家都稱她為施水女居士。

這位女居士年老往生時，家人依習俗，在頭七那一天，邀請法師為她誦經、灑淨，子女們也為她做迴向。法師們作完法事，在回家的路上，剛走到橋頭，忽然聽到施水女居士的喊叫聲：「法師！法師！」法師問她：「妳不就是施水女居士嗎？妳怎麼了？」

她回答：「是的，法師！因為我往生的時候，子女們哭得很傷心，我因為牽掛著他們，因此成了『鬼道眾生』。他們在墳墓為我做佈施時，我渾然不知，只是跟著鬼伴們到附近的瀑布玩。直到滿七的今天，聽聞到法師的說法與迴向，才得解脫鬼道，弟子我是特地來向法師們道謝與告別的。」講完後，她的聲音也跟著消失了。

你們看看，一個多麼善良的女居士，只因為聽到子女的哭聲，對臨死時的境有了執著，導致作了七天的鬼道眾生。之後，隨著善業而從鬼道解脫，投生善趣。因此，臨死時不會隨便的死去，會有今生的境、前生的境與來生的境出現。當這些境出現時，我們的心會抓取某一個境，加上相應的業給予果報，然後有下一生的結生心。總之，過去、現在、未來三生是相接續的，不要以為未來生有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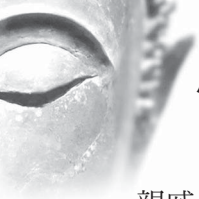
依「無間緣」(anantara paccayo)，這一生死亡與下一生結生是相同的，延續的。在人間死亡，到天上結生，我們的詞彙會讓我們認為前生與後世非常遙遠，其實是相續的，一點也不遠，而且，生命期的轉換也非常容易。

那位施水女居士，因為臨死時的心掛念著子女，這一點點貪速行心的果報，使她投生到鬼道去，後來滿七的時候，家人為她作供僧迴向的功德，由於這份善行的思心所，早在她的身心上熏習多時，使她很快醒悟得到解脫。

「境」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我們的下一期生命就決定在臨死前的「境」，臨死時我們的心不斷生滅生滅，沒有間斷，依著所取的境感得下一期生命的結生心。不要以為下輩子距離我們很遙遠，就像現在我們的心念相續一樣，這一生的死亡心與下一生的結生心是相續的。也因為是相續的，所以才能給予果報。

【臨死時的重要性】

想一想，珍惜並掌握我們現有的生命是多麼重要，臨死時的外境也是十分重要。大部分的家庭所關注的，離不開錢財、兒女、



親戚、朋友等問題，我們應常反問自己：往生的時候，如果聽到、看到這些，是否能安心的走呢？

我們寺裡有一位老居士，她到寺裡來持守齋戒，這是件好事。我勸她以後不要回家，好好安住在寺裡。萬一不幸在家裡死了，我不敢保證她可以往生善趣。在寺裡，所熏習的都是讓心平靜、安詳的佛法，我保證她肯定會往生善趣。可是她可能對於我叫她別回家這件事有點不高興，後來她再也不來了，沒多久就在家裡死了。我非常清楚在家人的情況，所以我勸她住在寺裡，至於她做的決定為何，這沒我的事，我已盡了責任。

臨死時，看到我們所住過的房子、家中的擺設用品、我們的家人，親戚、朋友等，有時候他們還會擺出一副哀傷的面孔，這些都是臨終者的困擾。就算是十分善良的人，也會因為有所牽掛而受到影響。我的年紀也大了，所以特別會觀察所遇到的老人們如何走過這輩子。

有位居士與同修吵架後不久就往生。兩年後，她以依附在別人身上的方式，個性就像她生前一樣，也會問起她的家人，尋找她的東西。家人問他：「您沒附身以前是哪一道眾生？您都住在哪裡？」她回答：「我死後成為鬼道眾生，住在這條巷子裡。」

家人接著又問：「難道您不怕人嗎？」他回答：「我才不怕人呢！人們住在人們的領域範圍，我們是在鬼的領域範圍裡活動，頂多會怕小孩子，因為小孩們玩耍，扔棍子或小石子的時候，會打到我們的身體。鬼夥伴們也會成群結隊的在這條巷子裡玩耍嬉戲，巷子裡的媽媽們供完齋飯後會迴向，但我們才不接著唱善哉隨喜呢！只忙著搶飯、芭蕉等食物來吃，大家都吃得很高興。」

因為他們不是餓鬼，不是處在飢餓與燃燒的狀態中，所以鬼

和鬼之間玩得很快樂。他們說他們就在這條街上，我知道就在附近，但不便說出街名。其實，所有的村、縣、市裡都住著很多鬼道眾生。

【非佛教徒的鬼神】

有一年，在我們結夏安居結束的那個晚上，雖然我們不供奉神明，住眾們在寺周圍點蠟燭，以便讓境內的神，能夠隨喜結夏安居的功德圓滿，用這些明亮的燭火供養佛。有位居士，他竟然爬到孟加拉蘋果樹上點燈。

沒想到住在那棵樹上的鬼神並不是佛教徒，他剛剛點燃蠟燭就覺得全身不舒服，就趕快從樹上下來，之後全身變得冰冷。在大家準備送他去醫院時，有位法師覺得這種情況應該不是普通生病，就帶病人到一旁問情況，這位鬼神說：「我是住在樹上的眾生，因為我不是佛教徒，也不喜歡他在我身上點蠟燭，所以我讓他不舒服的。」

法師對他說：「你不是佛教徒，為什麼還住在寺裡？」樹上的眾生回答：「我死了以後沒地方住，剛好這棵樹沒有主人，而且法師們每天都會佈施剩飯給我吃，所以就在此住下來了。」法師說：「那你不准再繼續住在這裡！」不准他住，他只好離開了！

如果我是這位法師，我會讓他住在原來的樹上，請他不要干擾我們就好。其實鬼神無處不在，即使是人來人往的市場裡也不例外。臨死時的所緣境非常重要，善的所緣境會讓你投生善趣，惡的所緣境會讓你投生惡趣。死心與結生心是相續的。



【給孤獨長者成為天子】

佛在世時，有一位大布施主名叫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ika），臨終時，請舍利弗尊者為他說法。舍利弗尊者教他觀察心念，於是他觀察著自己的心念，看著它們不斷地生滅、生滅，此刻善心遍滿了全身，以這個善心往生，生到忉利天成為天子。他思惟著自己是從哪裡來，憶起了自己是從人間來的，而且還是佛陀的大護法，心裡非常高興，於是，還沒進入天宮廷就先回到人間。

看著佛陀住在他供養的祇園精舍，感到非常喜悅。他在臨終前是觀生滅，聽舍利弗說法時也在觀生滅，這些善心所與善速行心跟隨在他的心識流裡，因此臨死時善心很明顯，「無間緣」支助著他，在死心滅去後立刻結生到忉利天，往生忉利天後，這些善心的力量也不會消失。

看了這些例子，讓我不敢輕忽自己的生命，因為我很清楚業力不會消失，唯有業才是屬於自己的資產（kammassakā）。不管你有多少的財富，死心一來，都得丟下它，絲毫帶不走。如果捨不得丟下，便會投生到鬼道，守著自己生前的東西，圍繞在那附近，不願意去投生。

一般人臨死時神智不清，迷糊散亂的心一定會被外境牽著走。這些外境不外乎金、銀、財寶、房子、子女、親戚、朋友等。平時最牽掛什麼境，臨死時那個境就會現前。這時候，心如果跟著外境走了，那麼他下一生結生的優先機會，肯定是鬼道或餓鬼道的眾生。儘管身為法師的我們也一樣，假如哪一位大德很慳吝，從不作任何佈施，那麼他死後肯定無法從那裡超生。

究竟法（paramattha）不分僧俗與畜生，一般人有放不下、捨

不得的牽掛，雖不至於墮入地獄受苦，但會變成鬼看守著那裡。大法師也不例外。因此，我再三強調，大家一定要了解業力跟隨心識的情形。

在輪迴的圈子裡，業力生生不息的跟隨著我們，正因有業力的跟隨，菩薩們才能一生又一生的累積波羅蜜。所有的波羅蜜都跟隨著他的心識流，不會消失。例如佛陀的前生為毗輸安多羅王（Vessantarā）時，所有成佛所需具足的持戒波羅蜜都已經圓滿具足。

臨死時，稍有一點點不善業，都會使他之前所造善業的影響力減弱。例如執著財物會使人失去自由，財物與親屬會引誘人們趣向鬼道，執著財物會使人投生到餓鬼道。僧人如果對他的弟子、居士情深難捨，或捨不下他的道場，那麼他將會投生到鬼道，守在那附近，不願意去投生他趣。

佛陀時代有個家財萬貫的富翁，他只有個兒子；另有一個富翁也是家財萬貫，也只有個女兒。這兩個富翁的兒子和女兒從小嬌生慣養，什麼都不會做。幾年後，兩個富翁年歲已高，想為孩子找門當戶對的人家辦好終身大事，於是兩個富翁決定讓一方的兒子娶另一方的女兒。心想這樣可放心了，即使兩個孩子們什麼都不會，憑著雙方充裕的財富，也可以讓他們一輩子花不完。

不久，雙方的父母相繼去世了，由於孩子們不務正業，交很多好吃懶做的朋友，他們成群結伴地來他家吃喝玩樂，把男方的財產都花光了。雖然如此，兩個孩子並沒有醒悟，依然不務正業。沒多久，女方的財產也花得精光，兩人窮得連房子都沒得住。最後夫婦倆只好白天乞討，晚上睡在公墓旁的停屍房。

一天晚上，一群盜賊經過公墓，看到他們夫婦過的這麼窘迫，



便邀男的加入他們偷盜的行列。當晚，他們就到附近的一大戶人家行竊，富翁的兒子什麼都不會做，老大就命令他守候在某個地方，並叮嚀：「如果有人經過，你就用棒槌打他。」

不一會兒，真的有人來了，其他的盜賊因為很機靈，逃過了別人的追打，只留下笨手笨腳的他逃脫不掉，手上又拿著槌子，成為盜賊的證據，就被抓起來送給國王處置。按照當時的王法，盜賊必須被處死，因此，第二天他就被送到公墓等候死刑。

送往墳墓的途中，恰巧有個名妓在妓院的樓上，看見從前常找她尋歡的大客戶即將被處死刑。她想起過去曾經從他身上得到很多歡樂，心生不忍，於是透過賄賂，請劊子手先拿些點心給他吃，吃完再行刑。這位即將被處死的富家子，一聽到食物是這位名妓給他的，本來就已經很喜歡她了，再加上送來這份點心的溫情，對她的愛慕更深了。

這時，目犍連尊者剛好托鉢至此，富家子想著：反正我已經要死了，吃不吃對我來說都不重要。我不吃了，我要把點心供養目犍連尊者。於是他很有誠意地把點心供養目犍連尊者，隨後就被處死了。事實上，目犍連是特地來接受他供養的。

富家子因臨死前供養目犍連尊者的功德，死後成為樹神，但仍然無法忘記他與名妓的那段情感。有一天，名妓與她的母親在花園散步的時候，樹神將花園變的黑暗無光，讓她母親看不見任何東西，然後趁機把名妓帶走。

對於女兒的突然失蹤，名妓的母親十分著急，到處求神問卜。神告訴母親說：「你的女兒不久會和樹神一起到竹林精舍（Veluvana）。」名妓跟樹神在一起過的十分快樂。經過好一段時間後，名妓怕母親擔憂，就請樹神送她回去。

母親來到竹林精舍等候她的女兒，很多知道這個消息，愛看熱鬧的人也陸續到此。過一會兒，樹神果真帶著名妓來了，到了竹林精舍他們兩人靜靜地聽著佛陀的開示，聽完以後便證得初果。（《小部經典·餓鬼事經註釋書》（petavatthu athakatha））

其實，這個富家子臨死時若不牽掛名妓，藉著供養目犍連尊者的功德已足夠讓他投生天上成為天子。就是因為他太繫念著名妓，所以往生後就在附近成為樹神，而且設法偷走他心愛的名妓。想想這世間的業力多麼不可思議，了解了這些，我們更應積極、更清淨的，不斷累積波羅蜜，直到證悟涅槃。師父們還要出去托鉢，今天就講到這裡。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智慧與精進 才是改命的關鍵

1973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



13. 業緣、14. 「果報緣」之三

佛教的經典，最初由大迦葉尊者（Mahākassapa）主持結集流傳下來，再透過具大智慧的祖師大德們一再地加以研究整理，到現在應該是很清楚又很完整了。所以我們現在該做的是，深入地去研究它、理解它、實踐它。

經典中說，臨死時會有三種境出現，即「業」（kamma）、「業相」（kamma nimitta）和「趣相」（gati nimitta）。可能是其中任何一種，或其中兩種，或三種都有。因此，請大家回想一下，你們家族中的人即將往生時的情形，這些過程雖然是經典上說的，但經典確實是把生活上的例子寫上去。

「業」的意思是指先前所造作的行爲。例如曾經建道場或供養過僧眾的人，在他供養的當時，善的思心所是無比的清淨與喜悅。在他臨死時，這些善的思心所會爲他帶來同樣的心境，引導他投生到善趣。

所以我常常鼓勵大家多作善事，例如道場開光法會的發心，

或發心在其他自己能力範圍所及的事務上，盡量做些清淨的善事。世間的客套殷勤，很難讓人生起善的思心所，大多數人臨死時的心念都是亂七八糟，所以需要靠平常練習行善做為助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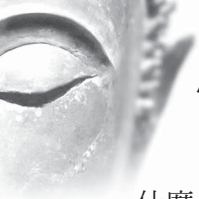
爲了迎合社會需求，客套而做的善事，不只是善心所的力量十分薄弱，有時惡心所也會隨著增長，這樣的惡心所當然也免不了會有輕微的惡報，所以大家記得要以清淨的心念行善。就如今天早上托鉢時，居士們看到法師們排列整齊的隊伍，內心生起很想要供養的清淨心，手裡捧著齋食，心裡想著供養法師，願此功德成爲達到涅槃的助緣。事後回憶起供養時的情境，善的思心所就會不斷地湧現。

造惡業也是這樣，會不斷地憶起造惡時的情境、心情。如果過去曾做過殺人、偷盜、妄語等惡業，臨死時這些惡業的境會一一現起，此時的心境也會與當時的造惡相同。而我們的心很容易被這些境牽引，將我們帶到該惡業招感來的另一個生命果報體。身爲凡夫的我們，應該努力減少造惡的機會，至少不能造重大的五逆業。平常輕微的貪、瞋、癡還是無法完全斷除的，這需要慢慢練習。

【重業、臨死業、慣行業的果報】

過去生的任何業，都無法阻擋今生重業的果報。假如今生有善的重業，如得禪定，臨終時無疑是與它相關的定境會現前。反之如果是重大的惡業，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等五逆罪，臨終時無疑地會是這些境現起，使他墮到無間地獄。像這樣的重大惡業，肯定我們都沒有。

我們如果沒有重大的善、惡業，臨死業的果報就會優先產生。



什麼是臨死業呢？無非是憶念過去所造的業行，諸如佈施、持戒、聽經聞法等善業。我們一般人沒有重大的善業與惡業，所以隨著臨死業去結生的機率很高。

如果我們在臨終時沒有任何的臨死業，就會隨著這一生習慣的慣行業去結生。法師們的慣行業就如行門、解門的修行，嚴格持守戒律，教授經典與弘揚佛法，維護正法久住是法師們的慣行業。居士們的慣行業是什麼呢？每天供僧、供花、禮佛作種種的功德，這些都屬於慣行業。在臨終時如果沒有任何的臨死業，我們就會隨著這一生的習慣——慣行業去結生。

不善的非功德業，諸如以殺害牲畜為職業、盜取別人的財物、侵犯別人的家庭、為名利而詐騙等等的不善行為，就是非功德業。譬如有人一生為惡，那麼此人在臨終時，如果沒有善與不善的臨死業出現，無庸置疑地一定會隨著此生的不善慣行業去結生。

無論法師或居士都應當經常複習，好好理解業。以上敘述的「重業」、「臨死業」、「慣行業」，這三種業都是屬於今生所造的業。臨終時假如沒有這三種業的其中一種顯現，那麼過去無始劫來跟隨在我們心識流裡的，無意間造作的業（細微的業）就會產生果報，引導我們繼續走向另一期新生命。

請大家銘記：來生的幸福，非得靠今生努力累積善業不可。今生如果好好累積清淨的善業，那麼，我們就可以心安，下輩子必定會投生善趣得到幸福。

【業相現起的狀態】

人在臨死時會回憶起今生種種的行為，即今生所作業的情境——稱作「業相」。例如：一個喜歡修供養，曾經建築道場供養

三寶的人，臨死時他會回憶起自己曾經做過的行爲，因此善的思心所會不斷的生起，此時的心情就如當初修供養時一樣的歡喜，這就是他的業相。如果過去造的是殺業，臨死時殺業的情境會現前，這是業相。

業相不是業，業相是指所造業現起的境。有些人在臨死時，會出現種種不善的業相。有的神智不清，甚至昏了過去，加上他人不明事理，盡跟他說些悲傷的話，繼而又清醒過來。醒來時，再度回憶起自己今生不良行爲的情境，於是感到既恐懼又悲傷。有人一生行善，臨死前處於昏迷狀態時，造作種種功德的情形現前，因而醒過來時，他會有快樂無比的感覺。

【趣相現起的狀態】

有些人會清楚地看到自己來生將到那一趣，這就是「趣相」。就像須那尊者的父親，由於須那尊者幫他供養佛塔，他便從被惡狗吞食的「趣相」，轉成看到天女的「趣相」，也就是由地獄相轉成天界的「趣相」。

因此「趣相」是有關來生投生處所的境。假如未來將再到人道，臨死時你會看到紅色的羊水包圍著你，即使你從不知道或思惟過羊水，你也會看到這樣的境，這就是「趣相」。

【無明、愛、行】

在趣相現起的時候，因為我們有無明與愛，「無明」（avijjā）覆蓋著這一生的所有過失，「愛」（taṇhā）促使我們傾向新生命。「善行」與「不善行」的思心所，以「行蘊」（Sankhāra）的方式存在，驅策我們走向另一期新生命。即便死亡前現起的境是很卑



賤的，但是由於被無明所覆蓋，使我們看不見一切過患。看到母胎的羊水，我們不但不會看到過患，產生厭離心，反而對母胎產生「愛結」——欣求生命（bhavanikanti）。

即將墮入三惡趣的人，由於被無明蒙蔽的緣故，他不會對地獄產生任何恐懼。縱使他知道這是地獄，也一樣愛它、執取它。因為他今生的軀殼不能使用了，「一無所有」讓它感到害怕，所以儘管是三惡趣，依然愛不釋手。即所謂的「無明所覆、愛結所繫。」

臨死之時就如同溺水，在溺水的當下，身旁不管出現任何或好或壞的東西，一看到竹棍馬上會去抓它，即使是會吃人的鱷魚也不例外。因為他知道溺水必死無疑，有東西依靠至少還有存活的可能。臨死時不管出現什麼好好壞壞的境，他都會跟著境走，縱使知道是惡趣的境，也一樣的愛它、執取它。

早期有一種拜火的外道，他們認為火供可以讓人升天，火是最偉大、最殊勝的。因此為了不讓火種斷滅，就不斷地添加酥油和上好的木柴來讓火持續燃燒著。有一次，一位護持拜火教的居士即將死亡，他一生拜火而臨死時火境現前，外道老師們也在他身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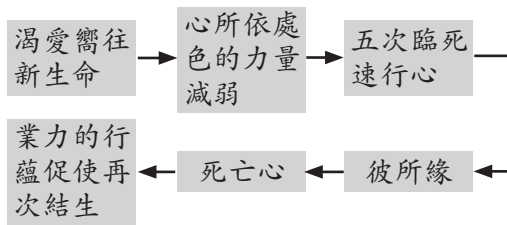
他說：「老師，我看到火啊！」外道回答說：「好啊！你快要到梵天了！」「可是，梵天不是應該在上方嗎？我看到火是在下方燃燒！」「不管是哪個方向，您一定會到梵天界」老師不容辯解地回答他。隨後，這個信徒就死了，結果墮入地獄裡去了（《中部經典中分五十經篇註釋書》（Majjhimapannasa athakatha））。

由此可知，眾生在臨死時執取的所緣境，被無明蒙蔽、會被

愛結所繫縛而去嚮往著另一期新生命。這時候，過去的善行與不善行的業力，也會準備就緒促使果報成熟。

臨死時，我們的心依著心路過程的順序生起，這時心所依處色的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在死亡心生起前，「臨死速行心」只有五次。接著，就生起「彼所緣」，然後是「死亡心」，這輩子的生命到此就畫上了句點。死亡心是今生最後一個心，繼死亡心之後，所謂業力的行蘊促使再次結生，又開始了另一期的生命。

從死到生的心路歷程



【五趣】

我們眾生會趨向的生命體共分為五類，地獄趣（Nirayagati）、餓鬼趣（Petagati）、畜生趣（Tiracchānagati）、人趣（Manussagati）、普通天和梵天趣（Devagati）。

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什麼是五趣了，如果佛陀沒出世的話，別說是我們，就連祖師大德們也不知道什麼是「五趣」。「趣」就是所要去的地方，世間共有地獄、餓鬼、畜生、人、天等五個地方。一個還沒有完全解脫的人，死後會隨著業力再次投生到五趣中的任何一趣。五趣中的餓鬼趣，也包含阿修羅，阿修羅的體積很大，他的瞋心也很重，所以他比餓鬼還痛苦。



【餓鬼趣】

北丙法師，是一位很有修持的法師。他除了善說法以外，也精練通達種種業處，常去墳場墓地說法或禪坐。他在塚間的時候，鬼道眾生有來到旁邊聽他說法的、也有來鬧場的，有的卻在不遠處誦經做晚上的功課。北丙法師都可以聽到遠處傳來的誦經聲，是法師鬼們聚在一起背誦經典，他們生前都是寺院裡的法師啊！

在他的座位旁，有個像螞蟻洞一樣大小的洞。洞雖然很小，卻常跑出兩個身形相當巨大的鬼，一個往南、一個往北的去找食物。時間一到，兩個又都回到洞裡去了。眾生是多麼奇妙啊！在輪迴中，有各種不同生命體及其生存的模式，這些都是因為臨終時的牽掛所致。臨死時如果牽掛眷屬、朋友，都會成爲鬼道眾生，守在附近不願意離開。如果沒有任何牽掛，則隨著業力的牽引而流轉。

在這五趣中，生爲鬼趣還算不錯，因爲從鬼趣轉爲人趣並不難。有人死亡時，不要忙著哭，要願意超渡他，跟他說：「爸爸！媽媽！或是某某人，我在爲你修供養，做功德。」然後以此功德迴向給他，他就可以轉到人趣，這是很容易的事。但重要的是接受供養者需要具足清淨的戒行。

【受供養者應具足戒行】

有一次，這裡有位居士，他的親戚死了在鬼道裡，向他要功德。他就請他平日護持親近的某比丘來接受供養。這鬼就附在別人身上說：「我沒聽到任何給我的迴向，請記得迴向給我。」第二天，這位居士又請這位法師來應供。結果那個鬼又附在人身上

說話了，這次，他毫不客氣地說：「我該得到的功德都被這位破戒比丘吃光了！」

這個故事真令我悲傷，現在的人邀請法師受供養時，很少會考慮法師的戒行是否清淨。大部分都是憑著交情好才會受邀。所以我才強調：大家一定要供養大眾僧，而不是只供養跟你有交際的某某僧。不管你在哪個城市或鄉村修供養時，一定要默念「供養僧寶」（Samghassa dema）。

有一次，在很偏僻的地方有個惡鬼，自稱是舍利弗尊者過去第五世的母親。她請比丘們幫忙告知舍利弗，請舍利弗尊者迴向超渡她。因此舍利弗尊者就親自托鉢，為母親供僧，他母親因而得到解脫（《小部經典·餓鬼事經註釋書》）。這可不是講著玩的，請大家千萬別不將它當一回事。我也常常聽說，某某人在鬼道，縱使幫他做了幾次的功德迴向，也還無法脫離，仍然還在鬼道受盡痛苦，大概又是修供養的方式不正確吧！

有些人因為執著某種東西，死後真的變成鬼，守在他所執著的東西上。在注釋書中也有這樣的例子：有位比丘因為死前太執著他的袈裟了，死後就變成蟲子住在他的袈裟上（《法句經註釋書》，tissattheravotthu）。這個執著、牽掛的威力真可怕，一旦墮到三惡道想要解脫就很難。

大家必須徹底地了解，但是不要忽視了奉行教義的善巧智慧。有些喪家花錢花的很過分，例如：請法師到墳場誦經，我知道，有些家屬並不願意花那麼多錢供養法師，可是為什麼他非得花那麼多錢呢？因為這是大家的習慣，自己總不願意做得比別人簡約。

如果你破例少花一點錢，一定會有很多人取笑你說：「吝嗇鬼！遺產得到那麼多，竟然只為父母花那麼一點點。」所以他所



做的並不是發自內心的意願，只爲了應付社會上人們的嘴巴。那些接受供養的法師，拿著「供養金」一走了之，很少會去體會家眷們的辛酸。其實，辦喪事真的不必大費周章，重點在於那份誠心供養修福的動機。現今社會上的制約實在是有點過分。

【三個漁夫的故事】

在毛淡棉（Mawlamyain）附近，有三個漁夫，一個是佛教徒，另外兩個是非佛教徒。他們經常在毛淡棉附近的海上一起捕魚。有一天，他們在岸邊發現一尊佛陀的黃金雕像。兩位非佛教徒的漁夫主張三人平分這尊雕像，於是就把雕像切成三截，每人一份。這位佛教徒的宗教情操很深，不敢將分到的佛像佔爲己有，在岸邊建了一座沙塔，把佛像供奉在塔裡，禮拜後才離開。

三人回到小船上，繼續在海上工作。後來他們遇到了狂風，小船被狂風吹到很遠的地方，因爲禁不起狂風強烈的吹襲而斷裂。三個漁夫都被海浪捲走，兩位非佛教徒的漁夫從此下落不明。而那位佛教徒被吹到一個荒野的岸邊，那裡人煙稀少。他感到饑腸轆轆，四處尋找食物，後來遇到了不久前才死去的妻子。

妻子很好奇地問他：「你是怎麼來的？」接著就盡情地款待他。到了晚上，聽見有人大聲叫喊著：「大家快點啊！要出發囉！」剎那間，全村的所有人都立刻往山上跑，他的妻子也不例外。當天晚上，整個村落只剩他一人，他感到很害怕，哪裡都不敢去。一直到天亮，又聽見有人在山上大喊：「回家囉！」一群人就連走帶跑的回到村莊。

整個晚上只剩下漁夫一個人，讓他嚇得半死，妻子一回來，漁夫便問她：「你們是什麼人？村莊的人整個晚上都到哪裡了？」

妻子就老實回答他：「在白天，我們跟一般人沒什麼兩樣，人們有的幸福我們也有。由於業力的關係，每到了晚上，我們都得到山的那一邊去，當狗的食物，被狗啃咬。」

他聽得毛骨悚然，對他妻子說：「我不敢住在這裡，請幫忙我離開這裡。」妻子說：「你想走就走吧！不過我有個請求，請你回去後，幫我做功德，迴向給我。」妻子在死後直接受到不善的果報，才知道要功德，在她還活著的時候並不知道作功德的重要性。現在她想得到功德時卻無能為力，如果別人不願作功德迴向給她，也拿別人沒辦法。

這位漁夫居士回到毛淡棉後，不敢再當漁夫了，因深深體悟到輪迴的可怕與痛苦，於是放下一切出家去了。他踏踏實實、全力以赴的精進修行，成爲一位很用功修行的比丘。每天只吃水果來維持色身。

由於他親自看到自己死去的妻子在鬼道受苦，使他不敢再浪費生命，他要趁有生之年好好修行，求證涅槃，遠離三界之苦。一般人因爲沒有親身經驗，大部分都是從書裡讀到，或是從朋友處聽到類似這樣的故事，所以起不了什麼大作用。

【英國青年的故事】

我們好比被拋出去的球一般，業把我們拋向哪裡，我們就得到哪裡。小時候，我在《太陽雜誌》裡曾經看過一篇報導，英國有兩個年輕小夥子搭船在海上吹著風，不久，一艘開往緬甸的船從旁經過，他們感到十分親切，兩人商量後，就搭上這艘開往緬甸的船，來到緬甸。

他們先去朝拜有名的大金塔。到了大金塔，其中一個小夥子



見到裡面有個人，對他產生很親近的感覺，而且還不由自主的說了幾句緬甸話，他說：「你是我兒子！這是我供養的迴廊，在佛像下方，我埋了很多的黃金和首飾。」

當他說完這幾句話，就再也不會說緬甸話了。這是由於他憶念起過去生在緬甸的種種情境。那位緬甸人也照著他的話，挖開雕像下方的地板，果真發現裡頭埋著許多黃金和首飾。於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就這麼認一個年輕人作爸爸。

這個英國少年從此再也不肯回英國的家去了，對留在英國的父母不怎麼眷戀，反而對前生中的（緬甸）兒女們比較有情感。之後，他在緬甸定居，經由這次憶起過去生的經驗，讓他體會到一切行蘊都是無常且不穩固，生命的變遷自己完全無法控制，口中常常念著「一切行無常」（*Sabbe sankhārā aniccā, aniccāvata sankhārā*）。他爲了找到一條脫離輪迴的出路，所以選擇在緬甸出家成爲比丘。

話又說回來，一個緬甸人怎麼會跑到遙遠的英國去投胎呢？這與臨終時的境有關，當時緬甸是在英國人統治之下，英國是個強國，他可能因羨慕英國的強大，便隨著業力投生到英國。隨著「自性親依止緣」又讓他回到緬甸出家，所以說行蘊都是無常不堅固的。出家後的他非常精進，雖然對緬文不熟，但是他時時刻刻依著這個偈誦用功。

Sabbe sankhārā aniccāti, yadā paññāya passati,

Atha nibbindati dukkhe esa maggo visuddhiyā.

「一切行無常，若以慧觀見，得厭離於苦，是名清淨道。」
就這樣終此一生。

佛陀的本生故事裡，在牒密（Temi）王的那一生，他從很小的時候就害怕繼承王位。因為他有宿命智，很清楚過去生的事情。牒密王的前生是地獄道眾生，在地獄中受盡種種的痛苦，都是因為過去世不好的行為招感來的。

今生他覺得自己很不幸地又出生在帝王家，因為權位會誘惑人做出殘忍的行為，因此而墮地獄受苦，所以他很恐懼。他膽顫心驚，很怕看到白寶傘。守護白寶傘的女神曾是他的母親，不忍心看他這麼痛苦，於是就想出了個點子，教他假裝癡、聾、瘖啞。沒有人會選一個癡、聾、瘖啞的王子繼承王位，因此，他一裝就是十六年。

對一般人來說，連王宮百分之一都不及的財富，都艷羨不已，但對曾在地獄受過苦楚的牒密王子而言，王位就像墮入地獄的陷阱，所以他一直逃避繼承。一般人由於忘卻曾經受過地獄之苦，雖然可以從故事、書籍內看到描述被地獄鬼卒折磨的景象，但這些資料給人的力道薄弱，不足讓人害怕。

我的想法可不一樣，雖然只是從文字中讀到，但我深深地相信有因果、有地獄，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對戒律、行儀嚴謹堅持的原因。法師與居士們，如果對我的堅持有意見，或是嫌我的作法不符合時代潮流，就請便吧！我不會勉強留住大家，就算最後剩下我一個人，我仍然會這麼堅持。只因為我深深地相信佛法，知道這是對的道路。

舉個例子，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您沒有好好持守五戒、十善，您的未來將無法心安，可能會墮入地獄、餓鬼、畜生等三惡趣。」聽的人因為不是親眼所見，聽到這樣的話，仍是面不改色。

看看阿難的過去世露灑公主的例子！由於露灑公主有宿命智，



能夠看到過去生的種種遭遇。讓她深信因果，她真誠地勸告父王，可是父王根本聽不進去，繼續聽信外道所說，胡作非為。露灑因為自己曾經墮入地獄，也曾做過天女，甚至被閹割的牛羊等牲畜，以及不男不女的陰陽人。然而父王只是聽到她的描述，因此，父王對於因果相信的程度與露灑差距甚遠，所以她的父王不但不相信，而且笑個不停。

【重視輪迴】

如果你對一般人說：「你這樣的行爲，無法持守十善，有很重的貪、瞋、癡、慢、忌妒、慳吝等煩惱，這種人死後將會墮入惡趣受苦。他可能會將這些話當成耳邊風。但是，如果你對他說：「你這樣的行爲，員警會來抓你了。」他一定會緊張到坐立難安。

如果你對普通的婦人說：「妳丈夫和妳兒子的行爲不良，死後將會墮入地獄受苦。」她會認為沒關係，因為離死亡的日子還很遙遠。相反的，如果你對某人說：「你兒子或妻子的非法行爲，已經被員警盯上，可能會被抓去坐牢。」全家人肯定會緊張兮兮，身為父親的該怎麼幫才好，身為兄姐的該如何出力才行等等，大家都願意花錢出力，為他們供僧，受持齋戒。

或者，你如果再對她說：「妳母親死後雖然沒有墮入地獄，但是因為她牽掛你們，所以在你家附近留連，成為鬼道眾生。」她聽了有可能會為母親設齋供僧，但總不是那麼的擔心。如果是說：「妳母親被員警抓走了。」她肯定緊張萬分，花再多的錢都好，也願透過賄賂，希望能把母親救出來。因為人們會認為：「被員警抓走，是很丟臉的事。」其實，雖然名譽會受損，但是，員

警抓走並沒有生命危險。不怕墮地獄而怕被員警抓走，這是一般人顛倒的知見。

我所看到的現象，就是人們實在太短視了，絲毫不關心自己生生世世的生命輪迴品質，只顧追求著眼前短短這一生的名利與幸福，可以不惜一切的爲了我愛及我所愛而付出代價。大家都不去管未來生會如何，不願意爲自己的來生做任何準備。不要認爲下輩子很久才會來臨，其實只不過是一眨眼的時間罷了。

我可不是這麼想的，儘管對經論的法義有深入的體會，但我還是會爲自己的未來做些準備。不管今生的修學多麼坎坷難熬，也只是許多生命期中短促的一站而已，我的目標是培養「出離的智慧」，而不是名利。法師與居士們如果嫌我的修行生活太枯燥而不想親近我，或者想把我趕到森林裡去，我還是不會放棄這種生活的。

我們是生在人趣的眾生，天人在天趣。生到天趣的天人非常的幸福，業力不用再爲他們錦上添花。同樣的，業力也完全無法阻擋或挽救即將墮到地獄的眾生。至於畜生道的眾生，業對他們也無能爲力，他必須承受至果報受盡爲止。

餓鬼道的眾生，必然要在山林間受著被烈火灼燒，以及忍受飢渴的痛苦，我們無法解救他。住在人們附近的鬼狀況比較好，因爲他可以吃到人們佈施的東西，也可以得到人們爲他做的迴向功德，他也有機會藉此而脫離鬼道。能夠生爲人實在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現在都得到了。然而，在人道的這一生中，以前的業有什麼機會成熟呢？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這一點，佛陀的教法是非常精確的。



【業的成就與敗壞】

Kalopadhipayogaṇaṃ , gatiyā ca yathārahaṃ ,

Sampattiṅca vipattiṅca , kammamāgama paccati. ❹

所謂的「成就」，就是善業優先產生果報；而「敗壞」，則是不善業優先產生果報。所謂的「成就」與「敗壞」又各有四組。然而，我們仍然還帶著無始以來許多的善業與不善業來到這世間。我也是有很多的善業與不善業。至於來生的果報會如何，今生所做所為（業）最為重要。而來生的果報，又該由什麼樣的業來決定呢？

趣成就（gati sampatti）：「趣成就」的情形，例如，我們目前得到人趣是屬於善趣。在趣成就裡，極惡劣的不善果報，不會在人趣發生。舉例來說：人趣是善趣，所以地獄道的眾生無法傷害人類。人類不會像餓鬼的眾生一樣，吃不到東西與喝不到水。人類雖然有貧窮飢寒之苦，但只要給他東西，他就可以享用，不會像餓鬼一樣，什麼都吃不到。所以人趣是屬於善趣，人趣的善業是殊勝的。

時成就（Kāla sampatti）：單獨一項「趣成就」無法給我們圓滿的善果，還要有時節因緣的成就——「時成就」。時節有好時節與不好時節。例如：你出生的時代是社會價值支持貧民的時代，身為富翁的，可能無法得到充分的利益，必須好好注意待人處世之道。而貧窮的人，如果生逢支持貧民的時代就相當佔優勢，當然不會是全部的窮人都獲利，只是一定程度享有優勢罷了。

相反的，假如得到的是人趣，大環境又是成就富者的時代，

❹引自《名色分別論》(Nāmarūpapariccheda kyaṃ) , 第 21 偈頌。

所謂資金越多賺越多的時代，那麼對富人們就相當有利，會過得很安穩。「時成就」是不固定的，隨時都有改變的可能。

依報成就（Upadhi sampatti）：依報是指我們的色身，容貌，例如：小孩子的容貌如果長得漂亮、可愛，他的父母親一定會很高興。因為他的依報很好，所以爺爺、奶奶也會很開心地說：「這是我的孫子！」。相反的，如果孩子的依報不好，相貌長得很醜，雖然母親一樣會疼他、愛他，因為是她生的。父親呢？也許會懷疑這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祖父母也不太想要抱他。這就是依報的好壞所得到的差別待遇。

我一再地強調，這一生要多做好事、多修福報、不要發脾氣，常常生氣會使人得到醜陋的果報。時時注意我們的心，時時保持心、思心所在歡喜光明的狀態，這樣才會得到莊嚴相好的果報。不論是男是女，只要長得美麗，親戚朋友們都會很喜歡他，都會想要親近他。除了容貌美麗，如果再加上學識豐富，親戚們有錢有勢又有地位，那就更不必說了。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只因為這就是世間。所以，大家要懂得依報有多麼重要。

以前，斯里蘭卡的人民，不喜歡「吃牛肉」這件事。有一個種族觸犯了這項規定，偷偷殺牛來吃。後來被發現了，所有這個族群的人，通通都被抓起來做苦工。由於他們犯的是殺牛罪，算不得是什麼滔天大罪，所以只被罰打掃皇城外面的垃圾。

在這群罪犯當中，有一個長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被國王看中了，國王下令讓她住進王宮裡，不久這位漂亮的女孩子被擢升為王妃，族人的罪刑也因而全部被赦免了。這就是「依報」莊嚴的殊勝。因此，我們所得到的善和不善的果報，會隨著「時節」、「依報」的好壞，而有所差別。



加行成就（Payoga sampatti）：「加行成就」是一種相當重要的業。「加行成就」的意思是指，身、口、意所造下的善業，主要內容是智慧、精進、正念。智慧是要去覺察、判斷時機因緣的好壞，知道在這樣的時空環境，能夠為自己謀求利益到什麼程度？覺察的正念也要隨時跟隨在智慧之中。

每一念都要去覺察時機因緣，才不會導致失敗或意外的不幸。無論在做什麼事都要保持著「正念」、「精進」努力。一個具足智慧、精進與正念的人，就是「加行」圓滿的人。

如果沒有機智、常識，缺乏正念，且精進力不足，這就是加行敗壞（Payoga vipatti）。在加行敗壞的情況下，就會造成所謂的：「成事不足，壞事有餘」，本來應當優先成熟的善果都被敗壞掉了，而讓惡果順理成章的產生。

【智慧、精進、加行的重要】

智慧、精進、正念與加行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有了這些基礎之後，再加上博聞強記，那麼，你有多少的努力，就會有多少善果成熟；反之，加行敗壞到什麼程度，就會落到相同地步，得到不善業的果報。綜合以上種種情況，滿喇法師在其《新麻嘎德威偈頌》一書的第二百四十五段中說：

正覺者等，所說業本，唯從基準，作如是說。在此人界，欲得增長，財富資具，長壽喜樂，智慧精進，是所依處。古先賢言：勿因信業，入火坑中，或故闖入，有虎森林，若火燒傷，及入虎口，不宜譴責：命即如斯。既不發憤，也無智助，憑藉單一，業力觀念：好也是業，壞亦業然！如是依賴，是所不應。

應以智慧，觀察時地，人事機緣，決定進退，有所作為。
大眾宜應，牢記效法，漁夫手中，三魚差別。業霉智淺，
自暴自棄，神不助之。庸人愚者，自立圖強，加神助力，
諸所作事，隨所願求，順速成就。

不信業力，不信精進，愚癡人等，視諸眾事，一切皆為，
守世間神，之所賜與。

或信梵天，毗濕奴神，大神通力，創世主等，創造世間，
視為常法。此等皆是，世人通具，習而不察，缺漏謬見。

正等覺等，所說業本，唯從基準，作如是說。

所謂的業，就像樹的種子一樣。佛陀說：「業」是屬於我們自己的財富，意即：我們以「業」為資本。「業」就如同羅望子，如果沒有羅望子這粒種子，就不會長出羅望樹來。但是，如果單單只有羅望子並無法長出羅望樹。

有了種子，還需要播種、施肥，有了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陽光、空氣、水分等，加行助緣當然是不能少的。在許多因緣條件都具足之下，羅望樹才得以生長。如果要摧毀已成長的羅望樹是很容易的，毫不費力就可以做到。

總之，要使羅望樹發芽成長，羅望子是主要的因素，再加上種種加行精進的因緣條件，羅望樹才會長得強壯又茂盛。然而，羅望樹也隨時都有夭折的可能。我們的身體這棵樹也是如此，因



爲有業作爲種子，身體才得以成長。但是身體的健康很無常，隨時都有發生意外的可能。如果沒有照顧好這個色身，就不能健康成長，就好像被摧毀的羅望樹，樹枝枯萎，在壽命不該盡之前，就先夭折死亡。

在此人界，欲得增長，財富資具，長壽喜樂，智慧精進，是所依處。

這是人趣不同於天趣之處，天人不需靠智慧與精進，因爲天人具備了他應該擁有的幸福，智慧與精進無法讓它增加；而地獄道與餓鬼道的眾生則是缺乏智慧與精進，他們愚癡昏頓，智慧無法增上，只能不斷地受苦；只有人類才能夠運用智慧、精進與加行，藉以改善我們的人生。

財富的增上，及壽命的延長，需要靠智慧、精進、加行。有基本的智慧——常識，才有能力料理健康的飲食；有健康的食物，才能維持健康的身體，遠離病痛，延長壽命。所以智慧、精進、加行，是很重要的。

小孩能夠逐漸地成長茁壯，是透過父母的加行，是父母親無微不至地照顧孩子各方面的健康所獲取的。舉例來說：如果這個小孩子的父母認真仔細地照顧他的飲食起居，他們注意著什麼時間要讓孩子吃東西、盥洗，什麼時間孩子該吃藥。

如此下去，到了這孩子五歲的時候，比較一下，一定長得比其他同年齡的孩子健康。這孩子到了十歲左右，身體還是一樣的健康，到了十五歲、二十歲甚至到老死，這孩子一生當中一定很少病痛，活得很健康。

接著，再思考一下，在五歲以前，父母所給孩子吃過的藥，到了六歲，這些藥還存在孩子的身體內嗎？早就不存在了。但是

這些藥的效力還殘留在孩子的體內。到了十二歲，五、六歲時吃過的藥，也已經不存在，只有這些藥的能量還留在體內，所以小孩會一直保持健康，並且這些藥還會影響這小孩一輩子。我們的善行與不善行也是同理，過去所造的善與不善行，雖然已經消失滅去了，但是它的力量，卻一直跟隨著我們。

再舉個例子來說吧：大部分的小孩子在五歲以後就開始上學了。有一個能跟著好老師學習的小孩，到了六、七歲時，所學到的知識內容，以及品質，比起其他沒有遇到好老師的孩子們優秀很多，二者差距很大。所以我一再強調要打好基礎。基礎的好與壞，會影響到以後他們各方面能力的好壞，因此基礎是影響整個人生的關鍵。

我們在造做善與不善行為時，有沒有智慧與精進，對輪迴的生命影響很大。因此，我不斷強調培養能力的重要，了解發趣法的內涵尤其重要，例如：知道「自性親依止緣」的力量，知道「業緣」的力量給予果報等等情況，都相當重要。所以說，在此人界，如果想增加財富資具，獲得長壽喜樂，那麼，智慧與精進，是所依處。生而為人，最重要的，就是長養智慧、保持正念、以及精進努力。

【斟酌衡量時、地、人的必要性】

在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應該先觀察「時節因緣」，觀察這樣的「時節」對個人而言是不是「時節成就」？接著，要觀察的是跟我相處的「人」，衡量和他交往是否能為自己帶來利益？「人」這項「自性親依止緣」，對我們有相當大的影響。像佛陀這樣的聖人，幫助了很多眾生解脫痛苦。



相反的，一個惡劣的領導人，只會帶給人們種種的苦惱，因此我們必須衡量時機和共事的人。最後，要觀察的是「處所」，這樣的處所對我來說，是否有利於我？這樣的國家，可以得到這樣的利益；那樣的國家，可以得到那樣的利益，由以上種種，我們相當需要斟酌衡量「時節」、「處所」以及「人」。

古先賢言：勿因信業，入火坑中，或故闖入，有虎森林，（若火燒傷，及入虎口），不宜譴責：命即如斯。既不發憤，也無智助，憑藉單一，業力觀念：好也是業，壞亦業然！如是依賴，是所不應。

不能只相信單一的業，這一生的「業」所帶來的力量很小。如上所說，一棵樹能成長的要素不能只歸因於種子。單憑一粒種子，我們不能指望它能長成大樹。種子雖然是主要因素，也需要有人將它種入土壤裡，給它足夠的陽光、空氣、水分，還要不斷地施肥及照料。當這些因緣條件全都具足了，樹才會長的茂盛與茁壯。該開花的時候就會開花，該結果實的時候就會結果實。一切都得斟酌時節、處所、人等多項因緣的成就，才会有好的成果與收穫。

不要仗恃著自己命運好而想去跳火坑試試，如果你跳進火坑，一定會被烈火燒傷；也別故意進入有猛虎出沒的地區，想依靠著自己良好的業力與運氣的加持而明知故往，一頭飢餓的老虎，一看到人的時候，一定會當做美食而立刻撲殺，被咬死的時候，別怪罪自己命運不好。

有些人緊抓著某一個觀點，主張一切皆是業，好也是業，不好也是業。一旦發生不幸，便完全怪罪於業——命運，因為他的業（命運）不好，所以才會發生不幸。其他人都沒有不幸的命運等等。殊不知他人的智慧加行、精進加行都具足，並不完全依賴

著業（命運）。要注意到自己的智慧、精進多麼薄弱的事實。大家不能只信業力，智慧與精進的加行才是改變命運的關鍵點。

應以智慧，觀察時地，人事機緣，決定進退，有所作為。（大眾）宜應，牢記效法，漁夫手中，三魚（差別）。業霉智淺，自暴自棄，神不助之。庸人愚者，自立圖強，加神助力，諸所作事，隨所願求，順速成就。

應該以智慧決定要不要做某件事。應該避免的時候要懂得迴避，應該要停止時就要停止。與智相應的「奮發努力」相當重要。譬如說：有三條魚落在漁夫的手中。牠們要怎樣做才能脫離險境，免於成為漁夫的盤中殮呢？其中一條名叫認命魚。牠認為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不用強求，如果命運好的話，就會有被放回大海的可能。

第二條叫做精進魚，牠認為只要不斷地精進努力，就有逃離的機會。因此，精進魚自從被抓到船上那一刻，就不停的想要跳出來，漁夫看到這條魚不斷地往外跳，心想：怎麼有這麼頑皮的魚！於是索性拿起槳來，先把精進魚活活的打死。

第三條叫智慧魚，牠不慌不忙，牠知道一切得待時節因緣的成熟，才有逃脫的機會。當漁夫的船靠近了岸邊，船隨著漁夫跳下船的那一剎那傾斜，而智慧魚趁此機會奮力跳到水中，自由地遊走了。

智慧魚有足夠的智慧抉擇適當的時機，也有跳下去的勇氣（精進），更需要有能夠逃脫的業（命運），才有逃脫的機會。認命魚呢？牠沒有努力，也沒有動腦筋，只是待在漁船的角落，等待著被放走，結果被漁夫帶到岸上，成為漁夫的盤中佳餚。



業霉智淺，自暴自棄，神不助之

如果一個人業力不夠好，運氣也差，又沒有智慧，並且怠惰不努力精進，這樣的人，神也愛莫能助。神當然想幫助他，但是提拔這樣一個不會有成果的人，幫助一個既缺乏先天善的業力，又不具後天的加行力的人，只會有減損神的威望。

相對的如果命運好，有智慧又肯精進用功的人，神是很樂意幫忙他的。例如，給了一個什麼都不懂的愚人三枝箭，一般人都知道箭的用途，但是給了這個人之後，卻沒有任何動靜。所以說：業霉智淺，自暴自棄，神不助之。

不信業力，不信精進，愚癡人等，視諸眾事，一切皆為，守世間神，之所賜與。或信梵天，毗濕奴神，大神通力，創世主等，創造世間，視為常法。此等皆是，世人通具，習而不察，缺漏謬見。

大部分愚癡的人，不相信有命運、智慧、精進的存在。愚癡者認為世間一切事情的得、失、成、敗，都是毗濕奴天王所安排的。認為：「誰跟誰能夠順利結為連理，都是婚姻之神所安排的。」真是胡扯！哪是這樣的呢？！這是愚癡者的認知。事實上，完全是靠男女雙方，思考、判斷與努力的結果，才能結為夫妻。

【不同宗教也有前前業】

昨天大家談天時提到：「現在一些強大的國家，都不是佛教國家。有些非佛教國家裡的富翁，他們一天的開銷，就足夠讓緬甸的有錢人享用一生。緬甸人可以用一生的財富，他們不到一天就花完了。他們是如此的富裕。他們不是佛教徒，應該比較沒福報等等。」

部分信眾們有這樣的疑惑：「佛教國家都相當落後，例如：

斯裡蘭卡、老窩、柬埔寨、泰國、緬甸等。這些弱小的佛教國家的人們，是最差勁的，這到底該如何自圓其說？」

大家難免會覺得：「對！真的是這樣！」然後，心中也變得猶豫，信心也動搖了。但是，請大家推想一下，那些大國家的富翁們，他們過去生是如何造作善業的？他們也有前前業（過去生所造的善業）。我很想說：「請大家稍微看佛陀的本生故事，菩薩在因地累積波羅蜜時，到底有幾次是出生在佛陀出世時，成為佛教徒呢？」

釋迦佛在牒密王（Temi）的那一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累積了許多的功德。又在嘉那嘎王（令生王 Janaka）的那一世，也造下很多的善業，也不是信仰佛教的。況且在牒密王的那一生，雖然他不是佛教徒，但他也曾修道，而且還得到了很深的禪定。

在成為金童（Suvāṇṇasyaṃ）這一世，也是在森林中修習慈心，他不是佛教徒，他的父母也不是佛教徒。在聶彌（Nemi）王故事中說到的那喇達（Nārada）梵天王也不是佛教徒。請思惟一下毗輸安多羅王（Vessantarā）是佛教徒嗎？那時有哪位法師在說法？沒有任何人對他說法，但他一樣對外道的行者修供養。

【人人都會作功德】

只有佛教徒才會作功德，其他的宗教就不會，真的是這樣嗎？菩薩在因地累積波羅蜜的生生世世，大部分都不是信仰佛教。因為菩薩累積波羅蜜的四大阿僧祇劫又十萬劫的期間內，只有二十四尊佛出世，其餘的時間都沒有佛出世。因此，請大家先了解，菩薩是如何在非佛世的期間內，不斷累積波羅蜜的這個事實。

所以，剛才講的那些大富翁，現世雖然不是佛教徒，但是在



過去的輪迴裡，他們以他們的方式作了些功德。因為種種的業因，促使臨終時現這樣的境，令他們前往富裕的國家去結生，且他們的父母有錢。他們之所以成為富翁，跟他們的國家強大、父母的富裕有關，可供他們一生吃不完、用不盡，這跟他們是不是佛教徒完全沒有關係。

再看看，雖然他們有吃不完、用不盡的家財萬貫，但是他們會一味的只顧著自己享用嗎？不是的，他們會把一部分的財富拿去建醫院，他們也願意出資幫助貧苦的人們得到幸福，這些行為都是出自他們的慈悲心。願意出錢出力的建設學校，也樂於提供獎助金，讓貧苦的學生們可以受高等教育。國際的組織，例如紅十字會，出錢建醫院、蓋學校，也補助提升貧窮國家的發展。這樣的善業力量會薄弱嗎？

這些人還會不斷的往上發展，如果彌勒佛出世時，他們還是生而為人，他們將有機會受教於彌勒佛。遇到佛陀時，他們可以聽聞四聖諦的法義。如果這些人們具有智慧，也許會藉著聞法而達到解脫。也許這些智慧將成為未來佛出世（彌勒佛之後的佛）時，使他們達到解脫道的資糧。

所以，身為佛教徒的我們不要太自滿，應該要好好努力用功才對。別以為成為佛教徒，就可以不用功，漫無目的的混日子。這樣的話，別人會很快的超越我們。

我們雖然生長在小的國家，很幸運的是，我們是佛教徒，雖然不是很富裕，但是至少還得以溫飽，我們還可以依靠著足夠的食物來滋養色身，讓我們得以好好修行，我們應該要善用此因緣，好好薰習佛法，弘揚佛法，來幫助人們得到成熟的智慧。

【阿羅漢尊者的恩德】

請看緬甸古代的思想，打從接受阿利僧到緬甸開始，思想就開始落伍了，我們不應接受阿利僧，非得把他們趕走不可。可是，上至國王下至民眾都接受了阿利僧的事實，可以窺見緬甸人的思想多低弱了。

是阿羅漢尊者把佛法帶到緬甸，緬甸人的思想才能夠有今天這個水準。我們要知道，要不是緬甸成爲佛教國家，沒有佛法的話，思想水準將會比現在淺薄許多，大家應該要認清這點。

【不願意棄捨佛教】

身爲佛教徒的我，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願意改變我的信仰。就算必須過著粗茶淡飯的日子，我也不會讓富貴、幸福來換取我的信仰。在吃的方面，即使是窮到只剩油炸的豆子可吃，我也不會捨棄對佛教的信仰，轉而去追求世間的幸福。

雖然我們一生所花費的金錢還不夠他們一天的生活所需，但我還是不願意換取他們所有的福報。爲什麼呢？因爲我們能夠看到世間的真相，生苦（*Jātipidukkhā*）、老苦（*Jarāpidukkhā*）、病苦（*Byadhipidukkho*）、死苦（*Maraṇampi dukkham*）。我們聽到了，也看到了，我們知道了不斷「結生」的苦迫；衰老的苦；病痛的苦。

他們還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覺得不重要，他們只會努力地去避免，讓苦暫時不發生在他們身上。世間上有和心愛的人分開的愛別離苦；必須與討厭的人共住的怨憎會苦，我們想到這些苦，就知道輪迴這條路，真的是不宜久留的地方。由此而對世間生起厭離智，這不是比國外那些大富翁更好嗎？他們一輩子也不



會生起這樣的智慧，而我們時時都會生起，就憑厭離智就超越他們了。

佛陀說：「有地獄、畜生、餓鬼。」我們可以根據佛陀的話，看到真的有畜生，而且我們相信，畜生之所以會成爲畜生，是因爲牠們過去生造的惡業，今生才會成爲畜生。但是國外沒有信仰的大富翁不會相信這些，也不相信有地獄。

不過，現在他們開始相信有鬼了，只是概念很模糊，不是很清楚其所以然。目前已經開始有人寫這方面的書籍了，坊間已在流傳著真有鬼道眾生的書籍，從書本中，可以讀到他們的親戚死後生在鬼道等情形。

他們對這些內容還充滿著疑惑，他們還在初步摸索了解的階段，而我們已經到了了解《吉祥經》、《發趣論》的階段了。他們現在才剛起步，不過他們一定會跟著我們的後面來的。他們相信有鬼，開始試圖去探究：「人死後的下一生」。關於這些問題，他們都還在起步階段，我們已經探究到《發趣論》了。這是我們跟他們差距很遠之處。

再來，我們在做善行的時候，都會想到涅槃 *nibbāna*；他們蓋醫院的時候卻沒想到要涅槃。如果他們幸運的話，未來會遇到佛陀。我們在這裡呢？即使是供養齋食，都要把功德迴向，作爲到達涅槃的資糧（*Nibbāna paccayo hotu*）。請大家把目標放在涅槃這個所緣上。

涅槃是指佛陀證涅槃的涅槃（*pirinibbāna*）、舍利弗（*Sāriputtarā*）、目犍連（*Moggallāna*）所到達的涅槃，要謹記在心，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涅槃。那些大富翁是不會知道這些的，

也沒有聽說過。他們每天想用什麼就用什麼，想吃好的就吃好的。

然而，我們已經知道涅槃的快樂，期待的是今生就能到達涅槃的境地。將一切功德都作為到達涅槃的資糧，所以還是我們的程度比較高。擁有較高的程度，我們就應該進一步，努力做個純正的善人，於一切時、一切處，都能遠離一切惡法。雖然我們無法像他們一樣享受物質生活，但是我們得到了智慧，我們應該非常高興，我們比他們早看到涅槃。

《發趣論》所應該了解的部分，我們已經知道很多了。希望藉由對這些法義的認識，大家都能時時修正自心，做一個勇猛精進修行的人。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支柱身心健康的要素

1973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



15. 食緣

如果擴大解釋，在「食緣」裡也有相當多不同層面的內容可以探討，值得知道的法義實在相當多，但是，天氣漸漸熱了，怕大家受不了，就選些重要部分說明。

【經典原文】

āhārapaccayo'ti: 食緣

kabalīnkāro - āhāro imassa kāyassa āhārapaccayena paccayo.

包含在飯菜裡的營養份以食緣的力量，支助身體所有的色法。

arūpino āhārā 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ñca rūpānaṃ āhārapaccayena paccayo.

屬於「名」的營養份，以食緣的力量支持著與其相應生起的諸名色法。

【兩種食】

食有兩種，「色食」與「名食」。如同「色食」對我們的身

體有支撐力一樣，「名食」也具有支持心、心所等力量。「名食」因為具有食的特性，也稱為食，而「色食」則是純粹指食物而言。過去的長老大德們對「食緣」有個譬喻，將它譬喻為「支柱，支撐著即將倒塌之建築物的支柱」。

一座建築物如果沒有支柱就會倒塌，身體也必須依靠「色食」這個支柱來補充養分。夏天天氣熱，如果吃得少一點，體力就會虛弱，必須想法子多吃一點來補充體力。我們出家人或持守八戒的人，由於過午不食，所以，到了晚上常會鬧胃氣痛，身體就更加虛弱，等隔天一早吃過了早餐才漸漸恢復體力，有力氣以後全身都硬朗鮮活起來，整個人也跟著神清氣爽，舒暢多了。

真是奇妙啊！我們吃的只是食物而已，照理說，應該只能讓與食物相關的色法得到支助，可是，除了「食生色」之外，也讓「業生色」、「心生色」、「時節生色」等都強壯有力，使全身上下都舒暢起來，這就是食物支持色身的明顯例子。在這麼炎熱的夏天，我自己也注意調理一些適合的飲食，由於食物所產生的力量，讓我全身精力充沛，能為大家解說法義。

食緣——如柱支撐，穩固屋舍，三種「名食」，以及「色食」（食素），支持穩固，五蘊身軀。此中無有，人我眾生，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顏，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在這裡，還要知道在身體裡的色法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由於業而生起的色、由於心而生起的色、再加上由於食物，時節而生起的色，都在整個身體內轉化成一股支撐的力量。因此，才有「因為業、心、食物、時節而生的身體」這樣的話產生。



【安達加羅剎問佛】

有一個名叫安達加的羅剎天人，他的智慧和福報都相當好。可是，這麼優秀的天人卻有一個相當錯誤的觀點，如果是一般人持有這樣的觀點並不奇怪。他的觀點是：「佛陀們都說這身體裡沒有一個『我』，沒有靈魂的存在，那麼嬰兒在母胎的時候如何得到這個身體呢？如果沒有一個我在造化，怎麼會有這些骨骼、肌肉的產生呢？還有，母親所有吃進去肚子裡的食物，都在她的胃裡被消化掉了，如果不是因為有『我』這個有情的話，嬰兒怎麼能夠安然住在母胎而不被消化掉呢？」（《相應部經典》、《相應部經典註釋書》）

他一直認為，因為有一個「我」的存在，才能有這個身體，若不是因為「我」的造化，怎麼能夠在我身上長出肉、骨頭等等。所以，一定都是這個「我」在母胎內造化，身體才得以成長而不被消化掉，有了「我」才使身體毫無損傷的來到世間。這是安達加天人的想法，也許他有天眼神通可以看某些東西，但是，他的想法是何等錯誤啊！

有一天，他來到佛陀面前向佛陀訴說這個想法。佛陀聽完後，接著說：「很好！這個問題必須跟『食緣』的力量一起說明。」在現代的醫學界，因為能解剖許多不同年齡死者的大體，已經有相當多這方面的知識。但在他們還不知道之前，我們這些出家人就能用我們的方式看到身體裡的現象了，到目前為止，醫生們對母親懷孕後一週內的胚胎發展，仍然還是不了解的。

佛陀說：「沒有『我』，胚胎能夠在第一時間進住母胎是因為那不可思議，具有大威力的業力」，這是佛陀在許多經典中常提到的觀念。大家都知道由父精母血的結合而能夠形成新生命，

然而，根據經典裡的描述，父母的精血其實只是一個助緣而已，並非只要父母精血結合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一個新生命體。它們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成長為完整的身軀，則是由於前生的「業」、「業相」或「趣相」成熟現前，讓結生的業來主導，父精母血結合才能產生新生命。

也就是說，身體是這樣開始形成的：在母親的子宮裡有第一個心識和三十三個心所，以及因為業而形成的三種色聚（即三種十法聚），身體不是父母的精血所塑造，而是這些法所形成的。心識和隨它生起的心所，大約有三十三個，我們將它叫做「名身」。

而色身的形成則需要「身十法聚」、能成為心所依處的「心所依處十法聚」、以及「性根十法聚」。其中，要成為女性的有女根十法聚，將成為男性的有男根十法聚。色法一共有這三種十法聚。這些「心」、「心所」以及「三種十法聚」將會同時生起。

這時候身體就有了色法，是因為業而生起，所以一開始就有了男人和女人的區別（這些等以後說到根緣的時候再說明，那時還會提到男根、女根）。因此我們很清楚的知道，在心、心所等「名身」形成的時候，如同前面的講述，「因緣」的力量、「所緣緣」的力量都已支助著這名身。同時「俱生緣」也以它的力量，讓色蘊與色蘊之間相互支持，名蘊與名蘊之間相互支助。色法中的四大元素色以「相互緣」和「依止緣」的力量互相支助。

【識相同而力不同】

由於過去的業力，讓結生心生起。如果過去的業力是冠軍，結生心識就是冠軍；如果過去的業是亞軍結生心識就是亞軍等等，總共有九大類別，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從這裡便開始了。



在冠軍、亞軍等每個類別裡，諸法的力量也有相當不同的情況。舉例說明：佛陀的心識是冠軍，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尊者等的心識也是冠軍，雖然他們的心識都是冠軍，在力道卻差了很多，大弟子們的心識力量是遠遠比不上佛陀的，現代人彼此間的差距就不用說了。也就是說，雖然具有相同的法（相同的心、諸心所和諸色聚），彼此的力量差距相當大。

這樣說吧！三類的色聚和四個名身能組合為身體，全是因為業的招感。這一點，如果不是有人研究了諸如《發趣論》、《阿毗達摩論》等典籍，世界上就沒有學者能夠明白和說清楚生命的起點。他們或許可以猜測，但無法很清晰的說明。

所以說，出家人如果能夠弘傳這個法，一定會被世界接受，只不過因為我們緬甸目前是一個弱小國家，大家不願意相信在這麼弱小的國度裡會有偉大的智者。另外，行持佛法的出家眾也得俱備相當的定力和威儀莊嚴，可惜卻沒有看到這樣的行者，所以，我們遭受著他人的歧視。

【清水七日】

先說胚胎最初產生的色聚，色聚有三種，是男是女在這裡就已經區分了。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它的形狀就像水一樣而已，佛陀稱它為清水時期。以清水的型態保持多久呢？七整天。

當胚胎形成清水狀態的時候，或許在一天兩天之後，色聚漸漸組合到一定程度的體形，醫生們用儀器可能會看得到，而三種色聚，即使用顯微鏡仍然看不到。至於心與心所就更難看到了，就如同現在用顯微鏡來看我的心，無法知道我現在的心裡頭正在想著什麼事情一樣。

【泡沫七日】

七日之後，身體就會形成像水泡一樣的泡沫，沒什麼了不起，這時候胚胎是很容易死亡的，如果母親的胃裡或子宮裡有不好的氣，胚胎就會因這些不好的氣而導致死亡。如果母親子宮裡有壞蟲，胚胎也可能會被這些壞蟲吃掉，所以它一點也不堅固。

這就是佛陀向安達迦天人所說的，沒有一個「我」在造化，身體只是以業為因、為基礎，而在母胎裡漸漸成熟。大概兩星期左右的時間，醫生們或許就看得見胚胎，因為已經有泡沫形狀了。

【肉狀七日】

三週大的胚胎，由泡沫狀態成長到肉狀，這時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食生色」的開始】

三週大的胚胎就會有食生色的效果出現。這裡先補充一下：第一個七天，有三種色聚的時候，還不可能有「食生色」的效果，也就是說不會因為食物而有色，但是「心生色」和「時節生色」卻已經具備，因為母胎裡有溫度不是嗎？胚胎由於業生色、心生色、時節生色產生的效果而漸漸的長大，在第二個七天是否有食生色不太確定，但不容易有。

胚胎在第三個七天形成肉狀的時候，由於母親所吃的食物營養，能漸漸的接近胚胎，等胚胎有臍線時，食物就能經由臍線直接聯到胎兒的胃裡。用這個方法，胎兒在兩三週之內已經可得到食物了。

此時，做母親的在飲食方面的善巧頗為重要。如果母親吃辣



食，會進入胎兒非常嫩的色身，書裡甚至描述胎兒會因此感到不舒服。母親如果吃了冰冷的食物，胎兒也會感到不舒服（雖然說母親飲食上善巧很重要，但是大概沒有一個母親夠善巧吧）。

胎兒三週大就可吸收營養，但這裡的人們不知道從哪裡得來錯誤的觀念，母親一懷孕就開始節食。其實胎兒很需要母親供給的營養，所以當母親節食而色身虛弱時，胎兒的色身也會跟著虛弱，當母親的色身有力，胎兒也會跟著有力。

因此，孕婦要注意飲食，盡量攝取適當充足的營養。營養不均衡會影響胎兒的健康，除非是業力很強的胎兒，才會因為業生色而健康硬朗。否則，母親的營養不良會影響胎兒的食生色變差。

【食生色】

這裡說的「食」不是指我們一口口吃進去的所有飯菜，而是指飯菜所包含的營養（食素），所以說好的、營養的食物才會資助色法的生起，而不是指一整口飯都能生起色法。同理，並非我們所喝的水都資助色法，而是飲水中的營養才能使色法生起，多麼精準的說法啊！

因此懷孕的母親不應該隨便飲食，吃有營養的食物，吃醫生們經過研究而建議的食物，母親才有體力，才能讓胎兒的食生色法的效果產生。雖然只吃一點點食物，卻能滋養身體，讓全身有力，佛陀說明的是多麼精準啊！

胎兒四週左右時，先前軟軟的肉已經漸漸硬朗了起來。到了五週，由肉體漸漸區分出頭的位置，四肢的位置，這當中並沒有一個不變的「我」。胎兒是因為業的招感而住在母胎內，胎兒並不怎麼堅固，需要相當的照顧才能順利成長。

胎兒一天一天的長大，在出生以前頭髮、指甲等身體各個部位都已齊全，因此佛陀說胎兒是業、心、時節、食物的造化而成，經過上述過程漸漸在母胎中成長，而不是如安達迦天人的見解一般，有一個不變的「我」在控制一切。

經典清楚的告訴我們，胎兒一般到九個月或十個月才會出生，但也有可能在七個月大的時候就出生，不過七個月就出生的嬰兒非常虛弱，也不一定能夠順利成長，相較之下，八個月或九個月大才出生的嬰兒，體力就好多了。但也不太經得起考驗，畢竟要從非常狹隘的產道出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胎兒若經不起考驗就活不下來。所以體力夠好的十個月大的胎兒，最能順利的活著來到世間。（引自 Suttamahāvā athakatha.）

胎兒住在母親肚子裡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新食舊食，上下圍繞，腐垢臭滅，黑暗狹窄，母子宮中，同糞坑中蟲。

兩膝夾頭，拳握顎下，猶如老猴，曲坐枯樹。

又如羔羊，落膾子手，不得動搖，更似毒蛇，受除毒難。

母食辛辣，冷熱百味，痛如刀割，曲居十月。

月既已滿，業風吹攪，翻轉朝下，經產道出。

墜脫母胎，又如瘡啞，諸多苦痛，不堪言說。

再看看胎兒在母親子宮內部的情況吧，上方是胃，下方有糞便，試想子宮在母親一輩子從來不曾清洗過的體內，而各種新、舊食物都必須通過腸胃，可想而知子宮內的氣味是何等惡臭，胎兒在其中就好像蛆生活在糞坑裡一樣。

母親的子宮非常狹小，胎兒沒有辦法寬敞舒適的伸展四肢，



只能像老猴子彎曲著四肢捲縮在枯樹旁一般，曲縮在母胎裡。也如同落在膾子手中的羔羊，隨時有被殺的恐懼。也像被抓到的小蛇，人們為防止牠的毒液傷人，想方設法先拔掉牠的毒牙，讓牠百般受虐。

每當母親進食苦、辣的食物，因為會碰觸到胎兒或經由臍線直接進入胎兒的胃裡，非常痛苦難熬。好不容易出生了，雖然大家都疼愛呵護有加，但只要憶及在母胎裡的痛苦日子，讓人不禁要好好反省未來還想忍受住在母胎這種苦嗎？

在子宮裡的胎兒是頭朝上，曲縮著肢體住在母胎，他已經有他自己的心識和想法了，接近出生時，由於業生起的風強到讓頭部往下翻轉，這時胎兒完全昏迷了過去，因此多數的嬰兒都是頭部朝下出生的。出生過程就已經歷千辛萬苦，出生後又被家人任意摸來摸去。尤其在鄉下地區，因為沒有柔軟的布料，只好用粗布包纏嬰兒，那嫩柔的肌膚被粗布弄得疼痛不堪；也被大家弄得萬分疲憊，又如同瘖啞一般無法表達，苦患連連。

所以，不像您（安達迦天人）想的一樣：嬰兒由「我」造化而成，而是由於業的造化而成，因為心、時節、食的緣故，嬰兒才能夠漸漸長大。安達迦天人這才明白了「沒有『我』這一主宰者，一切都只是名身和色身之流」的道理。

天人和世間凡夫善士一樣，都不知道這個道理。現代的醫生可能因實際解剖而知道身體內部的狀況，很多地方比我說的還精確，但是，對於心識及名身的狀態，無論是專家或先進的儀器都無法測知實況。

因為先前之業果的緣故，我們在母胎最初結生的時候，已經有「識」與「智」的差別，所以常提醒大家要造善業：瞋心重的

人啊不要嗔怒了！瞋心會招來出生在卑微家族的苦患；貪心的人啊不要多貪了！貪心會招來出生在衣食不足處的苦患。

每個人今生都應過著持戒的生活，隨時進行佈施和實修，這樣的勸告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大家現在都因善業而在非常好的善道，所以應該再持續不斷的累積善業。僧眾們如果了知這個法的好處，也應努力累積這項波羅密（說法），直到成爲聖賢爲止。

【業有差別而色不同】

大家不應輕率的過日子，因為受到業生色的支配，我們雖然一樣來到世間，而彼此的相貌卻大不相同。相同的父母，類似的基因，但因業生色的造化而臉長得不一樣，眼睛長得也不一樣，即便是雙胞胎的長相也只是大略相似而無法全然相同，這是因爲業而產生的色法不相同。

【心生色】

再來說說，因爲心生色的緣故而導致相貌也不同。同一對雙胞胎會因爲一個人瞋心重一點，另一個人貪心多一些，或者是心地善良與否等等因素而導致相貌有所差異。瞋心重的人有著和瞋心相關的較粗糙的色法，他的表情會沉重些，而且這些因爲瞋心生起的色法會遍佈全身；同理，因貪生起的色法也會遍佈全身，嘴巴說貪的話，行貪的事，或讓貪心支配各項買賣交易，總之，有貪心就跟隨著貪的色法。

貪心的人生起貪念的當下，整個人的行爲都跟隨著貪。雖然彼此之間常說「恩愛」，但卻不是恩愛，而是貪心和慾望指使他們說著恩愛的話。這些色法（肢體語言、表情、語氣等等）是因



為貪念而生起的心生色所致，讓人所有的言詞語氣、身行舉止都與心生色表現一致。

【時節生色與食生色】

現在天氣炎熱，因為時節生色的緣故，整個人身體就顯得很沒有活力，需要相當調理才會讓身體比較舒適。時節生色也間接影響到心生色與業生色，導致身體健康情況欠佳。這時候需要運用食生色的原理來調整身體，比方說三不五時要喝一些水，因為水中含有的營養份可以讓整個身體因為食生色而鮮活起來。

並非所有吃進肚子裡的食物都能產生食生色，而是食物中所含的營養份才能發揮食生色的效果。這就是為什麼山地或鄉村裡的居民和都市裡的人們相貌差距很大的原因。因為山地或鄉下的食物比較粗糙，食物生起的色法就比較粗；而在都市裡比較富裕的人們，飲食比較有營養，因食物生起的色就比較細緻。

同樣的原理也可運用在心的部分，鄉下人們所見所聞都粗糙，所以生起的心也是粗糙的；都市裡的人們（生起貪心的部分另當別論），眼見耳聞的色法都比較細，這就是人與人之間色法的差別。

其他如人與天人的色法差別，或即便同樣都是天人之間，其色法上的差別如四天王天與忉利天的色法差別，忉利天與夜摩天的色法差別，或者比這些天更高的化樂天，其色法就更加殊勝，就跟上述人間各大都市人的差別一樣，天界也有差別，這都是食生色的道理。

因食物而生之色法的原理，也可從病人痊癒的過程來證明。一個正在生病的人，如果能遇到一位很善於開藥方的醫生給他對

症下藥，吃藥後他的病就痊癒了。病人痊癒的原因是藥物裡的某些成分，使生病的身體（色法）漸漸好轉，之前的病症再也生不起來。也就是說，舊有的病色漸漸消失，健康的色慢慢增長，我們說病痊癒了，也是食生色的道理。

【保持愉快的心情】

現代醫學界已經會提倡保持心的愉快。或許他們不見得知道心生色的道理，但他們已經知道心情愉快的病人比較容易治癒的道理。我們早就知道因心而產生色法的道理。如果家庭裡面的一個成員跟別人相處不和睦，臉色就不好看，再怎麼偽裝也不會好看。

更慘的是，如果他原先就有疾病，病情也會因家庭的不和諧而加重。假如他有心臟病就更恐怖了。因為心生起的色法（心生色）也是不斷在變化的，所以大家常保持愉快的心情比較好。

在寺裡我偶爾會發脾氣，但我知道生氣真的不太好，所以我常請大家好好安住，無法安住的人就請離去。我不想生氣，也不想生病，更不想造不善業。盡量避免為提升大家的修行品質而發脾氣來傷害我自己，因此令我苦惱的人請回家去吧。我並不在乎居士們的身份，只要能讓我心情安樂的教導他們的人都是好居士，常讓我起瞋癡的人最好不要來。

要知道什麼樣的心會產生什麼樣的色法，心有多安樂，色法就有多安樂，心有多不安穩，色法就有多不安穩。心，不一定要富有才會安穩，不是看到黃金鑽石就能快樂。即使沒有鑽石和黃金，能有著正常飲食及自在的生活，能與家人和樂相處，能和親朋好友融洽交往，心情就能愉快安樂。而這個愉快的心就能產生



愉悅的色法。假如沒有安樂愉快的心情，再多的金銀珠寶，心生色法也不會美好。

【改善自己】

無論住在家裡或在寺裡掛單，僧人或在家裡，想要讓業果產生好的色法，現在就得多造善業。由於過去的惡業將遭短命果報的人，因現在善業的支撐而有可能長命。相反，即使過去有善業，但現在所造都是不善業，為非作歹，造惡多端，今生也會短命，所以大家要運用善行轉變業力。

像現在這般炎熱的時候，最好能遷居到比較涼爽的地方。但是因為要會見許多進進出出的居士們，我根本沒有辦法這麼做。如果我居不定所，僧俗弟子們就無法知道我的住處，雖然知道住在氣候好的環境，對自己的身體較好而且舒服，但卻不能更換住處，只能將就安住在固定的寺裡，隨順因緣，隨順業力。

雖然也知道重視飲食，在適合的環境會讓身體健康硬朗，但是我們的工作所緣是以心為主，無法選擇好的飲食與環境，只能對週遭環境迴向，不認同我們的天人及神明們也許會見怪我們。也許這四週的天人們也跟安達迦一樣有著錯誤的見解，所以我並不仰慕天人，我常迴向給他們，至於要不要擁護或傷害我們都隨他們高興。

知道各種道理之後，我努力造作善業，不是想要這輩子命運好，為的是種下波羅密，是為能夠獻身佛陀的教法。讓這個國家不繼續衰落下去，也讓這個教法能延續不衰微，為了能扭轉及改造目前所看到這些不圓滿現象，鞭策我不斷地努力做善業。

所以，大家要改變因為惡業而產生的色法，就得造善業。為

了能有助緣，應該要常迴向給天人等一切眾生，常保持愉快的心情，而且學習適應各種氣候和調整飲食習慣。知道食生色這個道理卻還任意飲食的人是很不善巧的，不只得到各種疾病，也會快速死亡。

在此先不談業果問題，安樂的心能產生清澈的色，而心不安樂時色就凋暗，臉色就沒有光彩，身體肌膚也跟著沒有活力。心生色的法則是相當明顯的，時節生色的法則也十分明顯，譬如在非常炎熱的天氣，只要沖個冷水澡就可讓全身變得神清氣爽，這就是時節生色的效果。

至於食生色的法則，只要想想一個長期不注重飲食的人，身體產生各種病痛就明白了。了解食物特性以及是否合適自己的身體狀況等問題，必須找有關這方面的知識或請教專家，原則上，在飲食方面懂得調養的人，身體健康清爽。所以，這個身體是沒有一個恆持不變的「我」在裡面，更沒有人能創造這個身體，只有自己的行為能造化自己，自己當下的心能造就自己。

我們吃的食物在造化我們，直到死亡為止。在這一生的業將盡，臨命終的時候，會在十七個心識剎那之內死亡，而在這個時間之內不會再產生業生色法，原有的業生色法、心生色法也會在第十七個心識剎那間結束。死亡心的心生色法在業生色滅去之後的第十六個心識剎那左右結束。

食生色法也因在臨死前已經無法進食而結束，即使用科學方法將外在的食物注入身體內，仍因身體內部無法吸收而無法產生食生色。有些人在死亡前一段長時間內，所吃的食物就已經無法產生食生色（無法吸收），吃再多也只剩下皮包骨，因為外在的食物需要內在有吸收能力（有業生色才能吸收）才會產生食生色。



所以，醫生們對臨死前或已經死亡的人，注射什麼都沒用。

當業生色、心生色、食生色都結束了以後，外面有再好的時節，也無法產生好的時節生色。人死後，因為已經沒有命根色的保護，這個屍體必定會漸漸腐爛，用注射的方法保持屍體不腐爛是將腐爛的因素除去了。

這時候的色身已經不再是活生生的有機體，沒有任何用處，所剩下的只是不好的時節生色。屍體會不斷腐化且發出惡臭，即使是情深愛重的親人，也應作不可愛想。最好接受已經死亡的事實，盡快送到墳墓場，盡快火化或下葬是最好的事。

死者家屬往往因為不懂這個道理而拖延下葬時間，這不僅浪費金錢，也讓親人們更加傷心。周遭的人們也不懂得以法義安慰死者親屬，只會說些讓家屬更傷心的話，當然家屬也滿意於這些說辭。如果有人敢說些與法相應的話讓家屬不要難過，就被認為是無情。「聽他說的真是無情！恨不能要我們馬上將死者丟棄，多麼殘忍！」人們就是這樣喜歡挑動他人的感傷與痛苦，也總有人把慫恿他傷心難過的當朋友，而視實語者、讓人脫離痛苦者為敵人，多麼無知啊！

我們雖然是生長在沒有什麼見地的鄉下，卻因為看著過去聖者們殊勝的佛法生活，所以也能隨時提醒自己過著如法的生活，藉由佛陀的教法，知道沒有補特伽羅、沒有我、沒有他，一切現象都只是名法與色法的生生滅滅罷了。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生命各領域的掌控者

1973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



16. 根緣之一

今天，我將跟大家說明「根緣」的意義。「根（indriya）」的意義有宰制或統領的能力。還記得在之前我們講過的「增上（adhipati）緣」嗎？當增上緣生起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可以跟它平行同等，全是它的部下，因為 adhipati 的意思是最高統帥。

當意欲（chanda）產生的時候，其他所有的心所都必須聽從意欲的指揮。例如，菩薩們發起想成佛的「意欲」時，其他心所都依隨著菩薩這個心所：「沒問題，只要有意欲沒有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這時候，「精進」也必須依著「意欲」來推動，「智慧」也必須依隨著意欲審察。總之，所有的心所都必須依從「意欲」心所的指使，達成「意欲」所指揮的目標。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根緣」統領的能力，與「增上緣」那種最高統領者的角色有所不同，是由很多來自不同領域的根（各自都可以自主地統領各自的範疇）所統御著。例如，眼根掌管屬於眼睛所能看見的部分，而耳根則掌管耳朵能聽見的相關領域。雖然「根緣」並不像「增上緣」一樣，有著統理一切的最高權威，但根緣也以它的方式掌管與它相關的領域。

古長老德們對於「根緣」有個譬喻：各個根緣，就好比是一個國家裡，管理各項事務的大臣們一樣，大家都在最高統治者的領導下，各自管理相關領域所司的事務。例如，內政部的大臣們在平常只負責有關內政方面的事務，而教育部的大臣也只是專注於教育相關的問題。

雖然在平時，各有所司，自行運作，但有些時候內政部和教育部也需要在同一時間內互相合作，相互配合。根緣也一樣，各自統領著各自所管理的範疇，它們不是所有一切事物的主宰者，一旦需要合作的時候它們也會相互配合。

根緣——如一國內，各有所司，相互協助，諸臣將等，俱生根緣、前生根緣、及色命根，以根緣力，令五意識界，業生色等，皆得滿足，根之願求。此中無有，人我眾生，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顏，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部分經典原文】

indriyapaccayo'ti：根緣

cakkhundriyaṃ cakkhuvīññādhātuyā taṃ sampayuttakānañca dhammānaṃ indriyapaccayena paccayo.

眼根是以根緣的力量，支助眼識以及跟眼識相應生起的一切法。

經典裡面是這麼講的，眼根是以根緣的力量，來支持眼識以及跟眼識相應生而起的一切心所。這裡說的眼根，也叫做眼淨色，它有什麼功能呢？它掌管著能「看」這個領域。



我們大家都以為「眼識」這個功能讓眼睛能看見東西的，事實上，眼睛要有「能夠看到東西」這項功能，其實是由眼根（眼淨色）所掌管。而眼淨色能夠讓眼睛擁有看見的功能，則是因為業，在眼睛中央的一個區域，有許多「淨色」聚集在一起，這個聚合體的力量越強，我們所能看見東西的能力就越強。

「看見」這件事情是由眼淨色所掌管，我們能夠看見的程度，依據眼淨色的強弱而定，因而不能夠想看見多大範圍就能看見多大範圍。如果眼識說：「唉呀！我想要看到這些啊，想要看見那些啊！」那麼，眼淨色就會告訴它：「嘿！你可不能隨心所欲啊，要看看我到底能看見多少東西，你才有機會看到這些東西。」比方說，一個約十歲左右的小孩，他的眼淨色力量非常好，我們大人看不見的許多東西他們都看得見。為什么呢？因為他的眼淨色非常強、非常有力。

一個四十歲以上的人，可能是因眼淨色自己變得衰弱了，或者是受到旁邊其他色法的干擾，導致眼淨色的衰弱，因此視力就變差了，必須戴眼鏡才能看清楚東西。老年人的眼淨色變弱是因為，當眼淨色生起時，在它的旁邊不只有眼淨色這個色法生起而已，還有其他的色法也跟眼淨色同時生起。

由於這些色法的產生，削弱了眼淨色的力量。眼淨色旁邊其他的色法產生越多，眼淨色所能看見的能力也就越弱。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干擾眼淨色呢？例如，風吹會直接影響視力，眼淨色的視覺功能就會有限。

同樣的道理，耳根（耳淨色）也是一樣的，耳識並不能決定能夠聽到聲音的程度範圍，當然，耳識一定想要連一由旬以外的聲音都聽的到。但耳淨色會說：「嘿！你們不能決定你們想要聽

到的一切範圍，要看看我能聽到多少聲音，你們才能聽得見多少聲音」。

如同眼淨色會衰退一樣，年齡愈大，耳淨色旁邊產生的色法使得聽力減弱，如果再加上其他氣血方面等問題的影響，耳識能聽見的範圍就會越弱。有些老人家變得耳聾，或不太能聽到外在的聲音，就是因為他們的耳淨色變弱了，得裝上助聽器，才能讓耳淨色的能力增強，聽到多一點點的聲音。

很多老年人鼻子嗅覺上有問題，聞不到什麼味道，這是由於鼻淨色受附近色法的干擾，使他聞不到氣味了，由於嗅覺減弱，讓這些老人對於周遭的氣味感覺非常遲鈍。

舌根（舌淨色）也一樣，小時候不論我們吃什麼都覺得十分好吃，可是長大後就覺得這些食物都不如以前那麼美味了，因為舌淨色受附近色法的干擾，以及它的機能退化，讓舌頭的味覺變得沒有那麼靈敏，因此，雖然吃了同樣的東西卻不覺得好吃。很多老人因為在食物中找不到以前喜愛的味道，不斷地找尋想要的味道，而變得十分挑食，這是舌淨色變衰微的緣故。

但是老人家往往並不能接受這個事實，還一味地向外尋找所要的味道。如果他們能認清舌淨色衰微的事實，就可以藉著這個切身之痛，好好用功修行，搞不好，這個體悟會成為他們修行上很大的助緣呢！但是可惜啊，大部分的人並不接受這一點，只一味不斷找尋味覺上的滿足。

身體方面的觸也是一樣，由身淨色來主導。身淨色變化的過程，和之前談到的幾個「淨色」的變化極為相似。它們在心法還沒生起的時間前的一小瞬間就先生起，它們生起後，才會立刻生起所謂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等等，這些「淨色」我們都稱為「前生根」。



接著，我要來講一個大家比較聽得懂的內容，叫做「意識」，意識是指心抓取境界的情況。再來，我接著會講「命根」，名法裡面有命根叫做「名法命根」，色法裡面也有命根叫做「色法命根」，我會把色法命根以及名法命根結合起來講解。

現在，先跟大家講「信根」，緬甸人最喜歡講：「某某人真有信心！某某人信根真是好啊！」信就是「相信」，但要注意！你所「信」的內容正不正確非常重要。相信的內容正確與否，並不是由自己說了就算數，而是應該要好好檢驗。比如說，我們相信佛陀是真正的佛陀，因為他曾經用四大阿僧祇劫的時間來修行累積波羅蜜，讓智慧不斷的成熟，最後終於得到了最高無上的正等正覺。

如果我們以這種理解，來相信佛陀就叫做「正信」。除了相信以外，還要清淨，比如在憶念佛陀時，心裡非常清淨，這時候就達到了「信心清淨」。因此，我們對於佛陀，不能只相信，而且要進一步，讓自己的心也像佛陀一樣，非常的清淨。

我相信，依佛教導認真修習，絕不會有罪過。或許目前剛修習佛法的階段，還無法享受到成果，沒關係！只要不間斷地認真修下去，最後一定會得到利益。說到佛法的修學，請不要馬上聯想到三藏典籍，而是指好好守護五戒，奉行十善業，那就對自己十分有益處了。因為「法」自會保護奉法的人，十善業的結果本身就會照顧我們。

法保護我們的方式，雖不像有個安全人員在保護我們一樣，但我堅信，只要好好修習，法就一定保護我們。也由於這堅定的「信根」，我對住眾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持戒清淨！至於認不認識字，或有多少知識水準，倒是其次。「良心第一，持戒第二」

的寺規，並不是我隨心隨性規定，而是依據「戒律就是佛法命脈」的佛語。所以，我才要求整個團體也都要持戒清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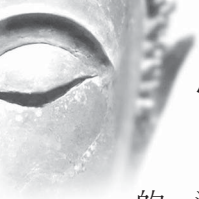
【佛法已式微】

「戒律是佛法的命脈。」也就是說，如果世間還存在戒律，代表佛法還在世間，如果戒律消失了，就算是有僧眾也不代表佛法住世。現在佛法漸漸衰微，因為戒律沒有那麼清淨了，人們對戒律的持守已經慢慢鬆弛。而修習佛法的人們，不僅在素質上有衰微的改變，慢慢的，在數量上也有一些改變了。主要因為沒有注意佛法命脈的戒律，不僅僅是衰微而已，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佛法完全消滅都有可能。

我是用這樣的信念要求在寺裡的大眾，不管修習者素質優或劣，數量多或少，都還沒關係。但是，因為要能延續佛陀慧命，清淨的戒律必須要維持！剛開始，我以為沒有幾個人能夠接受這些要求，可是到目前為止，來寺裡面修學的人卻是愈來愈多了，真是奧妙！

另外，我也無意去攀緣信眾們，但是他們都會自然而然來護持道場。隔壁這棟建築物，是我堂妹來捐獻建蓋的，她長久以來一直有個建僧舍的心願，我也知道她的想法，但我告誡寺院裡的住眾們，絕不可以用任何方式勸誘她來蓋道場，因為在建僧舍的過程裡生起煩惱就不好了。

我不只跟住眾說而且也跟親戚朋友講絕不可以勸誘她來我這道場建僧舍。最後，她親自來跟我說她想在我這個道場增建一棟房子，這時我才說：「很好啊！當初我的確是告誡所有住眾不可以主動勸誘你來這裡建僧舍，但是今天是您自己發心要來這裡蓋



的，這對我來說也很好，別人會說我的親戚朋友來贊助我蓋道場，對你對我都是一件光榮的事。」

尤其她所護持的是護持正法的道場，就再好不過了！想想看，像堂妹要幫忙蓋道場這件事我都告誡寺院裡的住眾不可以勸募了，何況是對其他居士們攀緣呢！

由上面的例子可知「法」照顧行者的情況，因此才叫信眾、住眾們要嚴守戒律、勤修十善業，雖然不是爲了得到回饋而要求他們，但是法自然就會回饋他們的。由於我對佛，對法的信心如此堅定，不論法會不會照顧我，保護我，都絕不會影響我對佛法的信心。

我們修習佛法要如法的修學，寺裡面有些人在行持上變得愈來愈不盡力，我並不是不知道，只是真的沒有辦法分分秒秒跟隨在所有的學員觀察他們，如果他們繼續散漫下去，有一天可能會被我驅逐於寺外。因此，我只能再次強調：「認真修習！」

【注重品德的戒律】

對於我們國家的人民呢？很多人的品德已敗壞，早在二次大戰時就變壞了，統治者不快樂，被統治的人也不快樂，國人的心並沒有辦法清淨安詳，我們如果在未來想要得到快樂就必須努力拯救自己。

戒律鬆散，品德敗壞，或許有人在事業方面得到一些成就，可是他們心裡也不快樂；佛教界裡被認爲有威德有威望的也不一定快樂，活著的時候心裡不快樂，死的時候也不見得安詳。就算沒有耳聞也可以想像得到這些現象，佛法的法則是不會有所偏差的，自然可以由他們生平的所作所爲，知道往後會導致什麼樣的

結果。「法」可以讓修習者得到人天的福德與快樂，不僅在經典上這麼講，現實也確實是這樣的。

人們為什麼還不跟隨著做呢？原因就是信心動搖，不踏實！這點可依人們的所做所為，來判斷他們的信心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我個人對於佛法的信任是完全的，就算是這輩子沒得到任何法的保護或好處，我依然會全心修行。就算有人跟我說：「唉呀！你這麼用功，可你的道場是這麼乾巴巴的！」讓這些令人不舒服的話隨風而去，清楚了解法的法則最為重要。當然所信對象的正確與否很重要，如果所信的對象不正確，即便信心再好也不會是正信。

剛剛講過了佛和法，現在再來說說僧吧！我所尊重信仰的僧，就是被我常常不斷強調的聖賢僧，例如大迦葉尊者，除了修學圓滿，也能弘揚佛法。還有第二次結集時的兩位長老，摩訶耶舍尊者（Mahāyasa）以及一切去尊者（Sabbagāmi），不僅本身已經證得阿羅漢果，對於佛法住世做了很大的努力。

還有第三次結集的主要領導人物賓頭盧尊者，他為了結集佛法而從梵天到人間來，並且努力修證得阿羅漢果以後，再舉行第三次結集，如此盡心地弘揚佛法。再來是馬亨達尊者，他放棄了王子的尊位，而出家修行，修習佛法跟弘揚佛法。我對這些人的敬重像愛惜我的性命一樣，我所信的僧就是這樣的賢聖僧。

我對聖賢僧的敬重愈強，對世俗僧人的批判就越多。某某長老和尚說了某些話，其用心何在？某某教學的法師說了什麼話，他又用什麼樣的心念說那些話等等，對於師父們我都想這樣批判，對於在家人就更不用講了。對於世俗的凡夫僧，我看情況該信多少就信多少。由於我對佛、法、僧是用這樣的信念，因此他



們不斷地保護著我以及這個道場所有的行者。我絕對相信他們一定會回饋保護，但我並不是因為他們會回饋我才相信他們的，這是我的信根。

【一般人的信心】

一般人對法的信心常常被「佛像」遮住了，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對於佛像的信心愈來愈大，對於真正佛陀的信念卻愈來愈小。這麼說來，是不是恭敬供養佛像是沒有功德的呢？也不完全是，恭敬佛像還是有它的功德。

由於信仰者的智慧不足，讓他們產生這個程度的信心，無法達到上述更深入的程度。這些信仰者只能對於佛像的禮敬，在佛像面前供花、禮佛等等。不過，能這麼做已經很好了。能禮敬佛、禮敬塔、禮敬舍利並沒有錯，他們可以藉此得到信心，而且能讓心靈有一些清淨是很好的事情。

在家供養佛像時，我們的身心也到佛像前，是因為「信根」引導著我們，由於信根的領導，所有的「心所」都要跟隨著信心，業生色、時節生色等所有色法也都跟隨著信根的帶領，所以才有在佛前合掌禮敬這些動作，是信根帶領整個身心都到佛陀面前。

對於法的相信能不能稱為正信呢？現在有很多以法為理由所舉辦的園遊會，是否跟我們所追隨的佛陀本意相契呢？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有一次，佛陀的二大弟子目犍連及舍利弗的追隨者來禮敬佛陀，到了佛陀居所後，七嘴八舌的雜言亂語，十分吵雜，因此佛陀就叫他們出去外面講。所有的人都被驅逐到外面，不僅是吵雜的弟子們被驅逐到外面，就連舍利弗及目犍連也被驅逐在外（《中部經典中分五十經篇》（cātumasutta））。

另外一個事件發生在祇園精舍，當時有一群一大早就去禮敬佛陀的信徒，在寺院外面等候，十分吵雜，佛陀問道：「外面聲音很吵是怎麼回事啊？」阿難回答：「這些是爲了禮敬佛陀而在門外等候的弟子們。」佛陀說：「我不跟財富名利糾結在一起，你叫這些吵雜的人們離開吧，這裡很安靜！」（《增支部經典》（nāgitasutta））

你們看看！佛陀自己本身跟佛陀所處的環境是多麼安靜！有人說我這個道場太安靜了，其實我希望比現在更安靜！雖然我並沒有親自到過佛陀的道場和佛陀的身邊，但是，在經典裡面所描述的佛陀居處的清淨氛圍，我很能體會。佛陀的本意和佛陀所希望的應是很寂靜的氛圍。

因此，在寺裡我不斷提醒大家輕聲細語，住眾讀書時不能太囂張，法師們教書時也儘量降低音量，不管做什麼動作都要儘量安靜，這也顯示了我對佛法僧的信心。我們現在一般人的信心太微弱了，才會有這麼多以佛、法、僧爲理由，舉辦吵雜的各種慶典和園遊會的現象。

另外，常聽人家說：「啊！某某女居士真是禮敬某某尊者啊！」沒多久，這位居士跟法師就私奔了，你看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呢？這真的是信心嗎？打著信心的名號替法師建道場啦、供養這個那個；那些被尊敬的法師也只是凡夫僧中的庸碌之輩罷了。大家都還在貪、瞋、癡的情緒中輪轉，這些人在行爲上所呈現出來的，只有不善法而已。

想想佛陀時代，一個修行良好的僧人，就僅僅在死亡時貪戀袈裟，都投生爲袈裟裡的蟲了，何況是一般人呢？如果臨命終的僧人還繫念著道場，那結果就不用說了。沒有正信的情況下，供



養的人白白浪費錢，而被供養的人也沒得到好的結果，供養者和被供養者都成了輸家。

【真假信心】

我並不是批判其他的宗教，也沒有理由批判。其他宗教的教徒們對自己的宗教，信心非常足夠，非常清淨。他們相信造物主創造一切，非常有信心，也會在他們信仰的神面前禮敬，值得讚歎！

對於他們這樣的信心是不是正信的問題，正如我之前已經講過的，所被信仰的對像是真實的、正確的，才算真實的信心，但如果所相信的境，不真實不正確的話，信心也不正確。在佛教的經典裡面稱為錯誤的判斷，導致於相信他們是被神創造出來，也被神保護著的信念，錯誤的信心是邪見。

我由衷希望大家都能仔細思考，討論法義，然後奉行，這樣的信心才叫正信。我們的佛陀，他把法告訴了我們，如果我們願意照著他教導的方法修行，我們就一定可以脫離痛苦。除此之外，佛沒辦法再創造什麼給大家了。佛陀在佈施第一女弟子毗舍佉的孫子死亡時，也沒有創造出什麼奇蹟出來挽救他的性命；而祇樹給孤獨長老重病時，佛陀也沒有為他創造減緩病情的奇蹟，他們都得接受業果。

佛陀並不會為我們創造什麼神蹟，我們都必須依著業承擔果報。其他宗教有創造神蹟的觀念，而佛陀卻要我們讓自己的心靈歡喜自在，並教導如何達到自在心靈的方法。總之，我要強調的是，不是只要相信，就叫做信根。就宗教這個面向來說，有許多

錯誤的信或不正確的信，這些情況讓人很遺憾。要達到正信是非常困難的，要有一點運氣，如果沒有運氣也不容易遇到好因緣。

【真假智慧】

我們接下來要來說說「慧根」，不只在信根上有正和假，在智慧上也有正慧跟假慧（邪的智慧）。所謂的有正慧就是面對所緣境時，能如實的了知，這才是正確的智慧。如果我們不能如實的了知所緣境，就不能說有正確的智慧。

嗯！舉些例子來說吧！人們常常會以為他們相信的宗教是正確的，但是其實他們所信仰的並不正確。人們也常常相信，或敬仰某某人是聖人，但其實他並不是聖人。雖然他們是這麼死心蹋地的認定是這樣，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這樣的人就不算有著真實的智慧，這些人都是以假的智慧來認定好壞，因此不能得到很多善的利益果報，而是遭致比較多的罪過。

我們在這裡暫時先放下有關信仰方面的假智慧。再來看看世間的知識份子或學者們所關心的智慧吧！所謂的真實智慧是能對於無常了知為無常，能對於苦真正體會它是苦，以及能對於無我這個情況能真實的看到，這些才是真實的智慧。如果不是這樣的明瞭事理，只能算是顛倒的了知。

國外很多學者他們知道很多東西，尤其對於醫療方面的知識知道得非常多，也都極具權威。這些世間的學者，常常提出一些權威主張及理論。但是不久之後，卻也常常被後來的學者推翻了。

由於我是從寺院出來的僧侶，對這些情況，沒資格表達任何意見。不過，經得起考驗的真理才會是真正的智慧，如果世間上的學者他們所堅持的知識，是禁得起考驗的才會是真實的智慧。



如果他們所了解的知識或堅持的信念禁不起考驗，就不是真實的智慧，而是假的智慧。

再來，有些世間學者們，製造武器方面的能力非常行，有些學者也很會創造出，提高感官享受的各類發明。這些算不算是智慧呢？這些都不能算是智慧。這些人以智慧為名來製造各類武器，製造出刺激人類各類感官欲望的發明，都算是罪過，都是不善法。因為製造提升感官物欲享受方面的發明，會引導人們往貪的方向，製造各類武器則引導人們往瞋的方向，所以都是不善法。

不過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看這些世間學者從結生及入胎的情況，我們必須承認他們有些天份，有些智慧，所以只要他們努力，就能夠一帆風順地實現一定程度的成就。如果他們小時候沒有這些天賦為基礎，相信後天再怎麼努力也沒辦法獲取這方面的成就。

那麼想想看，剛剛所說這類的智慧到底是什麼呢？這些世間學者的天賦，其實是「尋」的能力，由於天賦使然，他們「尋」的能力特別強，而不是真實的智慧。真實的智慧沒有任何偏差，我希望大家能分辨這一點。很多事情都需要我們用很多面向來深入了解。

剛剛已經講過「信根」和「慧根」，我們接下來要講「精進根」，如果一個人能認真努力堅持不懈的精進，再配合真實的信根與慧根，那麼必然成就非凡。但如果配合的信根和慧根是假的，精進根也是假的，是邪的。如果所持的精進根是假的是邪的，會導致許多不善業。

在很多以佛法為理由所舉辦的園遊會及法會等等的供養和佈施場所裡，很多人都非常精進的參與。但是，如果這些人所持的

不是正信的話，他們的精進都是假的，都是邪的。我一直很努力地導正很多人在這一方面的觀念，但是弟子們大都不太理會這一點。我只能努力去導正他們的觀念，至於能不能採納則是弟子們自己的問題了，我不會因為沒人聽我的意見而生煩惱。

大家都得承擔自己的業果，反正我這輩子死了以後下輩子不見得再生為緬甸人。今生願意相信我的人，願意接受我的教導的人，我會盡力幫助他們跟著我走。假如不理會我，我也無能為力。我一直就是抱持著這樣的信念來領導這個道場和信眾們，只因爲這是我應盡的義務。

好了，剛剛談過的信根、慧根、精進根都有許多更值得詳細說明的地方，不過我要接著講「命根」，對這世間非常重要的「男根」和「女根」也需要說。不過男根和女根今天可能來不及說了，就先說命根吧，人們都以爲在我們的軀體裡面有一個小小的靈魂存在。這個軀體裡面的小小靈魂，就是「我」。人們相信當死亡時，這個小小靈魂會從原來的軀體進入另一個軀體內。他們以爲當一個人死亡時只有軀體餘留，這小小靈魂則會再轉入其他軀體繼續輪迴。

我要跟大家強調，沒有一個靈魂存在於我們的軀體內，可是「命根」卻是有的。不僅在名法裡面（心所法裡面）有命根，在色法裡面也有命根，而且非常有力量。這些都是因爲業而生起的。這個命根也會跟其他一切法一樣會成、住、壞、滅的。而且，命根在我們結生的時候就已經跟隨著了。

昨天已經跟大家說過，在結生時，有三組色法會生起，命根就包含在其中。我們在結生的時候會有一個結生識，在這結生識裡就有個命根。在佛法裡面我們是講命根的，從結生識那一刹那



起，就一直有名法的命根和色法的命根，我現在還能講話是因為我現在還有命根所以才能講，假如我沒有了命根，根本沒有辦法講。假如命根死亡了，就完全沒有辦法講了。

命根到底是什麼呢？命根的功能在於，當命根生起的時候讓所有的名法和色法能夠繼續維持且繼續運作下去。例如，心識之所以能了知事物，是因為有命根的支持，沒有命根的存在，心識沒有辦法自己去了知事物。有感受的能力是因為有命根的存在，沒有命根就沒辦法感受，是死的。

因此，不管是色法或是名法都受到命根的保護。在經典裡面就直接說，命根保護所有業生色，經典裡將命根比喻為褓母，一個小孩由母親生出來後的照顧就是褓母的事了。親生母親就好比是業生色，當色產生後，業的任務完成了，業生的色法能夠繼續維持下去，需由命根這個褓母不斷的保護著。所以大家想想看，我們整個身體都充滿著命根，充滿著名法的命根以及色法的命根，但不是一個真實不變主宰我們的小生命（靈魂），這點是非常奧妙的！

這個命根除了擔任保護所有名法與色法的角色以外，當舊色法壞滅，新的色法生起時，它的另一個任務就是，告訴新的色法要比照原先的色法一般繼續維持下去。當第三個色法生起的時候，命根也會讓第二個色法告訴第三個色法說：「你要比照我們的情況繼續運作下去喔！」色法如此得以不斷傳承下去，因此我們的色法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所以，男人才能一直有男人的樣子，在沒有特殊狀況的條件下，男人能這樣一直維持到死亡那一刻。而女人能維持這個樣子

一直到死亡那一刻，這也是因為得到命根保護之故。當要死亡時，命根也跟著滅了，而色法名法也都滅了，然後死亡。

為了讓大家更清楚，我再補充一些例子。例如，一個人被棍棒打也會死，用刀子砍也會死，用槍射他也會死。用棍棒的時候，被打到的部位（這部分的色法）是有命根的，被打下去的時候命根會受傷。這時候，受傷的色法會告訴新的色法：「要跟我一樣，跟我一樣。」這些色法一小段時間後死亡，因為命根維持的時間很短就斷了。命根斷了後沒有其它色法可以生起，因此，生命必須結束。

被用刀子砍死時，命根受傷的程度比被棍棒打的時候更嚴重更痛，如果被棍棒打能維持數分鐘死亡，被刀子砍殺就可能為時更短，或許一分鐘就導致死亡。由於命根很痛，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導致快速死亡。當一個人被槍射殺的時候，命根受傷的程度就更加嚴重，因此它根本來不及告訴新生起的色法要跟它一樣，就滅了。

假設被刀砍殺是一分鐘後死亡的話，被槍射殺可能一秒鐘就死亡。因此，我們一般說殺生時，並不是指殺這個軀體，而是指殺了遍佈在這個軀體裡的命根。因為殺了這些命根，使得軀體裡頭無法再生起其它色法，因為其他的色法都需要命根的保護才能繼續維持。

一個有德行、有威望的人，他的命根也有德行和威望，所以當我們殺害有德行者，罪過就更大。殺害沒有德行沒有威望的人，相對他的命根比較沒有德行沒有威望，所以罪過也比較輕。例如，阿羅漢他們整個身心都沒有煩惱了，所以他們身體裡的命根也沒



有煩惱，非常清淨，因此，殺害阿羅漢罪過之重，會立即掉到無間地獄。

而殺害父母的時候，不論父母有沒有德行或威望，由於父母親對我們有極大的恩德，我們身心裡也承受父母極大的恩德，因此，殺害父母也會使我們直接墮入極苦的地獄。

雖然一樣是殺的行為，但因所殺對象不同，罪過就不一樣。打妄語也一樣，我們欺騙的對象越有德行越有威望，我們的罪過就越大。對象的層次高低，決定罪過的輕重。雖然說打妄語的罪過沒那麼大，但是大家也不要輕忽它，有時還是會有墮地獄的可能。也千萬不要因為欺騙層次低劣的人罪過比較低，就去欺騙山地無知的村民，有時候，一樣也會得到墮落地獄的果報。

邪淫罪的輕重也與對象的高低優劣相關，這裡所說的等級，是由內在的德行來區分，如果被侵犯的人是一個阿羅漢聖人，罪過最大。經典裡面有一位叫難陀的人，侵犯到一位阿羅漢比丘尼，因此馬上墮入地獄。已經講了許多，相信大家對於這些內容已經相當明白了。至於「男根」和「女根」這兩個內容，在這世間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本來我打算在今天講完，看來講不完了，留著明天再講。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轉業

1973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



16. 根緣之二

【長壽的條件】

由於昨天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與今天要講的根緣有關，因此，今天我們就補充一些這方面的說明，進度會稍微慢一點。

在報紙上提到，外國某老人協會的主席，是一個知識份子，他說：「年紀大的人必須依個人情況，適當地改變飲食習慣；適度的運動、活動手腳；依自己的體能狀況工作；好好安排規畫閒暇時間；注重家庭氣氛的和樂和諧等等，是保持長壽的重要條件。」

他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佛法說的更精準。他應該可以算是他們國家裡的優秀份子，所以，才能成爲一個組織的主席，但是，只有佛法才能夠將「如何延年益壽」說的很透徹。接下來，我就用佛法來補充解釋這個道理。

這個部分還得再回過頭來，從業、心，時節以及食素支柱身體的情形說起，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業緣」以及業的力量，其影響力之大，甚至到我們死後，這些業的力量，還可以讓新的名法與色法產生。



【業生色的增長】

眾生母親的子宮裡，有結生心識的那一剎那起，就有心所跟隨著，這個部分，在講「因緣」的時候就提過。有的結生心識裡有無癡的根，有的則沒有。爾後所講的很多緣法裡也都會一再提到，從結生的剎那起，名法與色法就相互以「俱生緣」、「親依止緣」，「相互緣」等等緣力彼此支助著。

在很多緣法當中也提到，從結生那一剎那起，業生色以各種緣力給予支持的情況。與結生心識同時產生的色法，有三組色法聚，這部份前面也已經說過了。在「清水期」期間，有三種色法聚，這是因為業而生起的果報色法。由於業而生起的色法之中，首先出現的三組色法聚是：身十法聚、心色十法聚、性根十法聚這三種。

這裡的根是指，男根和女根。這些業生色在每一個剎那，都不斷地產生又死去。比方說，在一剎那，一彈指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有無數個心念的生起，這無數多的心念中都有業生色不斷產生，藉此，身體不斷得以成長。

因業而生的色法為什麼可以增長呢？比方說，色聚在第一個心識之十七個心識剎那內，就有一個新的色法產生，舊的色法滅去；在第二個心識之十七次心識剎那內，有二個新的色法產生，舊的色法滅去；再來，接著產生、三個、四個、五個等，如此增生的情況讓我們的色聚慢慢長大。我們將這些色法之延續生滅，稱為業生色，它依著過去業的能力強弱產生色法。

昨天說過的眼淨色，也是因為業而生起。有的人視力非常好，有的人視力較差；有的人聽力很敏銳，有的人則很普通；甚至，低劣一點的，可能眼根或耳根都不俱全。之前曾經聽過改善視力的成效不佳，但改善聽力的情況比視力有成效。這是有道理的，

如果在眼根裡完全沒有眼淨色，根本無法治療。

有的人雖然有眼淨色，但力量很微弱，就可以想法子幫助視力增強一些。對於耳根也一樣，如果沒有耳淨色，我們根本無法改變什麼，如果有耳淨色，只是力量較弱，就可以幫一點忙。因此，完全沒有成效，或者，有點成效的情形都可能發生。

我們身上各種根的能力，都跟我們過去的業力有著絕對關係，打從我們一出生，直到死亡前的十七個心識剎那之間，身體裡的業生色，時時刻刻不間斷地生起又死去。一旦當這些業生色流（色法的延續性）斷滅的時刻，就表示死亡了，這時，不論用任何方法都無法延續這些色流了。因此，如果要保持長壽，只要能持續及延續業生色，就能延年益壽。因此，我們應該朝著這個方面去努力。

【兩種業】

當然，不能說這個方法對所有的人都適用，但是，只要願意努力嚐試，在一定程度內，業力可以改變。因為業有兩種，一種是會導致結生，導致新生命的業；另一種業叫做轉業（pavatti），這種業是可以在此生獲利，具有導正、幫助、加強目前狀況等功能。

從前，在斯裡蘭卡有一位國王，名叫哇薩巴（Vasabha）。許多命理師幫他算命都說他的統治期間只有十二年，十二年後國王就會駕崩。這些命理師是根據業的情形，加上各種類型的特相：面相、星象等等預測的。這個國王得知結果之後，非常憂心。於是，趕緊向當時佛教法師們尋求解決之道。

那個時代斯里蘭卡佛法十分興盛，法師們建議國王多建造涼



亭，重修佛寺，築橋鋪路等等公益善事，以改變命運。國王聽了建言後，爲了活命依教奉行。果真，國王統治的時間，一直持續下去，從十二年，到二十四年，三十六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國王真的改變了命運，活了非常久。

爲何能夠改變呢？是由於善行而調整了業，支助了業。因爲先前的業比較脆弱，因此，需要做一些善行來增強業的力量。在緬甸，有很多命理師也常常勸告顧客：「你最近運勢比較弱，你必須去種樹，造橋鋪路」等等改運。這些建議是正確的。其道理在於用一些善行來彌補支助過去微弱的業。

當種些樹木長得高大時，樹蔭可以提供清涼環境，讓路人乘涼。由於種樹，或者好好保護樹木，讓枝幹得以好好生長，就有廣大茂密的樹蔭，可讓更多人獲益。因此，前人們常在路旁大量種植羅望子樹，真是值得恭敬。這些前輩們辛辛苦苦所種的樹木，我們現在卻輕易地，將它們一棵棵砍掉，真是可惡。總之，大家要知道過去不好的業，可以藉由現在善行的支助而改善。不過，能夠改善的程度有限，千萬不要認爲每一項都能改變。

【不希望長壽】

至於我，當然也有過去的業。今生，我在佛教中也做了很多我該做的事，也行了不少我該行的善。因此，我一定程度地相信，在此生，我應該會是長壽的。但是，我仍然不斷認真的工作。你問我累不累，當然會累，太累了，自然精神不濟。不過，我只管一直做事而不去擔心健康太多，因爲我有一個信念，如果根本無法做事，必需完全依賴別人的照顧，這樣子的生命我寧可不要。

如果有人對我說：「師父，再過一年您就無法再工作了，不過，

您會很長壽喔。」那麼，我寧願死去，我真的不願過沒辦法做事的日子。爲什麼呢？因爲，我相信有這樣的心，這樣的願，而且有這樣能力的人，他們的願力、能力也會延續到下一生。所以，我不稀罕長壽卻需要很多人照顧的生命。

我不懶惰，是一個很願意認真工作的人。這個心念從沒間斷過，就算換了生命體也不會間斷。我不祈求長壽，只祈求有所作爲。當然，絕大部分的人，都非常恐懼死亡，一味地只想要活著。這兩者的差別在哪兒呢？

大多數的人對未來生沒有把握，由於對未來生沒有把握，所以執著貪愛現有的生命。就算活到很老了，還是期望以老邁不堪的狀態繼續活下去；就算生病了，仍然希望在這麼痛苦難熬的狀態下繼續活下去。對自己的未來很徬徨，放心不下，只好繼續緊抓著這輩子不放，竭盡所能地不斷尋求延長壽命之道。對於我個人而言，如果只是對我個人的利益，那麼，完全不必長壽。

大家要知道，虛弱的業可以不斷地被加強，我們可以藉由許多善的行爲，改善過去比較不好的業行，然後繼續延續好的業。例如，幫助年老的人，造橋舖路，多做些公益事務，對自己的業行有加分的作用。有一些年邁又鮮少有人護持的老法師們，我們就應該去護持照料，已經擁有豐厚供養的法師們，就不必錦上添花。

【色流的增長】

我們在母胎裡，產生結生心識之後，會有十五次或十六次的有分心，從第一次的有分心產生開始，就有因爲心而生起的色法。前面說了業生色增生的情形，現在再加上因心而生起的色法，色



身得以不斷長大。另外，在業生色當中的時節（四大中的火大），也會產生新的色法，我們稱它做「業生時節生色」。

同樣地，心生色中的時節（火大）也會產生新的色法，稱為「心生時節生色」。業生色和「業生時節生色」成爲一對，心生色和「心生時節生色」又形成一對，因此，身體中的色法，才能夠不斷地成長。不斷成長的色法的數量也繼續增加。但是心卻永遠是個別單獨延續，會有變化而不會不斷增大。

再來，還有純粹因爲時節而生起的色法，結生識開始以後，時節生色法就開始了。而在時節生色當中的（火大），也會產生新的色法，稱為「時節緣生時節生色」。從住胎的頭一個七天開始，上述這些色法不斷地增長著。這些情形是外國知識份子們未提及的面向，所以我在此詳細地補充說明。由於我一直都在研究這些，所以一直努力朝著這個方向照顧自己的身體，只爲了能夠繼續工作。

【時節生色的色流】

到了第二個七天或第三個七天時，身體已經形成差不多可以看得見的肉團狀。在講「食緣」時，已經詳細地說過。這個時候，因爲接觸到母親所吃的食物，所以會產生食生色。此刻，母親要非常注意飲食方面的善巧。因爲孕婦這個時候所吃的食物，已經是兩個人的份量了。

母親必須提供足夠的營養份給自己和胎兒，母親和胎兒才能健康有力。如果母親本身就不健康，再加上飲食方面的節制（有人說，如果吃新鮮肉類會被細菌感染，所以只吃乾魚類營養份不夠高、不新鮮的食物），胎兒就會不健康。所以，孕婦們要儘量

多吃，當然不適合的食物不宜多吃，儘量多吃營養份足夠的食物，而不是吃那些乾魚之類營養份不足的食物，更要多吃新鮮的蔬果。

【導正心生色】

已經講了業生色流、心生色流、時節生色流、食生色流了，這四種色流都有好與不好的情況，從在母胎到一輩子結束之前，我們都得好好照顧這些色流。

首先，我希望大家都要隨時導正心念，讓胎兒在母胎裡就能夠感受到安詳快樂。母親的心生色會深深地影響著胎兒的心生色，因此，懷孕婦女應該隨時要保持安詳快樂的心情。小孩出生以後，也不要讓他常常受到驚嚇。從小就應該要常常讓孩子保持著快樂、清心、活躍的心情，以及保持健康。

母乳是由於母親的心生色而產生，因此，當母親擁有好的心生色時，母乳中的營養成份會加倍。說這些話的當兒，都是在教導大家如何調整心生色。當小孩進一步學習認知事物的時候，也要讓他保持愉快、輕鬆的心情。好好照顧他的飲食，才會減少生病的機會。如果常常生病，要讓心情好很困難。

生病時，很容易沮喪的心情，這時的心生色法也會相對的沮喪不活躍，是不好的心生色。因此，一個常常生病的小孩，不好的色法會延續很久。所以，不僅是母親要保持好的心情，連孩子的心情也要去留意，這些都是保持長壽的要素。

小孩長大之後，要時常關心他的心情，讓他保持愉快，努力地工作。因為懶惰而不去工作的話，不愉快的心情一定隨之而來。由於無法謀生，極可能會導致全家生存都有問題，而造成一家子都不愉快。因此，大家應該都要努力工作，適度地、正常地謀生，



不要太過貪心，適度地賺取金錢，能夠養活自己，養活家人就夠了。

不要常常發脾氣，瞋怒的臉色一點也不清澈明亮，因為當時的心生色是如此的不良好。實在無法控制情緒時，儘量縮短發怒的時間。貪心及瞋怒而產生的心生色，會一連串影響著身心的健康，大家要注意並調整自己的心。到底要調整到何時才能停止呢？一輩子都要調整。我現在這麼老了，還是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心念。千萬不要讓任何事情，影響我們快樂安詳的心情。

在寺院裡，我從一開始就對僧眾要求比較嚴格，因為一旦他們有事，我的心情一定會受到影響；而他們都很安好快樂的時候，我的心情才會愉快，所以，提早防範在他們身上可能發生的問題，以及犯錯的危險。由於我還不是聖人，當我周遭的人不快樂不安詳的時候，我的心也會受到影響，居士們行為表現偏差時，我也受到波及指責。

我希望男女居士們不要太貪心，生意只要能保持現有水準，不要下滑就好了。如果太貪心而有閃失，全家人都無法安寧過日，不僅發生的事情會讓我們不快樂，周圍人群的指指點點，說三道四，也會讓我們不舒服。

所以可知，心對於色法的影響，是何等明顯呀！我之所以一直強調不要太貪心，是因為財富太多並不一定是一件很快樂的事。這邊的事務得顧好，那邊的東西得收好，這裡討債，那邊要帳，其實也不會多快樂的。要保持愉快的心情，財富只要適當就好了。不要太貪求飲食方面、居住方面的享受，一切只要適度、舒適就好。如果能夠很富有也是件好事，但要懂得與他人分享，常行佈施，記得提升自心，保持崇高的心念。

【導正心，直到死亡】

上述這些話，都是在幫助大家調整心念，調整心生色。雖然我不知道我會因何種疾病死去，或者，我死亡時的狀況會是怎樣等等，但是，我的心裡已經準備到死亡前一刻了。一旦我面臨死亡的時刻，我不需要任何人在我身邊，用同情憐憫的語調安慰我。大部分的人們既不會說話，也沒智慧，來了只有干擾我的心情。

我會接受我的身體狀況，並去調整我的心念，想想佛陀是怎麼樣的人物，在他即將入滅的前夕，都還得受到一直拉肚子的病苦，然後才進入涅槃。如果我死前也承受著類似的疾病，我會憶念著佛陀，波羅蜜如此深厚的佛陀，在死亡前都得承受這些苦了，我算哪根蔥，病就病吧！我已經做了這樣的準備。

再來看看舍利弗尊者，他是吐血死亡的，如果我死亡之際，有類似的疾病，我就會憶念著舍利弗尊者死前生病的情形，這麼一個睿智聖潔的長者，都沒辦法脫離病苦，我算哪一號人物？我的波羅蜜有多少？病了就當然得去承受，而且這個病也不是恆常的，死亡時，病也就中止了。所以，思惟病的無常性，思惟聖賢們的狀況，不需要任何人以安慰同情的面色來探望我，不需要！

如果我是受到毆打，或是意外導致面臨死亡，我會想起神通第一的目犍連尊者，他是遭到五百名強盜的毆打，全身粉碎以致死亡。哇！那我又算哪根蔥呢，遇到了就得接受，我已經將心準備到臨死前那個剎那，不論是遭遇到什麼樣的原因導致死亡，我都得接受並保持自在的心情。當然，更要提早為還活著的每一刻做好準備，好好地生活，時時讓心情輕鬆自在。

以上我所說的態度，不見得每個人都聽得下去，一般人在死前都很希望親友們來探望，其實，這些來探望的人都只是造成干



擾而已，他們什麼也不懂。由於他們來探望，讓我可能連死亡時刻都不得安寧，無法安詳。因此，希望在我臨死前，大家都別來看我。

目前在本寺裡，看到僧眾多又很用功這些好現象，心裡感到安慰，但不致非常非常高興。居士們依止我，得到他們的擁戴護持，我也欣慰，但不致於高興，就算沒有這些，我也不會覺得難過，沒有就沒有吧。如果僧眾們不滿意我的教導離我而去，也沒關係，我可以自己一個人好好獨居安住，這種心理準備和勇氣都具足了。

【心沮喪，色低劣而導致疾病】

現在，很多人都不曉得如何調整心，常常覺得心情沮喪不快樂。心情沮喪時，色法跟著低劣。心生色法低劣就很容易產生疾病。心臟不舒服，肝臟又發炎，肺部又受涼等等，整個身體內的五臟六腑，雖然我們將它們稱為心、肝、肺等種種名稱，但它們都是由業生色、心生色、時節生色等等色法聚集所成，因此，在心情低落的時候，身體的健康很容易出問題。一旦疾病在體內產生，就需要花費很大的功夫醫治它。

因此，首先要時時保持心情的愉快，再來是調整個人的業，不要做侵犯他人的事情，不斷地長養善良高貴的心，該佈施就佈施，該分享就分享。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要沮喪，想想再也沒有比死亡更嚴重的事了。對於周遭無關緊要的閒言閒語，是是非非，不用太過在意，和自己因緣深厚的人最重要，才是要好好重視，其餘就不用太去理會。保持愉快的心情，知道調整個人的業，這個最重要。

【調整時節生色】

現在我們要來說說，如何調整時節生色。一個小孩出生後，就必須注意這方面的問題。有些人常因為怕孩子會冷，將他包裹的一層又一層，結果，孩子被悶的密不通風，透不過氣來，如果悶久了，也會影響孩子骨骼的發展。照顧小孩子要隨時注意適當的保暖以及適量的衣服，多注意孩子的體溫以及外在氣溫的變化，以便能適度地做調整。

不要太常使用暖氣設備，不要讓室內的溫度太高。或許在一些高度發展國家中的大都市，由於外在環境的需要，必須經常使用這類型控制溫度的設施，這樣很好。我們的確應該為家人、自己、周遭人的健康著想。

時節的作用，在小孩沒有出生前，或出生後，或對於母親本人的影響都很大。乾淨的水質，也是一項重要的因素。佛陀出生時出現兩種水，一種是熱水，一種是冷水，來幫佛陀沐浴。雖然佛陀出生的時刻，並不像我們一樣骯髒，但是侍者們還是用潔淨的水來幫佛陀的母親以及佛陀洗淨。

小孩長大後，母親幫小孩洗澡，或孩子自己沐浴時，都必須注意水溫，即便在冬天，也需要常常幫孩子洗澡，因為如果長期不洗澡，身上會結上一層汗垢，阻塞全身毛細孔，以致身體內外的氣，無法順暢地循環或排出，這時就容易產生疾病，也會不舒服。藉由沐浴潔淨身體，讓體內外的氣順暢地流動。更必須注意小孩排便情形是否正常等等。

總之，能夠善巧地照顧身體的人，就比較能夠長壽。不會照顧身體，就容易短命。有些人長途跋涉一段路程後，立刻洗澡，接著就發燒感冒或生重病，這是由於時節生色產生變化而導致。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洗錯澡。也就是說，洗澡的動作，不但沒有將體內的濁氣排出，還將外面的寒氣吸進體內，這就是發燒的理由。

發燒就是一種時節不協調產生的現象。有些女人頭髮很長，而且喜歡常常洗頭髮，由於這些頭髮不容易乾，再加上天氣冷熱變化大，就很容易受寒。有時候走路散步一下都會受寒，這些都是時節生色所致。

時節生色在體內時時刻刻都在產生，所以適度地保護身體的溫度，讓時節生色的色流順暢地延續下去，這樣，就叫做健康。如果在該洗澡不洗澡，不該洗的時候卻偏偏去洗，不會拿捏適當的時間，這樣就麻煩了。有些人甚至到年老都還不會照顧自己。是否能保持長壽，在於能不能好好調整這些色法，就是重要的關鍵所在。

【導正食生色】

食生色的生起，差不多和心生色一樣地快速。尤其是當我們吃到不好的食物時最為明顯，有時候甚至會導致死亡。雖然時節生色的生起也很快速，但卻沒有食生色這麼快。生病的人常常想吃又吃不下，或無法吃東西又很想吃，這時候有高明的醫生就很重要。

有個發高燒的病人，體溫像火一樣燙，簡直無法承受，沒辦法吃東西，卻又很想吃。這時，善巧的醫生告訴病人：「看你這麼想吃東西，我們就來吃烤牛肉配白飯，好吃極了。」病人一聽，急切地望著醫生。醫生接著說：「好好好，就在你的床上，馬上烤牛肉來吃。」

接著，就在病床的蚊帳內烤起牛肉來了，香噴噴的烤肉味到

處都是，而烤肉的火爐也將四周薰得熱呼呼的，病人也垂涎三尺。「來來來，白飯上再加一點芝麻油，配上烤牛肉真的好吃極了。」其實，醫生在病人的蚊帳裡頭烤牛肉的主要目的，是將病人體內的熱氣逼出來。

所以當醫生把牛肉烤的差不多的時候，病人體內的熱氣也排得差不多了。牛肉烤好了，病人也吃得下一點飯配牛肉了，有點力氣了，不舒服的感覺也舒緩了。這就是醫生調節時節生色的好例子。因此，懂得調節時節生色，懂得飲食的善巧，很重要。懂得這些方面的善巧就健康。不知道就很麻煩，甚至會有很恐怖的後果。

一般人都弄不明白這個道理，管他合不合適，亂吃一通。炎熱的夏天，冰涼的西瓜一片接著一片的吃，原本身體裡的火就已經很不順，再加上冰涼的西瓜和霜淇淋下肚，腑臟內的火更小了，於是就引發很多毛病出來。我不准居士們在炎熱的夏天，帶西瓜和霜淇淋來供養僧眾。當然，個別性的吃一小片西瓜，一小杯霜淇淋就不在此限。

但是，我對全體僧眾有該負的責任，懂得調節時節生色，懂得調節食生色，是維持健康的重要關鍵。在飲食上，吃該吃的，不適合的食物，就算想吃也要少吃。不喜歡吃而適合的食物，仍然要多吃，這樣才會健康。許多人不懂得調整心、不懂得調整業、不懂得調整時節、不懂得調整飲食，所以，健康才會出現一大堆問題。

【不要過度勞累】

佛法裡講得非常周全，剛剛所提到報紙上的報導內容，說要



適量的工作，是正確的，但講得還不夠精準。我不是在責備他，只是想補充詳述而已。為何說不要過度疲勞呢？當一個人過度操勞，體力透支時，心其實也會因過勞而枯萎。

現代的人，已經有很多因過勞而產生問題。因過勞而導致心靈無法活潑自在的活動，心生的色法也會跟著枯萎。在鄉下或山上的居民，他們的工作比較粗重，種田、種菜等等，所以他們常常累到連話都不想說，心生色非常無力。所以，靠體力勞動的工作者很容易短命。

不只是做粗活的人容易過勞，在冷氣室的白領階級，如醫生，公務人員，辦公室上班族等等，由於工作時間冗長，也經常疲憊，由於心情疲累，所以色法也很疲累，到了什麼事都不想再做的地步。所以，有的人才會外出活動活動，如去打高爾夫球，或做其他項運動。有的人用喝酒來紓解心情和壓力，消除疲勞。當然以運動來調適身心比較好，以喝酒來紓解壓力，情況會更糟。現代人健康狀況不好其實也是因為這些因緣條件導致的。

【短命的原因】

在佛法裡頭有這麼一句話，時節和食物是造成長壽或短命的一個重要因素。（引自 *Suttamahāvā aṭṭhakathā*）下面要來談談，時節和食物如何影響著生命。我們所吃的五穀，蔬菜，水果這些食物，由於時節影響之故，營養份就免不了會有減少或萎縮的狀況，也許有人會好奇的問：「時節與食物為何會有變化，導致這些改變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問的好。因為眾生的心識越來越低劣，不善法增多了，想要享受五欲的貪求愈來愈強。回過頭來看看我們自己吧！一個個貪

欲不斷地顯現於外，連兄弟姊妹間都爲了遺產而彼此忌妒猜忌、相互爭鬥。在商場上，生意人彼此間充斥著慳貪與計較。

講到這裡，讓我想起一件事。小時候，一到了晚上，大家都放下手邊的工作，坐下來彼此閒談。有一次，我走到一個織布坊，布坊店的老闆一看到我就說：「小師父，趕快進來吧，這一款式的布料，目前大家都很喜歡用。你來試搭看看舒不舒服，好不好。」這個老闆不僅沒有慳吝的心，還因爲顧客都喜歡，特別推薦或分送親友享用，有著許多的愛與慈心連結著彼此。

反觀現在的社會，大家並不是這麼想。如果有特別的商品，主顧們特別喜歡時，與買賣無關的人，連讓你探頭進去織布坊看一下都不會願意，更別提推薦商品給你或送你。他們只會一味地埋頭苦幹去織更多的布匹來賣，而不想去跟別人分享，這就是慳貪，你看看，這樣多麼不好啊。在過去四五十年前，社會上這些彼此以慈相待的良善行徑，現在幾乎蕩然無存，早就被慳貪忌妒所佔據了。

不只是洞謬這個地方，其他像曼德勒，仰光等地區也都是如此。只要看到別人能力比自己強，就生忌妒心，擔心別人發展得比自己好，也害怕別人賺到的利益比自己多。這種貪念很強烈，同時，瞋心也隨之而增大。

貪瞋癡已經占據了整個心，大大地削弱了以往所存有的慈與悲，大家的心都無法清涼地安住，熱惱不已。這些熱惱的心隨時隨處，在不知不覺之間，逼迫著色法，讓色法枯萎敗壞。這些熱惱不只是不知不覺地逼迫著我們，甚至深深地影響了周遭的環境，例如氣候、樹木的正常生長等等。

如氣溫升高，導致因時節而生的色法腐壞。也由於雨量的不



均衡，植物無法正常生長，導致樹木花草之果實疏葉的營養成分低劣，穀物的食素營養變得貧乏，不如過去那麼豐富了，這些都是我們目前已經面臨的問題。

由上述可想而知，依靠這些食物而生存的人們，食生色法當然也就變得低劣了，因此，人們的壽命自然逐漸地減短。只有少部分的人，由於可以得到補品、醫療、藥物的滋養與保健，或用其他的方法補充營養，增強食素，而延長性命。

但是，也不要太過相信有了這些醫療藥品等的協助，就一定可以延壽。看看吧，現在有很多醫生以及專家，壽命都不長，還沒到一般人的平均壽命就死了，難道他們吃得不夠好嗎？他們不會用這些上好的醫療技術以及藥物來保健嗎？不，我相信他們一定會用很好的營養品、醫療技術與藥物來維持健康，但是，造成疾病的因數早就在身體內形成。

這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將心掌握好，不能保持愉快的心情，因此，心生色法就變壞了。加上不斷為時節的變化所苦，時節生色就不好。當然，過去的業也不見得一定是好的，業生色當然也不會多好，所以，有些醫生及專家，壽命才會如此短促，這是可以理解的。

由於我們的不善法增加了，影響到我們吃的食物。許多人不會多用善行來彌補過去不夠好的業力，所以，現在的疾病比過去更加多樣且嚴重，也有更多意外死亡事件發生。有很多人在這方面努力下功夫專研，醫療技術與藥物也因而更先進，更有效。醫生的專業能力也不斷地在提升。

但是，由於食物的營養成份變低之故，更甚地，有些食物還會引發疾病，因此，死亡的人數更增多了。說到死亡，我來講一

個故事，我不斷地強調，希望大家提出問題，但是，大家都不問問題，我只好隨興地，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了。

【巴羅錫國王的想法】

從前有一個國王，他雖然不是正式被加冕的國王，但是，大家還是稱呼他為巴羅錫（Pārāsi）國王。這個故事很長，我無法在此盡述，只能揀選一個簡短的部分來說。這個國王認為，人死亡以後，沒有一個稱為「靈」的東西會離開色身，因此，他認為一旦人死亡後，就腐壞消失了，沒有所謂的下輩子。有一天，他遇見了一位名叫固摩羅迦葉（Kumārakassapa）的尊者。國王與尊者交談中告訴尊者他有這樣的想法。

他之所以一直把持著這個觀念，是因為有一次有一個小偷被判死刑。臨刑時，國王命令列刑的人將小偷放進一個大鍋裡，將鍋放在大火炕上煮（引自（Suttamahāvā pali）），接著，命令所有的人，盯著看他的靈跑出體外的情形。結果，怎麼看，都沒看見任何東西（當然也包括靈）跑出體外。所以，國王認為在人體內沒有所謂的靈這種東西存在。

由於沒有靈跑出去，當然沒有靈可以延續到下輩子。一旦這輩子結束，代表一個人完全死亡消散，再也沒有以後，沒有來生了。這真是邪見。尊者說：「喔！您是這樣尋找的啊！用這種方式來證明靈的存在，怎麼可能找到呢？事實上沒有一個靈存在，如何能跑出體外呢？」

【因命根的統領，雖然老化，色法還是沒變】

在佛法中，強調有業，因為業而生起的心識、時節、食素、



以及其他很多的境等等因素，在人的一生中，這些因素都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務。所以，在一個人即將死亡時，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呢？昨天已經講過，命根會命令所有的色法都必須長的跟他一樣，直到死亡為止。因此，我們一輩子的相貌都不會改變，只會變老而已，色法不會改變。我們無法命令心念永遠都不改變，但是色法一輩子都不會變，它聽從於命根的指揮。隨果報而有的相貌不會改變，有的人有變性的可能，但這是極少數的例外。

【命根】

結生心識開始起，業生色就跟著來，命根色在這時也開始出現了。從這時候起，命根色就會命令所有的色法，繼續跟他一模一樣地產生。由於它是一個具有統領能力的「根」，我們將它稱為有壽命（āyu）的命根。在色法中有 āyu，在名法中也有 āyu。昨天在講殺生業的時候說過，被殺死的過程，由於命根色就不再產生了，因此，生命才會結束。我們常說殺生，其實就是殺死這個 āyu 的命，殺死了色命根和名命根。

【體溫】

在我們的身體裡，由於業而有體溫（usmā，有譯作煖），這是非常微妙的現象。這個體溫我們可以感覺得到，除了其他的因緣條件而產生體溫外，還有因為業而產生的體溫。有一個轉輪王的妻子，她的體溫，在寒冷的冬天變得非常地溫暖，炎熱的夏季裡又變得十分清涼，這是由於過去業的影響，而產生這麼特別的體溫。多美好啊！有些人的體溫變化也有這樣的情形，當天氣冷的時候，他感到非常溫暖，天氣炎熱時，他又感到很清涼。我們將這些稱之為因業而產生的體溫。

【識】

再來，首先生起的意識，也就是結生心識。心中如果不產生其他的心識，這結生識就會一直存在，就連熟睡時也是結生心識，直到死亡。人死亡時，屍體像朽木一般，完全沒用。當一棵大樹死掉了，如果樹枝及樹幹夠堅硬，我們還可以將它砍下來當材燒，然而，一具屍體對於我們來說，像朽木一般，沒有任何用處。

死亡後的身體，沒有名命根，沒有色命根，也沒有果報心識，一切都壞滅殆盡。也沒有剛才講的體溫，因此，屍體很冰冷。大部份由於急症而死亡的人，或許在死亡當下，身體還有著很強的體溫，不過，這是其他因素導致的結果，而不是原來因業而有的體溫。我們既然說到，一具屍體就像朽木一般無用，那我們為何不儘速地丟棄它呢？

有一次，當我這麼說的時候，一位居士說：「因為這是我們的父母，我們也接受了他們的遺產，當然不好馬上將他們埋葬。」說這個理由的時候，是由於死者是父母，所以才說的好聽。死者如果是老婆的話，是因為剛死亡時，還不致於很難看。當丈夫過世的時候，身為老婆的也一樣，捨不得將他立刻安葬。所以可知，拖延屍體下葬的主要原因，是根本捨不得拋棄他們。

我的父親好像是凌晨比現在早一點的時間往生，大家都來找我，我問他們打算如何辦理後事？大家說的說，哭的哭，我不希望造成家人更加痛苦，因此，我讓他們自己做決定。家人決定用很好的棺木來裝父親的遺體，還用宮殿式的裝飾等等，第五天才將他安葬。

父親死後停放在樓上，母親剛開始每天都到樓上去哭，但是過了三天後，父親的屍體已經發出臭味了。母親不再到樓上去，



改站在樓梯間往上瞄。我很想跟母親說：「大居士啊，再上樓去看一下嘛！」我實在非常想這麼說：「大家如果還想將屍體多放幾天就放吧。」但由於屍體已經發出惡臭，已經不想再久放，我想讓他們記取這個教訓，如果提早說，大家反而無法體會這點。

同樣的，在佛寺裡，有法師或住持圓寂的時候，大家都想將屍體多留幾天。老婆、丈夫死了也一樣，大家都不願立刻安葬。到了死亡後七天左右，屍體真的不行了，才終於願意拋下這具屍體。還有許多人只是爲了怕別人指責，做做樣子而已。雖然在佛法中已經明確告訴我們，人一旦死亡以後，這具屍體完全沒有用處，但人們根本聽不進去。了解這點的法師們，也沒有依著行事。

佛法真是被淹沒了，剛剛說的那個外國知識份子的主席，所說那些不清不白的話，在報紙上卻將它刊在舉足輕重的欄位，且大篇幅來宣揚。報導這些都無妨，但是，我們自己所擁有更好、更準確的法，卻由於我們國家的弱小，而國內所謂的知識份子又不怎麼有說服力，而遭到歧視。事實上，法是圓滿的，我只是要強調這一點。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決定成爲男或女的關鍵

1973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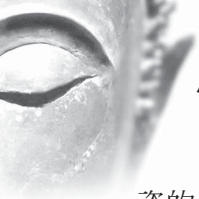


16. 根緣之三

今天我們就講一講在世間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男根」和「女根」。之前我們已經講過，在剛開始結生時有三組色法，要成爲男生就必須具備「男根」，要成爲女生的則必須有「女根」，這色法是因業而生起，很奇妙的！有人說在父母結合時，如果父親精氣較強就可能生出男孩，母親的經血較強就生出女孩。但是，這個理論並不正確。

其實是由於過去業力的緣故，即將成爲女人的就具有女根，即將成爲男人就會有男根，不能由父母親的精血所決定。這時候，在母胎裡還沒形成任何顏色與形狀，只有所謂的「色聚」，就算我們用最精密的顯微鏡也看不到它們，在這些微細的色聚裡頭，已經有著決定成爲男人的男根色和成爲女人的女根色了。到底是什麼神奇的力量，讓業可以讓眾生得到這樣的結果呢？這是以欲望爲基礎而得到的業，欲界所有人天眾生的出生都以欲望爲前導，這不稀奇。

看看現今社會男人與女人的心態，大部分的女人都希望能長得跟心中的美女一樣有著美麗的臉蛋、以及極具女性味道婀娜多



姿的豐盈體態，享受著身為女性的人生，這種心態就是一種女性欲望。而大多數的男人也是一樣，希望能像心目中的俊男一樣帥氣有魅力，有著英挺而充滿男性瀟灑的體魄，享受身為男性的人生，希望以男子氣概受到矚目與待遇，這種心態也是一種男性欲望。

我們都是在欲望的慫恿下，以欲界繫（kāṃāvacara 繫即是煩惱之意）造作建造寺廟、供養僧眾、持戒、修行等善業，這些業對於想要成為男性的人給予「男根色」的果報，而對於想成為女性的人給予「女根色」的果報。在沒有其他問題干擾的前提下，喜歡成為女性的人，在輪迴裡生生世世做女人，而想成為男性的人則一再是男人。

舉個例來說，佛陀在過去生不斷累積波羅蜜時，他完全都以男性的身分來修學，想要生生世世以男性身修行，直到進入涅槃。從得到燃燈佛的授記到涅槃為止，全部都以男性的身分與心性來完成修行的。為什麼呢？因為佛陀累世以來的心性，不僅有成為男性的欲望，也沒有邪淫的罪過（些微的欲望影響不大），因此，一直都以男性的身分修學，即便成為畜生時也是雄性，在天界也是男性天人。

再來看看耶輸陀羅，由於她發願能服侍菩薩（佛陀），因此，她輪迴的過程都是以女性身分來協助菩薩的修行，似乎沒有一世成為男性，不過，在經典裡面並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點。耶輸陀羅生生世世都希望成為莊嚴而美麗的女人，有美女的臉孔與婀娜多姿的體態，個性賢淑又具有溫柔心性，以及圓融智慧，以女性身分來幫助佛陀。因這樣的嚮往與祈願，因而一直以來都生為女性。

如果有一個女人感覺到身為女性有許多的痛苦，雖然由於現

在的因緣果報，不得不擔任家庭婦女，必須盡女性的義務，而心裡卻十分厭惡成爲女性；那麼，在她的心裡頭已經不產生跟「成爲女人」相關的新業。如果她能夠持戒清淨，不耽溺於性欲的喜樂，而只是純然地盡了擔任妻子所應盡的義務，這樣的女性，下輩子一定會成爲男性，女轉男是這麼容易達到的。但是，很多女人並不想成爲男人，她們只想一直擁有一般女人的特質而已。

男性會不會成爲女人呢？之前曾經提過，阿難尊者有一世犯了不少邪淫的罪過，所以，那一期生命結束後馬上墮入地獄，結束地獄惡道的痛苦後，轉生爲一頭公羊，成爲公羊以後，被閹割去除男根，接著投生爲公牛、公猴，也都被閹割。接著又轉生爲不具備「男根」也不具備「女根」的人，這是結生時「男根」或「女根」的性根色並沒有具備，僅有其餘兩組色聚，因而只具有排泄功能，一輩子卻無法全然地當男人或女人。

還有一種雙性人，當他的女根明顯時，他有女性的特徵，男根明顯時具有男性特徵，這些在經典裡都有提到的。這些不具男女根或擁有雙性根的人，都是由於過去生所造作的不善業導致。據說，現在的醫學技術已經可以解決這些現象，去除他們的困擾與痛苦，我並不反對這個技術，因爲我也認爲只要把造成困擾的因素去除，這種人就可以完全地成爲男人或女人了。好，這部分我們不討論了。

「女根」和「男根」明顯的人們，在母胎中結生的時候就已經分道揚鑣。之前已經講過，「根」的意思是掌管或統領各自所司的領域，就舉「女根」爲例吧，在母胎裡的胎兒，不論因爲心、業、時節而生起的色法各自自行增長，但是，必須聽從女根的引導指揮，讓胎兒發展爲具有女性各項特徵的女人。就像女根這樣，



男根也從在母胎裡開始，展現出它的威權及發揮它的功能，指揮各種色法，陸續讓胎兒在臉的形狀、手指頭、腳指頭等各個部位的長成，都必須擁有男性的特徵。母親懷胎十個月後，我們就出生為女孩或是男孩了。

到了會觀察外在事物的時候，以男孩為例，他就會偷偷地模仿周遭小男孩們的動作舉止，尤其會偷偷模仿爸爸的一舉一動。同樣的，小女孩也會觀察四周的女生，學她們的說話方式、舉止動作，也偷偷模仿媽媽的行為，因此，這個小女孩不僅是樣子長的像女性，連言行舉止都有女性的樣子。而小男孩也一樣，不僅外表像男性，言行舉止也有男性的樣子。

有些小孩長得像父親，也像母親，有的女兒像爸爸，兒子卻像媽媽。為什麼會這樣呢？經典裡是這樣說的：在母胎中產生色法的時候，由於業、時節、食物的緣故而生起的色法，都得依賴父母的精血而產生。由於新生命需接觸父母精血才能產生色法，打從這個起始點就已經受到父母親的色法所影響，所以，小孩有些部位像母親，有些部位像父親，通常女生比較像媽媽，男生比較像爸爸。總之，父母親的色法在胎兒住母胎期間就延續下來。

因此，如果父母親皮膚晰白，生出來的小孩皮膚晰白的機率高，如果父母親皮膚黝黑，小孩的皮膚就比較容易是黝黑的，假如父母親是黃皮膚，小孩也是黃皮膚。所以，結婚之前挑選好配偶很重要，因為婚姻生活會有養育兒女這一部分，兒女的長相漂亮英俊或普通平凡，都會跟父母親有關。

要注意！我上面講的只是「可能性」的機率問題，不是全部或絕對。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不要忽略，那就是兒女們自己本身的業！他們自己本身的業生色是與父母親無關的，兒女跟父母親

有關的多為時節生色方面的影響，而且即便在父母親的時節生色裡頭，也有因心而生的色法。

如果父母親只是因為享受性慾的歡愉而有了小孩，雖然這對父母而言，僅僅只是一時的衝動而有了性行為，但這個舉動中已經有心生色，父母親這時候的心生色法會影響小孩，導致小孩的心性中可能也有著父母親此時的心識特質。兒女並不一定永遠像父母親，但大部分都會受到影響。

在經典裡有個譬喻，有一種動物叫做大蜥蜴，牠的膚色會依環境而變化，如果在黃色土穴裡棲居，這隻大蜥蜴的皮膚會變成黃色。如果在紅褐色的土洞裡棲居，膚色就變成紅褐色，如果在黑色的土洞裡生長，就成了黑色的大蜥蜴。這種動物受所居環境的影響，還不像我們由父母親的精血成為人類這麼直接，所居洞穴的土壤顏色就決定了大蜥蜴的膚色。因此，結婚前應該仔細挑選對象才好，好好考慮對方的心性與智慧、相貌，乃至種姓家族。

為何要考慮種姓家族呢，因為心識流有時也會跟家族有關，挑選對象時，如果上述全部條件都俱全，是最好不過。早期，尤其我們家鄉的人，找對象時並沒辦法挑選到這麼多條件項度，先挑選婚姻的對象大都是表兄弟姊妹，再來是次級親戚，再來才是再次層級的親戚，主要是因為不願意接受其他人來接收他們的家產，只希望親族來繼承享用他們的財富。

另一個原因是，這些人自以為只有自己家族的血統是最高貴的，若能找親族的人們來當通婚對象，既可保護財產又可維持高貴的血統。至於所選對象相貌的美醜及才智優劣就另當別論了。總之，在結婚之前應該慎重挑選對象，未來才能生出心性相貌都比較佳的子女。



【最具吸引力的五種境】^⑤

佛陀曾說：「比丘們啊！在這世間上，除男性的色法之外，尚未看到什麼東西比男性色法更能收攝女人的心。除女性的色法之外，尚未看到什麼東西比女性色法更能收攝男人的心。」雖然，女人們也會受到好的食物及美麗的穿著等其他東西所吸引，但是，除了男性的相貌外，再也沒有其他東西更能吸引女性，能讓女人們的心受到傷害，受到牽引。女人對男人的影響力也一樣。

在音聲方面，男人聽到男人的聲音，儘管他說的話多好，聲音再怎麼動聽，也沒有吸引力。但是男人一旦聽到自己愛慕的女人的聲音，儘管聲音多麼普通，都會覺的悅耳舒暢且很有味道。同理，當女人一聽到男人的歌聲，儘管聲音再難聽，都不免受到吸引而注意聽一下。

再來，男人身體上的體味最能吸引女人（如果不是味道很難聞的話，因為有些人的體味很難聞），灑在身上的香水味道只有加分作用而已，最有吸引力的還是男性原有的體味。女人身體上的體味對男性的吸引力也是最強的。

味覺也同理，妻子充滿著愛心，為丈夫準備的食物特別有味道，是最高級餐廳都做不出來的美味，或許餐廳可以做出上好的餐點，但無論如何都比不上愛妻為自己準備的那麼好。同樣的，如果丈夫用十分溫柔的語氣慰勸生病的妻子：「把這個藥吃了吧，這會讓你舒服點。」會讓實在吃不下苦澀藥物的老婆，內心十分歡喜而努力地喝下這杯苦藥，不論多難吃都願意。

所以，經典裡說的真是透徹極了，人們也太過愚癡無知了！

⑤引自《增支部》。

不知道在心中下工夫。做丈夫的雖然心裡愛著自己的老婆，可是不知如何適切地表達出對她的愛。所謂讓人喜歡的味道，其實是隨著因緣條件相互調整，而達到安慰對方的效果而已。所以，醫護人士需要受訓就是這個道理，陪診的護士穿的乾乾淨淨，說話的語氣非常溫柔婉約，也能夠考慮到每個病人的需要來慰勸病人吃藥或進食。在大醫院常常因為病人太多而沒辦法做到這點，如果大、小醫院的護士們都能夠改善態度，那真是太好了。

別說其他人，就連摩訶薩達（Mahosadhā 有譯作大藥賢者，佛陀的過去生）都難逃這些境的關卡。有一次，他因為遭到幾位大臣的忌妒陷害，國王懷疑他有叛亂的意圖而必須逃亡在外。這時候，在宮殿裡面有一個天女，她很喜歡摩訶薩達解決疑難雜症的智慧，也很喜歡聽他的聲音，因為她太久沒聽到摩訶薩達的聲音，才察覺到他可能出事了。因此，就在皇宮裡提出一個難題，要大臣們必須在期限內給予答案，否則就要懲罰他們。這些問題只有摩訶薩達才答的出來，這時候，連國王都擔心受到懲罰而想找摩訶薩達回宮，最後，大臣們只好想法子去找摩訶薩達回來。

話說逃亡後的摩訶薩達，爲了避免人們的譏嫌而在南方偏遠小村落做苦力，當他看到四處尋找他的大臣們，心想：我今天終於可以吃到阿摩羅德威（Amarādevī）爲我準備的美食了。於是，當天就不再吃他自己準備的粗糙米飯。我爲他這時的心態感到深深的同情及遺憾！大家想想，他可是一個有菩薩修爲的人喔，還這般眷戀妻子爲他準備的食物，普通平凡的人們，實在要懂得相互間的照顧與體貼。

世間學者們也都認爲如果要生活過得好且能夠長壽，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家庭裡的和諧。打從結婚開始，夫妻之間就



應該恩恩愛愛，相互調整彼此的生活習慣與模式，相互善意的對待，彼此扶持，互相真愛對方，來維持一個和樂的家庭很重要。

至於碰觸方面的觸境（這裡的意思是指男女性行為），一般人常常很不在意隨性地有了性行為，殊不知在這個時候，有很多期待出生為男男女女的眾生們，正守候、等待著這個投生的時機。他們有的以鬼的身分，有的以神的身分守候在附近，他們利用男女交媾結合的時機，伺機來結生。所以，我在這裡要鄭重地告訴大家：「大家要清清淨淨的過日子，因為有這麼多想要住胎的眾生正在等待著機會出生，隨時都可能突如其來的來報到，所以大家務必要小心謹慎。」

對於修行的菩薩們來說，他們通常會在月圓日，母親的齋戒日，心念最清淨的時候來住胎。或許有人會質疑說：「那個時間，父母親都還沒有性行為啊！怎麼能住胎呢？」事情應該這樣解釋：父母親有了性行為以後，胎兒住胎的機會大約有七天左右（也有十五天一說），所以想當父母親的人，不可以隨時任意的有性行為，應該考慮未來出生子女的情況，要乾乾淨淨，歡歡喜喜，心平氣和的來做這件事。

古早時期的世間學典籍（非三藏典籍），他們將新出生的小孩解讀為「一個從內在靈魂（atta，我）轉世的，父母親的延續」。因為他們並沒有經典中所闡述「業生色」等的觀念，因此認為這些小孩之所以到這世間來，是由於父母親的觸而生，所以這個小孩也就是「我的延續」。人們有了這念頭而對子女的愛，是那麽無限量！無盡期！

雖然，我認為這樣的想法實在誇張，但是這樣也好，畢竟兒女不是別人，就是我！因此，當孩子們犯錯的時候，父母親總會

包容且微笑的想著：「唉，不是別人，這是我，這是一個小小的我，原諒他吧！」，當然也就捨不得生氣打罵囉！

我相信大家有機會能碰面，都是有緣的。在本寺裡的僧眾、所有的男居士、女居士，以及護法們，我們能相聚在一起，一定在此生或過去生中種下許多的因緣，才能在此相會。希望大家這輩子有機會在一起的時光，最好結下善緣，要不然下輩子如果再見面就不好玩了。

就像我之前引用佛陀講過的話，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像男人的色、身、香、味、觸一樣，強烈地吸引著女人的心識，也沒有一樣東西能像女人的色、身、香、味、觸一樣，強烈地左右著男人的心識，別無其他。不只經典這樣講，現實生活中也處處印證了這些說法。

不過有一次，有幾個國王聚在一起討論有關「境」的問題，有的說：「世間事物裡，香的嗅覺最美好了！」有人反駁：「不不！應該是外貌最重要！」有的說：「非也！我最喜歡美好的聲音！」有的說：「不是啊！能吃好的，美味的食物最好了！」有的說：「都不對！男女彼此互觸的感覺才是最好的！」。

這時候，每個國王都覺得自己最有理，誰也聽不下誰的結論。最後，他們想到了佛陀，他們共同推崇佛陀是了知一切的智者，大家決議一起去找佛陀來評評理。國王們一起來到了佛陀的住處，毫不遲疑的提出他們的觀點，佛陀聽完了回答說：「這要看每個人的喜好而定，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好，而是看個人喜好。」幾個國王也覺得不必爭論了。

就因為這些外塵外境是如此強烈的吸引著眾生的心，爲了貪求這些外塵外境的享受，又不知道約束自己的心，節制自己的欲



望，而縱容自己無止境地去追求。因此，一個結了婚的男人，已有家庭了，仍然不免放縱這顆心，每當在外頭看到美女，這顆心就輕易地隨之波動，覺得家裡的老婆醜極了，事實上，只是這顆心在作怪罷了。

有一次有一個叫做補羅黑特（Purohitta）的婆羅門，暗戀著當時的皇后，害了相思病，導致茶不思飯不想，迫於現實，無法啓齒告訴任何人心裡這份思戀。這位有智慧的皇后卻經由蛛絲馬跡察覺這個現象，因為前不久這個婆羅門來過王宮，他從距離皇后不遠處經過，當時皇后正在路邊睡覺，穿著稍微暴露且睡姿撩人。看到這個景象，這位婆羅門就想入非非，深深暗戀起皇后了。

爲了確認這一點，皇后詢問王宮裡人，這位婆羅門生病多久了？皇后聽了回答就明白了婆羅門是因為看到她撩人的睡姿而害了相思病。

這位婆羅門一直是國家的重要人物，多方協助國王各種政務，現在卻什麼事都做不了，這對國家影響很大。這時候爲了幫助這個婆羅門，聰慧的皇后想到一個方法，皇后告訴宮裡的侍者們說：「這個婆羅門生病了，我要準備一些藥給他吃！」其他的人包括國王都高興的說：「皇后趕快準備藥給他吃吧！」

皇后先命人準備了三個杯子來裝這些藥物，分別是由銀製的，陶土製的以及黃金製成的。每個杯子裡面分別都放進一湯匙繡耶機（緬甸家常菜料理醬）。到了婆羅門居處慰問病情後，皇后對著病懨懨的婆羅門說：「來，喝下杯子裡的藥水吧！」於是，先將土杯裡的藥給他喝，然後問他：「味道怎麼樣？」婆羅門回答道：「有一點澀澀，苦苦的。」接著再將銀杯裡的藥給他喝，接著再問他：「是什麼味道呢？」，婆羅門回答道：「也是有一點澀澀，苦苦的。」

最後，皇后再將倒在金杯裡的藥給他喝：「又是什麼味道呢？」婆羅門說：「一樣啊！有一點澀澀苦苦的。」這時，皇后告訴這位婆羅門說：「是啊！藥的味道都是一樣的，只是杯子不同而已。」婆羅門聽了皇后一番話以後，了解到皇后的用心，病情痊癒了，回頭再跟同為婆羅門的妻妾們好好在一起，不再見異思遷了。

男女之間的情欲是這世間很複雜的問題，許多國王們也都因為這些欲望而犯下很多過錯。我對緬甸歷史記憶不太清楚，就我所知，東籲王朝和阿瓦王朝，這兩個國家有聯姻關係，不僅是東籲國王的妹妹嫁給阿瓦國王當妃子，而且也讓雙方的太子和公主成親。可是呢，這對夫妻彼此相處得不融洽。

有一天吵嘴後，盛怒之下，太子將公主推倒，意外撞上了床緣導致流血。皇后（公主的母親）知道了這個意外十分難過，也很生氣，她覺得女兒被欺負了。於是她跟國王告狀說：「雖然他們從小相處像是好兄妹，長大後卻無法成為好夫妻。」國王一聽十分生氣，就出兵攻打，卻不幸戰敗了。

看看啊！世間裡，當老婆跟別人吵架的時候，身為丈夫的也跟著加入戰局，這樣的事件幾乎是隨處可見！當丈夫與別人產生爭執時，為人老婆的也常常會不顧後果的參入一腳，這種情況一點都不稀奇。所以，如果遇到類似的事情，無論當丈夫或當妻子的，最好先冷靜思考一下，而且要好好掌控自己的情緒，可別將事情變得不可收拾才好，因為，這些憤怒不理性的情緒，極可能讓我們犯下很多我們後悔或無法承擔的錯誤。

我再說故事給你們聽，先說一個犯下罪過的女人的故事，當然接著再說一個犯下罪過男人的故事囉！請在座女性不要不以為然。這樣吧！就各拿兩個壞女人及壞男人的故事來說說吧！



【嫂子與小叔謀殺丈夫】

第一個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大嫂和小叔發生曖昧的性關係，這樣的關係維持了好一陣子，嫂子一直深深覺得很沒有安全感，有一天，終於忍不住跟小叔說：「我們這樣曖昧的關係，終有一天你哥哥會發現，村子裡也一定會傳得很難聽，這樣吧！把你哥哥殺了，這樣就能一勞永逸。」小叔心裡頭其實還是很敬愛哥哥，抗拒道：「不不！嫂子，不應該有這種念頭，絕不能殺死哥哥。」

這件事情就只好暫時按耐下來。過了一陣子，嫂子又再度慫恿，由於這對嫂叔彼此的關係又更進一步了，小叔的心已經開始動搖，但始終還是下不了毒手，如此反覆幾次，最後，嫂子等不及了，說：「這樣吧！這件事情讓我來想辦法吧。」

這一天，當大嫂的十分柔媚地告訴丈夫說：「親愛的夫君，你工作一直很辛苦，來，來，這裡坐，我幫你抓一抓頭上的蝨子。」隨手抓了幾下，又跟丈夫說：「夫君啊！你的頭髮真髒啊！到湖邊去把頭洗一洗！」這個女人是這麼溫柔地對待丈夫，深愛妻子的丈夫自然不疑有他，非常高興地答應了，來到一個離家很遠的湖邊洗頭。

而事先已和大嫂串通好要殺哥哥的小叔，準備了長刀，早就埋伏在湖邊，伺機殺害哥哥。毫不知情的哥哥到了湖邊後，毫無戒心地一頭栽進湖邊洗起頭來，這時，站在暗處的弟弟，拿起長刀，讓哥哥一刀斃命，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覺，絲毫不留痕跡。

但被殺死的丈夫對於妻子的愛實在太深了，死後竟變成了一隻小蛇，終日徘徊在生前的家屋內外，而且不管妻子走到哪裡，小蛇都尾隨在附近癡癡地望著她。有一天，這條小蛇正盤睡在妻子的床上方樑櫳上，看見妻子與弟弟正在床上，不知道這條小蛇

此刻是因爲震驚還是憤怒的緣故，小蛇竟然從樑上掉了下來，驚嚇到正在陶醉的兩個人，也因此再次被受驚嚇中的弟弟殺死，可憐的哥哥已經被殺害兩次了！

但由於死者對太太的執著實在太深，轉生爲小蛇被殺死後，又再度轉生爲這個家裡的一隻小狗，長大到能走動時，就一直跟著太太，走到哪跟到哪，因爲這個奇特的舉動，引起附近鄰居們好奇，也就不時戲謔地調侃她說：「獵狗小跟班啊！你要去哪兒呢！」小狗的怪異行徑，讓這個女人感到十分尷尬困擾，最後實在很煩，又把小狗殺死了埋掉。唉！這個當丈夫的第三世就這樣又被妻子了結。

接著又投生爲家中的一頭小牛，小牛長大後的行徑居然也跟當小狗那一世一樣，時時刻刻地一直跟隨著這個女人，真是令人同情的眾生啊！當然這些行爲又引起了鄰居們對這女人的戲謔訕笑，忍無可忍的女人又把小牛宰殺了！這個故事的流傳，才有「嫂子跟小叔殺害丈夫四輩子」這麼一個說法，用以警惕後人。

故事其實還沒完呢，被殺害的哥哥，最後一世投胎成爲妻子的孩子，一出生就有宿命智，清楚看到自己過去四世被殺害的經歷。小嬰兒心裡想著：「我的母親真是一個可怕的大惡魔啊！」所以一直不讓母親碰他一下，不論在任何時間，只要母親一到碰他，就驚嚇地哭鬧不止，更別提接受母親餵奶這種親密的動作。因此，只好由祖母撫養，甚至到了能夠說話的時候，都不讓母親碰他一下。

祖母心中一直很納悶，等到小嬰孩能夠完全表達自己的意思的時候，祖母問他：「乖孫啊！你到底爲什麼這麼怕你的母親，一點也不讓她碰觸你呢？」孩子以很驚恐的語氣回答奶奶：「他不



是我媽媽，她是惡魔！」接著就將前四世被殺害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奶奶。

祖母聽完這些經歷後也深感害怕，「這個女人真可怕啊！我們祖孫倆趕快逃離這個可怕的地方吧！」祖孫逃走後，孫兒在一個男眾道場當小沙彌，而祖母則在女眾道場當比丘尼。他們祖孫倆都因為這些經歷而深深地厭離世間，兩人都在這一世中證得了阿羅漢果。（《增支部註釋書》）

這女人的心，真是可怕啊！我不想講別的女人，至少在這個故事裡殺害丈夫的女人真是可怕，心眼真夠壞啊！不過換一個角度想一下，正由於她這麼壞，才讓祖孫兩人有機會能夠證得阿羅漢果！

【遞刀柄給強盜的女人】

再說另一個壞女人的故事。有一個教授看上了一個文武雙全，最優秀的學生，就將寶貝女兒嫁給了他。結婚後這對小夫妻打算回到丈夫家裡住，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強盜的攻擊，丈夫（教授的學生）射箭技術很好，他立刻張開弓箭來反擊以護衛自己及妻子，他用盡所有的弓箭，也幾乎殺死了所有的強盜。最後，僅剩下筋疲力竭的他和強盜頭子兩人單打獨鬥。

當丈夫赤手空拳地和強盜頭子打得難分難解時，丈夫忽然瞥見妻子手上握有一把刀，他毫不遲疑地立刻向妻子喊道：「趕快將刀子遞給我！」不幸的是，這時，妻子居然看上了高大英俊的強盜頭子，所以，她根本不理會丈夫的呼喊，竟然將刀柄轉向強盜這邊遞給了強盜頭子，強盜頭子拿到刀立刻砍向丈夫，可憐的丈夫就一命嗚呼了。（《法句經註釋書》、《本生經註釋書》）

看看這個女人的心眼多壞啊！其實，還有很多這類的故事可說給大家聽，不過時間有限，有關壞女人的故事說到這裡就好。在現今的社會，這類的故事情節實在很多，只有女人才有壞心眼嗎？不不！其實使壞心眼的男人也是多的不可勝數。

【壞男人】

有個年輕英俊的男人，他是一個犯案無數的大盜，終於被官方抓到，已經被判處了死刑。當大盜被押送到刑場處決的途中，經過一個富翁的宅第，這時，富翁的女兒正在她的樓閣上看著下面的景色，也看到了被押送的罪犯。她竟深深被這位外貌英俊的男人所吸引，而且無可救藥地愛上這個大盜。

於是，她立刻強烈地對父親說：「我這輩子跟定了這個英俊的男子，如果得不到他，我寧可死去！」深愛女兒的大富翁，不忍女兒得不到所愛的人而痛苦，馬上拿出一千元巨額來賄賂執行的劊子手，偷偷地將大盜送到家裡來，讓大盜和女兒成親。（《法句經註釋書》、《長老尼偈註釋書》）

這個根本不喜歡老婆而且盜心未滅的丈夫，過不久就起了貪心，想謀奪妻子的財富而後遠走高飛。於是，他想了一個計策，告訴妻子說：「知道嗎，我將被處刑前祈求山神爺救救我，現在我獲救了，很想到附近山上禮謝山神，你跟我一起去吧！請妳多帶一些家中珍貴的飾物珠寶，讓我們以最虔誠的心來答謝他。」富翁的女兒由於深愛丈夫，毫不遲疑地，帶著家裡所有貴重的手飾寶物與隨從，和丈夫一起出發。

到了附近，將隨從們留在山腳，夫婦二人單獨前往山上。到了有一邊是懸崖的山頂時，丈夫立刻露出兇相，告訴妻子說：「哈！



笨女人！妳上當了，我這趟來並不是爲了禮謝山神，而是爲了圖謀妳的家產，現在就將所有的珠寶給我吧！」妻子說：「你在說什麼啊！你都已經擁有我的全部，我家的財富自然也都歸你所有了呀！」

大盜不耐煩的回應說：「少囉嗦！我不要你，快快將這些財寶交給我，我要殺了妳。」這時，雖然傷心透頂，仍不乏智慧的妻子冷靜了一下，立刻說：「雖然你對我如此兇惡，但我真的很愛你、敬重你。能不能讓我在死之前，最後一次向你磕頭，頂禮一下？」於是，妻子就圍繞著丈夫一拜一拜的頂禮，當轉到面對懸崖的斜坡時，妻子立刻奮力一推，大盜丈夫就滾落懸崖摔死了。

唉！我可真欣賞這女人的智慧與氣魄！你們看看！這個大盜是何等貪得無厭，何等沒有良心啊！這個妻子不僅是他的救命恩人，更是他的衣食父母呢，對一個這麼幫忙自己的人，居然能夠毫無感恩之心，還想謀財害命，如此駭人的壞心眼，真是令人髮指。我不想以偏概全地說，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但這個男人真的是喪盡天良！

再來講一群十分有錢的公子哥兒們的故事吧！這群有錢人經常用錢任意差遣妓女於約定時間，前往指定處所讓這些有錢大爺恣情歡樂，妓女們也爲了取悅貴客賺取較多金錢，而穿戴華麗飾物，打扮得花枝招展地依約前往。然而，這些公子哥兒們在盡歡之後，不僅沒有付出應付的代價，還將妓女們殺掉後將她們身上的珠寶飾物占爲己有。我想這些人應該比那個大盜更加可惡！這樣的男人也是多的不得了。（《法句經註釋書》、《長老尼偈註釋書》）

麻嘎德瓦臨嘎（Maghadevalinkā）法師曾經這麼說：「不管是

男人或是女人，如果缺乏智慧都會做出很不好的行為，就像手掌和手背，沒有多大的差別。」我在想，為何經典裡大多批評女人，較少批評男人呢？女人所犯的過錯真的比男人多嗎？經典之所以多批評女人，是由於佛陀時代出家的比丘們，大多因為思念家中女人而不快樂，所以，佛陀才特別多說些女人的禍害。

佛陀說這些法是有因有緣，有其時空背景的，而不是因為女人的本性特別壞。總之，我們活在世間，不論是男人（的色、聲、香、味、觸）對於女人的吸引力，以及女人（的色、聲、香、味、觸）對於男人的吸引力都非常大。因此大家要隨時保持正念，才能清涼、怡然自得地過此一生。

佛陀成道以後，不斷說到女性造成的過患，是因為當時佛陀門下的五百位比丘（也都是釋迦國的王公貴族），經常想起俗家的貌美妻子，而無法安住修行。有些甚至想離開僧團還俗回家，佛陀才不得不一再強調女人的過患，絕非女人的罪過太大。在有些經典裡面曾經提過，當佛陀尚未成佛還是菩薩的時候，他對女性有不同的觀感與評價，這個評價我在其他地方不想說，因為別人會誤以為我特別讚美女性。



【鷲王傳 (mahāhaṃsa jāta)】^⑥

在摩訶憍薩本生故事裡，菩薩這一世轉生為擁有九萬隻子民的鷲鳥，我們在此就簡稱牠為鷲王吧！當時，阿難尊者也投生到鳥王國，成為鷲王的臣子，名叫豎牧伽 (Sumukha) 將軍。那個時候，有個人類王國的將軍，在鷲鳥國附近建造了一個很大的湖泊，這些鷲鳥時常飛到湖面玩水嬉戲，鷲王和豎牧伽將軍也在其中。

由於鷲王和豎牧伽展開羽毛時散發著閃亮的金光，引起人類王國的臣子珊那 (Channa) 垂涎，扮成獵人，設下陷阱要捕捉牠們獻給國王。過不久，菩薩鷲王先被捕捉並關到鳥籠裡。

這時，豎牧伽並沒有馬上飛走逃命，反而跳到獵人面前說：「獵人啊！為什麼你們要捉牠呢？如果只是為了吃鷲肉，我的肉質跟牠一樣的鮮美，吃我的肉吧，別吃籠子裡那一隻。如果是為了看我們亮麗輕盈的飛翔舞姿，我的表演技術也跟牠一樣，用我更換籠子裡的那隻鷲吧！你們捉到的是統領我們的國王，有九萬多隻鷲需要牠照顧，拜託您行行好放了他，捉我代替他吧！」

由於過去生的甚深因緣，獵人聽了豎牧伽將軍的乞求後十分感動。鷲王被捉到時用力掙脫而羽毛嚴重脫落，奮力碰撞牢籠而肢體也受傷。最後鷲王心想：如果因為這樣而導致肢體殘廢，日後就算能出去，也變成一個殘廢的國王，總是不好，所以就不掙扎了。

深受感動的獵人打開籠子，小心翼翼地將羽毛脫落受重傷的鷲王捧在手上，走到湖邊，蹲下身來，溫柔地用湖水清洗鷲王身上的羽毛，並將身上水滴擦乾，然後放走鷲王。轉生鷲王的佛陀

^⑥引自《本生經註釋書》。

和豎牧伽將軍的阿難非常高興。將軍獵人也一樣，雖然知道捉到這兩隻鷺可獲得國王的重賞，這可能是他一生中能獲得的最大一筆財富，但他仍毅然決然地把鷺王放了。

兩隻鷺獲釋後，好奇地問獵人國王爲什麼要抓他們，獵人說：「皇后想要聞法，所以才要我捕捉你們，不過放心，我不會再捉你們，你們安心地飛走吧！不用擔心我會不會受到懲罰！我會想辦法的！」唉！我真忍不住再一次讚歎這些互相護持，累積波羅蜜的行者們啊！

聽了獵人的一番話後，豎牧伽鷺對獵人起了同情心，對獵人說：「如果你把我們放了，你就會被國王懲罰，這樣吧！你把我們帶到國王面前，讓我們說服國王吧！」鷺王心裡覺得這個辦法不是很妥當，但當時他卻沒有表示任何意見，自己畢竟也因牠才能脫險不是嗎？

獵人不同意這個建議的說道：「到國王面前是最不安全的，如果他想要將你們煮來當晚餐吃，那可如何是好？」豎牧伽卻反駁說：「唉呀！人類的心沒那麼壞！看看你都可被我們說服了，位高權重的國王一定更有智慧，更說得通。沒關係，你就帶我們去王宮見國王吧！」

獵人心想也有道理，於是特別爲這兩隻鷺準備了一頂裝飾華麗的小轎子，讓牠們坐在轎子上一路風風光光的往王宮之路前進。在路上，鷺王對鷺將軍說：「唉呀！我擔心我沒有及時回去，我的皇后鷺兒一定會以爲我遇難而自殺殉情，我真是擔心哪！」這時候鳥將軍豎牧伽心想：「如此有威德，九萬隻鷺所擁戴的尊貴鷺王，在這生死關頭居然只擔心牠的皇后，爲她擔憂，真沒骨氣！」



想著想著，對鷲王抱怨說：「九萬鷲民愛戴的鷲王啊，在這生死攸關的節骨眼，您竟然只牽掛自己的妻子，實在不是大丈夫應有的氣度，不值得讚賞！」鷲將軍還順便說了許多女性的過患與罪行。

他說：「女性啊！不管是鷲、是人或其他動物，她們本來的特性就是會極盡所能，藉著婉言慰語及各種誘人姿態迷惑男性，就像陽焰（海市蜃樓）一樣，在清晨時分看過去像是一片波動的海洋，而事實上卻只是陽光照射下的倒影罷了，並不是真正的大海。女性們也像這樣，只是一種虛幻的感覺罷了。她們外表所表現的是一回事，內在真實面又是另一回事，導致很多憂傷懊惱、身心不安的事件，您實在不應該這般思念。

被數落的菩薩鷲王不同意的說：「你現在的情況是死亡之花綻放時的悟道。我記得曾經有一次，我問其他臣子說：『豎牧伽將軍在哪兒？』他們告訴我：『豎牧伽將軍正和妻子享受著相聚的歡樂』，現在的你，是因為有面臨死亡的恐懼，才說出這些若有所悟的見解，並嚴厲歧視批判著女性。」

鷲王接著又說：「從有眾生以來，善知識們對於女性大多讚歎有加，我們不該全盤地去否定女性，她們並非如你所說的那麼不好，許多賢達之士都敬重、體貼女性，畢竟在世間之初，女性是開始第一個出現的（也有男性先出的說法，在此不多論述）。」

鷲王接著說：「再從另一角度想一想吧！如果這個世間只有男性而沒有女性，我們這些清一色的男性們一定沒辦法輕鬆自在的互動良好，也沒有多少有趣的話題可談，這個世間簡直會像一片沒有綠意的沙漠，一灘一沒有生物的死海一樣。再想想看！如果沒有女性存在，一早起來所看見的人全都是男性，除了進食沒

什麼事好做，沒什麼義務要盡，男人們就喪失了生存的活力。

這個世間因為多了女性的存在，才能如此生氣盎然多采多姿。男人們爲了心愛女性，以及他們共同創立的家庭，及未來出生的孩子們能有一個舒適穩定的家庭而奮鬥，讓男人們活的更強健，更有意義。如果男性沒有女性來陪伴，生命將枯萎沒有朝氣，看看現在在世間上的眾生，不論是在身、語、意上的快樂與否，都深深依隨著與女性相處的情形而起落。」

鷲王接著又說：「這世間如果沒有女性陪襯，不僅男人們無法和諧相處，也無法找到邁向出離世間苦迫的道路。爲什麼呢？因爲所有的菩薩都必須依賴女性的子宮而出生，而後再經過修行努力找到出離世間的方法和道路。」當鷲王結束這番話時，豎牧伽深表認同而默然了。

【成佛路上的伴侶】

我想，在所有描述女性的經典裡頭，這篇〈摩訶薩達本生故事〉在高度讚揚女性存在世間的意義方面，應該有著無可取代地位。由此可知，佛陀從來就不會輕視女人，不僅從不看輕女性，我們也可以從佛陀在成佛前還在行菩薩道的輪迴中可窺見，女性經常扮演著協助佛陀累積波羅蜜，協助他成佛的重要助緣。例如耶輸陀羅以及阿摩羅德威等，都扮演者協助佛陀成佛，十分優秀的偉大女人。

佛陀對於女性敬重的程度，在摩訶薩達菩薩在追求阿摩羅德威這個故事裡頭表露無遺。他在追求阿摩羅德威的過程中，由於深深著迷於她的外貌及迷人的豐盈體態，使盡渾身解數，千方百計才得到阿摩羅德威當他的妻子。而當摩訶薩達在宮廷裡面受到



陷害時，也是得到妻子的幫助，才能順利逃出險境。

當摩訶薩達留下美麗的妻子在宮廷中，獨自逃出王國後，許多宮廷裡的男人們，如隋那嘎、德溫、噶悶、巴構（緬語音變後的 senaka, devinda, kāminda, pagutta）等，因為垂涎阿摩羅德威的美色而蠢蠢欲動。各自心裡想著：「趁摩訶薩達逃亡，一定要將阿摩羅德威占為己有。」

隋那嘎開始不斷挑逗地騷擾阿摩羅德威，有智慧的阿摩羅德威面對這種困境，還能面不改色的說：「好啊！晚上你在某某時間來找我吧！」而其他三位大臣們也都想要一親芳澤，也都向阿摩羅德威提出共枕同歡的要求，阿摩羅德威也毫不扭捏，都爽快地用同樣方法答應他們，將每一個人與自己約會的時間錯開，每隔小時約一個人到家裡相會。

到了晚上，這些好色的人，都依約前往阿摩羅德威的住處。等待對付這四位大臣的美女，早已事先在家門外做了些手腳，她命令家丁們將家裡一口不太深的枯井周圍清理好，冒充作浴室，並將枯井填滿糞便，再用幾塊可活動的薄木板覆蓋在上頭。

約定的時間終於到了，隋那嘎到了阿摩羅德威住所後，阿摩羅德威媚聲媚氣地說：「你應該先將自己的身體洗的香噴噴，在一起才有情趣啊！」隋那嘎覺得有道理。當他站上活動薄木板上洗澡時，埋伏著的家僕們迅速地將薄木板抽離，隋那嘎掉進糞坑，臭不可聞，頓時不知如何是好。

由於是來偷情的當然不好意思求救，只好悶在糞坑裡思索脫困之道。如此這般，德溫、噶悶、巴構等依約赴會者也一個個陸續掉進糞坑內，於是，四個大臣都被困在阿摩羅德威家中。

其實，摩訶薩達就是被這四位大臣構陷而逃亡到其他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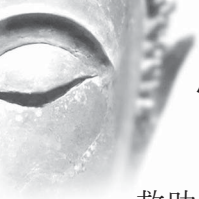
這四位大臣先不斷地在國王面前進讒言，編造摩訶薩達要叛變以謀取王位等等莫須有的罪名來誣陷摩訶薩達。直到國王的寶劍和幾件寶物陸續失蹤，相信了大臣們的說詞，摩訶薩達不得不逃至他鄉避難。事實上，這些寶劍寶物都是他們取得，並設計讓家僕變賣到摩訶薩達家。當時阿摩羅德威覺得事有蹊翹，所以將交易做了詳細記錄。

再回到故事，阿摩羅德威讓四個大臣們困到天亮，才叫家僕將他們救到坑外，在井邊幫他們脫光衣服，剃掉頭髮，清洗身體去除糞便及惡臭，然後用草席分別將一絲不掛的大臣們一一裹起來。接著，命家丁備齊國王遺失之物，以及各項買賣收據，一起到王宮去見國王。

這個睿智的美女真勇敢啊！阿摩羅德威稟告國王：「國王，這裡有四隻猴子要獻給您。不僅如此，國王的幾件寶物我也一併幫您找到了，這寶劍是在某月某日由某某大臣家僕賣給我的。另一件寶物，則是由某某大臣的家丁賣給我的。」如此，一一地將在摩訶薩達家中發現的國王遺失的寶劍寶物的買賣經過娓娓道來，並將證據一一攤在國王面前，讓國王了解每件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

接著，就將四張草席一一攤開，國王座下的四個大臣，個個一絲不掛，赫然出現在國王面前。大臣們個個羞愧難當，尷尬不已。國王終於知道了真相，雖然國王十分鐘愛這四個常常為他獻策解憂的大臣，但是也不能怪罪阿摩羅德威，於是立刻赦免了摩訶薩達的罪行，還下令務必將摩訶薩達找回來。

所以說啊！佛陀從來不曾小看女人，不曾輕視過女性，因為當他還在行菩薩道期間，常常為女性所護持，也常常需要女人的



救助與幫忙。所以，通常是在比丘們為女人所困擾所懊惱不得不說時，佛陀才必須說說女性的過患。在其餘的時刻，佛陀並不特別批判女性，也不特別強調女人的過患罪行。

佛陀不斷強調，其實他十分感激女性。在他行菩薩道的歲月裡，由於能夠得到女性們的護持與協助，才讓他能夠順利的不斷累積波羅蜜，最後終能成佛。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女性千萬不要小看自己，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心，努力培養智慧，努力讓自己成為佛法上的善知識，更要秉著只要我努力修行就會證果的堅定信心，認真的修行。

【五欲過患】^❶

所以，不僅不能責備女性，更要疼惜她們。不論在過去或現在，我們對於女性的批判，有關女人造成的禍害，其實並不是女性自身的罪過，而是我們的欲望煩惱才是罪魁禍首。為了能看到欲望的過患，先來服些法藥吧！

尤其在目前所處的這個世間，對於大部分家庭來說，夫妻兩人都需要同時外出工作賺錢，為何要如此辛苦呢？當然是由於物質欲望的鞭策所致。現代社會的犯罪行為，也都由欲望的驅策使然。我們被欲望驅迫的感覺到底像什麼呢？就像一隻久未進食飢腸轆轆的狗，看見了一根乾枯到完全沒半點肉黏著的骨頭時，依然將它看成無上美味，狠狠咬住不忍丟棄。

欲望驅迫我們的滋味，像在肉攤旁窺探的狗，等待屠夫們宰牛後，丟出幾根沒有半點筋肉黏著的骨頭到地上，伺機搶奪的心

^❶引自《中部經典中分五十經篇》、《小部經典大義釋》(Mahānidessa pāḍīdaw)、《本生經註釋書》。

情一樣狼狽。當這幾跟骨頭被丟出時，狗兒們立刻不假思索地衝去刁這些骨頭，猛啃一番。如果當時有人同情地告訴牠：「小狗啊！這些骨頭上面又沒有肉，而且猛咬這些硬骨頭會讓你的牙齒斷掉！」如果此人基於慈悲心，膽敢伸手去抽取狗兒口中咬著不放的骨頭時，看看吧！這些狗兒一定惡狠狠盯著你，且連連發出惡聲來保護牠的骨頭不讓你搶走。

所以啊！欲望的渴求對我們情緒的影響力是這樣的巨大，大家不可不慎呀！世間的欲望迫使我們如同一隻飢腸轆轆的狗兒捍衛著毫無滋味可言的肋骨一樣可憐。搶到肋骨的狗兒只能得到片刻的樂趣，但搶奪的過程可得要大費周章，有時甚至得付出相當的代價。

【五欲過患像烏鴉撿到碎肉】

當一隻烏鴉撿到一塊碎肉屑，其他的烏鴉也跟隨在後面伺機搶奪。如果這隻撿到肉屑的烏鴉，很不識趣地緊緊咬著這片小肉屑不放，牠就必須時時警戒，留意其他烏鴉們的動向。必須分分秒秒冒著一下被這隻啄牠的羽毛，一下被那隻啄牠口中含的碎肉等等沒完沒了的危險，一直到牠苦惱不已不得不放下這片碎肉屑，牠才能夠脫離這個困境。

人們欲望的造作啊，不只有男女方面的，還有其他諸如財富、地位等等，財富越多，像沒刁到碎肉的烏鴉一樣的人們，忌妒眼紅的想分一杯羹。

有一位師父，因為徒弟們相處十分不融洽，說了一個有關狗的譬喻來勸戒他們。他說：「如果丟一塊破抹布給一群狗時，並不會造成牠們的敵對，只會將這塊抹布當作玩具，相互搶來搶去，



玩耍取樂而已。但是如果你丟給狗兒們一塊肉的時候，他們就會爲了這塊肉，毫不客氣地互相狂吠，彼此撕咬，極盡所能地取得這塊肉，甚至傷害對方也在所不惜！」

師父們也一樣，無關痛癢的蠅頭小利，不論誰得到都無妨，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和樂融融。但是，一旦牽扯到切身的重大利益時，（舉例說吧！當牽涉到信徒們將巨額捐獻給這個寺院或那個寺院等重大利益）師父們彼此變得很不和睦了，甚至連吵架都有可能。看看！連修行的出家人都會這樣了，一般人就更別提了！親友們平常相處和樂融洽，一旦面臨分家產的時刻，大家就變成翻臉六親不認的仇人了。

再舉一個欲望的譬喻吧！欲望就像是一個人手裡拿著一枝用草編製的火把逆風行走，終會燒傷這個握持火把不放的人。我們渴求財富的欲望，不斷地燃燒著我們的身心，渴求其他的欲望也是一樣，我們滿足欲望時似乎很快樂，但這快樂很短暫，就像下雨過後天空的彩虹一般，一會兒就了無蹤跡。欲望的虛幻短暫如夢，正所謂：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這些欲望也像童話故事中的灰姑娘一樣，爲了要參加國王的嘉年華會而去借華麗的衣服來穿，借雍容的寶飾來戴，去借高檔的轎車來開一樣，讓自己暫時感到美麗、高貴、富有極了。可是這段美好的時光一下子就過了！一旦家裡的時鐘敲了十二下以後，一切煙消雲散，彷彿完全不曾發生過一般。一旦將這些借來的華麗衣飾、高貴名車還給小仙女以後，自己的心靈竟是那麼地空虛，這些欲望真像是鏡花水月一般地不堅實啊！

佛陀在非常多的地方都一再強調，放縱欲望的可怕，我們在欲望方面再怎麼汲汲營營，下場也是如此。不如在難逢的佛世中，

用法來提升自己的人生，做自他的善知識。聽了佛陀講的二十四緣這麼殊勝的法義後，了解佛陀這位人物也以自性親依止緣支助我們。好好地掌握我們的心，認清欲望帶來的過患，用功把握好修行，這輩子就不白來了！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善和不善的禪那

1973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



17. 禪那緣

我們昨天講過，男根及女根對世間的影響，不僅人界，天人界、畜生界等等也是如此。雖然男根女根在世間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但佛陀並沒有把男女根放在「根緣」裡，因為它的精確度不夠。比方說，有些娘娘腔很重的男人，雖具有男人的身軀卻擁有女人的特質與想法。

同樣地也有女人雖擁有女人纖盈的體態，但是言談舉止卻像男人一樣粗獷剽悍。佛陀在說緣法的時候，所說的事物是相當確定的才會列入緣法內容裡頭，模稜兩可或不太精確的，佛陀並不納入緣法中。

誠如我們昨天已經談過的，就算是修行良好的菩薩，尚不免受到男根女根所左右，隨著男女情感的起落而憂悲苦惱。一般人被男根女根影響的程度之大就不必提了。那些陪著菩薩一起累積波羅蜜的人們，例如佛陀的姨母、耶輸陀羅等，這些人與佛陀的情感，從無始劫以來就緊密地連繫在一起了。

因此，我們一般人會對親友們的執著與依賴，是很自然的現

象。不過，也由於這份執著，讓我們在面臨死亡的時候痛苦不堪，且不得超生、解脫。這份執著是多麼恐怖啊！

在平常的日子裡，我們會稍微依賴、執著一下親友們是在所難免的，但要不斷地提醒自己，有一天我們終究得放下一切，離開所有心愛的人們，各走各的路。及早做這方面的準備，持守戒律，常常思惟無常。

我們無法苛求人們不能對親友產生執著和依賴，讓彼此沒有情感，但應預先為死亡的時刻做好準備，親友間雖然情感良好，但也需要彼此留一些空間，維持一些距離，並且要思惟法，讓法融入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之中。在日常生活中能佈施雖好，但只有持戒以及實修的力量才能真正對治執著。

我必須強調，實修是我們不能缺的功課，不能忽略的議題，我在講緣法時，除了盡量以世間現象分析說明外，會接著談談實修的重要性。我現在先講一下「禪緣」，禪（禪那）的意思是，將心專注在一處，禪緣的力量就是非常專注的過程。

【經典原文】

jhānapaccayo'ti：禪緣

jhānaṅgāti jhān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ṃ rūpānaṃ jhānapaccayena paccayo.

五個禪支，以禪緣的力量，支助與禪相應的諸法，以及與禪相應而生的心生色法。

所謂的「禪」，在看見的時候，並不是只要能看到就叫做禪，而是十分專注在所緣境，透視所緣境；在聽的時候不是隨便聽聽，而是專注在聲音這個所緣境，就是這個很專注的特性。禪緣的比



喻是這樣的：如果一個人爬上高高的樹梢時，他能看到的景觀就比在樹下的人遠得很多，這時候，他可以一一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讓在樹下的人知道這邊有什麼景色，那邊的風景又如何。

爬山的人也一樣，爬的越高，所能看到的視野也就更寬廣，等到回到平地時，登上高山的人就可說：河流流向是如何如何，樹林景觀又是如何美麗等等，讓沒有登過高山的人知道在高山上的景緻。就如同爬上樹梢以及登上高山的人們，總不厭其煩地將他們特殊的經歷以及見聞，清清楚楚的告訴尚未經歷過的大眾，宛如身歷其境一般。

必須先介紹五個禪支，也就是禪修者有五個經歷的階段，讓大家知道一下，它們分別是，尋、伺、喜、樂、心一境性。「禪緣」不只在善法存在，在惡法中也有禪緣，即使是佛陀及阿羅漢等聖人的唯作心中也有專注的所緣境，就是專注於涅槃。就像那些曾經爬上樹梢或登上山頂的勇敢者一樣，尋等五禪支也鼓勵慇懃與它們相應生起的諸法：「專注，專注，像我們一樣專注透視！」。

五禪支也會告訴與它們相應生起的心生色法：「各位朋友們，請跟我一起專注於這個對象吧！雖然你們目前或許還沒辦法像我們一樣具有觀察能力，別怕，來站在這個位置，試著保持專注，學習觀察」。雖然事實上禪緣不會如此說，但不說也好像真正述說一樣，禪緣不僅自己具備專注觀照的能力，也能讓其它相應生起的諸法，跟它一樣具有專注、透視、觀照的能力。

禪緣——如爬樹人，登高峰者，描述景象，令人知曉，尋等禪支，以禪緣力，使令相應，名色諸法，專注透視，其所緣境。五支禪緣，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

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色界禪、無色界禪、出世間禪等等，也讓禪變得深奧不可攀。現在我們所要講的禪緣，不純粹只有好的一面，在很多不善法裡面也有許多禪緣的力量，有尋、伺等非常專注的狀況。所謂專注、觀察、透視，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它只是「尋、伺、喜、樂、心一境性」的過程：「尋」是指心取某一個境，「伺」不斷加強這個境，「喜」是指心喜悅該境，「樂」是指心樂在境中，「心一境性」是指心安住在該境中。因此，雷迪長老說：「專注透視，恆持作觀，洞悉有力，名之為禪。」

【不善禪那】

我們先講有關不善法方面的禪。接續昨天的故事，就拿戀人們的濃情蜜意做例子吧！當兩人彼此對看的時候，一定是深情款款，含情脈脈地注視對方，絕對不會隨便瞄一眼就算。如果情人不在視線範圍內，就在心裡想著他或她的一切，這就是「尋」。接著，「伺」也追隨在後頭，努力不斷地加強這個境，不讓它消失，搜索著跟心愛的人在一起的點點滴滴，然後讓整個人沉溺於甜蜜的回憶中。

「法」是如此清楚明白。在家人的這些情意我不做批判與反對，但要記得不斷服用「法藥」。這就像有些人特別喜歡吃某些美味可口，卻難以消化的食物一樣，當他實在無法克制吃的慾望時就讓他吃吧！吃過以後，別忘了拿些胃散給他吃吃幫助消化，就是這個道理。

世間上想要組成家庭的情侶及夫妻們，都希望恩恩愛愛，白



頭偕老。一對相愛的夫婦兩人，會十分專注看著對方，這時候心裡是喜悅的，有時還會有更強烈的樂受跟著產生。如果因事必須分離，雙方都會在心裡思念著對方，因此，「專注於境」並不是稀奇或困難的事。

子女們心裡面掛念著某個人，在平日就會不經意地一再不停地提起這個人而不自覺，即便是談話的內容並不與此人有任何關聯，可他們還是不自覺地提起這個人。一直到父母親聽煩了，對他們大吼說：「閉口！不要一直提這個人，真是煩死了！」唉！父母親這時候真是一點也不了解子女的心思啊！

雖然他們制止了子女談到這個人，但此人始終不斷地縈繞在子女的心頭。所有的尋、伺，都是以這個人為所緣，全部的專注力都放在他身上。專注在他或她本身就是一種味道，也可以稱為一種禪定。

所以啊，不善法也是有禪定的。想想我們去看戲的時候吧！當我們融入沉浸在戲的情境裡頭，一邊看戲一邊聽所有戲曲的聲音，這時候，心是那麼地專注於戲的所緣境，也算是一種禪定了！好，只要大家知道不善法方面也有禪的力量就好。

【善法禪那】

接下來我們要說說善法方面的禪。例如，當我們思惟佛陀、憶念佛陀時，所有的專注力都在佛陀的德行上，這時候，不妨也檢視自己那份憶念佛陀的心思，是否像思念心愛的人那麼的強烈呢？我個人覺得，一般人憶念佛陀的心，力量非常微弱。

當我們憶念佛德時，「尋」心所也會同時憶念佛陀，接著「伺」也會不斷地加強佛陀作為所緣境，接著心裡會產生「喜」悅。這

份喜悅也像我們想起心愛的人時生起的喜悅一樣，每當我憶念佛陀時，也有著那種喜悅，這種喜悅很有味道，令人快樂。由於這份快樂是那麼的舒暢，讓心捨不得離開這個狀態，心就一直維持在這個狀態中產生了定。

我想大家都應該看過，其他宗教的教徒們，禮敬及專注於教主的樣子。有時也會看到其他宗教的教徒們在路旁或殿堂裡，很安靜、專注、虔誠地憶念他們的教主，那就是一種禪！他們當時專注虔誠的態度是非常值得讚嘆的！我以自己對佛法的情感與敬重，來看其他宗教徒那份寧靜專注的虔敬，感覺真是自然哪！至於，這樣做不是有功德又是另當別論了！

再來看看我們佛教徒的行徑，就舉大金塔為例吧！大金塔（Shwedagon）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是用什麼心態來管理大金塔呢？摩訶牟尼（Mahāmuni，緬甸佛教聖地之一）那尊大佛的管理委員們，又是用什麼心態來管理這個道場呢？去禮佛朝聖的信眾們，有多少人專注憶念佛陀的德行呢？平時，大金塔上四周環境的氛圍已經是十分吵雜的了，如果，再辦一場園遊會或慶典的話，那可真是鑼鼓齊鳴，震耳欲聾。

還有，有些很誇張的朝聖者，認為自己的聲音清悅美妙，便拉直嗓門大聲唱誦，惟恐別人聽不到他的聲音。想一想，這個大聲誦經的人專注點在哪一點上呢？這個噪音，可讓其他誠心禮佛的人吃盡苦頭，得使盡力量專注於自己所緣的佛像或佛德上。

還有一些在家裡自修的人們，只因爲背熟經文了，每天只是隨意反覆的背誦幾遍，心早就不知飛到哪兒去了，唉！真的是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哪！這樣的人要到哪一天才能得到禪定呢？相較於其他宗教虔誠教徒們的行徑，我們真是應該感到汗顏羞愧啊！



我並不是不准大聲誦經禮佛，有時候稍微發出一點聲音來讚嘆佛陀禮敬佛陀，讓身心都融入，以及收攝在這個所緣境，是很有趣味的。但這個做法只適合在個人自修的場所。如果一個人能夠在家裡，獨自在寂靜的佛堂，面對著佛陀，專注於念誦及憶念佛德，這樣收攝能夠產生禪定，是值得讚嘆的！

對於這樣的人我絕不會譴責，只有讚嘆與鼓勵！我也常常鼓勵大家，憶念佛陀時，整個身心都應該融入其中，唱誦聲音應該儘量小而柔和，最好能夠完全不發聲音寂靜地專注於佛陀，這樣的態度功夫是需要學習的。用喧鬧來禮佛沒有多大誠意，得到禪定還遠著呢。

佛教徒不是只在禮佛拜佛上不專注，包括功德迴向，及散發慈心時也很不專注，口裡雖唸著：「願我沒有痛苦，願我沒有怨敵；願一切眾生幸福快樂，遠離痛苦……」，心卻在想別的事。當然，因大家共修需要有相同的音律一起念誦迴向文時，又是另當別論。

如果一人自修，或少數幾個人共修，迴向或散發慈心時，嘴巴只要稍微動一下或完全靜默，全心全意地觀想著東方的眾生們。誠摯地、柔軟地，輕聲地祝福他們平安幸福快樂，依序對十方一切眾生散發慈愛，整個人的身心都融入在情境裡，才是真正的迴向，才是真正的慈心禪。

如果只是大聲唱誦：「願大家幸福快樂」，卻心不在焉，必定發不出一點點慈心來。慈心禪只是欲界功德禪，還不是色界禪、無色界禪，都必須如此專注，希望大家了解這點。

佛法裡頭對於法義的闡述，已經十分精確地指出修行的重點，但由於學佛者不正確的知見和態度，讓其他人產生極大的誤解，因而大大貶損了佛教及教徒們。希望大家能用正確的態度好好

學習佛法，由經典裡面的記載歷歷可見，有許多人都因為誠心憶念佛陀而證道的。

佛陀入滅以後，有一個修行人，每天都到佛塔清掃周圍環境。塔的四周地面都鋪滿了細沙，有一天，當這個行者在清掃工作完成後，在離佛塔較遠的地方休息時，眼睛遙望著佛塔，看見因為陽光照射，細沙反射上來的白濛濛的亮光，閃爍於細沙之上，佛塔巍巍佇立在閃爍的白色光中，莊嚴極了！這位行者心裡很受感動（雖然這位行者此刻看到的是佛塔，心中卻憶念著佛陀）。

頓時間，在心中浮現佛陀在世時活生生的樣子，由於憶念佛陀的專注力是如此之深，很迅速地進入心一境性的禪定境界。這時候，隨伺在旁看見這個景象的魔王，很擔心他會證得聖果，於是，魔王變作一隻老猴子出現在佛塔上，企圖干擾他。這位行者忽然看到一隻棕色老猴子跑出來，一下子分了心，禪定立刻退失了。退出禪境的行者心想：大概今天的修行不會有進展了，明天再努力吧！

隔天，這位行者又來了，跟前一天一樣，工作完畢後，看到莊嚴寧靜的佛塔外的景色後，接著，又一次修習著佛隨念，當他禪修進入甚深的心一境性時，魔王又來擾亂，這回魔王化成一隻老公牛，徘徊在佛塔四週，行者因此也再一次失去了禪定而又打道回府了。看哪！這麼小小的干擾都能夠讓一個進入禪定的行者，因為一時失念而退失禪定，那些在鼓樂喧天的慶典禮佛的人們的功夫就不用說了。

第三天，魔王變成一個長相又醜又跛的人，站在佛塔旁，這時候，行者心裡納悶著：「咦！奇怪囉！這附近從來未曾出現過這麼醜的人呀！我是不是被魔王干擾了呢！」於是就問這個醜人：



「喂！您是不是魔王呢？」魔王竟然也毫不掩飾地爽快說道：「是的，我是魔王！」

這時，行者心裡並不起瞋心，反而溫和地請求魔王：「魔王啊！我聽說您神通廣大，可否請您化成佛陀在世的模樣給我看看呢？」魔王有點難色的回答道：「唉！要變成和佛陀一模一樣我可能沒辦法，但相似度很高！」因為行者實在想看看佛陀生前的長相，當然立刻接著說：「好哇！麻煩您趕快變成一個非常像佛陀的人給我看！」

話才說完，魔王立刻變成一尊盤坐在金剛座上的佛陀，行者看了喜悅萬分，讚歎道：「唉呀！還沒斷除貪、瞋、癡的魔王，用神通幻化出來的佛陀就如此莊嚴，那麼，斷盡煩惱，證悟一切的佛陀，一定莊嚴無比了！」

此刻，行者因為如此地沉浸在佛陀的莊嚴相貌中，如此深切地憶念著佛陀，頃刻間進入甚深禪定，而在禪定的喜、樂、一境性的安穩狀態下，觀此喜、樂的無常、苦、無我，當下證得阿羅果！（引自《律典註釋書》(Vinaya aṭṭhakathā)、《清淨道論註釋書》(Visuddhimagga aṭṭhakathā)）

大家看看！就只是憶佛而已就可以證得阿羅漢果喔！如果現今的我們，也能夠如此專注，相信我們也能在現世證得阿羅漢果啊！因此，我希望大家在佛寺內儘量保持清淨莊嚴，在自家佛堂供佛時，也不要雜七雜八地供養一堆東西，只要乾淨簡潔地供養，憶念住世時萬德莊嚴的佛陀，是很殊勝的。

再說說法優王（Dhammāsoka）信仰佛教以後，他以各種方式禮敬佛陀。他心裡一直很遺憾沒有見過真正的佛陀。他統治國度上達上方一由旬，下達下方一由旬如此廣大的領域，有一天，他

將下方一由旬龍宮裡的龍王找來，問他：「聽說您親眼目睹過在世佛陀的模樣，這是真是嗎？」（龍王是很長壽的），龍王回答說：「是的，大王，我曾親自見過佛陀在世的模樣！」國王一聽龍王大悅，說道：「那麼，你變成佛陀在世的樣子給我看看好嗎？」

龍王一答應，國王就迫不及待地請龍王坐上白幡下方的龍椅，接著，很恭敬的頂禮龍王，請求龍王變出佛陀生前的容貌。龍王隨即化成佛陀在世時端坐的模樣，由於這個化現出的佛陀非常莊嚴，國王簡直喜樂到極點，目不轉睛地一直盯著佛陀看，有些記載說七天七夜不曾眨眼。從這個故事可知，早期的佛教徒他們對佛陀的禮敬是多麼地誠摯，憶念佛陀又是何等地專注且深刻啊！（《大史》(Mahāvamsa)）

還有，法優王的王后叫做阿三帝密答（Asandhimittā），是一個既聰明又賢慧的人，她很想聽聽佛陀的聲音，便請問宮廷法師們如何才能聽到佛陀的聲音。法師們回答她說：「聽說有一種迦陵頻伽鳥（karavīka），這種鳥的聲音和佛陀的聲音有幾分相似，王后您不妨聽聽這種鳥的聲音吧！」因此王后就跟國王撒嬌地懇求國王讓她聽聽迦陵頻伽鳥王的叫聲。深愛妻子的國王當然立刻下令要求大臣們去捕捉迦陵頻伽鳥王到宮裡讓皇后聽牠的叫聲。

不久，迦陵頻伽鳥王被捕，並送往王宮供王后欣賞。可是，被捕捉至王宮的鳥王因為太過孤獨寂寞，完全沒有發出任何聲音。爲了能讓鳥王解除寂寞感，聰明的大臣們想出一個辦法，在鳥籠四周裝上幾面鏡子，鳥王一看到四周都是同伴十分高興，於是就直起嗓子，盡情地鳴叫歡唱，鳥王鳴叫聲清悅嘹亮，此起彼落地縈繞於王宮之中。

王后聽到這麼優美的聲音，大受感動，喜悅忘情。這時，王



后心裡想著：尚未去除貪嗔癡的鳥王的口中，都已經能流露出如此莊嚴樂音，那麼，已經去除一切煩惱，慈悲智慧具足的佛陀的聲音，必然是千百萬倍勝於這鳥王了！王后深深地沉浸於這思惟，進入很專注的禪定狀態，接著，藉著這份心一境性的安穩，王后再仔細地觀察身心現象，然後證得了初果。不僅王后本人證得初果，當場在宮裡的宮娥彩女們也都證得初果。（引自《Suttamahāvā aṭhakathā》、《中部經典中分五十經篇註釋書》）

這些因專注而得到利益，不專注而失去利益的許多故事，處處可見。因此，我在這裡還是要苦口婆心，不斷地奉勸僧俗大眾，誠摯地禮佛敬佛，不論是一個人獨修或團體共修，修「佛隨念」或修「慈心觀」，都應該全心全意地專注修行。

再說一個例子吧！有一次，佛陀正在毗舍離弘法，國王下令說：「佛陀出來托鉢時，所有人民都必須出來戶外迎接，違者罰款五十元！」此令一下，王公大臣、貧民百姓都出來迎接，包括阿難尊者的某位老朋友也出來迎接。

阿難尊者十分感動地告訴這位老朋友說：「你們如此盛情地迎接佛陀，真是令人感動啊！」這位老朋友有點不以為然的向阿難抱怨道：「老朋友啊！老實告訴你吧！我們是為了避免支付五十元的罰款，而被迫出來迎接你們喔！」聽了這些話的阿難心裡覺得國王的做法很不恰當，想趕快回去將這件事稟告佛陀。

阿難立刻去向佛陀報告聽聞，也補充說：「佛陀！假如這些人是出自真心禮敬三寶，對他們本身和對佛教都是有利無害的。」佛陀聽後，告訴阿難：「小事一樁，一點都不難」說罷，立刻散發慈心給這個抱怨的大臣。慈心如何感應的實際情況我不會解釋，接著，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這位大臣居然像迷路的小牛尋找母親一般，急切地尋訪佛陀：「快告訴我！佛陀在哪裡啊！佛陀到底在哪裡啊！」大家看看！慈心的力量是這麼地強啊！不過，我得強調：發慈心的動機必須非常純正，有目的的慈心不會有力量，也不會有感應的。

我就親身經歷過有意圖的散發慈心。我以前住在勃扣古（Pacuakkū）的時候，晚上我散發慈心迴向給早上去托鉢那幾條道路的居民們，隔天早上去托鉢時，居民們給我的食物特別好，心裡有點得意地想著：「我昨晚散發的慈心好像有點用處，今天就得到好食物了！」

這個晚上繼續散發慈心給他們，隔天早上托鉢時，又遇到這位居士，他居然對我說：「今天我只能以心意來供養您」。這時候，我心裡不免慚愧地自嘲：「我散發慈心的動機根本不純正，只是爲了想得到好食物而散發的慈心，怎麼能感應對方呢？」大家千萬不要爲了任何不純正的動機而散發慈心，如果這樣，達到目的效用可能不太大。要像佛陀那麼純正的動機散發慈心，力量才真的強大呀！

大家都知道醉象的故事吧！由於聽信提婆達多的讒言，跟隨他的象夫們在象羣中找到一隻最強大、最兇猛不馴的大象，用烈酒將這頭大象灌醉之後，先將牠囚困起來，準備等到佛陀及其弟子們出來托鉢時，再放出醉象踩死佛陀。托鉢時間到了，提婆達多命令釋放醉象，橫衝直撞地從佛陀托鉢的道路上迎佛而來。站在身後的阿難心裡非常著急，多次叫喊並用身體阻擋在佛陀面前，企圖擋住佛陀繼續往前。

佛陀平靜地告訴阿難不要慌張，不用擔心，然後佛陀一直不斷對衝向他而來的醉象散發慈心，當醉象衝到佛前時，居然眼神



溫柔地匍匐在佛陀面前。（(Cūlavā palidaw)、《本生經註釋書》）我一直鼓勵大家要常散發慈心，要對村落居民們以及護法居士們慈心迴向：「願他們沒有身心的痛苦，祝福他們平安快樂！」不是有所求的心態，而是他們都已經護持了，所以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有一次，佛陀到一個叫做橋賞彌（Kosambī）的國家，這個國家的王妃瑪甘迪（Māgaṇḍhī）對佛陀有很強的恨意，早已將佛陀視為頭號仇人。因為當這個王后還是個待嫁閨女時，父親看中了佛陀，想將女兒嫁給佛陀。但是，修道中的佛陀並沒娶她為妻，更甚地，還對她說了些不淨觀方面的法。

這些話讓這個女孩心裡覺得很不高興，心想：不娶我也罷，為什麼還要說些不吉利的話來傷我呢，我的姿色這麼美，我一定能成為皇后，到那時候我一定要報這個仇，以洩我心頭之恨！

這個女孩終於嫁給了擁有最高權勢的國王，當了王后，再加上王國裡頭有許多不信佛陀的人民，報仇機會終於來臨了。王后聽到了佛陀即將近入橋賞彌城的消息，立刻用巨額獎賞並鼓勵許多不信佛的群眾，聚集在佛陀必經之地，要他們對佛陀一行人極盡可能地挑釁謾罵，罵得越兇越毒，獎賞就給得越多。

或許是城裡的佛教徒走漏風聲，這個風聲很快就傳到阿難尊者耳裡。托鉢時刻迫近了，阿難建議佛陀說：「佛陀，我們今天不要走這條路去托鉢吧！走別條路，好不好！」佛陀問其原因，阿難只好說：「因為今天前往托鉢的路上，聚集著一群要辱罵您的人們，還是換條路托鉢吧！」佛陀反問道：「不能走這條路，那我們能走哪一條呢？」阿難說：「我們改走那一條。」

佛陀接著反問：「如果他們也聚在後來決定那一條路謾罵我

們，怎麼辦？」阿難接著說：「那就再換另一條路走。」佛陀再反問：「如果他們再跟隨聚在那條路來謾罵，我們怎麼辦？」阿難說：「那就換另一個城鎮吧！」「如果他們再跟隨到那個城鎮罵我們，又如何是好？」阿難頓時啞然。

這時，佛陀告訴阿難說：「如果有一件事情在這裡發生，我們就必須在這裡解決它，如果我們不解決這件事情而逃避到別的地方，這問題會跟隨在後面。就像受過訓練，正要衝鋒陷陣的象，一定要穿過四周射發的眾箭，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一樣，我佛陀也會將人們對我的謾罵抖落淨空，往前進！」（《法句經註釋書》）

佛陀以大悲心，毅然決定依著原定道路托鉢。罵又怎樣？一邊充斥著謾罵佛陀的人群以及叫罵聲，另一群則恭恭敬敬等待著，或正在供養佛陀一行人食物，有的歡喜讚歎，不也很好嗎？佛陀不管面對什麼事，一定都以慈悲為懷。

佛陀其實是常常使用「慈心」這個武器的，慈心迴向並不是要我們拉大嗓門地高聲念誦，而是整個身心專注在所迴向的對象，專注在希望他們能夠獲得快樂幸福的憶念當中。其他宗教的教徒們也都有慈心迴向這項功課，他們通常將之稱為禱告。聽說，有一次，有四百位教友一起共修，當在進行慈心迴向（禱告）時刻，場內所有的信徒們個個低頭不語，雙手輕握拳頭，全心全意地散發慈心祝福他人，莊嚴極了，整個場面充滿著寂靜、肅穆、柔和的氛圍。

反觀佛教慶典，寺院的管理委員居士們想盡辦法，惟恐不夠鋪張，將所有鼓樂劇團都請到寺裡來，敲鑼打鼓、盡情高聲表演喧嘩。而另一邊正在佛殿內做慈心迴向的人，也是輸人不輸陣地拉大嗓門。同時間，有供齋的人，有做這做那的人們，真是忙碌



不堪一片混亂哪！

好好比較一下，佛法的精髓到底誰比較能呈現出來？到底是誰真正運用它呢？很諷刺的，看來外教信徒們才真正在實踐著佛法的精神呢！我們自以為是佛教教徒的這些人，只是一廂情願地自以為是，個人行爲，宗教行爲都很隨性，真的應該好好反省一下了！

【不淨觀】

不只是佛隨念和慈心禪，如果夠專注，「不淨觀」也一樣可以證果。有一次，一個年長的比丘和一位小沙彌一起出門前往一座深山。在山路中，小沙彌不知是爲了讓路還是別的原因，走進了一條小徑，看到一具惡臭腐脹的屍體，小沙彌就趁這個機會修起不淨觀了。這個小沙彌本來就是善根深厚，極爲聰慧，又十分用功，這次的不淨觀讓小沙彌進入很深的禪定，並證得初果。

惡臭腐脹的屍體本身不會讓我們得定以及證果，而是觀的人十分專注而進入禪定狀態，然後，再以禪定的安止狀態觀察身心現象的無常、苦、無我，才能證果的。

小沙彌證得初果後，接者更仔細的觀，然後證得二果、三果。這時，小沙彌聽到同行的比丘在遠處尋找他的喊叫聲，他心想：「今天到此爲止吧！」就趕緊去與同行的年長行者會面。

看到年長比丘後，證得三果的小沙彌，因爲自己得到如此大的利益，就積極建議長者說：「法師，請你走那條我剛經過的小路，仔細看一下四周喔！」年長法師也看到那具惡臭腫脹的屍體，他也是個用功的行者，因此，他也利用機會修不淨觀，也證得了三果。一具屍體，讓這二位行者都證得了聖果。

早期，常邀請師父們、親友們送喪，我想與提供修習不淨觀的機會大有關連。緬甸人每當有人過世的時候，通常家屬們都常會禮貌性地邀請師父們到家裡和親友們一起來「觀不淨」。但事實上卻不是這麼一回事，通常參加的親友們會打扮一番，到喪家寒暄後，便天南地北地談談生意經以及聊聊家庭是非，十分吵雜。

大家根本連看死者一眼的時間都沒有，遑論修習不淨觀了。大家只不過是從俗建立人際關係罷了。不淨觀原本應該是一個很好用功的方法，可惜大家並沒有好好的運用，確實地修習。

反觀外教信徒們，他們去參加喪禮及送葬的時候，通常會穿著簡單素雅得體的服飾，喪禮會場中，散發出一片非常寂靜肅穆的氣氛，這是多麼令人讚賞呀！或許這些人在看著躺在棺木內的死者的時刻，心裡都會閃過終有一天，我們也會跟死者一樣躺在棺木內讓人憑弔這個念頭，而接著進入不淨觀的修習也說不定。

自稱佛教徒的人呢，雖然知道經典裡這麼明白地告訴我們，有修習不淨觀的場域是一個很好證道的機會，但是有多少人能夠真正把握這個時機，在這個節骨眼好好地觀不淨！親人們看到死者時，哭的哭，傷心的傷心，甚至有些人，還故意拉大上嗓門盡情地哭嚎，引來參加的友人不得不走到旁邊安慰一番。

所以啊！我們佛教被其他宗教看扁不是沒有原因的。佛法雖然殊勝，由於我們自稱為佛陀的追隨者沒有確實地實踐佛法，其他宗教徒不明就理，當然就貶低佛法的價值了。

【死隨念】

除了不淨觀修習外，也稍微談談「死隨念」吧！我們去參加喪禮的時候，除了不淨觀，也很適合修習死隨念，大家要想到：



總有一天，我將會跟他一樣，會生病，會死亡。我們應該將他人死亡的歷程牢記在心中，常常想起參加過的喪禮中的死者，並能夠時時提醒自己：「死亡是每個人無可避免的自然現象。」經常如此這樣思惟，可以減輕甚至斷除我們對親人的情感束縛，甚至斷除我們對於至親無可救藥的黏著。

死隨念的最大功德莫過於當我們接近死亡時，比較容易擺脫對摯愛親人們的執著束縛。我們要常常想到面臨死亡的可能，每當看到有人死亡時，都應該要有這樣的自我提醒：「很多比我老的人，跟我同年的人，或比我年輕的人們已經死亡無數了，時間刹那不停的前進，我也漸漸地逼近那必經的死亡站。」

死隨念的修習是要作意思惟的，思惟今天仍然活蹦亂跳，氣定神閒的我，不能保證明天依然健在。可以導致死亡的原因實在多的不得了呀！我們在面對死神時，即便使盡渾身解數地向他撒嬌，或企圖賄賂他，都無濟於事，只能乖乖地束手就縛。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死神還沒上門以前，先做好準備，努力地修學，在死神來臨之前證得聖果。（《中部經典後分五十經篇》）只要會用功，看見死屍、參加喪禮等都是修行的好機會。

【阿難尊者與「身隨念」】

阿難尊者證果的過程不僅沒什麼特別之處，也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他所修的法門是三十二身分的身隨念而已。阿難尊者一直觀髮、毛、爪、齒、皮等，直到證果前阿難尊者還持續不斷地在戶外修習三十二身分，但一直無法證果，於是他想到大概是精進過度而無法證果，於是回房躺下休息一下，正要躺到床上的瞬間，阿難尊者終於證得最高果位阿羅漢果。（《律典註釋書》）

所以，證果一點也不困難，隨時隨處都是我們可能證果的時機。

【白骨觀】

佛陀時代，有一位比丘喜好修習「白骨觀」，白骨觀屬於不淨觀的一種。有一天，這位比丘外出托鉢的時候，在路上遇見一位剛剛和丈夫吵過架，正要回娘家的女子。那位女子看到這比丘時，露出牙齒對他微笑一下。

由於這位比丘太過專注於自己所修持的白骨觀了，這時他只看到一具白色的骷髏配上上下下各一排潔白整齊的牙齒，他根本沒去留意這是個男人還是女人。看到這具配著兩排皎潔牙齒的骷髏，比丘繼續深入作觀，就在這短短相遇的片刻，他證得了阿羅漢果。

女人離去後，丈夫也沿著這條路來找尋他的妻子，途中看到這位剛剛證得最高果位的比丘，就問他：「法師請問一下，有沒有看見一個女人從這裡經過？」比丘回答說：「居士，我不知道他是男人還是女人，不過剛剛確實有一具骷髏經過這裡。」（《相應部註釋書》、《清淨道論註釋書》）

看哪！修持白骨觀也是可以證得最高果位的。現代的緬甸人尋法，找尋得太過頭了，雖然他們四處尋覓，但未必證法。事實上，可以讓人證悟的修行法門實在太多了，阿難尊者只是簡單地觀察著髮、毛、爪、齒、皮等三十二身分就證得阿羅漢果位，而這位比丘也只用白骨觀就辦到了。

佛陀時代，有一個國家的王妃叫做凱瑪（Khemā），明知她非常害怕不淨觀，佛陀仍然給她開示不淨觀。（《小部經典譬喻經》、《法句經註釋書》）佛陀說：「此身不淨，多有憂惱：眼耳鼻等，諸根所流，惡臭穢物；經年累月，日夜排棄，大小便垢，



實不可樂！生死長夜，輾轉輪迴，愚癡眾等，以欲熾盛，熱煩惱故，顛倒貪愛，常流垢穢，不淨之軀。愛此身故，受種種苦，煎逼凌虐。以智慧光，照破無明、愛欲黑暗，透視此身，實為不淨（三十二身分），之所聚集。」聽完佛陀說的不淨觀，凱瑪王后就證了初果。

因此，法不在遠處，也不難證得，困難的是能夠清淨地持戒。如果持戒不清淨就無法得到禪定，這邊所說的持戒清淨不只是在齋戒方面的清淨而已，能夠守護根門的「根律儀戒」是最重要的。當眼睛看到色境時沒有產生貪或瞋的心，不管遭遇到多令人不舒服的情境，耳朵聽到美妙的或刺耳的聲音，也不會隨之生起貪心或瞋心，這樣的能力是要平常不斷地訓練才可得。

如果有人問我：「法師！我要修習多久才能夠證果悟道呢？」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因為能不能證果和守護根門的程度有關，而守護根門的功夫是經年累月的努力才能獲得成果。

如果根門能守護的好，在業處上用功是很簡單的，修行最難做到的莫過於守護根門了。很多人在禪修用功期間，都想要吃得好，想吃得好那個當下，心裡就有貪念了。也想穿的很舒適而後用功，穿著舒服的當下，心裡也有貪念的存在。看到不悅的情境心中生起強烈的不滿，眼根、耳根各方面的根門都守護不好，實修也沒甚麼進展。

有人或許會問：「師父，佛陀時代的毗舍佉夫人，似乎很年輕、很輕鬆就證果啦！而且她有家庭生活，有子有女，仍然證初果！」我們實在不能跟她們相比，毗舍佉這些人已經是累積十萬劫波羅蜜的聖賢了，因此，他們才能很輕易的就可以接受佛陀的遺產，成為繼承人！

這個道理很簡單，就像富翁的兒子們繼承了富翁的財產而致

富是一樣的道理。而我們這些非富翁兒子的人只能靠一點一滴經年累月慢慢累積，才有致富的可能。

提出這類疑問的這些人，只看到別人很輕易就得到各種好處的表相，而不去探究他們曾經盡過的努力。我們不應羨慕毗舍佉這些人具備的先決條件，平凡的我們，有我們該走的道路，應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修行。總之，在根律儀沒有守護好的情況下，我真的無法向大家保證修學可以成功，根律儀守護得好的話，無論用什麼業處用功，只要能專心一意，今生也有證道的可能。

【以法供養】

所以，我希望本寺裡的住眾法師們，在讀書的時候不要拉大嗓門，大家都能安靜、精進的用功，作一個優秀的佛弟子。若能如此，我們就不只在弘揚佛法而已，而且是以這樣的修行來供養佛陀。否則的話，我們就只是在佛門裡面破壞佛法，破壞佛教的糟粕罷了！知道這些道理，加上也能了解善以及不善兩方面的「禪緣」為基礎，我們應該用百分之百的信心，虔敬地、專注地禮敬佛陀，依教奉行。

除了佛智以外，沒有他人能將緣法清晰有條理的解說清楚。因此我才寫下面的偈誦禮讚佛陀。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世界和生命的生滅過程

1973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



18. 道緣之一

【經典原文】

maggapaccayo'ti: 道緣

maggāṅgāti maggasampayuttakānaṃ dhammānaṃ

taṃsamuṭṭhānānaṃ rūpānaṃ maggapaccayena paccayo.

十二種道，以道緣的力量，支助與道相應生起的心、心所法，也支助與其相應而產生的心生色等。

【兩種道】

今天要講的是「道緣」，古代的論師們對於道緣的定義是：「所謂的道就是路。」一般的道路是一條能讓人們到達目的地的途徑。相同的，道緣中講的「道」也是能夠使得跟它相應生起的法，得到它們的所緣境，或者是送它們到達目的地。

道路有正確與不正確的兩種，有些道路像迷宮一樣讓行者眼花撩亂，甚至會讓人誤入有強盜土匪或野獸出沒的地方；有些道

路則將行者引導至他們想去的城鎮。道緣中的道，也有好與不好的兩種。不好的道緣很可怕，我們稱為邪見，但好的道緣卻是非常值得讚歎，我們稱為正見。因此，道緣中的道一共有十二種。

道緣——十二種道，以道緣力，令各情境，所需功用，皆令通達，恰如世間，各類街道，令諸行者，無有障礙，至各處所。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八正道與四邪道】

道緣裡頭第一個是正見，正確的見解。再來是，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也就是，要思惟正確的內容，說正確的話，以及用正確的方式謀生。還有正精進，精進力非常好，正確的用功。再來是正念、正定，活在當下，心非常清淨鎮定。這些都是善道，也就是大家常常聽過的八正道！而不正確的道，有邪見、邪思惟、邪命、邪定等四種。

【正見與邪見】

今天我所要說的重點是擺在正見和邪見兩種，因為這兩者在世間上最重要且最有影響力，只要能去除邪見就可得到正見。邪見的思維在這世間非常普遍，認為世間有個強而有力，主宰著我們的靈魂，並堅持著他們的信念。正見者告訴人們沒有一個這樣的靈魂。

今天我要講的重點是邪見和正見這兩者的對立之處，邪見主



張有一個永恆不變的萬能的原我或本我（parama-atta）；而正見則主張沒有這樣萬能且永恆不變的本我。邪見者認為這個最原始的「我」很有力量，它可以讓所有的事情都如它所願；正見則主張沒有這樣的一個最原始的「我」，所有的現象都是隨著自然法則在運行，而不是由一個主宰者來主宰世間。

在邪見的思惟裡還主張一種我，叫做 jīva-atta，翻譯為「命我」，緬甸人通常稱它為靈魂；正見的思惟則不同意有「命我」的存在，只有名法和色法兩種，在世間交互運作著。我們真的應該多多了解正見的意義。原始的「我」，並不是一般市井小民所有的觀念，而是很多學者及知識份子們所執著的論點。這些有學識的人，為什麼會深信有一個原始的我這種說法呢？我跟大家深入說明一下，就當作是知識吧。

【世界壞滅的過程】

這個世界經歷著一次又一次漸進壞滅的過程，這過程很值得我們詳細了解，在佛教的經典裡面，也很明確的記載著。世界毀滅的過程，不單單只有一個世界壞滅而已，這就好像失火的時候，不會只有一間房子被燒毀，鄰近的鄰居們一棟棟的房子也會跟著遭殃一樣。當世界毀滅時，週遭的鄰近世界，大約一兆這樣龐大數目的世界，也都跟著壞滅。

世界即將壞滅的現像是，先經歷一系列的洪水災難，洪水氾濫前，由於天空下雨，有雨水了，大家都很高興且努力地耕種，把所有的種子都拿出來播種在田裡，當人們將所有的種子都拿出去種了以後，等到所有作物，以稻穀為例吧，長成一兩吋高的幼苗的時候，天空卻不再下雨了。唉！當眾生們的心性太過惡劣，

導致惡業太重，福報損盡的時候，世間非壞滅不可，不是毫無緣故的。在最大的世界壞滅之前，中間會有一些較小的世界先壞滅。

當眾生的惡業極重時，毀滅性的武器就特別強，人們的生命就會漸漸的縮短，人的壽命長短是依著惡業的強弱而增減，人們所造的惡業愈多，壽命自然就愈短。隨著眾生心性惡劣的程度，隨著眾生惡業業果的成熟，隨著眾生體內所散發腐敗氣味的程度，大地和氣候也會跟著變化。

例如，乾旱的形成，這些因素深深地影響著人們及其他依存大地上的眾生們，由於植物無法順利地成長，當然它們所能提供的營養份也就變差，營養份減少，眾生的生命自然也就縮短了。這個因果關係大家都應該知道，眾生的生命不是任意毫無理由的縮短，是由於氣候變化影響植物的成長，進而影響到依賴植物營養份維生的眾生的壽命。

我們現在很多人的心性愈來愈惡劣，愈來愈往下降了，如果這只是一兩個案例還好，如果普遍性繼續下降，後果堪憂啊！

假設人的平均壽命從七十五歲，逐漸降低到六十五歲，再降低到五十五歲，當然這當中還是會有特例。依此類推再逐漸降低，到了壽命較長的人只有十歲的時候，五歲的女孩就必須結婚，多慘啊！可以想見這時候的人們爲了爭奪有限資源，心性一定更加惡劣更加醜陋。

人們所使用的攻擊性武器得更多元，而致使武器氾濫造成兵災劫難（satthantara kappa 刀中劫）；也有可能因爲太多的疾病傳播造成疾病的劫難（rogantara kappa 疾病中劫）；也有可能因爲糧食不足導致飢荒的劫難（dubbhikkhantra kappa 饑饉中劫）。這三種劫難彼此間似乎有些關連，這三種劫難來臨時，死傷的人



數就不在話下了。

劫後餘生的人們，因為父母、兄弟姊妹、親戚朋友們都已在劫難中亡故，大家都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個人。無依無靠的這一小撮人，只能相互依存，相互信任，彼此真誠地、慈悲地對待他人。人們又慷慨地彼此分享食物，彼此相親相愛，成為摯友，甚至至親。

也由於人們如此相互友愛對待，大家的壽命又逐漸的增長，從平均年齡只有十歲，到二十歲，如此慢慢逐漸地增長，到八十歲，一百歲，還再繼續不斷地往上增加。這是由於這些歷劫殘存的人們，他們的心性非常柔和，非常善良，因此，壽命一直增至無限長，甚至比天人還要長壽。

接著，人們又因為心性慢慢變壞而生命也逐漸減短，如此周而復始一增一減的過程，稱為一個「中劫」(antrakappa)，也就是大世界尚未毀滅前，在中間壞滅的一劫。如此的中劫一共有六十四次，就是共有六十四劫，需要歷經六十四個中劫後，才會遇到一個大世界的毀壞。也就是說世界一定會毀壞，但是需要經歷十分久遠的時間。

世界壞滅的時候，先是豪雨，剛開始下雨時，農夫們滿心歡喜雀躍，毫不保留地將所有種子播在大地，農作物長到差不多到了牛羊可以吃的高度，還沒成熟，天空卻完全不再下雨了，農作物都枯萎，因此，人們終於體認到饑荒即將來臨。

通常在世界即將毀滅之前，天人們都會預先示出警訊，告訴人們：「人們哪！大概再過十萬年左右的時間，世界就要毀滅了！你們要趕快調整你們惡劣不良的心性，大家要好好照顧父母親，和睦相處，彼此慈悲以待，不要再彼此傷害了，否則世界毀滅的

一天很快就來臨了！」

有些人們也會警覺到世間即將要毀滅的事實，因此，逐漸自行導正自己的心性，同時也會勸誡其他人要改變心性。這樣的體認和改變，大家又可以彼此慈悲相待了，有的人甚至更積極認真的修行證得禪定。有些人雖然不在生前證得禪定，但因不斷累積的善行而在死後轉生為天人的果報，在天人界繼續用功得到很深的禪定。

這些人因世界即將毀滅而戒慎恐懼，認真修行，死後投生到梵天界。畜生道的動物們，也因用功修行轉生為人，再到天界，甚至到梵天界。總之，不管是人類或是其他眾生，有一大部分的眾生投生到梵天界。而其他惡業很重的眾生只好繼續輾轉流轉於這個尚未毀滅的世界。

世界毀滅的時刻終於來臨了，天空出現了兩個太陽，第一個是正常運行的太陽，第二個太陽則在第一個太陽下山後才出現，已經沒有夜晚，在兩顆火紅的烈日輪番上陣地燒烤煎熬下，地面上的空氣炙熱難忍的程度可想而知。這時，小溪流的水都被蒸發掉了。接著，第三個太陽出現時，連大河川，就像我們的伊洛瓦底江、恆河等這麼大的河川，也乾枯見底。

接著，第四個太陽也出現，湖泊裡的水也跟著枯竭了。第五、第六個太陽相繼出現的時候，須彌山等被熬熱的氣團悶燒到冒出黑煙了。當第七個太陽再出現，這時候的空氣已經熱到冒出火焰，讓任何接觸到這些火焰的東西都在燃燒，化成一團大火。山川大地等頃刻間都化為灰燼，世界就這樣完全地毀滅了！

世界毀滅的時間到底有多長呢？在這裡就用一個鐘頭的時間來打比喻吧，如果人們存在世間的時間一共有十五分鐘的話，則



世間毀滅也歷時十五分鐘，壞滅狀態也保持十五分鐘，然後，再慢慢逐步地恢復生機，也需歷時十五分鐘。生、住、壞、滅這四個階段共需經過一個鐘頭的時間。

【世界的形成】

世界完全滅盡很久以後，天空開始下起毛毛雨來，所有被燒毀的地帶也吹起了清涼的微風。接著，雨勢愈來愈大，雨滴大到有如房子、山丘那麼大，雨水淹沒了被大火蹂躪過的殘燼，由於下面有風的支撐，水面保持住平衡。

隨著時間的流逝，水也漸漸乾枯。在世間被大火毀滅的期間，六欲天以及梵天界的初禪三天同樣也被這場大火吞噬了，當世間再次下起重生的大雨時，梵天界的三個初禪天就被洪水所淹沒，等到雨停水退了以後，梵天界的三個初禪天，才又逐漸地重新形成。

同樣的過程，六欲天的六個天界、人的世界也是經歷著相同的過程，再慢慢回復山川、河流、大地。世界毀滅時，天空所下的雨水，簡直像汗濁的海水一般，又濃又鹹，無法解渴，讓人無法下嚥。但是，重生的世界所下的則是猶如甘露般的淡水，雨水中還夾帶著肥美的土粒，這些土粒不僅色澤良好，味道更是芳香怡人。此刻，這個新世界還沒有任何眾生存在。

人們常常說：「這個世界是由梵天界裡的四大梵天所創造的。」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大家應該要探究事實真相，不應盲信。眾生的一切果報都依著業的法則。世間大火熾盛時，初禪天以上的梵天界不受影響。在他們天界命盡之後，隨著業力的法則，有的投生到欲界天，最差的業果就是轉世爲人了。這是因爲他們過去

修行的成果讓他們不用墮入畜生道，所以，這時候還沒有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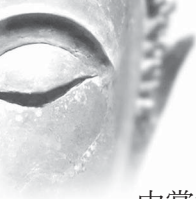
所以，並不是有一個全能的造物主可以創造這個世界。在世間初生成的混沌階段，投生於梵天界的天人們，有的面臨壽命將盡的時刻，隨業力的法則投生於人間，或天界，從這個時候又開始有了「人」這種眾生。我要再一次強調，不是梵天創造人，創造世界，而是由於業力的法則而有世間，有世間的生、住、異、滅，即便這個世界最初生成時所下的雨，也是眾生的業力使然。

打個比方，一個很有福報的小孩子，父母親通常會非常富有，也會事先準備好富麗堂皇的宮殿或房子，準備迎接他們的寶寶。而更有趣的是，父母親做這些準備的時候，做母親的根本就還沒懷孕（小孩根本還沒來投胎）。有遠見能未雨綢繆的父母，常常會為尚未出生的子女們設想很多，準備很多，等到孩子出生時，房子金錢等等一切都早就是現成的了。

這些孩子之所以能夠得到這麼多的財產，都是他們過去的業，以「自性親依止緣」的力量支持成就，而能獲得今世這些福報。同理，一個具有福報的孩子出生，也會讓父母親的財富愈來愈多。反觀，一個福報淺薄的孩子，一出生時，父母親的財富就會變得愈來愈少，父母親的財富和孩子們的福報是有關連的。

【人類與自然界的演進】

天人們從梵天界死後，轉生在人間成為人，成為最原始的人類。從梵天界轉生的這群人，他們出生的時候身上都有光芒。在那個時候，天空沒有太陽及月亮，大地一片漆黑，這些人便藉著身上發出的光芒，無阻無礙地四處行走。在探索環境時，有些人看到地面上的土壤，顏色十分鮮艷美麗，便順手沾些泥土放入口



中嘗嘗，驚喜地發現泥土十分甘甜好吃。

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來嘗嘗，最後，你一口我一口地大吃起來了。吃著吃著，大家身上的光芒居然漸漸減弱，最終消失了。這是由於他們內在的貪欲所致，當貪欲愈熾烈的時候，身上的光芒就愈弱，到最後就完全消失。

當他們身上的光芒完全消失以後，四周頓時陷入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大家心情都陷入極度的恐懼之中。由於這群人過去生的業緣，加上他們極度期待不想要恐懼，希望有光亮，而有了太陽和月亮，這個世界在白天就有太陽的日照，夜晚則有月亮的亮光。

所以太陽叫做 sūriya，和勇氣是同一個字；月亮叫做 canda，跟意欲之意的 chanda，兩者發音很接近。再過很長的一段期間之後，又出現了各種星星，閃爍地羅列於空中。我們所說的 Dabaungla（緬曆十二月的名稱，大聚會之意），就是指這期間宇宙星辰的聚會。

這些人剛吃到泥土時，心裡都還沒有貪欲，大家都還能和睦融洽的共住在這個世界裡。大家暫時相安無事，和睦共住在一起，一起吃著甘甜的泥土，日子過得似乎很愜意。但是由於人們的貪欲愈來愈強，泥土這個美食就變質了，泥土上漸漸長出嫩嫩的藤蔓，人們看到長出的藤蔓，就好奇地試吃看看，也覺得藤蔓很好吃。他們吃過了這些藤蔓之後，並沒有排出任何的排泄物。

這些變化，說起來好像很快速，要知道這一連串的變化過程其實是很漫長的，並非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由於人類的欲望變得愈來愈強，地面土壤中的營養份就沒那麼好，土壤中接著長出了類似穀物。爲了讓這些體內多餘無法消化的垃圾能夠排泄出來，

身體的器官也跟著起變化了，有了男根與女根，以及附近排泄的管道。

根據經典裡的描述可知，那個時期的人類並沒有衣物。由於過去生在欲界的欲望還殘存在心裡，因此，有些男女彼此在檢查觸摸對方時，不經意地就有了性行爲。一開始在一旁觀看的人，看到這樣令人奇怪震驚的情景，十分不諒解地拿著石頭衝過來，追打著有這些行爲的人們。後來，有一部分的人們自己也十分好奇，也來嘗試一下，當然又是被一些不諒解的人衝撞追打一番。

所以，不止現代的人用石頭衝撞追打新郎新娘，在遠古世界之初就有此例了。最後，每一個人都沒辦法抵擋性行爲的誘惑，大家覺得這樣在大庭廣眾下也不是辦法，於是決定蓋房子讓家有隱私行爲的空間。房子蓋好後，就你一戶我一戶地每個人保有私人的空間。接著，地上長出的穀物也生出了殼。

有了私人空間的觀念後，接著又發展出個人採集食物範圍的觀念與做法。更早的時期，食物是共用的，那時候的食物早上才摘下來，晚上又長出來了。在每個人有了採集食物的範圍後，植物生長的速度變慢了，甚至完全不長了，大家心裡就不太開心。

由於穀物的成長速度緩不濟急，大家於是必須用線再細分畫出採集範圍，哪些屬於你所有，哪些則是我的。有了我的範圍這個想法後，有些人接著在心裡又想了：「唉呀！我所有的範圍那麼小，如果都只從我的範圍取食物，總有一天會吃完的，不如拿他人範圍內的來看看吧！」這就是人類偷盜行爲的開始。

後來這種偷盜的行爲被發現以後，就有彼此驅打不愉快的情況發生。發生幾次衝突以後，人們覺得這樣下去不行，都認爲必須推選出一個首領來主持正義，來負責保護大家各自的權宜。於



是公推了一個大家都愛戴的人，來擔任首領。這個首領不需要做其他工作，只負責監督維護治安，其他人則需要定期繳納稅物供他使用，這就是人類各族群有領袖的開端。從這個時候起，人類有了統治階級（khattiya），他的後代子孫也是統治階級。

這時候，有些人就會覺得這個世間愈來愈不好玩，愈來愈沒趣了，乾脆就去修行吧。由於這些人過去生曾經投生於梵天，他們有些人具有神通經驗或者有些人深深了解業果關係，因此他們就開始著手編撰吠陀經典（veda），這時候就出現了婆羅門這樣的階級。於是農民，統治者，婆羅門等階級就逐漸形成，最後最低賤的工作階級（suddha）也出現了，這四種種姓制度，在世界剛形成時就已陸續形成。

【沒有創造主】

這些婆羅門在深山修行時，有的進入甚深的禪定，甚至有神通。進入甚深禪定時，他們看到他們是從梵天界來的。再進一步，他們看到他們還沒到梵天之前，是在更高更高的梵天界呢！除了看到自己曾經經歷的梵天界外，他們還發現梵天界的大梵天一直到現在還在那裏統治者。

有些梵天的壽命長達整個世間壽命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這些婆羅門從較低層次的梵天界轉生到較高的梵天界時都是在同一個梵天的統理下。現在投生到人間了，這位大梵天卻依然屹立不搖，因此，這些婆羅門就認定人類是由大梵天所創造的。

有造物主這樣的論點，是在世間的婆羅門們，經過禪定回頭看到自己的過去，以及看到主宰梵天界的梵天王後，所提出的論點。而不是西元多少年以前的創造論，這是後面才有的。再重述

一次，這些婆羅門的論點是，所有人類（包含一切眾生）是大梵天創造出來的，當佛陀出現時，這些學說及論述已經十分完整，歷時久遠，影響甚劇了。佛陀說：「沒有創造主，梵天只不過是長壽罷了！他沒有能力創造一切！」

再來，我們進一步來談一談，這些在人間得到禪定的修行者，依著他們在禪定中所看到的情況，除了認定他們是被大梵天王所創造出來的人之外，這些人也認為他們曾經投生的較次級的梵天界的梵天們，也是由大梵天王所創造出來的。

因為大梵天王除了到目前為止還長壽的活存在梵天界以外，身體發出的光芒、神通、主宰的權力等等各方面遠比其餘梵天優越許多，所以，連梵天界的天人們也都有這樣的想法。由於被大家長期公認為造物主，大梵天雖然明知萬物非自己所創造，但也順水推舟地以造物主的地位自居了。

【找尋四大滅處的比丘】

接著我要講一個相關連的故事。在佛陀時代有個比丘，他思惟著：「地、水、火、風這四大究竟是在何處完全滅去呢？」這個比丘不是一般凡夫僧，是有禪定基礎及神通力的。他雖然與佛陀同住一個精舍，但卻沒問佛陀，自己苦思不得其解。苦思一陣子後，他想到或許可以從天人們處獲得解答。

於是，入禪定後到天界詢問天人：「請您告訴我四大在何處消失呢？」天人們齊聲回答：「我們不知道。忉利天的天人們能力比我們強，或許他們知道，去問問他們吧！」於是，比丘接著上至忉利天詢問同樣的問題，所獲得的答案仍然是不知道。

到底誰能給比丘一個正確的答案呢？忉利天天人建議比丘去



詢問帝釋天（一般稱為玉皇大帝）。耐心十足的比丘繼續上路，這時，帝釋天心想：「這個難纏的傢夥，這麼深的問題你應該要就近去問你睿智的師父佛陀，問我有什麼用，我又不知道答案。好！你這麼煩吵我們天界，我就故意不點醒你，讓你多苦惱一下！」如此思惟後，帝釋天回答比丘說：「我不知道答案，不過耶摩天的天人們或許會知道答案，你不妨去問問他們吧！」。

耐力超強勇氣十足的比丘，就一層天界接著一層天界的詢問各界天人，都獲得一樣的答案：「我們不知道。或許某某天界的天人會回答。」最後，有一位天人建議這位比丘說：「我想大梵天應該知道答案吧！」一聽到這句話，這位比丘當然刻不容緩地立刻前往大梵天界詢問天人：「請您告訴我四大最終將在何處消失呢？我知道四大的剎那生滅，但我要問的是四大最終的寂滅？」

然而，天人們怎麼能夠知道呢？因為四大最終的寂滅即是涅槃狀態，只有經歷過涅槃的人才知道了。比丘一直問到梵天界去了，聽到這個問題的梵天們毫不遲疑地齊聲回答：「我們不知道。領導我們的大梵天王會知道吧！」

比丘問：「那麼，大梵天王在哪兒？」眾天人回答：「我們不知道」你看！同樣在大梵天界的梵天們，竟然連大梵天王在哪裡都不知道。我們看不見鬼道眾生的情況，有些人還小題大作。突然，天人們呼喊說：「那邊有點亮光，可能是大梵天王要來了，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終於，大梵天王出現了，一看到大梵天王，勇敢的比丘立刻追問道：「請您告訴我四大最終將在何處消失呢？我知道四大的生、住、異、滅。但是，我要問的是四大最終將在何處消失呢？」大梵天王遲疑了一下回答道：「法師，我是所有梵天王的統領，

我創造一切，這裡全都是我的部下。」比丘接著追問：「我並不知道您是不是大梵天王，也不問您是不是創造者，我只想問您四大最終將在何處寂滅呢？」

這時候，大梵天王輕輕地牽著比丘的手走到較遠處，接著跟他說：「哎呀！你為什麼要拿這個問題來問我呢？我也不知道答案。大家都以為我有神通，我很行，你偏偏來這裡問我這個難題，讓我難堪，破壞我的形象與聲望，您真找錯人了！這個問題不應該問我們梵天天神，應該去問你師父佛陀才對！只有他才會知道答案是什麼。」這時候，比丘終於明白問錯人了，最後，回過頭來找佛陀。（《長部經典戒蘊篇》）

由這個故事可以知道，所謂大梵天王是創造者這一說，只不過是經過不斷自我吹噓，自我膨脹的說詞而已，大梵天王其實是知道自己並不具有他人吹捧自己的所有神通及能力。但是既然大家都公認如此，當然欣然受之，並且沉浸在這個眾星拱月的光環裡！大梵天王他在離我們千里遠的梵天界，人們將他奉為萬物創造者來敬仰，以為他會永存不朽，這個的論點，自從世界之初就一代一代延續至今。

同樣的，我們也常常會非常崇拜某某大師，而這位被眾人推崇備至的行者，也就飄飄然地自吹自擂起來。有些被誤以為知識學問廣博的人，他們自知雖然自己尚有很多不足之處，但由於社會的大力認可，就裝模作樣起來。

【只有名色五蘊】

人們以為世界有個創造者的論點已經歷時久遠，一直到佛陀出現告訴大家並沒有這樣的一個造物主，萬事萬物的生滅都有原



因。（自《清淨道論註釋書》）當世間在生、住、壞、滅變化的過程中，人們也隨著業力，時而轉生到天界，時而投生至人界等等，就因為這些因緣讓投生各界的人們誤以為有個創造者。而在人間，也由於各種因緣，種姓制度也漸漸的形成。

佛陀是從因緣互動的角度來看待所有的事情，如此一來，每一件事情的始末都有脈絡可循，了了分明。明白了事事物物生滅的由來，萬物創造者的論述自然也就無可立足。因此，大家要明白，既然創造者不存在，原始的「我」當然也就不存在了。

有邪見的人以為，在我們體內有一個靈魂，當靈魂離開時，就表示我們死亡了。不止如此，有些人甚至還認為父母親的靈魂與子女的靈魂是相連相通的，所以當父母親瀕臨死亡時，也會擔心子女會不會也跟著死亡。所以，這時候必須區別靈魂，以免子女們也跟著死亡。這個靈魂就是指「命我」，具邪見的人認為這個命我是永生的，永遠不會消失。

我們可以從華人的喪禮中，窺見這些想法的蛛絲馬跡，當有人死亡時，親屬們就會為他蓋一間用紙糊成的美麗豪宅，置於靈堂前，以供死者的靈魂居住。不論這個軀體被土掩蓋，被蟲啃蝕或腐爛，靈魂仍然會安然存在，因此，活著的親人必須為死者蓋一間房子，讓亡靈不需流離失所。再強調一次，這種認為有一個永存的靈魂的想法，是邪見，並不是事實。

我們死亡時，並沒有一個靈魂從身體內跑出去。從出生那一刻起，我們就隨著業果流轉，依隨著一個個的因緣條件的結合，我們才能出生。我們體內沒有靈魂，那麼，到底存有什麼呢？有的！有五蘊存在於身心運作之中，這五蘊分別是色、受、想、行、識。

先從「色蘊」說起吧，這裡的色蘊不是指我們所看到的巨大物質而已，在眼睛裡聚集的眼淨色也是色蘊的範圍，耳朵裡聚集的耳淨色也是色蘊的範圍，每一種色聚都由十個色法合成（有的稱之為十法聚），鼻、舌、身也以此類推，整個身體都是色聚的大組合。

舉個例子解釋一下，如果我們將小餅乾放在水裡溶解攪和後，再重新捏製成一個小娃娃，這些小餅乾就有了一個人的模樣，是由許多餅乾的粉屑所累積組成。我們的色聚是經由諸多業果條件累積及運作後，才從清水狀態慢慢地形成塑造我們的驅體，並不是誰來創造，而是我們過去生的業果使然。是我們的業果讓我們長得很漂亮或醜陋，並沒有一個靈魂這樣的「命我」操弄著我們，完全沒有，只有五蘊。

除了色蘊外，還有屬於心的「受蘊」，讓我們具備感受的能力。這個感覺能力無處不在，而且眾生們都喜歡感受，太容易耽溺於享受感受。不過，也需透過深刻體驗「感受」的無常、苦、無我，才能有所證悟，因此，佛陀將感受這個能力特別提出來，分為五蘊中的一類，稱之為受蘊。

再來是「想蘊」，想，就是心裡頭的記憶、印象，我們會有想要感受的心念，都是由這些記憶所引起的。由於這些記憶，讓我們知道哪些是快樂的，才会有愉快的感受生起。也經由另一些記憶，讓我們憶起哪些是不快樂的，才会有不愉悅的苦受產生。不論是「想」的內容好或不好，後頭都跟隨著「受」，好與不好的記憶不是很明確的狀況也有受，即是不苦不樂受（捨受）。

由此可知，不只是「受」對我們身心有作用而已，「想」對我們的影響也很大，所以佛陀也將它另分為一類，稱為想蘊。再



來是以可辨別事物、了知境的心，稱為「識蘊」。除了色、受、想、識以外，剩餘的五十個心所，佛陀都將它們之稱為「行」。為何稱為行呢？因為以「思」心所為主導，而思心所的慳惠會帶來行動、造作，所以就將這一系列五十個心所，稱之為「行蘊」。

所以佛陀才說，五蘊的和合運作就是眾生，我們在世間上的稱謂有你、我、他，但事實上沒有一個堅實的我或他，只有五蘊而已。再一次強調：眾生體內只有色法（色蘊），以及稱為名法的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眾生就是名色五蘊的和合體。（《相應部經典有偈篇》（Sagāthāvaggasamyutta pālidaw）、《清淨道論註釋書》）

車輪車軸，各部位等，各安其位，各司其所，合成一體，為人乘坐，方便之故，名之為車。此身名色，五蘊眾等，顯而和合，顯有之時，亦為方便，謂為有情。於和合相，無能分辨，此是名法，此是色法，則著我相，誤知見矣！

舉個例子解釋一下，我們稱呼一部車為車子。但是如果將它分開來看，整部車子的哪一個部份可稱為車子呢？我們可以將車輪說成車子嗎？再看看車身吧，車身能代表車子嗎？當然不可以！這只是輪子啊！而那也只是車身呀！同樣地，一部牛車呢？我們可以稱牛軛為牛車嗎？喔！不！不！不！它只是牛軛不是牛車。

那車子到底是什麼呢？哦！原來是所有的零件組裝起來才能變成一部車子！任何一個個別的零件都不能稱為車子。事實上，沒有車這個單一的實體存在，所有零件的組合體才能稱為車。

相同的，我們的房子，也是沒有單獨存在的實體，將這些磚塊、瓦礫、鋼筋、水泥、柱子等等全部組合起來，才能成為我們現在能夠居住的房子。就如同沒有所謂車的實體存在，必須由許

多小零件組成一部車，在我們的身體裡面也找不出一個單一的實體叫做我。只是無數的色聚組成了我這個人的身體。

以樹木竹，作為樑柱，再以蔓力，連結各物，組合成舍，宮庭殿堂，命種種名。各項骨節，繫以經脈，肌肉粘連，包以皮膚，互聚相依，謂此是我，彼是他身，純戲論爾。

接著，讓我們想想看傀儡劇的情景吧！舞臺上的角色，哭的哭，叫的叫，鬧的鬧，在舞臺下面看戲人的情緒，也跟隨著臺上劇情的高潮迭起而波動不已，忿恨不平，有人竟然忘了在臺上表演的只是傀儡，生氣到要拿起棍子跑到台前敲打臺上害人的傀儡。

再用我講經的聲音做例子吧，我之所以能發出這些聲音，是因為有一股非常強烈的心念，想讓各位能明白我想說的話，在強烈心念的推動下，我才能發出這些聲音，這些聲音我們就稱為由心生起的聲音色法。在這個當下，並沒有一個說法的法師，只有一個要說法的心、心所，以及所呈現出來的聲音色法。

不了解名法及色法的人們，就會外加一些東西來解釋諸多現象，例如有個不變的靈魂。也由於這些外加的你、我、他的實體，讓大家執著、爭鬥，促使大家淪落惡道。事實上，我們的身體就是一具傀儡，而心就是那個操縱傀儡的人，借由線索來挑動傀儡的各個部位，我們依隨著心的驅策，外在表現就跟著隨之起舞，任其擺布。

名色行法，非無因緣，聚會一處，有因有緣，得以現起，亦為因緣，快速破滅，如是生滅，無有間斷，如琴瑟聲，乍鳴還失。

接下來，我們不免想到那些操弄我們的心，到底在哪呢？所謂「行（sankhāra）」的心，並不聚集在身體的某個部位，想要說話的心出現，強烈地驅策著身體內的色法，身體的色法就各自活



動起來，再由這些色法間相互碰撞運作，也就是由地大的相互碰撞，加上表色（viññattirūpa）的引導，才能發出心裡想要我們表達的聲音。沒有任何創造者，只是心與身的互動過程。

由此可知，沒有什麼是原本就存在的實體，想說話的心念生起，帶動了說話的動作，在我們的喉嚨部位，有業生色法（過去的地大），再加上心的造作（心生起的地大），兩種地大相互磨擦，而釋放出心所要表達的字串和句子。這裡頭只有業生色以及心生色，並沒有創造者。

同樣地，眼根和色境碰撞運作後，就產生眼識，沒有哪一個最高的統治者可以創造出一個眼識。在經典裡提到，有一種日珠石（sūriyakanta）在陽光出現時，就會有火焰出現，石頭本身並沒有火，太陽光也沒有火。還有一種月珠石（candrakanta），接觸到月光時會產生水，月光和石頭本身沒有水，但二者結合就產生水，這都再再強調，有因有緣才會產生一些結果。

【小須陀洹】

我們昨天講過持戒清淨，修學容易成功。持戒的意思是，當眼睛看到美好的事物時不生起貪心，聽到不悅耳的聲音也不生起瞋心，這些都是戒。總之，要在六根接觸六境的時刻，能夠把持住，不隨外境起舞，不貪、不瞋、不癡。這樣的根律儀需要經年累月用功守護，練習而得。守護好根律儀以外，可以用經行、禪坐、念佛等將心置之一處，讓心時時安住在業處。

能夠經年累月在掌握自心方面下功夫，聽聞正法，持戒清淨，即使還沒觀無常、觀苦，修行的進展就大有希望。有人想累積波羅蜜，有人想盡快證悟，別忘了要常常提醒自己，沒有一個最高

的創造者在指揮著這一切，只有色法、名法、有因有緣等正見。那麼，至少可以到達小須陀還（小初果）的境地，今生死後必不墮入惡道。當然在這個時候，還不能像證得大須陀洹的聖人一樣，可以永不落惡道，而是保證下一生不墮惡道。

小須陀洹聖人由於聽聞而暫時性的得到度疑清淨，會對於一切事物完全沒有任何的疑惑，對於佛法知道是佛法，如實的知道名色法，如實地了知沒有創造者這一回事。大家只要持戒清淨，度疑清淨這部分可以經由我的說明理解，這樣就已經具足證得小須陀洹果的可能性，此生死後必定不會墮入惡道。這麼好的機緣，實在不應虛度。在道緣裡，對於正見與邪見詮釋得如此的好，佛陀的《發趣論》實在值得歡喜讚嘆。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一定要建立的正見



18. 道緣之二

1973 年 4 月 24 日（星期日）

我們昨天已經說過什麼是「本我」。這個本我，就是被大家認為是非常了不起的創造萬物的大梵天王。除了我們認定大梵天王創造一切外，大梵天自己也自以為是萬物的創造者。而其他小梵天界的人們則以為他們是由大梵天所創造。

事實到底是怎樣呢？在佛教的經典裡頭可以看到大梵天自圓其說的窘迫。他只是沉溺於大家的恭維而自以為是罷了。現今的世人，盲目崇拜一些名人異士，也是可以理解的。出家法師們也是一樣，當他們被社會認定其修行成果時，也自以為是起來。

跟「本我」有關而產生的一些現象，我在昨天已經講過了，不再贅述。今天，我要講「命我」（jīva-atta），提到這兩個名詞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釋邪見和正見這兩種主張。所謂的邪見，就是把不存在的當作是存在，不正確的以為是正確的。

而正見則是如實地了知存在的事物及現象，以及如實的了知不存在的東西。正見越強，理解事物的層次就越高。首先會理解到業及業果法則，（kammassakatā-sammādiṭṭhi），而且堅信這個

道理。我發現很多人對於業力的認識很模糊，有必要加強。

再往上提昇，如禪定的功夫越來越深，愈來愈能夠以毗婆舍那正見體證無常、苦、無我。再上一層就是觀的成果，也就是證得道智與果智，這些都是結果。因此，毗婆舍那觀的掌握是很重要的。但是現在的學習者，是否已經全盤習得毗婆舍那觀的能力，我雖然不是很清楚他們學習的過程，但是由他們在生活上的表現來看，我實在不認為大部分人已充分掌握到精髓。

真正習得毗婆舍那觀的人，應該不會有這樣的穿著打扮，這種生活方式和行為表現。或許人們又要說：「佛陀時代的毗舍佉這些人也有打扮啊！而且還有子有女哩！他們不也都能證得初果了，我們這樣也可以啦！」這些人老是只往這些人能輕輕鬆鬆成就的方面來看，替自己的懶散抗辯，卻不願往更有意義的方向學習。比方，入深山閉關修行啦，入僧團成爲比丘、比丘尼等等，這些深刻的用功方式，卻不爲一般世人所願追隨。

像毗舍佉這類的人物，好像是註定得到父母親龐大家產的富家子弟一樣，由於累積了十萬劫的努力修行，在佛陀時代當然就能輕而易舉地得到法的遺產。像這類的人即便是一面享受世間欲樂，一面修行，也極容易修行有成果。在佛陀時代的佛弟子們有的深入寂靜的森林努力的用功，有的雖在繁鬧的世間仍然注重各方面的威儀好好用功，他們是這種表現。

而我覺得我們現代人的言行舉止卻沒有掌握好修行的重點，就連出家人都沒有掌握好。因爲沒有掌握好，才會這樣吃，這樣住。如果掌握好的話，不會隨意地吃，不會隨便的住，更不會寧願有過失而住在村落裡面。現在不僅願意接受這樣的罪過，而且由於四周的吹捧，還洋洋得意地覺得自己很行。由於看到這些現



象，我想現代人對於無常、苦、無我的體認不是很深。

今天要再講講「我」，因為要先知道「我」的意義，才能了解「無我」的意義。我們已經講過，「我」就是在我們的身體裡面永遠存在不變的靈魂。由於這個觀念，有些民族在人死亡以後還特別為這些靈魂建造房子好讓這個靈魂安身。這樣的觀念其實不是一般普通人的認知，而是古代知識水準很高的學者們，生不逢佛世的認知。這些學者們還認為「我」這個靈魂，神通廣大。

不僅如此，還用很多種方式來美化靈魂，但也因為這些都是人們所創造出來的，所以也就沒有一致性。例如，靈魂到底住在哪兒？有的說住在心所依處，也就是心臟這個部位，這一派的說法很像心識。

有人則主張靈魂是遍佈於全身，這個人身體有多大靈魂就有多大，軀體有多小靈魂就有多小。還有一種主張是，靈魂在體內三大神經之間，以光芒狀態呈現。對於靈魂在身體的位置及呈現的方式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但是他們一致認為靈魂是有生命的，而且是一個永恆不變的生命體。

支持有一個「我」這種觀點的人，會將「我正在說法時的聲音動作」解釋為是由於靈魂本身想要發出這些聲音，而讓我能發出聲音的。嘴巴不是我，聲音也不是我，而是靈魂驅使嘴巴發出這些聲音來。他們認為靈魂主導一切。

事實是，嘴巴能不能發出聲音來，並不是由「我」來指使，是因為心想要發出聲音而產生這個色法（心生色）。也就是說，每當心造作時，就有相應的色法產生。舉個例子，只為了能夠發出「ka」這個聲音，必須先有數不清的心念一連串生起，（一彈指間就有一兆多的心念快速生滅），來促使無數的色法相應生起

和運作，才能發出這個聲音。

在我講經的時候，爲了講述經典，有許多的心念生起，跟隨著這些心念也都有相應的色法產生。因此，在一彈指間有一兆多的心念一個接著一個的產生，這一彈指間也會有一兆這麼多的色法，依隨著這些心念一個接著一個的產生。在喉嚨的部位，有因爲業、心、時節、食素而產生的地大，加上當下想說話的心產生的地大，兩者相互磨擦而發出聲音。

所發出的聲音不是毫無章法的，是由心的主導才能讓我發出各式各樣的聲音連串成完整的句子。這些現象的發生，並不是由一個靈魂在主導，而是由一連串的心生色法而發出這些聲音。不必用靈魂這個的觀念來解釋能發出聲音這個現象。

在佛陀出世前，人們認爲由於靈魂的主導，而讓我們的身體有動作。除了剛才舉的發出聲音這個動作外，大家認爲吃東西的動作也是一樣，從手指頭的移動開始，手再將食物送至嘴巴內，最後食物在嘴巴內的咀嚼，這些都是由靈魂來主導。爲了滿足靈魂的需求，而在靈魂的驅使底下完成每一個動作。

而在吃的當刻，也是靈魂這個我在享受食物的美味。不小心咬到小石子而讓舌頭受傷時，也是由這個靈魂，這個不變的我，在感受著痛苦。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彼此喜歡的感受，也是靈魂這個「我」，在享受著這份喜歡的感覺。

看到令自己感覺很惡劣的情境，或是看到很醜陋的人，而讓心裡產生十分不悅的感受，也是靈魂在感受，在不喜歡，在討厭。之前的大學問家們，都認爲整個身體的一切感受都只有靈魂在感受，整個身體都是由這個永恆不滅的靈魂在主導。

這些現象，在佛法裡面認爲是「受」心所，領納所有苦、樂、



中庸的感受。對於好的感受，以樂受來領納它，將不好的感受以苦受來領納它，對於苦樂不明顯的感受，以捨受的名義來領納它。佛法裡認為沒有靈魂，沒有命我來主宰一切，我們身體隨著自然的法則，會老、病，最後一定會死亡壞滅。佛陀說：「一切的色法無我，所有的想也是無我」，如果色法由我掌控，那麼怎麼會讓色法有病痛呢？如果色法是由靈魂所控制，它一定會希望色法永遠沒有病痛，永遠快快樂樂的才對呀！

正因為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我，不變的主宰者，所以這個色法才會有病痛，才會枯竭。正因為沒我，沒有永恆不變的靈魂，所以，我們的身體必須要老、病，以及死亡壞滅。這個色法不能附和著靈魂，以及「我」的希求而永遠平安快樂，色法只會隨著自然法則變化，這些道理都是在佛陀出世以後，才不斷地被解釋與強調。

再來，接受有靈魂（我）的人認為，當身體快要壞滅，性命快要終了的時候，靈魂就必須尋找新的驅體來依附。到了需要尋找新的驅體來依附的階段，他們認為，如果生前做了善業，來生就會有較好的驅體可以依附。假如此生做了不好的業，來生所能依附的只有較差的驅體。如果一個人在此生中能夠有神通，下一生所能依附的驅體就是梵天界天神的驅體。

累積夠多的善業，死後便可依附天界或人界的驅體。假如生前累積太多的不善業，死後便可能依附到地獄或餓鬼或畜生界的驅體。總之，這些主張有靈魂的人倒是有業果的觀念，認為一個人下一生能依附的驅體，是依隨此生「靈魂、我」所造的善惡業來決定，生命流都是依靠這不變的靈魂，不斷更換驅體來延續的。這些觀念實在影響深遠，直到佛陀出世成佛後，不斷強調沒有我，

沒有靈魂，來破除這些影響深遠的錯誤觀念。

接著，大家或許會問，如果沒有我，那生命怎麼來的呢？佛陀說：「這是由業造成的。」大家或許又要接著問：「色法在此生不斷生滅生滅，那是怎麼延續到下輩子呢？」這個現象在佛法裡也是十分複雜，難於解釋，不是很多人弄清楚的。

前面講過，在我們的色流裡面是有業力這個功能存在，當我們即將死亡的時刻，或許可以看到業果的情境，或許可以看到我們在造某一種業時的情境，或是未來生即將得的果報。依著臨死前看到的境，藉由此生所造的業，或者是其他生命期所造的善惡業的支助，讓我們在這一生結束後，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名色果報體，這是我們對於生命轉換過程的解釋。

這時候，有人或許又要問了，為什麼會轉換到極度惡劣的生命體呢？這是由於無明遮覆著讓我們看不清，更由於欲望，讓我們恐懼身驅即將敗壞，而急於尋找新的東西去黏著。因此，此時任何情境都可能是我們黏著的對象，而且這時候抓取的力道十分強盛。就好像一個溺水即將沉入水底的人，看到任何漂流的固體都會奮力去抓取，好讓他能浮在水面上一樣。就算看到一隻鱷魚，慌亂中的溺水者也會不顧一切地去抓住。

即將死亡的人，不管他看到什麼情境，即便是地獄的情境出現，他一樣也會抓取的。由於抓取地獄的情境，也因而直接墮入地獄。佛教說一個人死後投生的境界，不是由於靈魂主導，而是因為業，以及業果的成熟而得新的生命體。

而靈魂說的人認為，整個身體是由靈魂所控制管轄的，就像房子的主人對於這間房子有所有權，要賣要租都任由他處置一樣，靈魂對於我們的驅體也有完全的決定權。



因此，不管我們想要往東往西，去市場等等，都聽從靈魂的指揮，當靈魂指揮：「去去，上街去！」我們這個軀體就走到市場；當靈魂指使：「吃東西吧，我餓了！」我們就覺得餓了，而有吃東西這個動作。諸如此類從大到小的動作，都受到靈魂的支配。兩個人一見鍾情彼此相愛，也是兩個靈魂間彼此鍾情與相愛，所有的享受也都是靈魂在享受。

這些現象放在佛法裡解釋，全部都只是名法與色法交互運作的結果。我們從一開始講「因緣」的時候就說明了，在看的時候，如果生起貪的因，則所有的心生色法，也都以貪、以喜歡依隨著。當用瞋因來看待事物時，所有相應生起的心生色法，自然也都是與瞋相應，令人憤怒的，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靈魂操弄著我們，只有前面的心，後面的心以及色法的生滅而已。相信講到這裡，大家對有一個「命我」的觀念，以及佛陀「無我」的主張，都區別清楚了。

這些主張靈魂說的人，都是有學問、有禪定、有神通者的見解，這些有神通的人，代代相傳延續著有我、有靈魂、有本我、以及有命我的觀點。一直到佛陀出世弘法以後，我們才能夠如實知道，什麼是存在，什麼是不存在的東西。

所以，佛陀時代的大弟子們不斷努力教導弟子們，對於任何存在不存在的事物一定要如實知曉。比丘之間也相互宣揚教導這個理念，資深學養好的比丘們，也努力教導比丘尼們這個道理。所以，佛陀時代的比丘和比丘尼們對於無常、苦、無我這三法印的體悟，了了分明。他們不但熟知這些道理，也非常用功修行，更由於他們戒的基礎十分穩固，因此，很多人證得道智與果智。

反觀，我們現今的僧團僧眾們，持戒的基礎不是很好，一般

人連五戒都十分輕忽。從經典裡可知守戒的程度，「戒」，何止只有五戒，眼睛看事物時不貪、不瞋、不癡；耳聽聲，鼻嗅味等等，守護六根門必須達到遠離貪、瞋、癡的功夫。

所以，我才不斷地勸誡弟子們，在吃住方面，不要爲了舒適享受而費盡心思。穿著衣物時，乾淨整潔就夠了，不必穿的太華麗。因爲，一旦講求舒適、豪華時，貪念就跟隨在後，貪念生起，離佛法就遠了。一切生活起居，以能照顧到身體健康的基本需求就足夠了，對身外之物就不必太講求，太奢侈。這些都不是我自己想出來，而是經典明確告訴我們的。

佛陀時代的弟子們戒律都十分清淨，所有的善士們一定是很清淨的。現今很多人被稱爲善士，可是在很多地方還是不免會犯過，這些人願意接受這樣的罪過，而犯了這些過失的人，有些還甚至自認是阿羅漢，我覺得他們還差太遠呢！

希望出家及在家弟子們都能夠持守戒律，在家弟子們應該重視正命這一條戒律，以正確的方式謀生。因爲如果要提升生命的價值，沒有這個基礎是不可能的。齋戒日除了需要齋戒外，在守護根門的功夫上要特別用心，不只要防範身、口造業，其實更應該防範心念造業，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在昨天也講過，如果真能持戒很清淨，再加上知道何者爲名法，何者爲色法，就可證得須陀洹果（初果）了。這是當然，由於持守戒律的清淨讓人不墮惡道，對於法也沒有顛倒，知道名法和色法，也知道無常、苦、無我，破除了靈魂這種邪見。

如此，自然就入流，證初果，不落惡道了。現今的僧眾，持守戒律不夠清淨，守護根門也有困難，雖然知道法義，但在行持上無法達到，一旦死亡來臨，也只好沒把握地死去。佛陀弟子們



對於無常、苦、無我的體會非常清楚，對戒律的持守也十分嚴謹，因此，當他們想得到道智果智是很容易的。

【難達郭瓦達經】

《難達郭瓦達經》（Nandakovādasutta，《中部經典後分五十經篇》）的論述有很多值得我們好好思考的地方。在大愛道比丘尼（也就是摩訶波闍波提長老尼）隨佛陀出家後，釋迦族宮裡的五百位公主們也學她跟隨佛陀出家。

大愛道比丘尼請求佛陀為比丘尼們說法。於是，佛陀特別召集並規定一些年齡四十歲以上，學問好，欲望少，或者已經證得阿羅漢果的比丘們，輪流為比丘尼們說法。佛陀的眼光很遠，規定比丘們要為比丘尼說法以後，執事僧就排定比丘輪值說法的時間表，某月某日甲比丘，某月某日乙比丘等等。

其中有一位叫做南德嘎的尊者，每逢輪到他該為比丘尼說法前，他就會跟別的比丘說：「不好意思，今天我有事，拜託您代替我去吧！」如此這般，連續推託了好一陣子。這個現象佛陀了然於心，但靜默不作聲。

經過一段時間後的某一天，佛陀問阿難說：「阿難啊！比丘為比丘尼說法的情形如何？今天輪到誰了呢？」阿難回答道：「佛陀，今天輪到南德嘎，每次輪到他說法的時候，就委託其他人幫忙，他從來不曾去為比丘尼說法。」因為佛陀知道緣由，聽到阿難回答後微笑著，並不責怪。

南德嘎不去說法的原因是，不久的過去世，他是一個國王，而這些比丘尼們都是當時王宮內的嬪妃宮女。由於南德嘎尊者已經證得了阿羅漢果，且有宿命通，對於過去生的經歷自然很清楚，

所以，一旦他去為這些比丘尼說法，雖然只是說法，但是其他也證果得神通的同伴或許會取笑他：「南德嘎又去跟過去的嬪妃們相會了。」他認為會有這樣被譏嫌的可能性存在。

雖然已經是阿羅漢了，還是儘量避免做這類事，倒不是害羞使然。尊者他也不是因為想念過去曾經和這五百位嬪妃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沒什麼不好意思的，只為避免其他同修們的譏嫌而已。

我想連我都不會害羞，已經證果的尊者應該不會害羞才對，會害羞是因為自己有不善的行為，才得慚愧害羞。現在的緬甸人在不該害羞的時刻，卻害羞的不得了，真是偏差極了。

我的行為如果不是跟不善法有關，我才不害羞呢！即使行為沾到一點點不善法，還認為這是我們凡夫在所難免的。有時候，我真的跟社會上的一般僧人、世間人有點格格不入，但我並不因此而覺得害羞！所以我想南德嘎尊者應該不是害羞才對。

再回到故事主題吧，因為過去生的因緣，南德嘎尊者即使不害羞也避免為比丘尼說法。佛陀聽了阿難回答後，就下了個命令：「以後不准任何比丘代替輪值的比丘說法。」南德嘎尊者就只好硬著頭皮自己去為比丘尼說法了。當比丘尼們聽到這次是南德嘎尊者要來說法時，心裡都非常高興。

其他比丘來說法的時候，他們有些是為了盡義務才來聽法，並沒有特別興高采烈的感覺。但一聽到是南德嘎要來的消息，大家都十分興奮，氣氛高昂地全部動員起來，有的準備好洗腳的位置，有的取好洗腳水，臉上全都充滿著喜悅的微笑。這樣的情境和過去的因緣有關，很多事情都有過往因緣，並不需要害羞，也不應該被取笑。



【緣的奧妙】

由於話題相似，我在這裡岔講一個故事，一個叫做美吉雅的尊者（Meghiya），有一次，他拿著佛陀的鉢，跟隨在佛陀後面。走著走著，看到一個大園林，他覺得非常喜歡，心裡想：「如果能坐在這個地方用功修行，不知道有多好！」想著想著，實在忍不住了，於是跟佛陀說：「佛陀啊！麻煩這個鉢請您自己拿好不好？我很想留在這個地方用功一陣子。」

真是麻煩哪！欲望強到對佛陀都不客氣了。佛陀說：「美吉雅！我只有一個人出來而已，一個人而已喔！」美吉雅接著說：「可是，佛陀，你已經證道了，我還沒有證道哩！請允許我留在這兒用功好不好？」各位看看他多堅持，連佛陀跟他說我只有一個人，他也不管。佛陀只好接過鉢自己繼續上路。

美吉雅尊者在佛陀離開後，走到一個他特別喜歡的位置坐下來，決定認真用功修行。可是，當他一坐下來，心裡就立刻出現當一個國王的心情，接著，享受著接受嬪妃們各式各樣侍奉時的歡樂感覺。雖然他最初是爲了求法而坐在這個位置，但是一坐下去，就出現這些景象。內心一再出現這些情景與心裡的起伏之時，他立刻警覺地停下來，心想：「喂！美吉雅呀！你到底怎麼了，你留在這裡是爲了修行，怎麼可以這樣胡思亂想呢？」

然後，再努力打坐一下子，結果又是一樣，又不斷地出現這些情景，以及心裡生起享受欲樂的感覺。他畢竟是個用功的行者，在掙扎數次以後，仍然沒有進展的情況下，想到這樣下去對修行無益，徒增內心與不善法相應而已。於是，他立刻放棄在那兒修行的念頭，快速趕路以便追上佛陀。

其實，佛陀早知道美吉雅尊者會遭遇到情境，所以才會一

再暗示他說：「我只有一個人耶！」來提醒美吉雅，如果覺得用功不得力時，知道佛陀只有一個人在行腳，因而會繼續趕上佛陀的腳步。否則，會因為自己修行不力生慚愧心而放棄追隨佛陀。佛陀的話：「我只有一個人耶！」是非常慈悲的暗示。

當美吉雅趕上佛陀時，佛陀問說：「你怎麼又跟來了？」美吉雅將剛剛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報告佛陀。佛陀知道美吉雅在過去世中，曾經在那裡當過國王，不知當國王的時間到底多長，但是過往當國王時薰習過的感覺，仍然潛藏在內心深處，當遇到相識的境地時，就會不知不覺地湧現出來，真是不可思議。（《增支部經典》、《小部經典自說經》）

所以，我覺得要到本寺的人，真心想住才留下來，不想留的人不必勉強他們！因為我知道有過往因緣的重要性。如果這些人跟這座寺有過往因緣，而知道要努力用功的話，自然會在這裡努力用功，我也會竭盡所能地教導他們，如果沒有這種因緣就不必勉強。同樣的，我對居士們的態度也一樣，有因緣就來，沒緣分就算了。

再回到故事主題吧，正是由於過往的相處是那麼歡樂融洽，因此，當南德嘎尊者要來跟比丘尼們說法時，她們都非常高興，跟這輩子一點關係都沒有。這輩子這些比丘尼們都會有自己的丈夫，也大都由於丈夫們出家修行，這些當妻子的也跟著出家修行了。也因為南德嘎尊者善於說法的盛名，因此，比丘尼們個個滿心期待。

等南德嘎尊者洗好腳，在法座上坐好之後，尊者開始說法前，他先說：「今天的說法，要採取問答式進行。在過程中，如果你們知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如果有疑惑的地方，



不論問題有多小，都要提出來弄個明白。」這些比丘尼們光聽到這些話，就高興地回答尊者說：「尊者您這麼簡短的說明，我們就覺得非常高興，非常喜悅了。」

【十八界】

我只是說給在座各位知道，在眼球內出現影像的中央周圍有眼淨色（pasāda-rupa），那時代的比丘尼們都很清楚。就像在一彈指間有無數的心念生滅一樣，色法的生滅也是無數個，舊的色法壞滅後接著新的色法生起。這邊的色法生起那邊的色法壞滅，這邊的色法在住的階段，而那邊即將生起的色法則還在剛形成的階段。如同色法的生、住、壞滅情況，在眼睛裡的眼淨色也不斷生、住、壞滅。以此類推，在耳朵裡的耳淨色，也有諸多生、住、壞滅，大家要知道這一點。

這一部《難達郭瓦達經》最好的地方，在於它不是簡短的說明「五蘊」無我而已，也不是適中地說「十二處」，而是詳細說明「十八界」，因此很多比丘尼們當下就證果。

再回到故事的主題吧，在那個時代，比丘稱比丘尼為妹，南德嘎尊者問道：「諸位妹妹啊，在妳們眼根裡的眼淨色，是恆常的呢？還是無常的？」比丘尼們回答：「是無常。」尊者接著問：「如此生滅的眼淨色法，是苦呢？還是樂呢？」。這裡指的苦是指不斷生滅變異的苦，而不是指身體疼痛時的苦受。我們常常以為身體的痠麻痛癢無法忍受時才叫做苦，其實不然，無常變異本身就是苦。

當尊者問完後，比丘尼們都回答：「是苦，尊者！」五百位比丘尼們都清楚明瞭這點。尊者接著問：「對於這樣無常生滅的

諸多眼淨色法，將它看成是我的，是『我』（atta）正確嗎？適合將它們視為『我』，『我所有』嗎？」比丘尼們答道：「不是我，也不是我的，不應將它們視為我或我所有。」

如果眼淨色是「我」，應該可以控制它，別讓它壞滅，由於生滅變化是無法掌控的本然。在這裡，由尊者以及比丘尼的問答，我們對於眼淨色無常、苦、無我的變化就完全清楚了。

相同的，在耳根裡頭也有耳淨色，所有淨色都是由於業而生起，由於有這些耳淨色我們才聽得到聲音。尊者也用同樣的方式問比丘尼們關於耳淨色生滅是常或無常，是苦還是樂，是我還是無我。比丘尼們也都回答：「是無常、苦、無我」。

在離我們鼻孔不遠處，有鼻淨色，它可以聞到味道。對於這些鼻淨色的生滅，比丘尼們也都認為是無常、苦、無我的。這些比丘尼在什麼時候，就能夠判斷這些現像是無常、苦、無我的呢？她們早在尊者來之前，就已經認真修行而體悟到這個道理，所以，她們能很快地判斷，眼淨色、耳淨色、鼻淨色等等，都是苦、無常、無我，不是自我意志能有所控制。

舌淨色也是無常、苦、無我。在身體任何一個部位被捶打的時候，有痠麻痛癢等受覺，這是因為全身上下都遍佈著身淨色之故。全身上下，除了指甲尖，頭髮尖的部位沒有身淨色以外，其餘各部位都充滿著身淨色。當尊者接著問到：「遍佈全身的身淨色是否為無常、苦、無我」的時候，比丘尼們不約而同齊聲回答道：「是無常、苦、無我」。

再來是意根的有分心，這個名相一般人比較不懂，尊者接著又問到：「有分心是常？還是無常？」比丘尼們也都同齊聲回答道：「是無常。」心念的無常是非常明顯的，心念一個接著一個的生



滅變化非常清楚。

尊者接著問：「你們爲什麼對於六根門的無常、苦、無我這麼清楚呢？」比丘尼們回答說：「尊者，在您還沒來之前，我們就以毗婆舍那觀智，對於六根的淨色生滅的現象，如實看到它們無常，苦迫，以及無我的三個特性。」

尊者接著問：「剛剛問過身體內的六根。現在再來看看，身體外的六境，這些色境是恆常的嗎？」其實色法的變化也是很容易看得出來，我們只要看看自己就可以知道，早上打扮得嬌豔美麗，到了中午，美顏美色就不太一樣，晚上如果不再補妝就不堪入目了。

這是在短暫時間內十分明顯可見的生住壞滅的例子。還有更多在一彈指頃，就有無數生、住、壞滅現象的色法。尊者一一接著問有關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的無常、苦、無我與否的問題後，比丘尼們也都回答：「是無常、苦、無我。」尊者十分讚嘆她們。

尊者接著再問：「眼識是常的還是無常呢？」比丘尼們回答：「眼識也是無常的。」所謂「眼識」就是指了知色境的心，它是不恆常的。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東西了知它，等一下我們又注意到別的東西時，又去了知別的東西，而把先前看到的東西忘得一乾二淨了，所以說是不恆常的。眼淨色、耳淨色等都是色法的聚集，而當這些色聚被顏色或聲音等刺激撞擊的時候，眼識、耳識就來了知它們。當法境、法塵碰觸到心的時候，就有意識產生，這部分明天會繼續說。

南德嘎尊者問了比丘尼們十八界的常或無常、苦或樂、我或無我的問題後，比丘尼們也都依所知道的情況，回答是無常、苦、

無我。尊者以善說法聞名，說過法義後還舉比喻加強。以點燈為例，點油燈的油是無常，燈心也是無常，光亮更是無常。

相同的，眼淨色也無常，眼識也是無常，所看到的色境也是無常，身體的裡裡外外都是無常。又如同一棵樹，樹根無常，主幹也無常，枝葉花果也都是無常的，由樹的各部分建立起來的樹影子會是恆常的嗎？怎麼可能呢？就像這樣，身體的裡裡外外都是無常，都有生滅變化。

一個非常善巧的屠夫，在殺牛的時候，外表皮肉毫無傷痕，完全不留痕跡地把牛身體裡的筋脈韌帶全部切斷了，這隻牛和活生生的牛是同樣的嗎？當然不相同。就像屠夫將一頭牛內部所有的筋韌及肉骨切開一樣，如果把如同筋脈韌帶的執著切斷的人，怎麼去執著一個無常的眼淨色呢？怎麼會去執著一個非我的眼淨色？怎麼會執取這些色境呢？

我們為什麼執著享受外境的樂趣，而這些色境本身卻是不斷在變化著？我們的執著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在執著的當下，所執著的境界已在壞滅了。所以，如果將欲望斬掉，我們會發現身體就像被支解的牛隻一樣，完全不值得執著依戀。當南德嘎尊者舉這些譬喻以後，比丘尼們都非常喜悅，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這些欲望，就沒有這種種的痛苦，尊者的說法就到這裡結束。

聽法之後，比丘尼們去向佛陀頂禮，佛陀說：「天色不早了，大家都回去吧！」等比丘尼們回去後，佛陀接著問比丘們：「比丘們，今天南德嘎跟比丘尼們說的法，比丘尼們的心情會如何？就像十四日夜晚的月亮一樣，雖然很圓但仍有一點小缺口」。佛陀告訴南德嘎說：「明天你繼續為比丘尼們說法。」

南德嘎隔日繼續講經以後，比丘尼們就更清楚明瞭。因此，



比丘尼們斬斷了所有的欲望，有的證得初果、有的證二果、三果、有的證得四果。等到比丘尼們聽經回去以後，佛陀對比丘們說：「今天比丘尼們的心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樣，圓滿而明亮，大家都圓滿了心願。」

【培養正見】

因此，我覺得值得聽從我們尊敬的人的勸導，只要能讓正見來引導，我們就很有希望。以正見為基礎，終止貪欲、瞋恚、愚癡的不斷增長。如果還能將八正道的道緣運用在身心上，將可引導我們走向涅槃，安住於涅槃。在八正道中，要特別強調應以正見為主導，漸漸地去除我們的貪欲，漸漸地消除瞋心，去除認為在身心上有恆常不變的「我」的愚癡。以正見來了知無常、苦、無我，沒有一個不變的實體，不變的東西，只有名法（心、心所）和色法，也了知名法與色法都不斷地生滅變化著。

知道貪著這些無常的名法以及色法，讓我們常常墮入極大痛苦中，如地獄、餓鬼、畜生、或非常低賤的人等等。因而發誓要把這些貪、瞋、癡等欲望全部去除掉。以這樣來用功修行，就可以息滅貪、瞋、癡。

要以二十四緣所解說的各种現象來了解一切法，時時保持正念，思惟善法，不去思惟跟貪瞋癡相應的事；口中只說正確的善語，不說破壞性的話，不打妄語；絕對不做殺、盜、邪淫等事，更努力以正確的方式謀求生計。該給的時候給，該捨的時候捨，該供養的時候供養。

如果在這八個方面都如法的實踐，這樣的生活不只是下一生不墮惡道的小初果而已，還可以入流成為大初果聖人，永遠的脫

離惡道。希望大家不要抱著很隨便的態度來聽這部經，應該抱著這是通往涅槃的道路，以這樣的動機與願望，實行八正道，直到證得最終的涅槃。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步行中觀生滅

1973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



八種厭離

於母胎中，拘居十月，出生人間，又覆遭受，老病死迫，身心交煎，無有清涼。經此諸苦，又墮惡趣，輾轉輪流，永無休止。生此人中，為餬口故，人人我我，多所顧忌，此為八種，厭離之法。

⑧

一步六觀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正在行走，腳步當中，初步名色，不至二步，二步名色，不達三步。同一步中，提起一項，前進一刻，讓時一種，放時一類，觸地壓下，各各不一。前進一步，六步驟中，名色生滅，如熱鍋中，被烤芝麻，生滅無主，倍受煎熬，無常純苦，總無我爾！^⑨

以相觀行

此身聚中，謂為行法，名色二類，現生現滅，以智慧光，了了透徹，厭倦遷滅，是正潔淨。

⑧引自《相應部經典註釋書》、《清淨道論註釋書》。

⑨引自《長部經典註釋書》、《中部經典註釋書》、《相應部經典註釋書》。

此身聚中，謂爲行法，名色二類，逼迫熱惱，以智慧光，了了透徹，厭倦純苦，是正潔淨。

此身聚中，謂爲行法，名色二類，前後各別，以智慧光，了了透徹，厭倦無我，是正潔淨。

以相觀聲

一聲「ka」音，發出過程，必先有心，大力牽引，所生色法。淨色之中，心生地大，業生地大，磨擦無數，方能清晰，發出「ka」聲。此彼無常，當善思惟！此彼苦迫，當善思惟！此彼無主，當善思惟！

善哉！善哉！善哉！

二十四緣的內容非常多，要全部講完是沒有辦法的，所以我們就照著原訂期程到今天結束。雖然我們到現在爲止只講了十八個緣，剩餘六個緣的部分，今天應該可以概要地講完。

19. 相應緣

昨天已經講過，沒有人、沒有我、沒有眾生。事實上，二十四緣中的每一個緣，都在強調這個觀念。雖然我們認爲有眾生、有我，而且全世界用各種不同方式來強化「我」這個永恆不變的概念，但是，佛陀說沒有我，只有名法和色法，各自執行各自相關的任務而已。這樣說來，世間上，大家所努力的林林總總的事物，就像付諸流水一樣白費工夫了。

先講「相應緣」，巴利文叫做 *sampayuttapaccayo*，”sam”是平等的意思，”pa”包涵了四個意思：第一個”*ekuppāda*”同時生



起的意思；第二”ekanirodha”同時滅去的意思；第三”ekālambāṇa”同一所緣；第四”ekavatthuka”同一依處（也就是依止在同一個境）。

舉例來說，心和心所（三十三個心所）都同時生起時，心和所有心所都平等且互相平衡，沒有辦法將它們全然地區分出，這部分是心的本質，那部份是受的本質，某些是觸的本質，想的本質等等，因為它們都平等且互相依存著。

它們一起生起，一起滅去，依止同一所緣境，依止同一個物體。就好像沙杜瑪杜（catumadhū）這種補品，是將蜂蜜、糖漿、酥油、麻油混合製成，完全攪拌及混合後，就產生一種獨一無二的新味道，再也無法區分出哪些是酥油的味道，哪些是糖的味道，哪個是蜂蜜或麻油的味道了。心跟心所也一樣，當受、想、行、識，同時取了一個相同的對境之後，我們就沒辦法一一區分出來。

不同法同時生起的現象，佛陀可以清楚地區分和了知它們，藉由佛陀的講解，我們才脫離了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我」的觀念。佛陀告訴我們，當我們了知一個境的時候，有觸、有受、也有想（記憶這個境）。心不斷了知現象，生起善心時，就會有信心和念心所（專注在境中）。佛陀能夠將諸多平衡且被攪和後的法，一一獨立區分開來，佛陀的智慧是多麼不可思議呀！

沒有佛法的時代，就是因為沒有人能夠將一個現象裡面的諸法區分出來，所以才會認為有一個「我」的存在。自從有人類以來到現在，大部分知識淵博的世間學者們就是這樣相信著，且傳播著這個「我」的觀念。假如我們沒有辦法區分法的本質，還是會覺得這樣的想法是很正確的。

經過佛陀教導以及佛法的流傳至今，我們知道法，知道法的

特質，也發現許多人不只是平平凡凡，而且有很多錯誤的觀念，做出許多與貪、瞋、癡相應的事情，造下許多的惡因。我們曾經墮入惡道，現在還有眾生正在惡道中，未來還會有眾生繼續墮入惡道。知道這些狀況以後，我們應該感恩佛陀的智慧與提攜。如果沒有佛陀，這個世界就會像沒有太陽光照射一樣陷入黑暗。

由於佛陀用四大阿僧祇劫及十萬劫時間修習，累積無盡的波羅蜜及無限的智慧，才能體證如此深邃的道理。雖然藉由經典轉述的認知遠不及親身體證，但是，光是能夠間接地藉由聽聞而了解這些知識，就已經是許多人所不能及的了。我個人覺得能從經典裡聽聞到佛陀教導的法義，已經是十分幸運且令人歡喜了。

相應緣——四名蘊法，以相應緣力，相互依隨，支助為伴，共生同滅。有如蜂蜜、糖漿酥油，混製而成，沙杜瑪杜，味之合和，不即不離。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20. 不相應緣

接著，我要講「不相應緣」。相應緣是各法間融洽地同時生起，不相應緣則是不會與其他法相應。各法間同時相輔相成的存在，就像我們大家一起出門時，彼此相互照應一樣，是很正常的，不是很稀奇的事。但是，不相應卻又有著彼此之間輔助的功能，這就很特別了。

不相應緣是很需要去知道的，但是，只怕一般人不太容易理



解。有人或許會問：「如果這麼不容易懂，那法師您爲什麼還要拿經教的內容來講呢？」佛陀在忉利天講述阿毗達摩的時候，由於講的很好，聽聞的天人們智慧也高，聽得懂的人很多，但是當時卻沒有人因此而得道。

爲了能夠讓大家證道，佛陀不斷地插入經教的內容，讓天人們對法義更加清楚明瞭，很多天人因此而證道。我想如果我只一味地講阿毗達摩，可能較沒有吸引力，所以我效法佛陀，在說法中插入一些經教的內容。

現在，就來講講不相應緣吧！只要有心，心所就同時生起，心生色法也跟著生起。雖然同時生起，但它們是否全部相應呢？不見得！同時生起的所有的法彼此一定都能平衡融洽嗎？也不見得！那麼，這些法彼此之間是否能相互支持呢？可以互相支持！以「不相應緣」的力量，雖然彼此不相應，但卻有著彼此支持的力量。

我們在講「因緣」的時候曾說過，在結生的時候有結生心，還有業生色，以及三種色聚（心色十法聚、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的產生。這三種色聚並不與心和心所相應，而且永遠都沒有辦法將它們調和攪拌在一起。雖然它們彼此不相應，但卻相互支持著。

以人道爲例，如果沒有這三種色法聚集的存在，心和心所根本無法生起；如果沒有心、心所的話，這些色法也無法產生，這就是心法與色法不相應而相互支援的方式。

過去的大師及大德們給予不相應緣的譬喻是，由酸、甜、苦、辣、澀、鹹等六種不同味道調和而成的食物，並不因混合而變味，依然保留著原來六種味道，因此，還可以分別嘗出來。雖然各有各的味道，但是彼此間卻有著相互輔助的功能。比方說，一盤菜

裡缺乏了辣的味道，加了辣椒還覺得不夠好，還缺少酸的感覺。甜味也稍微淡了點，再加一點糖吧，嚐嚐又感覺不夠鹹，再加一點鹽吧。

就像這樣，不斷加入各種調味料後，最後才能成爲一道美味佳餚，雖然彼此不相應，但經過彼此相互支援後，終於成爲一道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這就說明了當同時生起的名法與色法相遇時，雖然彼此無法融合在一起，但卻又能相互支持的情況，也叫做「俱生不相應緣」。

再來談談第二種不相應緣，叫做「前生不相應緣」。以眼識來說，必須先有色境的存在，接著，眼淨色生起。之後，才會有眼識的產生。發生的時間點會有一點點先後順序差別，它們雖然不是同時生起，卻能相互支持著。

第三種不相應緣是「後生不相應緣」，後面生起的法來支助先前生起的法。當色法（身體）生起後，心和心所法也跟著生起，這些後生的心和心所法的茁壯與否，對色法（身體）有一定的影響，心力強，色身就活躍，心力弱，色身就沒有精神，就像這樣後面產生的法，對於先前的法有支助作用。

不相應緣——猶如六味，合而不混，俱生不相應、前生不相應、後生不相應等，三種緣法，以不相應力，令名與色，緣生之法，雖於一時，或前或後，相互支助，而不改變，各自本性。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21. 有緣

「有緣」就是以「存有」支助其他諸法。在之前講「俱生緣」時，我們已經講過一定要有緣法（paccayadhamma），也必須要有緣生法（paccayuppanadhamma），就是以這些存有，命名為「有緣」。「有緣」共有五種：俱生有緣、前生有緣、後生有緣、食有緣（必須有食物和食素來支助身體）、根有緣（色命根）。緣法和緣生法都必須具足，在這樣具足的情況下才能有「有緣」的支助力。

「有緣」就像大地支持著地上所有萬物，讓樹木花草得以保持綠意盎然一樣。也好像須彌山支助著所有的神木群，讓神木能夠長的蔥鬱茂然。有大地、有樹木花草，有支助者以及被支助者，才能形成整座山蒼鬱壯麗的面貌。沒有須彌山，大樹無從生長，沒有樹，須彌山也無從創造出生氣盎然的森林。「有緣」，就是在強調「緣法」和「緣生法」以「存有」相互支助的情形。

有緣——如須彌山，滋潤助長，花草樹木，大地山脈，亦因草木，綠蔭盎然。俱生有緣、前生有緣、後生有緣、色命根有緣、及食有緣等，亦復如是，緣、緣生法，以有支助，相互成就。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22. 無有緣

「有緣」是指，要以「有」來支持一切法的形成。「無有緣」，

則一定要以「沒有」來支持一切法。以「有」支援一切法是一種方式，以「沒有」支持一切法也是一種方式。有一個譬喻是這麼說的，我們並不需要特別製造黑暗，只要將燈關掉，黑暗就自然形成，就如同油燈熄滅時，黑暗自然來臨一樣，前一個心的滅去，自然就支援後面心的生起。

「無有緣」、「無間緣」，以及「等無間緣」的法性完全相同，它們都在支助後面的法繼續生起。當這個法滅去時，「無間緣」、「等無間緣」似乎對其他所有的法下達了這樣的指令：「當我離去時，你們還得繼續維持跟我一樣的形象」，讓相同狀態延續下去。而「無有緣」，則是以「完全不存在」來支助新的法產生。

23. 離去緣

「離去緣」和「無有緣」相同。就如同太陽下山以後，月亮才生起一樣，如果前面的心、心所尚未滅去時，後面的心、心所則無從生起，一定是在前面的心、心所滅卻後，後面的心、心所才能產生。

「離去緣」與「無有緣」有什麼區別呢？「無有緣」必須在前一個心所完全滅去之後，才能贊助另一個法的形成或生起。有時候雖然前一個法已經逐漸滅去，但是仍然還殘存些微的作用，並非什麼影響力都沒有。在生住滅幾近完成，即將離開去支助另一個法的生起，叫做「離去緣」。二者還是有些微差別。

離去緣——陽光離去，方顯月光，離去緣法，以離去力，支助後生，心、心所法。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



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24. 不離去緣

就像「有緣」和「無有緣」是互為相反的一組一樣，「離去緣」和「不離去緣」也是互為相反的一組緣法。必須在「不離去」的情形下，才有支助力的法，叫做「不離去緣」。就像海洋中的魚，只有大小魚兒們在海中時，海水才能支助牠們。一旦被釣離海面時，海水無法保護牠們。

像這樣，在不離開的前提下才有支助力，就叫做「不離去緣」，它與「有緣」很類似。二者的差別在於，「有緣」是在支助法的生、住、滅的過程，而「不離去緣」則是在法的生、住、滅的過程中，尚未完全離去前，給予支助。

好像前面的心所在說：「嘿！我還沒有完全離去，你們先別急著生起啊！」也像一些老人家說：「我還沒死，你們休想欺負我兒子、我女兒！」像這樣，一個法在它完全離去前，給予支助的力量就是「不離去緣」。

不離去緣——如大海水，魚龜水屬，不離水時，支助彼等。不離去緣，亦復如是，不離去前，成就現法。此中無有，人我眾生，非我非他，純屬法性。以無上智，如此遍知，並告示一切眾生的最上佛陀，我憶念著您的風範，觀想著您的容貌，稱揚讚歎，恭敬合掌，頂禮您。

善哉！善哉！善哉！

【步行中觀生滅】

佛陀的智慧真是無比的美妙。我們觀想和讚美佛陀的智慧，是永遠無法感到滿意的好。由於佛陀慈悲的宣說，就像剛剛法師們的念誦中的警惕一樣，提醒一切都是無常的。叫我們注意「正在行走，腳步當中，初步名色，不至二步」。

由於產生想走的心，所以產生了心、心所等名法。這些心與心所產生的心生色，帶動了腳的移動。在第一個步伐中所產生的心和心所，以及色法，不會延續到第二步，在第一個步伐中就壞滅掉了。「二步名色，不達三步」，在第二個步伐中所產生的心法、色法，也無法到達第三步。

好！到達不了第二步，那麼，在同一步中的情況呢？「同一步中，提起一頃，前進一刻，讓時一種，放時一類，觸地壓下，各各不一」，也就是說，先產生了想要舉起的心，腳步才能夠舉起來，由於心產生的色法遍佈全身，在想將腳往上提的心識一產生的時刻，四大之中風大的作用就特別有力量。因此，在「想舉起」的第一個心生起的瞬間，腳會稍稍往上提，接著，第二個、第三個心產生時，腳就不知不覺的一直往上提。

在這一彈指的片刻就已經有了無數個心的生起，不是嗎？因此，隨著一個接著一個心念的生滅，腳在一彈指間就已經以風大的力量提起了。腳提起以後，接著還得要往前推進，推前的過程也是由無數個想前進的心，藉著風大的作用來帶動色法，腳步才能夠慢慢向前移動；並不是腳在前進，而是因為心想要往前推動之故，讓色法以風大的特性，生滅生滅地，一直推向前去。是心驅動著色法前進。

在後面的那隻腳要往前推動時，必須閃讓在前方的腳。這時，



產生一連串閃讓前腳的心，在極短促的時間內，就有著無數多的心、心所生起又滅去。前推以後腳要放下了，這時候，地大會增強，風大減弱。這是因為心想要將腳放下，因此，「重」的地大特性產生了。最後，終於將腳放下了，接著，碰觸到地面。然而，這些放下時生起的心、心所、色法等等，並沒有隨之到達觸的階段。在觸地之後，腳會重重踩下，這時，地大更加明顯。

一個步伐中有上述這六個步驟，在每一個步驟中所生起的心、心所、色法，都不會到達下一個步驟，各自都在生起之處滅去，就好像將芝麻放在熱鍋中，此起彼落，轟啪作響般地生滅生滅。色法也一樣，各自都在所屬範圍內相繼壞滅殆盡，沒有恆常不滅的色法。由於生滅變遷是永無止境的，所以真的很苦。無法主宰生滅變異現象而得到快樂，那麼，哪來的主宰者「我」呢？因此，在佛法中才會不斷強調無常、苦、無我的道理。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正在行走，腳步當中，初步名色，不至二步；二步名色，不達三步。同一步中，提起一項，前進一刻，讓時一種，放時一類，觸地壓下，各各不一。前進一步，六步驟中，名色生滅，如熱鍋中，被烤芝麻，生滅無主，倍受煎熬，無常純苦，總無我爾！

善哉！善哉！善哉！

剛剛講的無常、苦、無我的道理，時時刻刻都充滿在我們的身心裡，大家應該要好好思惟這點。去認清生命中沒有一個不變的靈魂，沒有永恆不變的實體、主宰者、創造者。佛陀能夠體悟這些法的真實現象，真是不可思議，而且還能再以清晰的理路，有條不紊地將它闡述出來，也是很不可思議。

古代先賢們能夠追隨和發揚，也很了不起。所以，大家看到

這一點的時候，應該要發大心，憶念著佛陀的智慧。他將諸心念以及諸法的先後順序，排列成二十四個緣法緣力，然後再清楚地一一將之闡述出來。

以看見這件事情爲例，在其中，就有四種心（出自 *Manisāramañjūsāṭikā*），首先是看的心（眼識產生），只有看而已，完全不知道看到什麼。這是能理解的，我們在生活中，視而不見的經驗多的是。接著，產生接受境的心，繼續接受境並認清它，再來是確定的心，這時候才能明確知道所看的東西是什麼。之後，產生七次速行心。之後，產生彼所緣心兩次。

這些情況，假如不是經由佛陀開示，我們怎麼可能知道呢？聽聞佛法後才清楚明瞭真相。整個心的過程共有十七個（次）步驟，在這十七個心識剎那生起的時間，並不知道色境是什麼，只是看而已，沒有見。所以，行走之間，眼角所瞥過的東西，我們並不知道是什麼，這是因爲沒有接下來的一個心跟著產生。

所謂前面的心，是指包含十七個心識剎那生滅的整個過程，第二個心會繼續以第一個心的所緣境爲所緣，這時，先有意門心路過程。接著，七個速行心，以所緣緣的力量支持著這些心一個接一個地生起。當第三個心時，就有名目出現了，例如知道是人。

接著，是意門心路過程，接著，又是速行心、速行心、速行心，一共出現七次。然後，第四個心才大概知道：「喔，這是白色的！那是張三！李四！」在這時，仍然無法清楚地辨別，要經過前面這一組四種心路過程，重複過四次以後，接著，以純意門再來看境，這時才知道：「這是某某的長相」。

接著，又是意門心路過程，接著，又是速行心、速行心、速行心，共七次。「哎啊！真醜！（或真美）」接著又是意門心路



過程，接著，又是速行心、速行心、速行心共七次。如此這般，周而復始，要經過許許多多的心路過程，才能夠看清楚這是誰？是美的或是醜的等等，還有，中間經歷的有分心過程並沒算在內呢。不要以為這麼多次心的生滅過程是很緩慢的，還記得已經說過的嗎，心念生滅之快速，幾乎是一彈指間就生滅了一兆多次。

能夠聽聞佛法，成為佛弟子是多麼鼓舞人啊，知道越多，越能夠發大心，真心歡喜的研修，無論是在寂靜處獨自用功，如實地觀照無常、苦、無我的本然現象，或是為大家講解佛法，弘揚聖道，都是一件殊勝的事，足堪令人珍惜、感恩、滿足！

因此，要珍惜這分殊勝心，難遭難遇心，並弘揚佛法，絕不反悔或倒退。只要能夠依隨著佛陀的教導，精進用功，對無常、苦、無我的了知，不是只停留在概念認知的階段，而是要實際體認法的本然。對法的體認越深刻，貪、瞋、癡等煩惱就越少，不斷地淨化煩惱至初果、二果、三果，一直到完全斷除煩惱的阿羅漢果時，才能止息無盡的輪迴，證得涅槃。

【乘大道車，勇往彼岸】

法已經十分完美了，而有關法中每一細節的指引也十分充份，都已經引導到如何斷盡無明、斷盡暴流，斷盡欲愛的阿羅漢境地。而且我們也聽聞到了，這表示我們過往曾造過很殊勝的業行，因此才投生在美好的地方，有佛法的家庭。

或許有人會問：「師父，在我們國度裡，能夠謀求衣食溫飽就已經很艱難了，日子實在不是很好過。外國的人們比較富裕，生活很舒適，不就是更好更適合居住的地方嗎？」如果以富裕的程度作為衡量的話，比外國富裕的天界不就是更好的地方？

在此當然要用對於攸關未來前途的利弊得失作為衡量基準，而不用短暫的享受為考量。天人們在很多地方比世間的巨富過得還要殊勝。世間巨富，因為吃的食物是固體，有渣粒，必須排泄出來，因此，還得發展下水道、美化廁所，以及處理排泄物。天界完全沒有浴室、廁所這些設施。

在人間，由於有四季差別，溫差會隨著氣候變化而忽冷忽熱。然而，在天界，以忉利天為例，因為距離太陽非常遠，所以冷熱適中，在天人界沒有在樹下乘涼，或搨扇取涼的景象。整個外在條件十分美好，根本不用為三餐煩惱，隨著各自業力的優劣，思衣就來，想食食將至，不用為衣食住行憂愁，心情非常快樂。

由於業生色、心生色、食生色、時節生色都非常好，因而，天人們的美貌莊嚴，自然也不在話下。所以，假如以富有的程度來說，所謂好地方、適合的地方就非天界莫屬了。

也許有人想問：「那麼好，師父想不想去天界？」說實話，不管信不信有天界，我一點也不想去。因為大家都太快樂了，以至於完全忘記修行，忘記法的本然現象。我是怕會忘掉修行而不去天界。

假如在天界也能夠不忘繼續去觀照、去體證法的本然面貌，而且也能在天界領導後學、著作書籍，或演說開示弘揚佛法，我就真的想住在天界了。但事實卻是，我的這些願望在天界無法達成，所以，我說的適當地方，是指有佛法的地方。

生在適當的地方，出生在佛化家庭，從小就有祖父母、父母們教導歸依三寶，鼓勵供僧等等，有機會親近善知識。在天界沒有這些機會，十分優秀和注重修行的天人，想佈施的時候必須化現在人間進行。



戒行方面，也因男女天人們相互干擾而常遭破壞。因此，我怎麼敢去天界呢？不只是天界，人間巨富、巨富夫人們願意持守齋戒嗎？就算受了戒，有幾人確實持守？所以，我不稀罕天界，更不稀罕人間富裕的國度，也不會稱它們為適當的地方。

具足成就以下四項條件很重要，第一就是宿世所作的福祉（pubbeka katapuññatā sampatti），第二是出生在適當的地方（paṭirūpadesa sampatti），藉此因緣自然能接近善知識而聽聞正法（sappurisūpanissaya sampatti），最後是我們該好好培養善良的心，正確的願力（attasammāpaṇidhi）。在緬甸這四個條件都具足，就等待人們依教奉行，好好用功了。在生活中，儘量去除貪、瞋、癡，增長善法，以清淨心佈施修福，不再讓世間的榮耀染汙了佈施行爲。

如果爲了世間的榮耀而佈施，不但自己增長貪的罪過，也會成爲愚癡者的榜樣，使貧困的人誤認爲應該要這樣修福，結果，大家都犯錯了，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失算的。持守齋戒時要真誠，而不是湊熱鬧、趕流行。在修習毗婆舍那觀智的時候，要靜下來好好用功，不要只做表面功夫，虛應故事。希望所有善男女們，在這個已經具備以上四種條件的社會中，不要虛度光陰。

修學過程中，五力的陪伴也很重要。這五種力量是：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等五種。對於修學有不動搖的信心，在健康及體力也能負荷的基礎上，全力以赴的用功。要時時繫念在如何自修，並將所學教導他人，爲自己、爲他人、爲佛教、爲社會、爲國家的利益著想奉獻心力。

總之，人生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中國難生已得生，善士難逢今已逢。在這麼好的機緣下，我們應該好好地駕駛八正

道這輛大戰車，上述四項具足成就要件就是這輛車的四個大輪子，再以信等五力作爲兵將，威猛奮勇地出發，直到涅槃城。

以四成就，利器爲輪，有五力將，防禦敵眾，如是道車，迅速堅強，亦能承載，諸多有情。真善男子，應不畏懼，諸煩惱等，飛槍亂彈，直奔彼岸，不死之城。

善哉！善哉！善哉！

【未盡之言】

這是一部啓發人心，高深的智慧典籍，引領我們走向殊勝道路的指標，我之所以能夠在此爲大家說法，引領教導僧俗二眾，全仰仗這部典籍裡的殊勝義理，這部經典再再宣揚著「如是因緣，如是法」的真諦。因此，對於這部我們花了許多心力來演說、聽聞的錄音資料，希望大家能夠將它恭敬的放置在尊重的地方，也不要隨處隨地任意播放，又將它當耳邊風。

由於時間的關係，不得不在此告一段落，但希望大家往後要用心去聽，在佛前恭敬地一天聽聞一講，或適量的範圍，然後要靜下心來，思惟法的殊勝之處。一邊聽聞，一邊觀照和體悟一切法的無常、苦、無我的真實本質。

【禮讚】

在這部甚深的《發趣論》裡，號稱無上牟尼的大覺世尊，以「因緣」、「所緣緣」等諸法，以一切知智遍知之後，也讓一切眾生知道這些法義。我以一生得遇一次的難遇殊勝想，稽首頂禮，僅屬於具有佛智才能暢遊、廣大甚深的《發趣論》。

善哉！善哉！善哉！

參考資料

- 《大史》(Mahāvamsa)
- 《小部經典 天宮事經註釋書》(Vimānavatthu aṭṭhakathā)
- 《小部經典 自說經》(Udanapālidaw yakkhapahara sutta)
- 《小部經典 餓鬼事經註釋書》(petavatthu aṭṭhakathā)
- 《小部經典大義釋》(Mahāniddeśa pālidaw)
- 《小部經典譬喻經》(Apadana)
- 《中部經典後分五十經篇》(Uparipannasa)
- 《中部經典後分五十經篇註釋書》(Uparipannasa aṭṭhakathā)
- 《中部經典中分五十經篇》(Majjhimaṇṇāsā)
- 《中部經典中分五十經篇註釋書》(Majjhimaṇṇāsā aṭṭhakathā)
- 《中部經典註釋書》(Majjhimanikāya aṭṭhakathā)
- 《五論註釋書》(pañcapakarana aṭṭhakathā)
- 《本生經》(Jātaka)
- 《本生經註釋書》(jātaka aṭṭhakathā)
- 《名色分別論》(Namarupapariccheda kyaṇ)
- 《法句經》(Dhammapada)
- 《法句經註釋書》(Dhammapada aṭṭhakathā)
- 《長老尼偈註釋書》(Therīgāthā aṭṭhakathā)
- 《長部經典戒蘊篇》(sīlakkhaṇa pālidaw).
- 《律典註釋書》(Vinaya aṭṭhakathā)

《相應部經典》(Saṃyutta Nikāya)

《相應部經典有偈篇》(Sagāthāvaggasaṃyutta pālidaw)

《相應部經典註釋書》(saṃyutta aṭṭhakathā)

《清淨道論註釋書》(Visuddhimagga aṭṭhakathā)

《增支部經典註釋書》(Aṅguttaranikāya aṭṭhakathā)

Manisaramaṅjusatika

Suttamahāvā athakatha 《律藏小品註釋書》

Cūḷavā pālidaw 《律藏小品》

大千書目☆悅讀資訊

書號	書名	編著者	流通費
S8601	攝阿毗達摩義論	阿耨樓陀	250 元
IZ9001	內觀實踐	馬哈希法師等	250 元
IZ9002	內觀法要	阿觀達磨多羅等	280 元
IZ9003	內觀禪修	阿姜念等	250 元
IZ9004	南北傳內觀基礎佛經	林崇安編集	280 元
IZ9301	四念處內觀禪修	馬哈希	250 元
IZ9501	內觀禪十五個原則 (修訂版)	阿姜·念著 徐強譯	280 元
S9501	南傳法句經新譯	法增比丘	199 元
IS9501	馬哈希的清淨智論	馬哈希著 溫宗堃譯	220 元
IZ9601	觀禪手冊	雷迪大師著 果儒譯	180 元
IZ9603	內觀動中禪	隆波田禪師等著 林崇安編集	280 元
IZ9604	馬哈希尊者談毗婆舍那	馬哈希著 溫宗堃譯	299 元
IZ9605	止觀法門的實踐	林崇安編著	280 元
IZ9703	內觀導航	約瑟夫·葛斯丁著 果儒譯	220 元
IZ10001	四念處內觀禪修 2：你從未 正確知道的身念處	阿姜·念著 凡拉達摩譯	320 元
IZ10004	被 99% 學佛人輕忽的根本 教法：馬哈希尊者講解轉 法輪經	馬哈希尊者著 溫宗堃、何孟玲譯	320 元
IZ10005	佛陀大放光明的關鍵：解 密基礎發趣論之 24 緣，洞 悉生命運作的規則	摩訶甘達勇長老著 釋祖道譯	380 元
IZ10006	正見的洗鍊：解脫道全景 的重點	班迪達禪師著； 溫宗堃中譯	380 元
IZ10101	諸佛共同的聖劍：最完整 四念處禪修講解，最直接 斷除煩惱的力量	性空法師講述	320 元
IZ10102	清淨道次第禪修地圖：讀 懂阿毘達摩的理論與實踐	性空法師講述	350 元
I9001	不淨觀 (附彩圖)	淨明	650 元

大千書目☆悅讀資訊

書 號	書 名	編 著 者	流通費
WS9201	心經·金剛經易讀(光照江洋)	蕭振士著	180 元
WS9202	六祖壇經易讀(暗夜烏鴉)	蕭振士著	220 元
WS9303	楞嚴經全譯易讀	蕭振士著	399 元
WS9304	佛陀原傳·阿含經初分	蕭振士著	220 元
WS9306	華嚴經易讀(入法界品)上	蕭振士著	480 元
WS9307	華嚴經易讀(入法界品)下	蕭振士著	530 元
WS9402	大般涅槃經易讀(上)	蕭振士著	280 元
WS9403	大般涅槃經易讀(中)	蕭振士著	339 元
WS9404	大般涅槃經易讀(下)	蕭振士著	399 元
WS9702	有種法則叫走運	蜀星著	280 元
LA9701	空的生命美學	蕭振士著	220 元
WS9702a	女人說的佛法書	蕭振士著	160 元
WS9704	人性黃金法則	蕭振士著	220 元
WS9703	圓滿佛法的五堂課	許國華著	250 元
WS9801	六祖大師的 17 則智慧	陳平坤著	399 元
WS9802	學佛的觀點決定終點	釋剛曉著	220 元
WS9803	學佛的思路決定出路	釋剛曉著	220 元
WS9804	陳博正 23 疑破解金剛經： 阿西假戲真做的人生	陳博正編著 江羚瑜記錄整理	360 元
WS9901	誰消除了我的痛苦：內在喜樂 系統啟動指南	艾雅·凱瑪著 果儒譯	280 元
WS9902	圖解佛教禪定與解脫：決定佛 陀證悟的關鍵	釋洞恆著	500 元
WS9903	拒絕外靈干擾：業障病消除與 破魔的佛教療法	唐心慧編著	399 元
WS10001	佛陀教學的覺技： 當好老師必修的 7 個教育學分	楊婷壹著	320 元
WS10002	你覺醒了，世界也跟著你覺醒： 當下應變	亞瑟·吉安著 趙閱文譯	350 元
WS10003	人生就像高湯，熬過才夠味	林靜著	199 元

◎ 價格若標示有誤，以書籍版權定價為準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佛陀大放光明的關鍵：解密基礎發趣論之24緣，洞悉生命運作的規則 / 摩訶甘達勇長老著；釋祖道譯.-- 二版.-- 新北市：大千，101.04 面；公分.-- (內觀系列；IZ10103) ISBN 978-957-447-233-8(平裝)

1. 論藏

222.61

101004195

內觀系列 IZ10103

佛陀大放光明的關鍵：解密基礎發趣論之24緣，洞悉生命運作的規則
(彩圖修訂版)

作者	摩訶甘達勇長老
譯者	釋祖道
謄稿修潤	陳琇鳳
出版者	大千出版社
發行人	梁崇明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244號
P.O.BOX	中和市郵政第2-193號信箱
發行處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498號7樓之2
電話	(02) 2223-1391
傳真	(02) 2223-1077
劃撥帳號	18840432 大千出版社
網址	www.darchen.com.tw
E-mail	darchentw@yahoo.com.tw
銀行匯款	銀行代號：006 帳號：3502-717-003191 合作金庫銀行立德分行 戶名：大千出版社
總經銷商	飛鴻國際(股)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01之9號2樓
電話	(02)8218-6688
第二版	中華民國101年4月
流通費	新台幣420元

ISBN 978-957-447-233-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